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三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三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illegible]版發行

（濟南經九[illegible]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三七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學古適用編九十一卷（二）

〔明〕呂純如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古適用篇九十一卷》提要

學古適用編卷之二十五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同事異議

魯襄公及宋公如楚至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革為軒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

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

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此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泜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議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此設策之機也

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黃霸御史大夫于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曰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向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

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貊福祚流於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譽之者密知激己對曰劉勝位

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皋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容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善乎昱慚服外史曰劉公之閉門掃軌高蹈也杜公之激濁揚清直節也兩者未可相非若夫枉己狥人居間請託為營利肥家計是則名教之戮餘也二公醜之矣

諸葛亮刑法峻急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

跨據益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諸葛亮將伐魏與群下謀之時魏夏侯楙都督關中司馬魏延曰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使趙雲等為疑軍據箕谷亮率大軍攻祁山關中響震魏主叡如長安遣

張郃拒之亮還漢中

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太子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嚮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

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范氏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者亦非也昔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而周公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蓋象得罪於舜而已故封之管蔡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誅之也後世王者不幸而

有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夫建成元吉非得罪於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成為天子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柰何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秦王為太子以王珪魏徵為諫議大夫范氏曰聞之程子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而孔子取之何哉桓公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於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是以管仲不得讐桓公而得以之為君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

人殺其君而可北面事之乎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太宗亦非可事之君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讐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尹起莘發明曰臣之事君固當始終一節若君臣之分未定則死難亦所不必彼王珪為太子中允魏徵為太子洗馬是誰命之邪高祖命之也奉高祖之命而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萬一高祖還王魏

為秦屬則將逆高祖之命而必欲盡節於太子乎抑亦順高祖之命以其所以奉太子者奉秦王乎又不幸太子得罪於高祖而高祖誅之亦將死於所事而讐高祖乎家無二主國無二王久矣王魏既為高祖佐太子若太子失德則王魏當受不能輔導之責若藩王交鬪則固有高祖在焉卽不幸諸王互相攻擊其僚屬必欲各死於所事此則大亂之道也故夫為王魏者於建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而去於建成既敗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席藁聽命

自請其不能正救之罪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有如異時太宗以張元素為庶子于志寧為詹事既而太子承乾罪廢元素以不諫見黜志寧以諫諍見褒於時魏王泰亦與承乾為敵是二人者亦將盡節所事而讐魏王乎抑將聽命其君而惟太宗黜陟之從也大抵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皆出於朝廷所擢故夫太子臣子也藩王亦臣子也其僚屬亦臣子也崇卑雖有不同其為臣子則一耳昔後周高祖謂其弟齊公憲侍讀裴文舉曰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死於所事斯言得之矣或曰齊桓子糾之事如何曰非也齊桓子糾均為公子亦既出奔於外齊襄既歿齊國無主故齊桓子糾若敵國然各君其君各臣其臣非若唐高祖在上制命出於一人者也故王魏之失在於不能請命高祖而已綱目於王魏之事書之初無貶詞而具載范公祖禹之言於下固待後人折衷之耳使綱目若果罪二子則當書曰以故太子洗馬魏徵中允王珪為諫議大夫矣

范氏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滅六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彊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況諸侯之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

者親〻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胡氏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下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〻欲之私也魏徵不能詳考古制輔太宗以三代之治卤莽甚矣而近世范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栁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為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懐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

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為郡縣乃畫壤裂土修明庚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爵削地六師移之此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敢變乎漢不能制侯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而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袁盎固言之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為哉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禄釆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於其時無以立於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諸侯不敢越亂法度世固多賢也而又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〻側陋之揚何患乎材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周之衰如秦之季如漢魏隋唐之時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興邦之良佐悉沈於民伍不見庸也雖守宰偏宇內何益乎封建之論宗元已失之矣而蘇子講之不詳亦以封建為爭之端不知乃聖人所以息爭也果以為爭者何三代封建之長而秦漢以來不封建之短也蘇子又曰漢唐以來鄉大夫不世襲則無簒弑之禍夫襲封之大者莫過於帝王

矣劉劭楊廣皆襲封者也設欲救此其必如唐虞官天下而後可則王莽董卓曹操劉裕之徒又將何以止之而三代之君一姓多者至三十餘君其諸侯簒弑亦不聞出於文武成康之時安得以封建為爭之端歟

鄂岳多盜剽行舟崔郾為觀察使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悉誅之初郾在陝以寛仁為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懁狡為姦非用威

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益謂此也

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悉怛謀以維州降德裕上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帝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後德裕同平章事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皋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為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

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呼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帥譏誚云既以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司馬公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為唐新與吐蕃脩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狗利而忘義人猶恥之况天子乎胡氏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棄而不取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

守區々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虜不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illegible]可乎夫一維州之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司馬公既是僧孺而胡公又復非之此如訟牒紛拏將孰從而折衷耶綱目凡以地降者則書其叛如侯景以河南叛附於梁之類是也凡褒贈之典特書之者皆忠義之士如贈顏

真卿司徒之類是也悉怛謀吐蕃之將以地歸唐既不書叛至他時贈以右衛將軍則又特書於策然則綱目之意固與之矣故書曰來降者順詞也曰不受者逆詞也此則綱目書法之意牛李是非之分也

韓魏公為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存稿自序於首大畧謂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司馬溫公出知邊州嘗三上書言事皆不納時范公鎮為諫官公以稿付之貽書謂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謂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為己功若奏而不納又自焚其稿則與不言何異按二公之論不同如魏公言則溫公諫不行以諫草與人不免為彰君過如溫公言則魏公諫已行猶自存其草不免為掠君美蓋二公皆慕古人焚諫草者又不忍自焚其草故各委曲分疏以曉明其意不覺墮於一偏要以曾南豐書魏鄭公傳後議為明白正大無弊耳曾鞏書魏鄭公傳後曰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大公至正非臧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

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啟其怠且忌矣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々之小讓則後世何所依據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

[illegible]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稿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與孔光之去其藁所言正邪

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

英宗入繼大統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帝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任氏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侍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畧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陛下親為先帝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天性之親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

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於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案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

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章七上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又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而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

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為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告家居待罪誨等既出濮議亦寢程顥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為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龜山楊氏曰君之所以御臣只有一箇名分名分既正上下自定英宗繼濮王子仁宗既取之為嗣則天下之大匹庶之衆皆在純握既尊濮王為親是棄仁宗名分紊亂其不可也必矣當時司馬公之言良是然亦不求大義別立稱尊故使有為親之議是子莫之中非中庸之道如程子之言斯得之矣

張公安道嘗言治道之要罕有能知之者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惑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為賦詩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

術馭下王文正公為相南省試當仁不讓於師賦詩賈邊李廸皆有名場屋及奏名而皆不與試官取其文觀之廸以韵落邊以師為衆與註疏異特奏令就御試王文正議落韵失於不詳審耳若舍註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恐從今士子放蕩無所準的遂取廸而斥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仁宗初年王沂公呂許公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俊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為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為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

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許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舊格意雖不善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為之稱首其後許公免相晏元獻為政富鄭公自西都留守入參知政事深疾許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主聽帝方嚮之而晏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為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横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帥成風上以議虐為賢下以訕傲為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然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其二徒見今世

朝廷輕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敝也大臣恣為非横而下無由能動其害亦不細也使丁晋公之時臺諫言事必聽如仁宗中年其敗已久矣至於許公非諸公並攻其短其害亦必有甚者若朝廷之輕重則不在此誠使正人在上與物無私而舉動適當下無以議之而朝廷重安在使下不得議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深患也可則從之不則違之豈害於重哉西漢之初專任功臣如灌絳之流不可謂不賢至使賈誼董仲舒皆老死不得用章偏則害生故曰張公得其一不得其二由此言之也

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於知青澗城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欵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情偽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詵不恊力從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

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走詵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諤既受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卨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初

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後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乃下吏貶四官竄隨州种諤擅開邊釁不為無罪昌為書竄而不著所坐恕之也蓋李氏宋之逆豎法固當討綏州宋之故地義亦當復但其專輒為可惡焉雖然种諤啟釁為朝廷耳豈因己利而為之者耶當時議者欲棄綏誅諤嗚呼亦過矣此何異唐人維州之議歟向微韓琦排衆議而保全之則當時之是非無由決矣

王荊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為叅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荊公雅愛馮道嘗為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帝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荊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荊公為之變色其議論不合多至相侵率此類也

葉水心云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琦范仲淹如空開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之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蜂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為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人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為相卻不如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脩先為諫官後為

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為重及濮園議起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驟損善人君子化為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羅景綸深不然葉說以為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鐺有耳之說始以趙韓王社稷臣而雷德驤攻之聖怒固宜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也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

然韓公包容無幾微見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為執政乃不能受人之攻其自著濮議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

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豈前此已為諫官侍從時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嘗攷王荊公為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是美政及入司政事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奏請舉行荊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叅知政事也夫歐陽公為臺諫最善攻宰執及為宰執便以為諫官尋好題目何況荊公又攷司馬公入相時欲罷免役行差役蘇子瞻既言於光復陳於政事堂以為役法可偓不可差第不當於偓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自足利民何必改法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夫司馬公為諫官嘗力爭魏公及為尚書不許軾盡言又何況歐陽公荊公於是益見臺諫攻人之易而宰相受盡言之難

岳武穆奉詔班師周禮曰宋事至此浸不可為矣是時諸將進取所向有功金虜敗亡心喪膽落而中原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誠應天順人機不可失之

際也苟能假以歲月莫或撓之如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不惟舊疆可復而幽燕亦可復不惟舊恥可清而沙漠亦可清惜其功業粗布沮抑復生使忠臣義士徒有黍離之歎終不能過河與之一決可哀也已或以飛雖被詔違而前進克復舊物以功贖罪不亦可乎曰禮君命召不俟駕違而前進則是有跋扈不臣之心況十二金牌一日迭至雖功蓋天下罪亦難贖君子其肯蒙首惡之名哉綱目據事而詳書於策則惜之〻意為可見矣張時泰曰岳武穆奉

詔還師是不能用權也昔者舜不告而娶嫂溺援之
以手孟子皆許其權若以守經言之舜必告而娶則
尾生孝已之行嫂溺不援以手則豺狼禽獸之心非
權耶非經也漢宣帝時甘延壽陳湯奉使西域矯制
誅新郅支單于於康居宣帝因劉向之說不惟不罪
二人反封侯爵金虜大讐又非郅支單于之比也於
時郎當駐師鄜城遣騎馳奏曰臣以臧賊之功成在
旦夕詔旨諭臣〻不敢奉容臣盡俘金虜獻於太廟
以復不共戴天之讐願伏矯詔之罪身潤鼎鑊甘心

無悔如此則蓋世之功武穆收之何至父子同死奸
賊之手哉曰史稱武穆好春秋何其招禍之酷也曰
經文用權左傳載事武穆之所好者左傳而已彼聖
經如化工非武穆所及也
元魯齋許先生中統元年應召赴都日道謁靜修劉
先生謂公曰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荅曰不如是則
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徵劉先生至以為賛善大夫未
幾辭去及召為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不
如是則道不尊外史曰兩言皆可人意畢竟魯齋不
如靜修之高也聖賢之道其能行於夷狄之朝哉
世廟大禮之議楊廷和毛澄等欲考　孝宗而叔
興獻張璁桂蕚等欲置正統而　尊本生愚謂定此
大禮似不消多言只遵聖經一語決之孔子曰必也
正名乎夫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名
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故孔子不得不以正名為先
今　武宗無嗣　聖天子以　獻皇帝之子遵　皇
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其倫序名稱固已素定
所謂天親不可以人為豈得假為人後者為之子之

說及宋司馬輩濮園之議以溷之哉善乎方公獻夫
之言曰臣非敢謂宋人濮王之議不是今日之事不
同也宋仁宗無子今我　孝宗有　武宗為之子其
不同一也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立為皇子今
皇上未嘗育於　孝宗其不同二也宋濮王有衆子
今　獻皇帝子止　皇上一人其不同三也三不同
昭若黑白烏得牽合而強附哉愚謂就執民間承繼
之說與夫為人後者為之子之文以例今日亦背戾
不通蓋民庶繼嗣必其無子而後繼之必其衆子而

後出為人繼今 孝宗已有子 武宗矣乃復強為之繼 武宗未嘗有子也乃不思所以繼之 獻皇子止 聖天子一人乃欲奪之使他繼是一舉而三背禮三不通矣又烏得牽合而強附哉夫由前則子不同由後則三不通此事已若至明而當時舉朝昧之者何也曰有數說焉一謂 孝宗十八年之深仁厚澤不可使之無嗣也而不思無嗣者 武宗非孝宗也二謂不可忘 昭聖迎立之恩不可不奉為母也而不思迎立公典不必以私報也三避迎合之

嫌而慕面折廷諍之忠也此皆由近世士大夫習見於漢宋諸君立後之事膠蔽於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而不知我 朝自有制度我 皇祖之訓主於父沒子繼兄終弟及與漢宋諸君立姪故事大不相侔五代人君抑私情尊大本自謂秉義執禮也而不知父子天性不可解孝子莫大乎尊親今群臣未及贈封父母則盻盻然皇皇然而乃欲主先世不同之故事以阻遏 聖明尊親之孝是何待已與望君異待已之親與待君之親異也豈所謂推己之恕豈所謂移孝之忠乎是數者皆惑於似是而不知其實非遂至於舉朝聚訟而不可解也是故必繼統不繼嗣始為名正言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親親尊尊各得其當而無嫌一正名而天下定矣愚之為此言也若發於嘉靖之初似涉獻諛今著於此紀實昭國是後世必有能諒吾言者

陸平泉為宗伯議陽明從祀欲俟論定陶大臨曰朝廷不難以伯爵酬公何况廟祀平泉曰伯爵者一代之典從祀者萬世之典卒不能奪外史曰平泉公堅

持正論不與陽明從祀而當國者竟以中旨與之蓋新建求年二弁營幹之力也輿論至今嘖嘖云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氏之輪攻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墨守也馬鈞陽欲駈之以充户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為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者然州縣不過一二百疲癃殘疾止矣其外

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温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真忍於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為出家以清淨之人〻授屋能乎賴彼教設為寺院以散處之人〻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為披緇托鉢以淡泊之人〻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為諷經說法以曉暢之人〻累糧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為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群處

易鬨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練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溷則髡髮刈鬚以別之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〻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大夫闢他不去即自古帝王亦剗除此教不得往〻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為

捨無非善巧方便主乎活此窮漢而已况此窮漢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力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於其中蠢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彊且黠者無嘯聚潢池之禍人相忘於僧魚相忘於水藏僧於僧乃以為藏天下於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即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籍於佛教三代以後井田樹畜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閭族無所聯吉凶

緩急無所賴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於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之日多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人為之區處而家為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托此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益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

亦非也以傑閣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為主則不惟不敢為我敵而反為我用豈非渙小群而為大群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為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音聲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言語不相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惟有一字是也如刑法

不相攝西方以咒誓為刑東方以笞殺為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為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為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不能為我我亦不能為彼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慱區區之窮活計耳而說者為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於率天下之人盡化為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而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於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假道求活於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學古適用編卷之二十六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有備無患

楚子圍鄭鄭及楚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晉師救鄭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

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

彘子遂往請戰楚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師不能軍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晉師在敖鄗之間楚子使求成於晉〻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

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克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〻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弗聽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〻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

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已也

鄭之火也子産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産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其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産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

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
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
晉矣其敢有二心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
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齊大夫言於景公曰魯用
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定公
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言以
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

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
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
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
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
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
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
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
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

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
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
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景公歸謫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
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
之田以謝過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誅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壻
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賜之單于驩喜
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備塞吏卒以休

人民議者稱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上狀曰
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
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至孝武世斥
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
以守之然後邊境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
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
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
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夷狄之情困則卑
順強則驕逆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忘危不可復

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
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中國尚建關梁
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
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其畜
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
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亡出從之
六也邊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中樂欲亡者多七也盜
賊桀黠亡走北出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
土垣也或因山巖木石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

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他
變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單于自以保
塞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
虧中國之固十也對奏天子使車騎將軍許嘉口諭
單于曰單于上書卿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朕
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
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
心也敬諭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
臣告語甚厚歸號昭君為寧胡閼氏

呂蒙聞曹操欲東向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
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
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
乎權善之遂立塢操不敢逼

涼王張茂大城姑臧脩靈均臺別駕吳紹諫曰明公
所以脩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為苟恩未
洽於人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群下之志
示怯弱之形爾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賊豈無忠臣
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

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卒為之

魏主襲柔然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俄而軍中有告
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為
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
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沈攸之初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既以道成名位
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張敬兒與攸之司
馬劉攘兵善疑攸之將起事密問攘兵攘兵寄敬兒
馬鐙一隻敬兒乃為之備攸之勒兵移檄遣使邀張

敬兒及諸州鎮同舉兵敬兒斬其使初道成以世子賾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賾為左衛將軍賾乃薦司馬柳世隆自代謂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為其內我為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賾行至尋陽衆欲倍道趨建康賾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不可以

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賾乃奉晉熙王燮鎮湓口道成聞之喜曰真我子也

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為北狄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且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地開門造城置兵捍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

兗州舊多劫盜及李崇為刺史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椎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

爾擒送由是盜絕

馮道根戍阜陵初到脩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嗤之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命大開門選精銳出戰破之魏兵以其有備也遂引去

邊城守具中有戰棚以長木抗於女墻之上大體類敵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城樓摧壞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梁侯景攻臺城起高樓以臨城城上亦為樓以拒之使壯士交槊鬪

於樓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歲邊城以為既有敵樓則戰棚悉可省恐思之未熟也

唐張仁愿有文武才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絶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

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于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門却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恧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

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郭元振始于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及至是一縑糴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自是寇不敢復至城下

馬燧鎮太原燧以晉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西平易受敵時天下騷動北邊數有警急乃引晉水架汾而

注城之東潴以為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為池沼植柳以固堤太原承前政鮑防敗軍之後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將吏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為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

黃巢驍將孟楷擊蔡州初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犨

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西號為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禄誓與此州存亡且殉國而死不愈于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鋭兵開門擊賊破之

晋主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必反請密留空名宣勑十數付留守鄭王重貴聞變則書諸将名遣擊之從之從進舉兵重貴遣高行周宋彦筠張從恩討之從進攻鄧州節度使安審暉拒之

從進退至花山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合戰大敗奔還襄州

契丹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間有盧胡河横亘數百里可浚之以拒奔突詔王彦超韓通将兵夫浚之築城于李晏口留兵戍之世宗召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給自請将之隨宜討擊從之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彦超等視役嘗為契丹所圍藏英引兵馳擊大破之自是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宋主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别為内庫儲之號封椿凡歳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宋主嘗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满三五萬遣使謀于彼倘肯以地歸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滞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宋主嘗臨觀之

趙元昊上嫚表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

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

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将

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内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阨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山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于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之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于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猝渡兵恐不及事請于楊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家計仍籍民三丁取一以為義兵授弓弩習以戰陣農隙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後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金師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潴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掏城運茆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創戰棚防城損穿穽綫透

即施毒煙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折路以
剗土城頹樓陷宗政徹樓益薪架火山以絶其路列
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数丈築偃月城
翼傅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
氈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圏樓登城〻中軍
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
焰會庵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
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
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隷於再興剋期合戰再興敗金

人於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内外合勢
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
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資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
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
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數萬宗政發廩贍之給
田刱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
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〻

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
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劉國傑悉復其
制又視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
之由是東畫交廣西亘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
制度周客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王帶錦衣旌其功
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貲賞賚將士帝命估償
之

廣寧伯劉江初至遼巡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州
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瞭望蓋其
地特高下望諸島冦所必由實為濱海襟喉之地一
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冦將至亟遣馬步

官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賊三千餘乗艏直逼
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
人之境江令犒師秣馬畧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
兵于山下百户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仍
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
事既而賊至堝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賊衆
敗死者横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内我師追
而圍之將士請入堡剿殺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
分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脱走又為隆

等所縛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擄人
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瀕海無歲不被其害及
是大為劉江所挫寇害屏息數十年
周文襄公才識優于人其留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
聞公有一册曆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而每日陰晴
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
其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
糧船失風者公詰其失船為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
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
遂不得行于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非漫書

也
余子俊巡撫延綏相度邊地盡得形勢上言陝西有
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
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虜始渡河來犯近
邊守臣乃于緣邊立界石創置榆林諸營堡外又築
墩臺以瞭望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
守難以窺伺惟延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
掠我邊人以為鄉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

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反在其外馬請于沿邊一帶
墩臺空處築墻建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宜
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
為邊墻于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
池延袤二千餘里每二三里則為敵臺砦崖連比不
絕又于中空築短墻橫一斜二如數月狀以為偵敵
避箭之所凡為堡十二崖砦八百有奇墩九十五凡
兩月而功畢九邊圖論曰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
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
每不及而反虜得投隙馬至是余子俊建議徙鎮榆

林城塹山湮谷連墩勾堡橫絕河套之口凡千餘里
要害既據內地遂安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
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
周尚書金武進人巡撫延綏時會總兵入鎮諸偏裨
欲傾城出迓金曰脫虜有警當柰何命諸官各留一
人城守而戒遊擊將即出迎毋過三十里時諸將生
長邊咸以為暑月非虜入寇時竊迓之明日虜果入
欲伺間官留者出擊之而遊擊自三十里外入援虜

駭有備遁去

都御史馬馴𢇁曰中國邊陲東起遼陽西至臨洮所守之地廣也而未有千里之堅城自春至冬自幼至老所守之日長也而未有千日之銳志矧彼醜虜以馬為家以射為食膚革毛髮長養于風日沙莽之中飲食衣服不藉烹飪溫煖之細辟之風林之鳥走曠之獸其桀驁猛厲固其性也我中國習五行以為具聚諸省以為餉五行者金木水火土是也殳戟刀劔矛鋌矢鏃是以金勝也弩幹弓材標架梢柮是以木

勝也崇城壘堡高壁深塹是以土勝也內則桑乾白河蘆溝環繞京師外則黃河一帶亘絕萬里以為大限是以水勝也神鎗機砲裂燭焚薪是以火勝也斯五者皆我所長彼所短而反不足以屈彼何也有其具未有其用也凡敵國對峙固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獨言守將誰欺乎為今計惟擊為便而所以備擊者有三事馬儲峙為急鼓勇為急制車為急而繕城垣修斥堠之類以次第舉馬儲峙之法有三復輸粟之令革買賣之窩則鹽引開而飛芻走粟至矣久任沿邊守令以徵收邊額多寡為賢否則積多而倉廩實矣先時出帑藏銀預糴芻糧以儲各鎮急則價不踊貴也鼓勇之法有二養敢死之士重首功之賞制車之法當如總制都御史劉天和昔年所議式不可改也與虜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稜而進謂之奮擊虜衆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剿部落謂之衝擊我衆未集虜騎忽入則排車橫陣高壘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車角陣縱橫開闔約號四起謂之夾擊虜之還也有所驅載不能

疾行則輕車夾擊三道排堵而尾之或夜砍其營或擾奪其馬伺便則以火器車直擣其輜重期以必救然後三道夾攻謂之追擊我有三備用是五擊雖使頭曼復生冒頓再出亦不能支矣近時馬勇梁震羊效號稱名將夫豈有他長哉惟是肯養能死之士而已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亦不下數十人結以恩養飽以嗜欲一旦虜至則出死力以報之此鼓勇不可不急也大抵王兵一動便問倉廩所積若干居客兵一至便問芻糧所供若干時過者邊糗經數月之備

士卒有枵腹之憂一旦攻圍援絶又何以為自存之計哉此儲峙不可不急也六韜所謂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又曰一車當六騎又曰十乗敗千人百乗敗萬人古之所謂大車革車兵車戎車衝車攻車後世所謂武綱車扁箱車鹿角車自古兵家所恃以為勝者况虜專騎射之能往來游衍疾於風雲非車不足以當之此制車不可不急也又每季輪差總兵官一人督京營四分之一屯練關口多設火器布虎落以為必

不可犯之勢京師民居之外擇要害之地立四大堡每堡可屯萬人遇有聲息即分布屯守以安城外居民之心關口固則外虜難入四堡立則内宄不作此安畿輔固根本之首務也

董崇相曰古人救荒亦有務興作以食貧民者愚以作無益不如作有益又不如作大有關係之事尤為益也今如浦城口之蝕其半其地關係不細抱溪計者蓋屢請而屢議之竟以掇議錢糧未合久而莫之圖不思省郡之所恃者長江天塹此城實阨其險此城不完則城中之倉糧祗為敵資一葦南渡即天塹之險失矣直與敵從事于睥睨之間都城瀾而難守人心易揺能無危乎愚嘗問諸往來人此城故蝕于水歲以浸入今所蝕地頗生洲水不浸入矣獨其東尚未復就其缺而補城之計有一二千丈計費不下四五萬金米貴役興饑民就役必衆役衆則易就故惟此時可以興作不惟為保固京國之要圖實亦救荒之仁術也

留都挾大江東走不數百里達于海波濤之警若在

門戶而京口綰其口自京口東下不百里江海之交南濱孟河北帶周家橋中流而永生洲綰其口勢若重關然　國初皇威四暢東溟為池守于夷裔猶命江夏侯沿海設險承平久而武備踈嘉靖之季不可言矣邇者東屬國之不寧海上戒心前操江中丞陳公薦議設常鎮叅將于京口以資彈壓護漕運其意誠善然永生洲僅以一把總巡徼權輕而地最要不無遺畫于後事者於是侍御朱君周覽要害稍因前畫更置之議移常鎮叅將于永生洲而裁其把總兼

屬南北控制咽喉即有長鯨不能飛渡朝廷是之下其議僉以為可是舉也省一官收兩險易地而不易将守外而不守内于勢審于利周是為得坎之險得豫之重門使常得人以鎮無論留都即江南北諸郡皆可高枕而卧矣

學古適用編卷之二十七

有識者見於未然　松陵呂純如孟諧　輯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

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於漳澨戰於皐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

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黶之怨實章将於是乎在
秦伯以為知言
吴公子札来聘見叔孫穆子説之謂穆子曰子其不
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
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聘於齊説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
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将有所帰未獲所帰難未歇也
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聘於鄭見子産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

謂子産曰鄭之執政侈難将至矣政必及子〻為政
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将敗適衛説蘧瑗史狗史鰌公
子荆公孫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
晉将宿於戚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徳必
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
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巣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
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説趙文
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説叔向将
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

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襄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
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公薨
於楚宮立敬帰之娣齊帰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
太子死有毋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
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
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
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
易衰〻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

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
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
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帰於陳氏齊舊四
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〻十則
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
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
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
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

之如父母而帰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隷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将若何叔向曰晋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

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楊食我祁盈之黨也晋殺祁盈遂滅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两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悪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将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黒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戾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楚元王初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為設醴及王戊即位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

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舂於市

王氏五侯争為奢侈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劉向

謂陳湯曰今災異数見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身為宗室遺老累蒙厚恩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大将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

説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数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樹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臿地中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隷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宜發明詔援近宗室黜遠外戚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ゝ孫ゝ無彊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

賓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戸曹李郃諫曰憲不脩德禮而専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請自行遂

所在遅留至扶風而憲就執凡交通者皆坐免太守獨不與焉

郭泰擧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将優游卒歳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将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ゝ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

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横議列

國之王至於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

魏曹丕定為太子抱議郎辛毗頸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夫丕之不足與君也憲英一女子能知之操顧暗奸天位欲遺之不可久之子與不可知之人也智在婦人女子下矣

夏侯霸降蜀姜維問曰司馬公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否霸曰司馬公自當作家門彼方有內志未遑及外事也公提輕卒徑抵中原因食於敵彼可窺而擾也然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有膽略精練策數終為吳蜀之憂但非常之人必不能為人用而人亦必不能用之士季其不免乎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蜀滅而會反

楊駿辟王彰為司馬彰避不受其友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敗者況楊太傅昵近小人疎遠君子吾將踰海塞以避之猶恐及禍柰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裴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乃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齊王冏驕奢擅權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事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曰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互相疑貳二失也蠻夷不靜不以為意三失也百姓困窮不聞賑救四失也義兵有功久未論賞五失也孫惠亦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強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

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廢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
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自退之道冏不能用惠辭疾
去冏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大
甚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冏
不聽潁川處士庾袞聞冏朞年不朝嘆曰晉室卑矣
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
張翰辭齊王東曹掾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
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
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

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一日見秋風起
因思吳江蓴羹鱸膾嘆曰人生貴適意烏能羇宦數
千里遂命駕而歸俄齊王敗
陸俟嘗為懷荒鎮大將未朞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
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
既至言曰不過朞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魏主怒切
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魏主大驚立召俟
問之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
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為訟
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
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朞
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
心懟怨必生禍亂矣魏主咲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
也即日以為散騎常侍
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上下懾懼遠近震駭
朝廷赦而不治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高湖奔魏
其子謐為侍御史謐孫歡沈深有大志至洛陽見張
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率

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
矣財物豈可常守耶
周太子贇多失德王軌常與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
負荷弼勸軌陳之軌後因內宴捋帝鬚曰可愛好老
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周主問宇文孝伯曰吾兒比
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周主責
孝伯曰孰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
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
周主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軌又數

言太子非社稷主晉六茹堅有反相周主不悅曰必
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懼深自晦匿周主深
以軌等言爲然齊王憲亦言堅相貌非常恐非人下
請早除之贇立一年即傳位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驕淫昏暴得疾瘖不能言堅入侍疾天元殂闡遂禪
位於堅代周爲隋

隋文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
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
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

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
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耳

衛尉卿楊元琰知武三思浸用事請棄官歸隱帝不
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
由衷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張九齡謂裴光
庭曰他日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祿山恃
勇而輕進爲契丹所敗節度使張守珪奏請殺之祿
山臨刑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柰何斬祿山
守珪亦惜其驍勇思欲活之乃執送京師九齡署其
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
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玄宗亦惜其才勅令免官
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之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
宜早除之以絕後患帝不許曰卿無以王衍識石勒
而害忠良卒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
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曲江公而不
名

楊國忠爲右相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臺省

官有時名不爲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
謁國忠曰見之富貴可圖彖曰君輩倚右相若泰山
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
隱居嵩山

明皇幸蜀有父老郭從瑾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
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
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
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
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

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後唐主遣客省使李嚴使蜀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唐主怒曰王衍寧免為入草人乎嚴因言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臣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唐主伐蜀滅之以孟知祥為

西川節度使嚴自請為監軍嚴母謂曰汝前啓伐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知祥遇嚴甚厚忽一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揖下斬之

盧多遜父億性儉素恬於進退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參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至不知税駕地矣後多遜敗士大夫識其高

李沆為相王旦方參預政府西北尚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戎講和西陲納欵而封禪祠祀蒐講墜典無有虛日旦始服沆之先識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寶元中王鬷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反帝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鬷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鬷善出城見之鬷謂公儀曰鬷之

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此術士也鬷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瑋自陝西謫官初起為定帥鬷至定治事畢瑋謂鬷曰公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鬷既愛其雄才又聞欲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即為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於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鬷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

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於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吾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醆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宋初諸儒以經術行義聞者但守傳註以篤厚謹修表鄉里自孫明復為春秋發微稍自出已意石介師之始倡為闢佛老之説行之天下歐陽修初未有是意而介力論其然遂相與協力及為慶曆聖德詩褒然肆言臧否即卿相不少貸議者謂元和聖德詩但奬用兵之善以救貞元姑息之弊且時已異用推憲宗之意而成之固不害於獻納豈有天子在上方欲有為而匹夫崛起擅參予奪於其間乎孫明復聞之曰為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始歐陽修猶未以為然及朋黨論起始悟其過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説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説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録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為真悔過況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

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乎者疑詞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也及歷聘不逢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惆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彊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賂列國非特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燦然

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其删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令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皆謡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而不删豈無意乎

王安石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入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

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固可緩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畀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草疏誨遂求去出知鄧州安石益横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

李師中初入仕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奬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

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己出欺人可也誑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為太子而竄浩於昭州

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

濠州

張浚分淮西為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謂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祉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浚竟以德為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

及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而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徙屯廬州祉復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之曰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潤畧況小嫌耶當為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等為大帥而召已赴行在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祉大驚欲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遂遇害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而還詔張浚自盱眙移屯廬州於是張浚始悔不用岳飛之言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遷侂胄防禦使

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金為北鄙諸部所擾國勢日弱有勸韓侂胄立功以自固者侂胄然之以北伐之議示丘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

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
之侂胄不納命宻宣撫江淮宻又手書切諫曰金人
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我常
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
恱及師出屢敗侂胄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日召李
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因極言師旦怙勢招
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之不足以謝天下遂罷師旦
官削籍安置遣劉祐持書於金僕散揆議和揆曰稱
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

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
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
侂胄因金人欲罪首謀復輟和議而請用兵時蜀口
淮漢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
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史彌遠因力陳危迫之勢
請誅侂胄以其首畀金

劉基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原
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
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

王者興矣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駭以為
狂悖去之會 高皇帝下金華定括蒼基乃指乾象
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適總制官孫炎
以 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
策 上嘉納之

燕王來朝户部侍郎卓敬密疏曰燕王志慮絶人酷
類 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
封南昌以絶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
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上覽奏

大駭袖之翌日語敬曰 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
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

寧庶人貪猾為忮害取禄米過倍官校豪奪民利林
俊巡撫江西庶人優結之不為動奏請定禄米歲額
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史司支領為著令已濠奏
府殿請易琉璃瓦俊力言當斷以大義持盈善處毋
涉吳王几杖之賜濠大啣恨時濠雖暴横然未有逆
萌或以為過後卒反人尤服其先識

世廟時臺官建議括天下廢寺田盡斥民間士大夫

徃〻藉是占業業南巘家居宦篋蕭然適蒲州景莅
指溱按江右以業故蒲守有舊欲以寺田數百畝餽
業〻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乃因里僧破戒邪二庠
生再三以利啗固却不受因曰使我居官多積百萬
鏹兒輩恩奏納為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
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又安用寺田為又曰吾老不
及見汝等觀之異日當以此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
故廢田增價復業紛〻百出業之子孫超然獨免
虜酋俺答求貢朝議不許仇鸞密遣家丁時義結俺

答義子脫〻使貢馬互市俺酋利貨幣譯書送總督
蘇佑〻以聞趙錦會仇鸞等議暫為許允 帝以問
嚴嵩〻云一年四次期密費廣宜以一年二市為準
帝乃趣史道徃大同理互市兵部貟外楊繼盛疏
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辱我如是而
我與議和忘天下大讐二曰屢命北征而一旦更議
失天下大信三曰堂〻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大威
四曰豪傑感憤誓死決戰和則灰其效用之心五曰
將士偷安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曰以後私通者勾引
牽連開邊方交通之徑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
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曰墮胡
虜狡猾之謀十曰忘天下根本之計且其謬又有五
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於和謬
一或謂方今鈌馬利於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
況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漸徠
通貢以為求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
手取空利矣謬三或謂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
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

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于戰謬
五疏入 帝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
史開馬市于大同鎮羌堡史道主之虜以羸馬索厚
值弗與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
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掠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
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虜入無復藩籬史道猶
欲令虜以牛羊入市臺諫力止虜又請開市遼東延
撫許鲁遣書本兵力止得寢至是虜以市利薄三寇
大同仇鸞病疽請與疾出 帝不許以遊擊陳時代

之鸞聞命恚極死徐階因密疏鸞通虜誤國狀奏上
大驚命三法司擬罪剖棺斬首示九邊　帝追思楊
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俄遷南戶部主
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

董見龍豫策遼事曰東虜叵測開原有報天下事未
可知按宋史宣和七年十月金方南侵靖康元年一
月迫汴割地乞和次年再舉二帝遂北彼一時也以
四月破汴以年半取天下之半彼雖夷虜用兵實精
一自雲中趨太原一自平州入燕汴在天下之中四
月已舉矣今之京師實逼豺虎所恃僅一遼耳遼之
殘獘可為屏蔽乎設以一兵從海抵天津趨保定以
一兵綴遼又通北虜擾邊使我首尾牽制京師內虛
且弱天下勤王之師能旦夕應乎宋時种姚二帥皆
世家有素養之卒猶尚如此今之名將多被論列新
者家無素卒〻有不虞能遏其鋒乎某愚以為事不
厭備謀不厭周兩京兵府宜擇威望者參之其於要
害務置名將屯宿有急可旦夕應也劉綎世將宜令
移鎮南京或北要地庶幾為應卒之備〻而不來猶

為得策金再舉而宋虜者亦其時不聽李綱散遣勤
王諸將故無救也我　明威靈塞天地固萬〻無慮
書生強作杞憂亦可笑也

學古適用編卷之二十八

事機不可失　　松陵　呂純如　輯

鄭成公欲從楚子駟請息肩於晋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冬會於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遂以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晋平子王子曰天下之形勢亘古今猶一也非有人以用之未必不反為亡國之資虎牢之險鄭實有之鄭不能用晋城虎牢而鄭之勢遂窮犧牲玉帛待於二境鄭之禎計弗能支也事機之不可失也如此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此叟自知不能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後時必不及誅而卯之遺害無窮矣

漢王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今敖倉蔵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

黄門常侍專權太后宗主於内群臣側目袁紹使客張津說何進曰黄門常侍盤據屢世威服海内而太

后又與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國家除患進然之乃與紹結謀紹因說曰此輩秉權日久交通后宫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為所害計失於漏言而兵解於左袒耳五營士生長京師知有中人而不知有朝廷而竇氏反用其鋒遂至叛走以取破滅將軍以元舅之尊兼二府之重天下勁兵盡在麾下部曲將吏皆英雄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為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進曰須聞太后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以脅之黄

門常侍懼皆詣進謝唯所措置紹勸進便於此決之
且曰此單瀾亂海内獲罪於天故令自歸將軍此不
過力士一劍之任如艾灼瘿應指而落不煩兵動衆
而國家安於泰山時乎時乎間不及謀及時之極間
不容息進曰人以窮歸殺之不武我為國大臣執以
戮之何所不得而私及相加吾不為也紹曰揚湯止
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如養肉猛獸狐疑不
如蠭蠆之致毒也進曰吾在内董公在外此葦杌上
肉耳紹知進不決乃脅進曰不復多言今交搆已成

形勢已露將軍何不蚤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暴
虐不得反受其賊臣不知將軍税駕之所也
董卓入雒陽兵權盡歸卓先卓未至何進遣騎都尉
鮑信所在募兵適還嘆曰餓狼守庖厨餓虎牧牢豚
怨毒已成禍亂將起說袁紹曰兵事有機機事在速
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
早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擒也將軍秉
四世之威擁數萬之衆投逆閹於河易於摶豚鼠卓
兵雖勁詭張虛設雖熏何苗丁原部曲殺其主而併

其衆新附未安將軍乘此時襲而殺之輔少主令天
下則桓文之業成矣昔人有言為虺弗摧為蛇將若
何顧將軍諦思之紹心善其計然畏卓彊終不敢發
信怒曰袁紹不足與計大事遂還鄉里
曹公之東征也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
而退失所據公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趂
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卒東
擊備田豊果說紹曰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啖其子
虎進不得鹿而退不得其子今操自征備空國而若

將軍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黄育獲之材騁良弓
勁弩之勢直指許都擣其巢窟百萬之師自天而下
若舉炎火以焦飛蓬覆滄海以沃漂炭有不消滅者
哉兵機變在斯須軍情捷於桴鼓操聞必舍備還許
我據其内備攻其外逆操之頭必懸麾下矣失此不
圖操得歸國休兵息民積穀養士方今漢道陵遲綱
紀弛絶而操以梟雄之資乘跋扈之勢恣虎狼之欲
成簒逆之謀雖百道攻擊不可圖也紹辭以子疾不
許豊擧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故失

其會惜哉

曹操與袁紹連戰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成皐滎陽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

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往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

袁紹曹操相持官渡時許攸曰操悉師拒我許下孰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會審配以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奔說操潜兵燒紹輜重紹遂敗

袁尚攻袁譚譚遣辛毗詣曹操請救操群下多以為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搆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

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既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

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能用威怒曰豎子有謀不用當機不決舉全州而唾手與人傾覆社稷良足恨也

司馬懿言於曹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劉曄曰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

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時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内有憂逼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

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操遣曹洪拒之

吳主皓每宴群臣咸令沈醉又置黄門郎十人為司過宴罷之後各奏闕失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為盡力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晋主於是決意伐吴會王渾言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乃更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少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向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表言羊祜不博謀而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

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以計不出已功不在身恥由恃恩不慮後患而輕相同異耳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又中止孫皓怖而生計徙都武昌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晋主方與張華圍棊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晋主乃許之

慕容翰上書於燕王儁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

一振勢必投戈僞以新遭大喪弗許霸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后氏復興或有英豪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為後患僞猶豫未決將軍封奕慕輿根曰用兵之道敵強則用智敵弱則用勢今中國之民困於后氏之亂咸思易主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来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若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耶僞從之以慕容恪慕容評陽鶩為三輔將軍霸為前軍都督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

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户邢巒表於魏主曰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而水軍非周年不達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鄧元起之亂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裘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劔閣今已奪其險方軌無礙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必將逍走蜀卒驚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户口十萬比之壽春義陽其利三倍若欲進取時不可失不從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臣才非古人何敢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然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任力而行理有可克耳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為自度劔閣以来鬢髮中白故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兵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々相次聲勢連接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則大利不得則自全

又巴西南鄭相距千里昔以統綰勢難會立巴州以鎮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是以鬱怏多生異圖比夏侯道遷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来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户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為國有魏主亦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既而更以羊祉代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奔梁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先得翟嵩離間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雷紹諫不聽悅果誘岳斬之岳衆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還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凉未有所屬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畧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都督杜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既至泰與將佐賓客議去留前太中大夫

韓褱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為悅已有賀拔之衆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已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原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因與諸將同盟討悅輕騎赴平凉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為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高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者景遂還

唐公李淵起兵太原誓衆移檄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貧乏會積雨不得進軍中糧乏劉文靜使突厥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為隋兵尚強未易猝下李密姦謀難測劉武周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宋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

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敗衆敗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不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為世民乃夜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

宋金剛戰敗食盡北走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

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饑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復進未晚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遂策馬進將士不敢言饑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俘斬數萬人於是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李世勣與

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敬德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

張易之張昌宗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上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為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畧盡今陛下反正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耶不聽柬之等或撫牀嘆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柰何

上遂以三思為司空同三品

清河客李蕚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顏真卿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

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夢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為夢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夢就館復為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遂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

乎夢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於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李泌言於帝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騃可制宜徵為金吾將軍萬一使他人得之則不可復制矣帝從之以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故其

下畏而悅之

憲宗悉以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殺之又擊裴度傷首京城大駭兵部侍郎許孟容見帝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淚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

之心帝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為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庭業以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帝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

宦官劉季述幽昭宗於少陽院時進士李愚客遊華州上韓建書曰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一朝山東侯伯倡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欲求自安其可得乎不如馳檄

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此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不能用李愚遂去之

唐莊宗立志滅梁而苦芻糧不繼時澤潞未下契丹屢寇瀛涿又聞梁人欲大舉入寇乃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休兵息民以需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汗解甲十五餘年欲雪國家讎恥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之地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地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為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糧將盡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

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天道不利不聽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嗣源為前鋒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梁兵潰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之遂擒彥章并擒張漢傑等於是諸將稱賀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向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謂諸將曰向所患惟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諸將以為東方諸鎮兵

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天威臨之無不下者
若先廣地東傳于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
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彦章就擒段凝
必未之知即有聞疑信之間尚須三日此去大梁至
近無險方陳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
為我擒矣延孝之言是也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踴躍
嗣源是夕遂行至曹州梁守将降梁主聞彦章就擒
唐主且至聚族而哭召群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
皇甫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遂弑梁主因

自殺嗣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瓚開門出降是日唐
主亦至入自梁門毀梁宗廟追廢朱温朱友貞為庶
人

趙保吉陷西京潘羅支集六谷蕃部合撃之保吉大
敗中流矢創甚奔還死于靈州境上子徳明遣使告
哀於契丹契丹尋封徳明為西平王環慶邉城以徳
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徳明令審圖去就知鎮
戎軍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
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戮後更強
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徳明送闕下
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徳明不報後
卒受其害

内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光在
諫院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韓琦一日
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陽修已簽書矣趙概難之問
修曰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説琦坐政事堂以
頭子勾守忠立庭下数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
副使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即日押行其意以為
少緩則中變矣

夏趙元昊卒子諒祚方期歲養于母族訛龎訛龎因
以三大将分治國政遣使来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
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
三大将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
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
之帝乃遣使册諒祚為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
事機

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輙施矢石将士積憤及李

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
稍引却至宇文虛中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斡离不
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退師北去京師解嚴种師道
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
史中丞呂好問亦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
國復来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中丞許翰言師道
名将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
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老趙充
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来以老将收功者
難一二數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
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
原可保不然将来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
之帝亦不聽

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為五軍而進
既渡河次大名宗澤以二千人破金人三十餘砦履
氷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不可不亟入援王納
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楊沂中
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

方議和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彦等信之宗澤獨曰
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
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
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彦難之勸王遣澤先
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此亦
宋事之一失也

金人立張邦昌以廢欽二帝北去呂好問謂邦昌曰
相公欲即真耶抑姑塞敵意而徐為圖也邦昌曰是
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
兵威爾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
皇后在内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
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敵所遣袍帶非戎人在勿
服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為今計者當迎元
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
亦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逆順利害邦昌氣
沮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遣人至
濟州訪康王宗室子崧又移書詞斥邦昌使其反正
并曉王時雍等辭指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

迎克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而諭宗澤等以為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為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而退居于資善堂克家等至濟州王慟哭受命克家還京辦儀物皇后命

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數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居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群臣勸進者益衆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遂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大赦

靖康中張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

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南渡後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

世諸都堂計事為設飲食〻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
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
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
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
瓊在圍城中附虜脇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
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將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
頃刻而定瓊伏誅

岳飛北伐兩河豪傑李通等皆帥衆歸由是金人動
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晋絳汾

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
父老百姓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
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無一人應者乃歎
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今日之挫衂金將馬陵思
謀素驍勇亦不能制其下但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
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覬等皆率所部降龍虎大王
之將忔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
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
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
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北渡
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乃
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
乞速詔還飛一日奉十二金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
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
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
噍類矣飛亦悲泣哭聲振野仍留五日以待民徙從
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及飛還
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

元成宗后以己嘗謀出愛育黎及其母至是恐其兄
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
而左丞相馬辛等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
垂簾聽政時右丞相孫合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
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
寧王適遣康里計事京師孫合令急還報復遣使南
迎愛育黎于懷州愛育黎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子
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
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愛育黎乃奉其母還大

都先遣李孟䂓之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愛育黎曰當以卜決之孟謂卜者曰大事待汝而決汝第云吉及筮果吉愛育黎喜振袖而起衆翼之上馬諸臣皆步從入內盡收安西之黨見愛育黎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偽賀其生辰因以舉事孫合知之夜遣人啟愛育黎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黎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執之械送上都收馬辛等誅之諸王牙忽都進曰今罪

人斯得太子世祖孫宜正大位愛育黎曰惡人潛結宮壼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神器耶懷寧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孫合日夜居禁中以備變

楊文襄公一清以總制同太監張永討寘鐇之亂一日謂永曰宗藩亂易除國家內變將不可測柰何永曰何謂也文襄曰僕固知公、豈能一日忘何相謾也顧無能為公畫者耳永知文襄得其情乃促席前更問之文襄執其手畫瑾字永默然曰渠日夜在上旁　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也今其枝附已成又耳目廣欲其動搖得乎文襄曰公亦　天子信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公班師入說言請上間語寧夏事　上必就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偽檄幷述瑾亂政謀不軌狀言海內愁怨大亂將起　上英武必悟、而斷則一力士力耳瑾誅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柰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　上萬一不信公頓首

請死願死　上前即退必死瑾手即不死必且死亂兵又流涕叩首請得請即行事無緩晷刻又必無漏緩且漏禍不旋踵矣公不發瑾他日敗禍亦及公孰愈今日哉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　主乎於是還獻俘　上果親晏勞永迨夜永得間出懷中疏叩頭請如文襄言　上大震怒立縛瑾送詔獄得反具磔於市諸被害者爭食其肉

學古適用編卷之二十九

責備賢者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余然後知管仲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如其仁夫子所以稱其仁左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伍子胥曰我必覆楚申包胥亦不阻遏他任他自覆去申包胥曰我必復楚伍子胥亦不復隄防他任他自復去大丈夫心事光明磊落無不可以對人言者此二公是也余讀史至此如食哀家梨爽口之甚然為子胥難為包胥易子胥鞭平王之尸辱楚王之宮志行仇雪其湯天塞地之氣至此一滴無餘矣此不必申包胥借兵人〻可以破吴包胥特乘其強弩之末以張振蒙之勢耳包胥之奇〻在秦庭痛哭又奇在復楚逃賞如子胥報仇之後但欠一死若郢時自刎以從父兄於地下則古今尚有哀而憐之者雖然子胥恩仇分明人也既借吴以報楚獨不留一死以報吴哉

賈誼負王佐之才而漢文不用論者惜之但賈生不知易耳當漢文帝時黎民新出湯火只宜一味清净惟老成人知之少年不知也易革卦後受之以鼎〻卦後受之以震〻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故震卦後又受之以艮漢秦之交革故鼎新而天下大震矣文帝要休息艮卦也賈生要制作震卦也曹參師事蓋公

但云治道貴清净而民自定參守之治齊〻治代蕭何相治漢〻治即景武時竇太后一婦人耳喜老子言不悦儒術病免申公又怒轅固使之入圏擊豕彼其君臣毋子之閒灼見天下已定儒者之多事不如黄老之清净賈生少年上書如建明堂如改服色如削諸侯如伐匈奴等類却當艮止之時而欲紛〻為鼎新震動之舉此豈文帝所樂聞者文帝憐其才名但更端與之談説鬼神以書生畜誼而已其後嚴安徐樂主父偃皆祖其餘説以取富貴此又艮卦之後

而遇漸卦蓋至此方漸〻可行耳然武帝行之漢之元氣幾耗大半況賈生時哉賈生之言非不切中國家但下手太早神仙家專重火候早則過嫩爲文遲則過老爲武文武得宜乃爲鉉調元手也賈生雖俊傑而不識時務謂之大秀才則可謂之王佐則未也朱晦翁云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都一齊說了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若一齊拆下雖然並修豈有此理看他會做事的人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先有一定

規模漸〻做將去皆卓然有成賈誼胸次終是鬧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將出來只管跳躑爆趠不已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此極中賈誼之病余嘆曰如賈生者非特勸人拆屋且又勸人拆了新屋另行改造一番主人如何聽他文帝之不用賈生與蕭何用曹參相反賈生治安策正與文帝答尉佗書相反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人自以不冤此漢史所稱也兩人在職皆十餘年周勃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使以公主爲證太后亦以爲無反事廼得赦出釋之正爲廷尉不能救但申理犯蹕盜環一二細事耳楊惲爲人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案驗只得所予孫會宗書定國當惲大逆無道惲坐要斬惲之罪何至於是其徇主之過如此傳所謂決疑平法務在哀矜者果何爲哉容齋之論如此二公真無所置對矣故人品政事心術之間未可一槩論也

神爵二年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有罪下有司自殺三年三月丙午丞相魏相薨識者以爲有天道焉且相嘗謂次公醒而狂且以字呼之是必平日朋友也平日以狂待之則宣帝之怒相必無一言以救之宣帝移下其書中二千石議也執金吾議以爲大逆不道然則中二千石共議以爲大逆不道獨執金吾一人耳百官表神爵二年南陽太守賢爲執金吾不知賢者何人也必醜邪惡正嘗爲蓋司隸所劾者也賢以逆道也獨相號爲賢相又與寬饒彼此皆儒者乎

日交友獨不能為地相可責哉

或問曰孔明亦有失處東結孫吳西攻曹操此定局也雲長守荆州時權遣使為子求婚雲長罵辱其使不許權大怒遂有白衣搖櫓之禍孔明此處少調停此一失也治蜀時不置史官文獻闕畧此二失也嘗薦姜維於蔣琬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又曰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無人教軍事嘗遣詣宮覲見主上後姜維以此自恃每欲興舉大事步至漢亡此三失也後主愛宦人黄皓〻〻便嬖慧佞孔明不能屏之使去此四失也

余應曰此係君讀史不熟耳雲長在荆州時孔明鎮守成都相去幾千里孫權倉卒求婚孔明豈能照熟得及孔明嘗與法正劉巴李嚴伊籍共造蜀料當必念及史官一事況平日所至營壘井竈圊圂藩籬障塞皆應繩墨如此瑣碎且尤周到史官安得獨闕想蜀亡之後收圖籍者無人遂至廢失據孔明文集有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今一字不見則蜀史可知也姜維之才自琬褘之後實鮮其比維本羈旅托國每見黄皓恣擅啓後主殺之後主曰皓奔走小臣耳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詞而出而皓亦欲廢維〻以此亦危懼累年出征不復還成都一以伸討賊之義一以避黄皓之讒孔明六出祁山亦是此意然而不復剪去黄皓者又有妙處蓋孔明當先主托孤時其不才自取之語孔明已負不安若黄皓一宦官耳却又與之惱躁必除之而後已後主不懼則疑故出師之後但以駕馭事付之董允〻常數責於皓〻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

皓位不過黄門然後主尚不能忘於允曰嘗見董允切齒黄皓我嘗恨之則其情事可知矣孔明所以放他一路不惟得相臣大體即吳魏之反間黄皓之傾危不得而入也看來孔明何嘗有失君請熟讀史自見耳

皇太子建成毒秦王世民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禍隙已芽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誅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為

子孝為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井鼎出得為孝乎塗廩弗下得為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决事益急乃遣無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等共討難平之王為太子授左庶子司馬溫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

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夫唐推賢相必曰房杜乃贊成殺兄弟之事者亦房杜也豈所謂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哉以視李鄴侯泌則有媿矣

先是建成為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之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於是太子請行范氏曰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而勉太子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輔導東宮當勸建成以孝友乃使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以王魏之賢猶如此況庸人乎

高宗欲立武氏為后召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帝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帝有殺元舅功臣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

死爭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帝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帝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貶為潭州都督其後韓瑗上疏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殉物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昔

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帝不納胡氏曰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姤壯勿取之義蹇蹇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及也若當武氏長髮之時率協群公上書皇后沮止其事深諫高宗割制邪慾勿干先帝之私悉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血無益矣

讀李邕所作張柬之碑五王與劉幽求等皆有社稷大功然五王沉勇忠烈非幽求輩險譎貪權偶能濟

事者比其間桓彥範與柬之尤奇材可與姚崇相先後蓋皆本於學術然其不幸智不及薛季昶敬暉不能自免於禍亦坐書生習氣仁而不能斷也幽求能勸彥範誅三思非有以過二人正以其一無所顧避耳柬之彥範既欲成此又欲全彼其志豈不哀哉然天下事要有不得已者勢必不能兩立若以柬之彥範之材而輔之幽求之決豈特卒保其身安得更有景龍事乎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加為河北採訪使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併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為嫌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胡氏曰真卿先進明起兵又為採訪使進明乃所部也要與併力可也咨其計畫可也軍權稍移則過矣讓以堂邑之功則又過矣真卿為是得非懲常山之敗乎愚謂二公過猶不及方杲卿送俘京師也張通幽請行以救宗族杲卿若知其情當語之曰君兄陷

賊君正應留此相與協力破賊乃可以自湔今行未有益也如此則姦謀沮矣杲卿既失之真卿乃專務下己以圖濟事進明未嘗有可咨之策而以不情與之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不與郭李犄角而惟進明是狥真卿蓋忠義有餘而智算不足者歟

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人皆想望風采及至諸諫官紛〻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

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止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胡氏曰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為有失城登諫司七年豈皆無大

事可言乎開悟人君必有其漸防遏邪佞必以其微陸相見疎延齡被眷夫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其用力多而見功寡矣絲綸非可壞之物內廷非慟哭之地使上先聞此言遂城而相延齡有何不可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踈野之態耳雖然讜論一發正氣凜然陸免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則城亦未可訾也

穆宗以元稹同平章事以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未幾復留輔政有李賞者告度云稹結客刺度〻隱而不發賞詣神策告之詔僕射韓皐等鞫按事皆無驗於是度及稹皆罷相發明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裴度元勳厚德身任安危然不數月之間既為留守又留輔政未幾又罷為僕射烏有身為重臣數〻遷徙尚可經綸天下者乎穆宗昏荒固無足恠度亦抽身之不早矣

敬宗遊戲無度性復褊急夜獵還宮與劉克明等擊毬遇弒樞密使王守澄迎江王涵入宮發兵討賊盡斬之時事起倉卒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

辭問於學士韋處厚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又問江王踐祚之禮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群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位耳守澄等從其言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江王於紫宸外廡即位是為文宗胡氏曰敬宗善慶頗多其惡在於狎暱群小好戲遊妄賜予而已然裴度無能改于其德使至於遇弒何也曰帝之習為不義其日已久度固忠賢若伊尹教太甲之道當有所不及耶且位為上相安危所繫君弒不討賊君卒不預

謀二日之間官者三易主而不閑宰相唐之紀綱於是大壞以度之勲德處之猶如此而况不賢者乎・

文宗太和二年劉蕡對策考官馮宿等嘆服而不能拔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而不使上中第李郃既乞回所授官以旌蕡直而當事不為報按是時宰相廼裴度韋處厚竇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韋之賢顧不能爭反抑之乎蕡既由此不得仕而郃亦不顯致令狐楚牛僧孺廼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師禮竟為宦者所嫉誣貶柳州司户李商隱贈以詩曰萬里相逢歡

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蕡卒復哭以二詩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為聞又曰併將添恨淚一灑問乾坤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纔七年未知蕡及見否乎蕡精儒術嘗讀文中子忿然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對客問曰文中子於六籍猶奴隷之於良主人也噫蕡之鑒亦精矣其可欽者獨賢良之對云哉有人如此裴韋不能用竟殞貶所其罪不在群閹矣

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即苟全性命於亂世七字不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鐸畫忠唐室畜討巢賊功業垂就令孜間之於内解其都統鐸詩云二麾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衮鉞之任乃携妓女輜重慢藏冶容行於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於高雞泊惟孔明薄田躬耕醜女寡欲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須要十分清苦庶可自全甚則古傭保髠奴皆此意耳

毛義夫云趙清獻公帥蜀時聞某妓悅之然已不敢親近置他所有晏集則呼之一日酒罷留之外舍公

先入宅曰俟來呼則入清獻既留此女入而濯足且將復出時天大寒熾炭命老兵持盆出忽舉盆澆炭上煙火飛揚滿室公悟乃遣女去觀此清獻公之老兵亦能成人之美如此意其為公司琴鶴者乎

丁謂為福建轉運使始制茶為鳳團後又為龍團天聖中蔡襄又為小龍團其品逈佳於大團熈寧末神宗有旨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佳於小團宣仁一日嘆曰指揮建州今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團茶揀好茶喫了生得甚意宣仁之識真遠過當代之君

姦臣矣顧終惜夫君謨士人亦為之宜發歐陽文忠之嘆也

鄒浩數論事哲宗親擢為右正言疏劾章惇未報會劉后立浩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盖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覊管新州尚書右丞黄履進曰浩以親被拔

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論得失乎章與善地不聽時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劉安世為章惇蔡京等所忌連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之年既老群賢凋喪畧盡巋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王偁曰君子小人不両立君子必悪小人而小人必忌君子此朋黨之論所以興也方元祐之際朝多君子如安世忠直有餘特嫉悪太甚以激小人之怨及章惇得志而流毒縉紳貽害國家朋黨之禍徧於四海烏虖天下不幸小人竊君之權使生民受敝為君子者宜求其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於口舌力爭啟其狠戾不肖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其有濟乎

廣義曰秦檜以金撻懶陰縱其還朝士固多疑之然亦不能闗知其實自時厥後惟以言貌欺人故高宗信其忠朴雖胡安國亦輕信游酢方其為荀彧若夫

文若乃巨姦之輔其出處已非正矣就使檜如文若亦何所取文若之死漢室是亦天理終不可泯安國豈能必檜如文若之死漢室哉噫安國明於春秋而其方檜如此亦盛德之累也

張魏公浚幼有大志及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故一旦起自踈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繫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時論以浚之忠

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
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
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及亮也廣義曰魏公
忠有餘而見不逮者也秦檜主和議魏公主恢復其
臧否固無待言矣當夫紹興二年八月高宗榜秦檜
罪於朝堂示不復用豈非大幸歟和議既寢則正議
可伸而公反薦檜為醴泉觀使兼侍讀致檜漸用事
而和議復作宋祚既以不振而公亦幾為岳武穆之
續故曰魏公忠有餘而見不逮者也

王翦伐楚請田宅自污郭子儀成功假奢慾自廢自
古人臣處危疑率是道不得已也岳飛於宋忠勇矣
平楊么還在路細書疏草及上殿讀札則謂高宗久
缺胤嗣請簡宗賢立之高宗不悅飛下殿面如死灰
去夫飛為大將擁強兵破賊外來遽請立太子人君
奚不疑耶霍光迎立宣帝禍萌驂乘李德裕輔贊武
宗躐起捧册飛所處嫌忌視兩人益殊矣迺其所請
事利害則又甚焉飛之死雖秦檜為之高宗若豈畧
無意耶朱子論飛曰恃才不自晦故飛者任忠過而
遠嫌疎者也又張魏公之出督也陛辭日與高宗約
曰臣當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
元飛聞之曰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魏公憾之終身
此亦不自晦之過也惜夫

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
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
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
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
生文公全集載此詩因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

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齧雪啖氈蹈背出血可謂
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繡
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菴猶張元
忠之論蘇子卿也

周益公泰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氣
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
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況下
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
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

公之為名言也蓋公初在後省龍大淵曾覿除閤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覿以使事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承天門災尋營建之落成尚書鄭賜請更易門名以應天變孝孺乃考周制改承天門為皐門午門為端門端門為應門前門為路門陳建曰自古人君繼體守成莫大於法祖故詩書所稱不曰繩其祖武則曰

監於先王成憲曰毋作聰明亂舊章聖謨洋洋也夷考建文數年間官制舊章變更殆盡只此已大不是矣且改易門名豈應天變之急務無益成敗之算而徒使靖難之師得以為辭方正學一代稱賢不能救正其君之失反從而稱周禮以附會之愚故著論以附於春秋責備賢者之義

瑣綴錄云三楊同官最久是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民間人稱地廣法網未密財利無制 宣廟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為太平三楊之名所以有著時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於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同知 太后韙之振自是攬據內閣之過裁決一歸於振以此振權益專好大喜功遂有麓川之征疲耗中國此皆三楊失柄之所致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今論賢相必曰三楊三楊蓋所善者多也

陳建曰楊文貞在本朝固為巨擘愚獨恨其晚年昧知止之義也夫大臣事君道合則從不可則止正統初王振之權已彰時事一變文貞年踰七十可以去矣然猶曰主少國疑邊事孔棘未可求安 太皇猶能信任也自 太后仙逝天下大權盡屬巨閹文貞復何所恃而不去哉且干稷之惡既播家且不能正矣知正國何猶尚靦顏具瞻之列不獨王振厭之天下之人亦厭之矣知止者固如是乎惜夫以文貞之賢而於此不能無憾楊文定後二年亦卒於位其失

與文貞等嗚呼胡儼黄淮與文貞同入閣者急流勇
退鴻飛冥冥擧世今二紀彼何人哉
李賢以文學得君行政人謂三楊之繼公初嘗曾石
驕恣又位徐武功爲之儕繼承門達撓拄餘黨勉調
停遇主於巷其力可謂艱矣而海內士俯伏以干恩
澤者紛如則甚嫵於自植豈亦固有爲乎然止殉葬
釋庶人禁冒功疏正本安邊鼓妖斥仙師號應曹欽
傷臂之變皆明識所及曾可以少之也
高岱論曰正德間事余難言之蓋岌岌乎殆哉宸濠

之亂王守仁淩越險阻削平諸山寇無不動合機宜
卓有成算蓋孫燧許逵之死難王守仁伍文定之討
賊亦國家二百年養士之報也但守仁功美矣惜其
所以處美者未盡善也夫　武宗感於群小欲棄江
西守仁欲爲保境恤民計宸濠誠不可不執赴　闕
下然命一將入獻無不可者而果必於親往耶既有
巡撫江西之命則職守有常況屢有詔止何可違也
既不得行遂稱病辭官此與岳武穆棄軍歸浙之意
畧同郭子儀處唐肅宗即不如是豈所謂公孫碩夫

之道耶雖然此春秋責備之義也孔子曰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朝廷貂璫盈廷而守仁之後至不得
蒙麗川安化之賞其何以厭天下後世之心乎
前代名臣余嫌不忍者稱若狄文惠我朝名臣余所
不足者有若于忠肅二公衆皆信其是予獨譏其非
一也天下豈有一婦人起而廢幼君革國命而爲大
者猶可靦顏而就列豈有一藩王起而幽故主易
儲而爲大臣者猶可緘默而坐視此予所以責備
公也況使取日之功無成當委唐祚於誰手奪門

之或倚嘗罪上皇於何地當時若上皇之奉極論
帝累稱□寫廟號祚名正言
緣以圖僥倖又何詞以塞忠

學古適用編卷之三十

儉以養廉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鄭公孫黑肱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子段為嗣而使黨官薄祭〻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君子曰此謂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諸葛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

以時服不須器物初亮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粗足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所言

魏百官無祿中書令高允常使諸子樵採自給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即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息賜以粟帛拜其子悅為郡守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

魏以左光祿大夫崔浩為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陳顯達見子尚休持麈拂戒之曰凡奢者未有不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於前燒除之

范文正戒子純仁娶婦曰羅綺豈帷幔物邪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事相類

中書令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

為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王起剔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僕妾所有耆年寒餒至於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樽節稍豐則飫及狗彘稍歉則困被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器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

周世宗時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行賑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

約東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馮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李文靖公為相所居陋巷廳無重門頹垣壞壁不以屑慮家人勸治居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但內典以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自求稱足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即自足耳安用豐屋當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

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寬矣

寇萊公準少年富貴性豪喜劇飲每晏客多闔扉脫驂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準燭法準在鄧不點油燈尤好夜晏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成堆杜衍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人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衍壽考終吉準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為豪侈之報歟

王文正公旦居第甚陋真宗密令官為營計公頓首曰臣居乃先臣舊廬當日止蔽風雨臣今完葺已過每思先臣常有愧色豈敢更煩朝廷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以外論布被規之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王沂公曾平生自奉甚儉有同年子孫京來告別曾留之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時為盛饌也食後盒中送數軸簡紙啟視之皆他人書啟裁取者

杜祁公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十數楹居之裕如也享客多用髹器家有面諛者曰公為宰相清貧乃爾耶衍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非乏此雅自不好耳然衍好施亦卒不蓄也張侍讀瓌曰杜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

施人所不能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式勸衎為居士服衎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卒年八十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歛以一枕一席小壙厚塚以葬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司馬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浮靡自為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靡之服輙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晏獨不戴花同年曰君

賜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〻以生事有無為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而謝公〻不問而問生事豈以黯為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亦不問可知衎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為廩祿所拘管耳賈為歎服

范忠宣公嘗云惟儉可以養廉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聚財殖貨者只緣不儉故爾如宮室之美也妻妾之奉也僕隸之多也飲食衣服賓客交遊之費也雖欲不貪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孰若寡欲數椽以蔽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禦寒暑蔬食菜羹以供親朋蓬頭垢面以操井臼俾天下稱為清白士也不亦可哉

黃庭堅餘冬集云余謫處宜州官司謂余不當居關

城中乃抱被入宿於城南所僦舍雖上雨旁風市聲喧聵人不堪其憂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耶夫方貴而逆思爵祿之去時既貴而追思夫農桑之往時雖欲不儉不可得也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先君初仕平恩主簿啓行拜辭右丞曰爾行裝幾擔先君時新娶實應之曰有十擔右丞曰爾初仕已如此若久官柰何我昔赴遂州守時只有三擔罷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揔

外醜也夫楊誠齋立朝不市一物恐累歸擔范右丞
赴任只携三擔思便行裝去就若此取予安有不廉
者乎
國朝古朴以鄉貢隷五軍斷事自奏家貧願仕冀得
禄養母 太祖嘉之除工部主事累官至户書先是
主事劉良素行不檢朴為劣其考良叩 帝左右求
最朴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終敗最考不可得
也後果以贓敗朴在朝三十餘年守身如處子所治
職務退未嘗語其家嘗寢疾楊文貞入視見所居蕭

然凡上惟自警編一帙世稱古公廉信然也
王質由教官荐授御史歷陞山東右布政使臨政公
勤律身恬淡在蜀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為王青
菜
張以寧清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産其奉使也
襆被而往垂橐而歸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
垂橐都無陸賈金
王端毅公恕巡撫雲南不挈從僕惟行篋一竹食籮
一日給惟猪肉一斤乳豆二塊菜一束醬醋水皆取

主家結狀他無所資其告示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
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己奉公
豈肯縱人壞事云〻人皆録辭而焚香禮之
董大桼朴以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公宅憂在里造謁
焉忠宣留之飯〻麥粞饌惟糟蝦一器朴感省終身
持雅操視昔胡紘嗛朱晦翁無隻雞斗酒之供釀成
偽學之禁相去遠矣
胡世寧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幼極艱貧而天性
廉約仕垂四十年禄至一品被服飲酒猶素士也卒

之日家無積雖廉無餘粟尤愛惜人才志存經濟知
無不言〻無不盡其憂國薦賢之心老而益篤卒贈
少保謚端敏
裴坦長子娶楊牧女裝資豐厚坦尚儉聞之不樂一
日與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堞匜卧魚犀遽拂袖
出曰破我家也令撤田范文正公將為子純仁娶婦
聞羅綺為帷幔輒言持至當火於庭即此意昔顏靖
侯戒其子婚姻勿貪勢家胡安定亦云娶婦必不若
吾家者苟率此義則牽羊可以盡歡當犬足以成禮

箕箒之外已悉長物而又安有奇技淫巧得闕其門乎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五十每月朔取錢一千五百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又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曰儉然吾儕為之自與俗人不同張

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錢二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食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

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烹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靈竅自通是可以養神也奢而妄取苟求志氣卑辱如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悶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龍舒子曰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人有錢一千日用

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若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侈而壽長者何也曰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貪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胡文定與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便是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也古人有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還

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又曰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衣不可穿盡飯不可喫盡福不可享盡留此不盡者以貽子孫益留不盡於後人便有不足於今日而今日之不足正後日之有餘善乎楊襄毅公父瞻之言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之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燈將來之福如添油非是父不生是子矣此謂不足之為有餘

今仕宦之家皆積財巨萬猶營求不已夫人於稟受

之初其財帛金寶皆有分限如萬斛之舟只可容萬斛更加數斛則沉矣唐人小說中有掠剩使之語言人命中財物皆有定數少過之則天遣一使掠去但適滿其命中之數而止夫士夫之意以為人孰無事若財貨有餘則急緩有濟殊不知今世人亦有散財獲福之說夫散財何以獲福亦只是言人積財太多過其分限則冥中之神以橫事耗竊之若適滿其數則事亦不至矣然以其先因事以儲財不若豫疎財以弭事此皆先賢權教欲人之好義而疎財也夫讀書之人正欲明理今世士夫讀書萬卷而獨昧於此有至死不悟者吁可嘆哉

學古適用編卷之三十一

榮進壽完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漢文帝時顏駟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髮帝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帝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樂天詩曰重文疎卜式尚少棄馮唐楊巨源詩曰此地含香從白首馮唐何事怨明時劉孝標辨命論曰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左太冲

詠史詩曰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又盧照隣亦自謂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後封嵩山聘賢士已獨廢豈非命哉

賈誼惜誓賦不知作於何時誼死時年才三十三耳賦已有惜余年老而日衰歲忽忽而不反語韓退之作五箴自謂生三十有八年髮白齒脫聰明不及前矣白居易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蘇子瞻於此因有勞生強半之說嗟呼賈之志韓之學樂天東坡之襟度而猶有此慨況其他乎胡文定公平生出處未嘗謀於朋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噫是真知出處矣是可無衰慕勞生之歎矣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仳離作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逾大將軍者迺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

晉顏含以老遜位郭璞嘗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

人修已而天不與命也守道而人不知性也性命一語豈晉時士大夫崇尚虛無者所能及哉且曰自有性命何勞筮龜固非中心黙黙世人酷信祿命者觀此少省矣

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貧窶尤甚嘗在家將營什一之方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迺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咲遂止襄陽羅友人有得郡者桓溫為席送別友至獨後溫問之答曰旦出門逢一鬼揶揄云我祇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慚愧

却因此見命貧者而强營富分賤者而强攀貴亦見之所揶揄而笑也故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唐張寶藏為金吾長史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長嘆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旁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太宗病痢疾衆醫不效郎下詔問殿廷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曾困此疾即具疏以乳煎華茇方進帝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

之逾月不進擬帝疾復作問左右曰吾前服乳煎蓽茇有效復進之一啜又平復帝問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帝怒曰治得宰相不妨授三品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立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元載布衣時嘗與張謂友善貧無僕馬敝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莫忽大風雨原野昏黑二人偕詣道左神廟中以避時有盜数輩皆仗劒佩弦匿廡下二人見之懼且慮為所害即負壁而立不動俄聞廟中有聲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群盜當速去毋驚貴人群盜惶怖馳去二人相賀曰吾向者以殍死為憂今吾聞聲真神人之語也且喜且異後載果相代宗謂終禮部侍郎

杜牧之阿房宫賦今古絶唱當時試場中初閲亦不取以名人先容覆閲才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偃蹇況其下乎唐制科以詩而李白杜甫皆不及格若而詩也猶然黜落況其下乎陸宣公贄主試初年以不

遷怒不貳過論題策士無一稱意韓文公愈卷亦黜不取次年主試復出是題愈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宣公奇其文以為莫及遂首薦文公文章山斗誠為自負宣公藻鑑亦非遽變於前出處顯晦其自有司命者存乎非人所能為也

宋胡宿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脩身俟時毋為造物者所嗤上蔡語録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

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
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
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金宣宗聞温太平
卒謂宰相曰朕屢欲授太平一職每以事阻令僅授
之未數日而亡豈非天耶章宗聞張萬公卒歎曰朕
将拜萬公丞相而遂不起命也操一世予奪之柄者
益亦不能自由如此天命之所在人亦何以有心為
哉
种放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先生風往見之希

夷一日令灑掃庭除當有佳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
下希夷挽上之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為顯官名
聞天下放曰放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希夷曰君骨
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後真宗召為司諫
携手至龍圖閣論天下事辭歸山拜諫議大夫改工
部侍郎
王文正公旦時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敏中
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
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
曰謂何公曰累於上前説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
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
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
意啟之公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
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
緩之使師德知恥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范文正鎮鄱陽時一獻詩書生公聞其飢寒具紙墨
為打歐陽率更薦福寺碑千本使售京師一夕雷擊
碎其碑又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

年五十未娶魏公憐之百計賙恤為求婚將逐其人
輙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
客同科也韓范功名富貴如泰山黄河日月所不能
者兩客乃爾可笑耶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為狀
元不知言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為何人及御試王荆
公時為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為詳定
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封之以
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

第以對覆考之等第如同即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
從初考或從覆考為定郎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荊公
以初覆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為
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為不可議論未决太常少卿朱
從道時為彌封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
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為狀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
苦耳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詔從荊公之請及發封
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第自此始
鄭穀夫獬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送意甚不平

謝主司啟事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
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鼇不靈
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述策主司復為考
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
既而發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劉幾
累試國學第一倡為怪嶮之語學者靡然從之遂成
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决意痛懲凡為新文
者一切棄黜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
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剌試官刷乃以大
硃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
之既而果幾也後數年公為御試考官而幾在庭公
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
士人論曰上〻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
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之賦有
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
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為第一及唱名乃劉煇人有識
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
蔡忠懷公確字持正少年嘗夢為執政仍有人告之

曰俟汝父為狀元時汝為執政也持正覺而笑曰鬼
物乃相戲乎吾父老矣方致仕閑居乃云作狀元何
也後持正果為執政一日侍殿上聽唱進士第狀元
乃黃裳也持正不覺失驚且嘆夢之可信也持正父
名黃裳乃泉州人清正恬退以致老於銓曹常為建
陽令及替囊無建陽一物至今父老能道之最後以
贊善大夫為鎮安軍節度推官
劉奭所至多善政一日謁魯公亮公亮曰久知都官
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不合姑少遲〻吾終不

忘也吳曰人之淹速詘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記憶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某之命也公亮嘆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々不得即帰怨而君乃命是安吾待罪政府十年未見有如君言者

吳師仁字坦求錢唐人篤學勵志不事科舉中年喪親廬其墓日託棲真寺僧造飯一鉢以禦饑不復置庖爨畜奴婢閉門脩然讀書勌則默坐而已嘗一夕室忽自明有僧長揖而入與坐談玄久之謂坦求曰教授行且仕進壽不過六十僧去而復暗如初坦求

為太常博士凡十年無他改除後以久次移潁川呉王教授卒年五十七果符僧言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閣子内見楊誠齋手慮策讀一遍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其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陳眞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不必用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蜀人皆非平生之雅

理宗皇后謝氏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生而黧黑翳一目父渠伯蚤世産業破壞后躬親汲飪帝即位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有援己功命選謝氏女謝氏獨后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欅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来巢燈山衆以為后妃之祥欅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翳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位中宮左右亦相竊語

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遂為后

劉郎中滋年餘四十始登科嘗夢有人提印滿藍令呑之滋有難色其人曰但任意呑看得幾顆滋不得已呑至十四顆其印皆顆々見於腹中後果歷十四任終

姑蘇陳鎰俞士悅同補郡庠生甚相得出入必相隨某月朔昧爽偕入學宮行香路逢炳籠數百簇路者皆負蘇州府執事聞一人云尚書都御史至矣秉從悉入隘巷而去二公意郡侯下學而還殊恨去之

不登比至學宮良父郡侯始至後俞累位至尚書陳
鄗御史

景皇帝在郕邸吏部奉旨擇儒官為官僚人皆托故求避儀銘等不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讀楊翥由修撰為長史俞綱俞儼由中書舍人為審理俞山楊典由訓導為伴讀皆不由科目發身者不料一旦遭逢俱受超擢後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山歷吏部侍郎與歷戶部侍郎綱遂入內閣加太子少保人之功名富貴不可預料如此

費文憲公宏領鄉薦赴試禮部道經呂梁洪時從父其為主事於此一見公即曰若此行不第當卒業北雍公愕然問故曰吾夢汝在北監領箋出館箋上書彭時字彭狀元宰相也勉之已而是年果不第即入監讀書專事博洽以資策學至丁未果狀元官至少師大學士計夢時彭尚在及後彭卒於官謚文憲公以嘉靖乙未再召入閣亦卒於官謚亦如之二公不但科第祿位偶同雖考終賜謚如出一轍亦異矣

范洪少英俊有文學名一夕其母夢報洪中舉須史鼓吹旗纛導送一彩幛至家懸壁中書一兵字如輪大諦視漸約小如盃而止覺以語夫訓科公公曰當必為司馬掌兵政又一夕訓科亦夢報曰爾子選官矣亟趨視榜見洪名下註指揮字覺曰文官那有指揮得非總制以指揮三軍之徵耶又與前兵字合因相與大喜私誌之其後累不第竟由歲貢選南京東城兵馬司指揮是則洪之官三十年前已形諸夢兆矣人之榮進可智力謀哉或曰每有智謀得官者何哉曰亦命也雖然詭遇獲禽君子不為也

萬曆乙未科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夜夢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之入試〻目一紙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與易水生爭逐之為彼先得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牛金所生合為司馬牛恭默思道是訒言其年會元湯賓尹則易水生也大物固是天定信哉

學古適用編卷之三十二

迂儒無裨實用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韓信擊趙〻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則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信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還輕騎二千人〻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

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人先出背水陣平旦信與趙軍大戰佯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趙軍歸壁見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之斬陳餘

蓋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九庸所越失意不快數上疏諫争太子庶子王孫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擢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思惟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法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

光武詔徵處士太原周党會稽嚴光等至京師党入

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党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党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党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爵上自高皆大不敬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請伏虛妄之罪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祿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光武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

不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
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訖無成功高
談清教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綱
羅而目理甚疎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所
任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
鄉名曰鄭公鄉及清儁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
在座席而不與論政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
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託強國融
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及

夏戰士所餘纔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
談笑自若城陷乃奔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
大匠後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
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
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郗慮有隙慮承操旨奏融
昔在北海招合徒衆欲為不軌與孫權使語謗訕朝
廷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荅顏回復
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
漢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晉將士十餘萬人相

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王衍等坐之幕下問
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
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
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
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勒
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
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
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
殷浩才名冠世庾翼獨弗之重曰此宜束之高閣俟

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十年
時人擬之管葛謝尚王濛嘗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
亡嘗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退相謂曰深源
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為司馬詔除侍中安西軍
司浩不應翼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
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
及起為中軍將軍督揚豫徐兗青州率兵北伐師徒
屢敗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既免為庶人從之
信安浩少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嘗輕之浩既

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
温謂掾郗超曰浩有徳有言嚮為令僕足以儀刑百
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将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
欣然許諾将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
温大怒由是遂絶卒於徙所

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王羲之曰萬才識清通使主
廊廟固是後来之秀今以之俯慶荒餘則違才易務
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辟誠
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

士卒之下者同甘共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及與郗
曇伐燕矜豪傲物但以笑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
憂之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数接對諸将以悦其心豈
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将一無所言
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将皆勁卒諸将益恨之安慮
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
帥衆入渦潁以援洛陽曇乃病退屯彭城萬以為燕
師盛故曇退即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騎帰軍
士欲圖之以安故止詔廢為庶人

宋主昱驕恣日甚蕭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
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
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黙然功曹紀僧真言於道
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
公豈得坐受夷滅道成然之命越郡校尉王敬則陰
結昱左右楊玉夫等殺之遂以太后令数昱罪悪追
廢為蒼梧王迎立安成王道成為司空録尚書事驃
騎大将軍出鎮東府劉秉為尚書令袁粲鎮石頭秉
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道

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予奪自専褚淵素相憑附秉
粲閣手仰成矣粲性冲静每有朝命常固辭至是知
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日受命粲謀矯太后
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劉秉等並赴
石頭本期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為晡後即束装盡室
奔石頭粲驚曰何事遽来今敗矣道成聞之使王敬
則殺韞及伯興等據倉城拒粲王韞聞秉走嘆曰事
不成矣道成遣戴僧静助烈等攻粲秉踰城走粲下
城與其子最俱死粲簡淡平素無經世材好飲酒善

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閒居高卧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因與寵胡何洪珍相結洪珍薦雕為侍中大見委信雕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官披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貴倖側目陰謀陷之左丞封孝琰侍中崔季舒皆祖珽所厚嘗謂珽為衣冠宰相近習惡之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雕議以為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且道路相驚以為大駕畏避南寇

則人情必致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琛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齊主曰諸漢官連名總署未必不反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雕季舒等六人遂如晉陽胡氏曰張雕侍讀齊君義兼師友乃交結嬖人欲行其志其意必曰姑與之合少貶無傷也不如是不可以成大功是其用經不如王良之用轡也忘詭遇之賤冀十禽之獲志不得就用殞厥軀哀哉雕之為儒哉

青州民耿翔聚衆寇掠三齊膠州刺史裴爕專事高談不為防禦翔掩襲州城左右白賊至爕曰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爕乃徐曰耿王來可引之廳事自餘部衆且付城民翔斬之送首來降

高宗徵田游巖為太子洗馬在東宮無所規益右衛副率蔣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俊節傲唐虞之聖主聲出區宇名流海内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僕以不才猶參庭諍足下受調護之寄當可言之秋唯唯

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食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以何酬塞想為不達謹書起予遊巖竟不能答

房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肅宗命琯以為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琯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肅宗怪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虛浮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

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肅宗由是疎之琯上
疏請自將兵復兩京肅宗許之琯悉以戎務委李揖
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曰賊洩落河雖
多安能敵我劉秩琯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
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
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
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肅宗聞琯敗大怒李
泌為之營救乃得宥

崔造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

人謂之四夔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造久在江外
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度支轉運等使諸
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分判
六曹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禮部造判户工
部造與户部侍郎元琇善使判諸道鹽鐵榷酒韓滉
奏論其過失罷之諸司又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崔
造改法事多不集及元琇失職造遂憂懼成疾不視
事既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滉之功以滉兼度支
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

南唐馮延巳初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嘗
笑烈祖齷齪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
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
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與
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
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姦
臣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是延巳之黨相與言
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
何意今日自為小朝耶衆嘿然

宋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外史曰戎馬在郊存亡呼吸
追贈先儒恐非急務即頤見在未必說書退虜讀宋
史每見洛黨諸公一卒累簡大書不一而足大抵作
史者多其門人弟子宜乎如此宋自元祐之間頗稱
治平倘非伊川之徒立為洛黨與蜀黨相攻必不激
為熙寧之禍而釀靖康之難宋之國脉受傷於諸賢
者不少且宋朝故套賢人生前不用死後追贈如程
頤之類本朝不用異代追贈如屈原賈誼之類况當
國事倥傯之事專喜幹此不急之務不省何見

宋以楊時為邇英殿說書外史曰龜山入對之槩無
非言三朝變法反復無常總不出前人口吻及陳燕
雲內守亦未見奇大抵此時宋事已去譬之病者已
入膏肓秦越人望之只是一走而已龜山何為是栖
栖者歟
靖難兵上書建文帝召方孝孺視書問所宜對曰今
諸軍大集而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為沴不戰自罷若
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次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搗
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太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

固欲緩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懈
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　上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
罷兵遣薛嵓持報燕別為榜諭數千言刻印萬紙授
嵓令散燕軍中嵓至燕軍　王問來意嵓曰朝廷言
殿下旦釋甲暮即旋師　王怒曰是紿我也嵓惶恐
不能對將士譁欲殺嵓嵓戰慄伏地　王令護嵓南
還陳建曰方黃此策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夫以
文皇料敵如神明見萬里豈其為區區淺術所眩
自弛其備而使敵人得乘其敝耶必不然矣且方黃
帷務集兵不知選將何也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
可敗之將將非其人則耿炳文真定之敗以三十萬
李景隆北平之敗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六十萬
衆果足恃乎且數千言宣諭大類捲耳偷鈴有同戲
劇徒貽敵笑方黃輩德有餘而才智不足正有餘而
權變不足祇可為時平之相以扶危濟傾難矣哉
龍伯子曰王通當隋文二十三年自詣闕獻太平十
二策不報夫通策之果能致太平不太平吾不論也
隋文之君豈誠太平天子乎履帝且餘二紀治亂何

如通豈未知乎然通講道河汾自號一代大儒胡鹵
莽若此愚因是而思之昔楊龜山應蔡京之聘人以
為自視太高王仲淹作經中說一言一動自擬孔子
又以顏曾以下諸賢擬其門人彼以吾夫子庭說一
十二國之諸侯隨人皆思以致太平故不必擇君而
出遂攘臂獻策不以為汚亦緣自視太高蓋摹孔子
而失之者故曰王仲淹份於儒者也
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詔授左春坊左諭德固辭
不釋李賢叩其所以不就之故與弼謂勅書太重以

伊傳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官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答　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按徵書玄纁聘起巖穴我　朝自　太祖後僅此一見亦帝王盛節矣然考與弼之在當時殆由未免於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也李文達叩與弼所以不就之故謂勅書太重以

伊傳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然則當時使即如傳說之爰立作相則與弼即偃然受之不辭耶温公所謂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與弼蹈之矣至他日跋石亨族譜則自稱為門下士嗚呼以春官諭德為小而不屑為顧感權奸之一薦而甘為其門下士亦悖矣乃觀與弼文字及疏陳十事皆枯淡寂寞草率粗畧無所發明至於日録所記每多說夢而録首即說夢見文王孔子與朱子中間復言夢孔子来訪朱子来訪者至再三嗚呼大儒如周程張朱進學

銳矣何嘗孜孜假夢攀賢附聖耶康齋世所同賢然衆好必察吾誰毀譽春秋之義責備賢者豈敢隨聲附和無所皂白遺隨衆觀場之誚於有識耶

學古適用編卷之三十三

先聲奪人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管仲之服楚也曰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蓋昭王之事大大則難當苞茅之事小小則易受所以楚子遂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供給蓋不知不覺驅入管仲術中管仲但須得此一句便

裝成服楚極大題目楚服而諸侯嚮應矣尊周攘夷其機括實在此舉

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齊大夫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

吳伐魯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盟而還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

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于是漢王發喪哀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弒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胡氏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名其師者曰誅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雖曰項羽為政不平顧亦伸已私

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大臨然後項羽之罪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而天下歸于漢矣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陳此義而下全齊皆此意也

韓信張耳擊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信間視知成安君不用廣武君策乃遂下大破之諸將果賀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信亦已擒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

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強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于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果從風而靡

劉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不知乃偽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令王尋王邑得之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十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

高峻久不下光武遣寇恂奉璽書往降之恂至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皆諫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即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

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

孫策盛兵將狗豫章屯於椒丘謂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也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亦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辭耳精兵不如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前定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

也今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矣大軍已
次椒丘明日〻中迎檄不至者與君辭訣乃夜作檄
明旦遣使迎降

魏揚州都督毋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〻問
計於光祿勳鄭袤〻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
無筭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
溝高壘以挫之此亞夫之策也荊州刺史王基曰淮
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脇大兵一臨則瓦
解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復敕基停駐基曰儉等

詐謀已露衆心疑沮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
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畧民以自
益而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為錯兵無
用之地而成姦宄之原吴冦因之則淮南非國家有
矣今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四十日糧保
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
之進據濦水次濦橋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久議
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進而不可犯耳
今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
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
爭地南頓是也遂進據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
還

鄧艾平蜀言於司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
平蜀以乘吴此吴人震恐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
將士疲勞未可便用且宜煑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
作舟船攻具已備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吴必歸化可
不征而定也

桓玄纂晉劉裕起義師討之玄敗奔荊州留其將何

澹之守湓口裕將何無忌等次桑落州澹之率軍逆
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謂諸將曰賊帥必
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既是空舫攻之無
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不居此舫戰
士必弱攻必得之得之則彼勢阻而我氣倍因而薄
之可一鼓而敗也遂進攻獲舫使人傳呼曰已得澹
之矣賊中驚擾因乘勝繼進澹之遂潰

齊涪陵王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為吴子陽等聲援子
陽既敗蕭衍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

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因俘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為江州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意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勢不得不降乃引兵下至尋陽伯之果束甲請罪初已東之亂司馬席恭祖不從見殺至是其子謙為新蔡太守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衍以伯之為江州刺史

魏長孫稚討蕭寶寅左丞楊侃謂稚曰潼關險要守

禦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計誠善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蒲坂西逼河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民西圍郡城其家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兵北渡據石錐壁命送降名者各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無應烽者乃賊黨也便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修義鳳賢俱降稚遂克潼關

東魏侯景叛據彭城大將軍高澄使高岳攻之欲以潘樂為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耳遂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豬腸兒何能為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

為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

周蜀公尉遲迥舉兵相州討楊堅堅遣韋孝寬將兵討之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迥擲弓于地罵堅極口而自殺

李淵入臨汾薛大畧說淵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任瓌又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内群盜孫華最強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〻慰奬之以任瓌為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

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数萬以給絳軍時肅宗不豫群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帝召入卧内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為有功于子儀子儀曰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誅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由是河東諸鎮望風惴慄人皆奉法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請帝許之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呉元濟擁兵馮險自以為深根固蔕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盻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

兵駸〻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即真宗駐蹕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契丹兵壓境詔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士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

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种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斡离不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秖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

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种帝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頗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耳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李邦彥不從

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轉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者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殆以

萬計

張浚視師江淮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櫃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于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制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

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黔寧王沐英從傅将軍征雲南時元梁王據雲南不下遣将々兵十餘萬屯曲靖防江以拒師々次普安王謂傅将軍曰雲南險遠虜謂我疲於深入今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可破也必兼道進師傅将軍曰善遂進師々至白石江晨朝霧四塞衝霧行抵江未渉而霧霽則元軍壘於我軍業已相望矣虜見之大驚以為神錯愕失措傅将軍欲遂濟王曰我軍遠来利速戰然歩軍未集騎卒勞虜及我半渡而撃我勝未

可必也盍緩之乃陽陳兵為将渡状而潜兵從下流先濟繞出賊陳後賊方駭注視而伏兵已鳴角張旗幟呼譟矣敵大駭陣動王乃趣進師以猛士善泅者先導師既濟大戰虜大潰破之

漢王高煦之國反謀未嘗一日忘及　仁宗崩謀益决于是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為偽都督樂安知州朱烜為偽兵書移檄遠近以輔臣蹇義夏原吉奸邪亂政為辭中外恟懼高煦復遣人約英國公張輔等為内應輔即縛其人白於　上々夜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之楊榮首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顧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臣昨見命将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臨事可知且兵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决明日諭百官親征辛未發京師晝夜兼程而進癸酉　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　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

樂安不肯棄之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内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者以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将来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至樂安帰正人益知賊中虚實言賊初聞陽武侯等将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　上駕親征始懼於是授帰正人官令還樂安諭衆　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擒獻首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

戰成擒或以王為奇貨則悔無及矣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黲我兵壁其四門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帷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　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泣止曰寧一戰死無為人擒高煦紿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　上群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　陛下命　上令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脅

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乙酉班師高煦父子至京師縶大内逍遙城而死

學古適用編卷之三十四

毋我負人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息稽首而對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

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里克又殺之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晉惠公之入也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秦伯伐晉獲晉侯以歸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

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乃許晉平及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我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

晉文公秦穆公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

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猒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晉賈季奔狄趙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盡欲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畏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讎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境

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

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仇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我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趙主父封長子章於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章寘衆而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子何不稱疾不出毋為禍梯不亦可乎義曰昔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堅守一人以沒而世義

冊拜受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李兌涕泣而出肥義謂信期曰公子章田不禮將不利於王今有召王者必見吾面吾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時吳娃死王愛弛嘗朝群臣主父從旁窺之見故太子傫然也反北面詘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于代計未决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

章帝拜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嘆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梁伯鸞嘗牧豕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他舍為尋訪燒者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梁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因為執勤不懈鄰家耆老共責讓主人而稱梁長者

初武威太守恃權恣暴凉州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漢陽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隼欲其鷙也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為正和也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十萬勳諫之昌怒使與從事別屯阿陽以拒賊欲以軍事罪之而勳戰輒有功及群盜圍昌於冀昌召勳等自救從事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劒今之從事豈重于古之監軍哉從事懼而從之勳至詣讓群盜乃解圍去

初曹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及兗州亂翕暉皆叛亡命投臧霸操語劉備令霸送二首霸曰霸所以

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羁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違
命然王羁之君可以義告頓將軍為之辭備以羁言
白操歎息謂羁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
也以翁䩉為太守

劉備屯樊劉琮降曹操而不以告備久乃覺則操已
在宛矣備乃大驚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
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荊
州乎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
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

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
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被甲者少
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
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吳郡陸遜言於權曰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未
平難以圖遠可大閱部伍取其精鋭權從之命遜部
伍東三郡强者為兵羸者補户得精兵數萬人會稽
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
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

是以白遜遜豈可復毁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
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宦人孟玖初有寵於大將軍司馬穎玖欲用其父為
邯鄲令陸機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黄門
父居之耶玖深怨之譖於穎曰機有二心于長沙穎
大怒使孫秀將兵收機殺之穎又收機弟雲及機司
馬孫拯皆下獄獄吏考掠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
寃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
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今

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知拯不可屈乃
詐為拯辭穎既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玖
曰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奸拯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
獄明寃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
為爾耶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寃
玖又殺之

蘇峻之亂宣城内史桓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
以郡兵寡弱請按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
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

也燕胡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彝退保廣德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裨惠勸彝與峻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也遂力戰與彝同死於難

燕翟斌恃功驕縱邀功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保請除之燕主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

若其為難罪由于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後斌密與秦長樂公丕通謀事覺而後殺之

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事覺謀於高允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黑子不以實對魏主殺之及崔浩被收允同領史職太子召允使言國書皆浩所為且入言允小心慎密請赦其死允入見曰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欲誅之太子曰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崔浩所為魏主復問之允對曰臣罪當族滅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宥其生耳魏主歎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遂赦之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大曆中萬年尉侯彝者好俠尚義嘗匿國賊御史推鞫理窮終不言賊所往御史曰賊在汝右膝蓋下彝遂揭堦磚自擊其膝蓋反示御史曰賊安在即以鐵貯烈火置其腹上煙火熢㶿左右皆不忍視彝叫曰

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召對何為隱賊自貽其苦對曰賊實臣藏之已然諾其人終死不可得遂以賊故貶為高安尉

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以拒行密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又自將詣廬州克之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為效之胡氏曰父母冢見伐人子至痛之情也攻儔斬之怨可釋矣倘稱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自為寇也行密于是知孝道之輕重矣宜其能

駕馭群材而覇有一方也

初解州刺史郭元昭與榷鹽使李温玉有隙温玉婿魏仁浦為樞密主事元昭疑仁浦庇之會李守貞反温玉有子在河中元昭收繫温玉奏言其叛事連仁浦周主時為樞密使知其誣釋不問至是仁浦為樞密承旨元昭代歸甚懼過洛陽以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吾兄平生不與人為怨況肯以私害公乎既至仁浦白以元昭為慶州刺史

李昉好接賔客江南平士大夫歸朝者多從之游雅

厚張洎而薄張佖及昉罷相洎草制深攻詆之而佖朔望必詣昉或謂佖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佖曰我為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

范忠宣公既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謫均州時其子告韓惇以韓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鄒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王回回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游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還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諱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荅

賈似道忌功欲汚蔑一時閫臣遣官會計邊費於是

趙葵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信州謝枋得以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于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于鄰國遂得免徵

徐有貞陞廣東參政石亨輩必欲殺之令人僞作飛奏毀謗朝廷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以飛類者持上之命遠衆彝拷訊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為此而藏其迹

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於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惡刑於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誥券續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誥券露其逆謀之理門達不能折會承天門災肆赦得釋編發金齒為民後數年曹石敗乃赦歸士權泰州人博極群書善談論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多與學士先生遊與有貞尤厚故亨輩擠之使士權稍怵威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既而有貞自金齒歸負盟

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士權而薄有貞焉

楊承芳為浙江憲長時有倉官數輩以虧糧監併歲久鬻子女未即完公憫之莫喻其故適送月俸外餘五斗他衙亦然始悟前倉官虧糧之故公曰常俸食之不能盡其職尚有天殃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于心安乎欲奏聞衆懼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轉選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為作時所介者實公之故人言公於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唐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為史官困于讒譏臥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

棗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我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為墓志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為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為譏已其執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為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江一麟為知州廉能仁厚及陞刑部員外以俸銀十兩令州民趙鍔修座船北行鍔修完公攜家眷登舟見繕治堅好器物備具喜甚問所費幾何鍔以十

西對不信麾之去家喚各色工匠逐一備查實用過
二十两乃取銀六两扇三十把墨三觔二物價值四
两有餘仍喚鍔至謂曰爾陪十两吾已知之矣今以
三物與爾鍔不敢受公授之堅遂勉受之退其閫正
安人語公曰既知十两即當償足其數而以扇墨酬
其勞可也何靳此耶公亟喚鍔至補銀四两鍔愈不
敢受公面頸發赤怒曰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
不許辭鍔乃受之

嘗攷韓非子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饑而泣過綺邑

乞食封人跪飧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仲
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
子封人怨之又攷史記韓信始為布衣從人寄食飲
人多厭之者嘗釣于城下諸毋漂有一毋見信饑飯
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毋曰吾必有以重報毋〻
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信後為楚王召所從食漂毋賜千金夫施人者不求
報當如漂毋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不忘報當如韓
信不當如管仲不聞語信陵公子者乎公子有德於
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于公子願公子毋忘也呼蓋
之矣

學古適用編卷之三十五

文臣武畧　　松陵　呂純如　輯

井田者古今老師宿儒習稱之而少年迂而諱言之諱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遺意其傳會之而習稱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徒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經緯姬家八百年之苦心亦不明夫姬之胄纍纍乎垂東遷而後絶者則井田之兵農合也其兵農合者則田獵之法聯絡乎其中以黙

夫富彊之名而陰致夫富彊之實也聖人之治天下其慮長其謀遠其法度似迂濶而實精嚴其事出乎此而意則在乎彼蓋不特近可以籠匹夫匹婦之時之豪悍即後之老於周官者日以井田為聚訟而終不能名公指所由寓即儒者猥云寓兵云爾然亦終不能舍子輿氏之故闡而暢公所以寓兵之旨王者鎮國家撫百姓欲以長子孫而杜奸詭則不得不用兵兵不祥之器而授之血氣好勝之民則勁悍難使勢必至於毒民而後已聖人以為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不若以兵藏天下故井田表裏田獵乃聖人之善藏其兵法於不窮所謂合之則雙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夫有兵則有營有陣有食其屯聚有地其校閲有時其春秋夏冬晝戰夜戰有法其興師振旅有禮凡此者皆兵之大紀也公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後世莫得而詳然其井田之神巧變化則散見於車攻七月諸篇而隱微於周官田獵之制方夫里而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也八家皆私百畝自伏羲之八卦始也公田居

中為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為正兵以居四正為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為三則吳璘之三疊出之而為六則李靖之六花全演之而為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蛇雀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於爭鬭殺戮之事而不潜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教盜賊同聖人於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代敵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畧

刻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於截溝塗而剖封植則其制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謂藁民於富且强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公何迂濶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以四時不失職也質明仆旗後止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艾蘭之草以為席置通帛之旃以為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入門礙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軌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晝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以示

不逐奔也面傷殘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戮幼穉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居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酌醴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畧藏其兵法於不測如此當是時車輿行三司馬鈇而不補維蠻夷猾夏盜賊姦詭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焉弟相謂曰公以稼穡飽我又放而角之原野酪禽之血以啗我搏獸之革以褋我甚則感嘆而歌咏之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言私其豵獻豜於公至於公田則思君獻豜則思君而百姓之願為公死可知也常人之情或反唇於室而不容不披髮於閭鄰或搆仇於酒盃而不能不卒然匍匐於拯水火之際者其所居之習然耳今一井之內婚娶喪葬老死不出於鄉歲時則相藉子孫則更抱人諳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死緩急以此思戰戰寧有不勝者乎況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奸僞民二十而受田

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覈軍籍田中有廬疆埸有宮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耔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輓萬鍾之粟以給廪餼轉饋餉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於貧弱者為其以東南之民驅而養西北之兵也卒之首與尾兩窮而富與彊俱困惟借民以足食旋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技良無營堡斥堠而備設無更番屯戍而居處寧無章制觀望而肝膽一覘疆理為營陣揭鋤耰為干戈轉用其所以獘獸者以為斃敵之法上

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狠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
享夫數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易曰窮天下至險於至順嗚呼公之意豈亦本諸此
歟蓋嘗譬之井田奕局也田獵之闔闢縱橫屈伸進
退其變迄於不可勝記皆以按其局而布之為勢也
後世若柳宗元之封建林勳之本政其井田純用局
者也狩於郎兵於崇丘講武於平樂觀陣兵於驪山
之下其田獵純用勢者也時異世殊必舉三代之法
以困人主是又執死勢而覆故局者也阡陌恣遊

畋是局殘勢敗者也新莽以井田飾亂漢諸帝長楊
上林以田獵飾治局非局勢非勢其不知奕均也嗚
呼寧獨漢唐以後諸君子哉子輿氏之論井田辯矣
公猶渴以農事之說籠而掩之況其下者乎微獨子
輿氏即當時但稱師尚父為善將而不稱姬公為善
兵嗚呼聖人之深於蒐法一至此哉夫善易者不言
易善兵者不言兵而後知兵之所以莫測也故曰井
田者古今兵法之祖也

管仲相齊作內政而寄軍令其言曰昔者聖王之治
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
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成民之事若何曰四民者勿
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
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
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
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令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
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
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令
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

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
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
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
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菓除田以待時
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
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茅蒲襏襫霑
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於田野是
皆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

子恒為士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定民之居若何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十一鄉國子帥五鄉高子帥五鄉焉管子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屬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從之而伯功立

孔子相魯定公與齊侯會於祝其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萊人旗旄劍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

曰吾兩君為好夷狄之樂何為於此齊景公心怍麾之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景公懼歸語其臣曰魯之所以輔其君者君子之道也夷狄之道而子乃以之教寡人耶於是齊歸所侵之地以謝魯

張良五世相韓韓亡欲為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及始皇崩沛公起兵於沛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沛公遂屬焉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沛公攻潁川因良略韓地聞趙將司馬卬欲渡河入關公乃攻平陰絕河津南出轘轅略南陽郡守齮戰敗走保宛沛公引兵過之良曰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公乃夜從他道還圍宛齮降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沛公滅秦滅西楚卒定天下為漢

良之策居多沛公常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剖符功臣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

文帝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鼂錯言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步兵車騎弓弩長

弓矛鋋劔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百不當一兵不完利甲不堅密弩不及遠射不能中中不能入五不當一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

風雨罷勞饑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下馬地鬪劍戟相接此中國之長技也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爾跌而不振則悔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技令名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而各用其長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荅焉錯為人峭直刻深以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班超初為竇固假司馬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絶域今虜使到纔數日而王

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今獨有因夜火攻殄盡虜使則鄯善破膽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則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

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并求更選使ゝ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

俗信巫ゝ言神怒何故欲向漢ゝ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状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復通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周瑜與孫策同年英達夙成推分結好策擊劉繇於曲阿瑜自丹陽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進攻橫江拔之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及策卒瑜謂策弟權可與共成大業委心事之曹操將八十萬衆東下衆懼俱議奉迎獨瑜與魯肅曰操不足畏也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瑜遂將兵進與操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應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

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ゝ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進操軍大潰先是操遣辨士蔣幹布衣葛巾私行說瑜ゝ出迎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情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復生能移其意乎幹但咲終無所言還白操

折衝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諸葛亮上表出師聲言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真督諸軍〻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豫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亭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次城固圍祁山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亮分兵

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魏將郭淮等徼亮〻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於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自按中道向亮〻使魏延等逆戰敗之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中伏弩而卒亮數北伐皆以運糧不繼使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遣使約吳同時大舉懿畏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及覺長史楊儀整軍而出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按行其營壘嘆曰孔明天下奇才也

秦王苻堅大舉入寇詔謝石謝玄督兵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桓冲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援謝安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備西藩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梁成等屯於洛澗遏東兵堅遣朱序來說石等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奪氣可破也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

逼肥水而陳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一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畧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

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来奔

魏將奚斤攻夏夏主敗之且乘勝日夜抄掠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為賊所困若不為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公晏然曾不為計乎斤曰今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為辭頡曰今斂諸將所乘可二百匹頡請募死士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擒之

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副總管劉審禮深入敗沒敬玄按兵不救狼狽還走虜追擊之員外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死士襲擊虜營虜乃遁去敬玄收餘衆還鄯州上嘉常之之功擢

拜左武衛將軍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數年不犯邊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擊議竟不決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辯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

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畧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勲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

力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矣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

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為副過西川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掩遮匐遮匐亦降於是囚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上以行儉兼文武才乃除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萬討突厥

肅宗時吐蕃寇邊戰監倉師不利馬璘為虜隔不能

還都將引潰兵先入段秀實讓之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耶乃悉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久之璘有疾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

[illegible]發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
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
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
然

西川節度副使劉闢反憲宗欲討之而重於用兵公
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
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
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
時宿將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

驚崇文時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
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匙筯者
崇文斬以狥劉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
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
斬之河東將阿趺光顔將兵會崇文於行營愆期一
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於是
綿江鹿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
之闢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追擒之遂入成都屯於
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
泚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撝
一境皆平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畧皆懸合事宜崇
文素憚劉澭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澭相代故
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
也闢至長安并族黨悉誅之初上與黃裳論及藩鎮
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
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
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
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

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吐蕃數入寇帝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鎮
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今則鮮衣
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
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
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相視如平交左前右
却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隷本鎮使號令齊一
則軍威大振虜乃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
此當亟行之

吴元濟縱兵侵掠及東畿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又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討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耶即奏請自行許之至安州署聽都知兵馬使選卒六千屬之戒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情諸將皆服士卒在行營者厚給其家妻淫泆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祭之

党項侵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畧上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中卿其為朕行乎誠欣然奉命

周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意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

僕群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世宗欣然納之時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世宗重之以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張齊賢知代州虜騎自胡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都署盧漢斌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三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虜遂却走循胡盧河南而西先是約都部署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為虜所得齊賢以

師期既漏且虞美之衆為虜所乘俄而美有使至云師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栢井忽得密詔東路王師衂於君子舘有詔并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州矣於時虜騎塞川齊賢曰虜知美之来而未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虜遥見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墱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千餘器甲甚衆捷奏至太宗優詔褒美

真宗遷寇準三司使久欲相之患其剛直難獨任以畢士安參知政事旋並命同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是時契丹内寇縱遊騎掠深祈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鬬意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鋭據要害以備之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内準曰陛下

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

踈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盖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於屏門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

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方與楊億飲博謳歌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戰時虎威軍張瓌守牀子弩弩撼機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勑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準處分軍事或違上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上咲而勞焉

夏州李繼遷兵敗為潘羅支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至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德明納款命向敏中為鄜延路

安撫使俄遷京兆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儺先入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堦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刃即席斬焉即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邊藩遂安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為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宴或以所愛伶人付與富室輙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非也張

齊賢倜儻任情獲刼盜或至縱遣所至尤不治帝聞之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心於民事爾於是有復用之意

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各置經畧安撫招討使時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龎籍知延州詔分領之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採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候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

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

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女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

環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祐

年方弱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邊方兵制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范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既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户稅租就

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
以為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
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
制也况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
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
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絶臣恐
偃兵無期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
兵營田為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拓
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

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
羌漢之民相踵歸業焉
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
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賊大
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兵六千
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治定川事聞帝按圖
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
固知仲淹可用也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
原傷殘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諭之仲淹附懷德入
奏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請與韓琦同經
畧中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
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
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
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龎籍兼領環
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
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乃
復置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
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

量安撫使從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
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
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
路並罷經畧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
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
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為
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
西賊聞之驚破膽
孫沔初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

聖厎陛下嘗以嶺南為憂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
夕當有敗奏既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
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弩適折
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
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
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
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冏州
加廣南安撫使

定州軍政久弛武衛卒驕惰不教因軍校蠹食其廪

賜故不敢誰何蘇軾取其貪污甚者配隷遠惡然後
繕修營房禁止飲慱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
衆皆畏服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贓訴其
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
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
分軾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
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軾召書
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
自韓琦去不見此禮至今矣

高宗南渡兵弱財匱詔中外群臣條奏要務李綱奏
河北之人為金人擾攘未有所歸而關陝京東西流
為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
例物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將
帥教閱訓練不年歲可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
房屯戍使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金人
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金人初
犯闕河北京畿之馬為之一空其後破都城首下令
括馬而京師之馬入於賊者萬有餘匹今官馬既無

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
善價買之可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户及僧
道命官之家中下户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厲民而
旬月間馬遂可集朝廷討論監牧之制修復馬政命
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責效年數之外馬不患不足此
亦今日之急務也國家新罹寇難京師帑藏一空今
又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邊事非常賦所能辦又
不可橫取於民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以勸誘
使斥羸餘以佐國用使朝廷措置邊事就緒彷乃得

保其財産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財産乎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諭從命者此又今日之急務也

李綱又謂唐之方鎮當時實頼其力以定難第措置失宜而後有尾大不掉之患耳為今計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減上供錢穀使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可救今日之患昔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後兵力衰單燧募厮役悉補騎士教之戰陣月成精卒居一年集兵三萬威震北方李抱

真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旅彫刓乃籍户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比偶習射歲終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成兵二萬遂雄山東此方鎮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寛其銜勒以責成功而誅賞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無不掉之患則今日控禦之策宜無大於此者至於軍政當法古揆今而更張之五人為伍中擇一人為伍長五伍為甲別選一人為甲正四甲為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為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為軍有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官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閑居則閲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足以相服驅之行陣益多益治此韓信多々益辦之術也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為伍々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々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々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々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傷皆可周

知

趙鼎與諸將論防秋大計諸將皆請避獨張俊曰避當何之惟向前一步可耳當列天下兵守平江諸縣為之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鼎陰有所處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計帝意已悟又使俊密為之助鼎以俊為助者乃寇準約高瓊之意蓋統兵官不與同謀必參差則鼎之策遠矣虜於滁上造舟有渡江意鼎密陳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

勝計當先定事至應之庶不倉卒萬一虜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常潤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過不住則由他道復歸臨安堅守吳江虜亦安能深入臣與張俊分糾諸將或腰襲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擾之必不使之肆如前日也惟不可聞渡江便退即諸將各自為謀天下事不再集矣殿帥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偽虜已渡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等同聲曰相公可謂大

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為用豈可先出此言錫等慚懼而退朝論謂鼎勸上親征固難而持之不動尤難也

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士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illegible]所[illegible]速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遂召張浚於福州命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浚至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事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

金主亮大舉南寇督視江淮軍馬葉義問使統制劉汜禦之敗績虜騎充斥我軍單弱中書舍人虞允文奉命犒師勉以忠義士氣百倍遂以敗卒數百破虜數十萬衆於采石亮趨瓜州為下所殺允文還朝帝慰籍嘉嘆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也以為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

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遣李師顏取德順又遣嚴忠取環州姚仲等復蘭會熙鞏等又求安軍史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明年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筯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

允文知太平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召還歷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封雍國公卒贈太傅諡
忠肅允文天性公忠達於政事采石之戰轉危為安
及其鎮蜀受命與復克期而徃慷慨任重若允文者
豈非宋室之賢相乎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
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
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
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許國之忠應變

之畧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
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晐滸九功輩皆拔
為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
力卒為名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
誠意伯劉公基通春秋能文章閒理學於金華鄭生
受天文兵法於耆老鄧祥甫會孫炎以　高皇帝命
來聘詣京師陳時務十八策　上大喜謂人曰吾子
房也專運進止之畫時陳友諒據土最強大既破太
平自帝以舟師東下犯建康獻計者或請以城降或

曰鍾山有王氣宜出棲鍾山或曰背城借一而戰即
不勝走未晚也基獨張目視不言　上召基入內問
之基奮曰獨先斬主降及議奔鍾山者賊乃可破耳
　上曰先生計安出曰即聽基畫獨傾府庫開至誠
結士而設奇以制勝此用弱為強時也且天道後舉
者固勝　上大喜用基畫攻友諒破之龍江諸衆署
兩風而殲敵皆基本謀也已　上征偽漢圍安慶攻
不克基請乘虛擣江州傾其巢　上從之遂悉舟師
西上風駛行迅距江州五里巡徼卒望見走入白友

諒始知之乃大驚失措挈妻子宵遁而我師克江州
偽楚洪都將胡廷美遣子來約降且請要束若干事
上有難色基踢　上所坐胡床乃許之遂降洪都
上遣將畧地命基授方畧基出便紙授之令夜半出
伏曰至其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頃之有黑雲起是
賊氣也慎毋動日中後黑雲漸薄而青雲旋合此賊
歸即啣枚躡擊之賊可殲衆初駭莫信也至夜半諸
所指地果有青雲起已又見黑雲乃大驚以為神如
基指遣擊竟成功而還蓟軍及金華括蒼衢州卒欲

糶城虛之儆守將大懼基為書諭金處諸下邑令留
守毋動方國珍素憚基〻因宣示　上威德而國珍
遂納土方大將軍取吳據中原時　上時〻召基入
造膝語或時至其所屏人語〻移時乃去所與　上
定策決攻取甚夥然秘莫得聞基辭歸謂　上曰鳳
陽雖帝鄉然不可建都王保〻雖殘破然未易輕也
已而定西果失利王保〻走沙漠　上追憶基言會
行功臣封　上手書叙基勳伐及曩同患難趨赴京
封誠意伯贈太師謚文成子孫嗣爵歲祿七百石與

世券嘉靖中祀太廟廡中

楊文敏公榮永樂五年經畧甘肅邊七年虜脫〻不
花來歸至甘肅受降還上寧夏邊畧十年守臣言老
的罕逃居赤斤蒙古數患邊　上以榮曉兵命馳至
陝會豐城侯彬計之榮還言赤斤出嘉峪關且千里
地險阨乏水草餉道艱又天沍寒士馬疲瘠不可輙
用兵小醜不足患當自歸　上從之而老的罕果自
歸二十一年扈西征駐宣府虜酋請納款衆懼莫敢
任榮請往受降而還浙江守臣言閩浙麗水政和二
界中盜聚嘯為暴請兩都司合兵勦榮曰不可愚民
苦有司暴不得已而嘯聚勦則毒民〻益衆不可
解願遣一勑使撫之不足煩兵　上從之卒以無事
二十二年扈北征中道軍乏興榮請令軍中相假貸
入塞官償率一而償三且遣使宣諭虜令自新乃班
師

于忠肅公謙少有異才奇氣年三十有三巡撫河南
山西徧歷梁晉問民所疾苦加意湔剔諸馬政河防
民租軍賦經畫後遂為永式在山西劾鎮將占役

軍士沒其田論如法士伍始靖在河南命有司廣收
糴以備飢歲陳久即減價糶民用裕時議者欲移山
東牧馬於河南抗疏力止之九載績最轉兵侍郎還
部會土木之變國勢洶〻謙左右　景皇帝令百官
而定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時中外注倚為安危者惟
謙〻見　上流涕曰虜不道今得意去將長驅深入
宜豫防邇各營精銳盡從征軍資器械今十不存一
宜速遣官募義勇以補軍禁民夫更漕河卒還隸軍
揀神機等營卒練之工部督局廠造戰守具戶曹調

兵食京師九門分列將防守而遣科道官有風力者巡視之徙郭外民入城令清野毋為寇掠殺京朝官吏軍賦祿悉令詣通州倉關支毋遺寇資遣大臣行諸邊輯和衆庶為固守備而敕守將日練士即虜至或前迎擊或後邀遮互為援諸關隘樓櫓墩臺濠塹務濬令高深至選用人材尤當今急務文臣如軒輗者可令巡撫武臣如湯洪柳溥者可備將軍且曰軍旅事臣請任其責不效獨治臣　上嘉納悉允行時羽檄交馳衆訛言相恐而謙氣彌厲治戰守益嚴未

幾虜擁　上皇入紫荊經大同而南城外壩上倉場芻豆多以百萬計謙即分遣官縱焚之草奏聞或謂事宜奏報謙曰寇在目前少遲之得資以持久我坐困矣時議者欲閉九門堅守以拒敵謙不可曰不能戰何以守乃奏以王通楊善守都城門而分遣將臣亨楊洪柳溥孫鏜等各出擊監以諸言官於是躬擐甲率先將士軍德勝門外令城門內閫示毋[illegible]流涕誓六軍以國恩虜讎大義曰今機事在此舉一不奮則禍患立至雖生不如死衆感奮勇氣自倍虜甚

驕薄京師我師壁而待不可撼乃邀謙及大臣出議和索金帛萬々廷議相顧莫能決以問謙々曰本兵知有戰他非所聞初謙以　上皇在虜軍戰未敢疾力已諜知虜移　上皇而西則發大砲擊虜々死下者數千人戰又連捷於是虜勢沮而謙以　上旨榜各門募蕃漢軍有能擒斬也先自效者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心內懼會勤王師稍々集遂宵遁衆請追擊謙曰勝未足雪恥一不捷所損實多且　上皇在虜中乃止是役也微謙翼主定難排遷決戰天下事

幾殆論功加少保辭不允客有趣其功者謙流涕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城下不盟特幸耳何謂功乎當是時北虜勢猖獗而浙閩廣巨盜各擁衆數萬攻城邑南蠻西番益復蠢動訛言萬端呼吸立變謙密籌京師金湯萬年之計而藩省邊鎮遙畫機宜平定之動中事窾僚屬受成卒之北虜効貢海內帖泰謙之力也

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

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兵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

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楯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浙江常山人時為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踏致死殺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

兵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圖為苟安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為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浙江叅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材畧可任乃擢雍為僉都御史督戎務輔為征夷將軍帥兵討之閫外之事一以屬雍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

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伏鉞臨戎專制閫外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於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叔敖曰寧我薄人志曰先聲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所以兵貴神速不尚巧遲又何疑于困乎于是總率諸道兵還進用乜兵為先鋒先破修仁茘蒲遂進搗大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亙數百里山澗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為險峻

官軍直抵其上磨崖記歲月而還至今稱大藤峽爲斷藤峽則韓公所改名也公性剛果主斷罔疑賞罰明信號令嚴肅故兵出有功又以徭獞出入山林利用鏢鎗牌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調達官達軍以勝之昔狄青破儂智高于崑崙關亦以番落騎兵取勝韓公即此意也

陶布政使魯廣西鬱林州人也奉敕撫治兩廣嘗平後山賊置從化縣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皆身冒矢

石保障兩廣者四十年魯行兵兵不得前知或先來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列寨屯守賊備嚴若遠遁兵即寢不進稍懈弛備或遁久不得耕或出剽掠即數路並進亟擒之往往不戰而殲每兵行署檄付裨將曰某封某月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及兵所期地至則數路兵畢會故魯所征盜盜無能遁者而兩廣大安常宴客寢部兵擒盜樽俎未徹而馘已獻坐客不知也

許忠節公逵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二壯丁狙伏俟于竇內其餘人各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必是賊不敢近樂陵城巡撫交薦其才遂超擢按察司副使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追至高苑斬其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自幼聰明才辯文章氣節推重一時提督南贛等處軍務屢平劇寇及福建軍亂
朝廷命守仁往撫取道吉安趨南昌將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密遣內官喻才率邀之豐城知縣顧佖奔報守仁乃棄所乘坐船以小舟奔還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倡義檄徵諸郡兵共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州府知府徐璉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哨兵進攻南昌瑞州奉新兵亦會賊黨守城者聞兵至俱先逃潰兵薄城下

諸門或開或閉遂衝之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各哨兵入城大縱殺掠爭取金帛贛州瑞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之乃稍定時宸濠圍攻安慶十有八日城中守愈固賊兵滅氣沮聞守仁兵下南昌宸濠大恐議還救根本遂解安慶圍蕪程還守仁趣各哨兵迎擊之遇于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進邢珣從之贛兵奮斬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宸濠懼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遂奔潰宸濠爲兵士所執婁妃及宮人皆赴水死

世子諸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皆被擒江西平嘉靖初論功封伯世爵

范瑟字孔和爲四川參議護上川南道〻治雅江上游古流沙之域先是都蠻叛師討之不下瑟至罷討都蠻兵身以朝廷威信往諭之都蠻稽首謝請內屬遷陝西按察副使分巡西寧道屬征羌出道遇暴風起車東入於西謂諸將曰是何祥也羌豈含寧吉而就紅崖乎乃趣紅崖羌果至迎擊大破之復戰斬將又戰殺其酋而羌平屬北虜求旁塞欲乘餘威驅之

出百戶齎牛酒往風其王俺答曰君移部乃直武威塞人耶將遂欲與諸羌豪合也使者乘障出士卒候望久勞苦無益天子神靈諸羌豪先後既授首即所請朔方騎士亡慮三萬人張掖武威驍卒萬人羌降兵萬人不合將焉置之即諸羌願合陋中豈得入虜無以應獻馬千匹謝頃之瑟輙出莊浪則虜在焉疑有伏走黃羊抵黃羊瑟在焉虜乃引去虜更寇三川復破其衆於紅崖尚書上其功邊長老言瑟所起湟中塞百四十里稱累世功紅崖之役先利致敵再策

羌虜一何其雄也

嘉靖庚戌虜薄城下一時戒嚴翰林趙貞吉上書獻計曰今虜大營在通州先鋒環繞京城不先挫其鋒則虜益驕不可制矣宜急遣近侍有才猷辯博官一員捧詔詣各營激勵三軍之士開破格之令許將士義勇軍民人等人自爲戰但獲一首級即賞銀百兩如有將官等逗留不進者亦許本官指名恭奏其賞功銀兩須差錦衣衛官校押赴各營紀功官負隨同本官劄撥行于是　上即陞貞吉左春坊左諭德

貴監察御史奉敕宣諭城外各營將士貞吉于是月二十二日酉時領敕二十三日前詣城外總兵官咸寧侯仇鸞等營宣揚　上意激勵勇敢二十四日早再至鸞營令其督軍前進勦捕零賊鸞以為雨大未可動貞吉曰此雨天之所賜乃賊虜失利之時正我軍出奇之際今聞虜徃白羊口出塞白羊等處皆山隘險塞去處而此賊止其一支又以搶掠財畜極多輜重為累若用奇兵趨出賊前令賊田尋古北口故道則我軍可獲大克若放賊使出待其半渡縱兵擊

之可獲半克若止望賊塵送之則為無策今朝廷開曠蕩之恩令爾將官各得展布軍士又遇此出格之賞且賊入山險之中復值雨水如此乃狂虜大敗之日將軍立功之秋也鸞聞之即應曰此去定當大殺賊將官軍士莫不感激思奮

總督張岳統兵討湖貴苗寇至辰州集兩省官議皆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即环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擄知縣徐文伯上降詔責岳岳詢知撫無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大集漢土官兵以進總兵則沈希儀領兵則參將石邦憲等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先所規畫時邦憲以印江失事被劾制下當解任聽理岳歷叙邦憲功疏留之苗酋龍許保吳黑苗糾合湖廣附貴境叛苗出刼思州府殺吏民掠帑藏執經歷等官去邦憲亟遣兵邀其歸路苗懼由小徑各遁入林箐或謂四川酉陽宣慰冉玄主之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邦憲購擒龍許保等邦憲密使人入峕賄苗麻得盤等偵知許保至姻家弔喪紿至別所醉縛之乃黑苗

尚匿深山岳則故緩其令釋諸繫者領偵知匿所命劉甫等入峕襲斬之指揮田應朝受委緝捕貪婪詐虐有司不能制及官兵討苗多方阻撓然徒恃其叔田勉勇耳岳以計執勉杖斃之應朝懼竄匿苗砦遣徒自辯岳令自效以贖不從既革緝捕而土目共仇之乃皇遽求贖岳佯釋令從征迨諸苗破併戮之湖貴苗俱平

薊遼總督譚綸條禦虜長策畧曰今之策虜者皆曰乘障曰設險然計薊遼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

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分隸於諸將之手散布
於二千餘里之間虜以十餘萬衆攻我一面衆寡強
弱遠不相謀欲虜勢不張不可得也故議者亟請練
兵意亦慮此然臣以為遊兵破虜誠為制禦長策而
行之有四難一曰虜之長技在騎而我制之非車不
可顧虜入動十餘萬而吾師以車戰不過三萬且此
三萬人非有見伍勢不得不召募召募之兵與尺籍
之兵異尺籍之兵無論老少強弱餼廩豊給優恤備
至召募之兵非強壯不選既無素養之恩及有疾病

又無歸老之計非稍優之必不樂從計三萬人宜各
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而司農告匱一難
也二曰燕趙之士雖多慷慨自備胡以來銳氣盡矣
非募吳越卒萬二千人諜敎之事必無成而時方疑
其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是以臣與戚繼光不可
信也尚能任之專哉二難也燕趙之人素驕驟見軍
法不無大駭且去京師甚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
士掣肘廢功且釀他患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戰而
勝之虜不心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易

生不能戮力再舉奇禍或至四難也臣熟思之不如
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臣請各路選兵十枝
每枝務足三千人可得兵三萬人列為三營〻分為
三軍各加訓練專備禦戰仍付繼光以督理練兵官
之職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該近邊臣與繼光往
来督勵務各負墻以戰遏之邊外此為上策萬一乘
墉潰入亦願少逭罪誅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
亦不失為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
功苟圖塞責是謂無策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

練兵三萬人必得鳥銃手三千人為衝鋒而時加肄
習非遲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近請選取浙江三千
人以濟一時之急

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括蒼諸郡民
家子頗選而故少保胡纘宗倚之起戰功餉稟厚久
之時平餉絀持籌者有所急而士大夫因言汰冗費
因稍及兵餉于是給事中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而
復請以新餉半之當幕府議鐵法壅不行無所得食
則相率譟[illegible]臺使者撫臣吳善言嘗守姑蘇用循

吏治效驗遷不習兵非聽令予錢自如乃洶〻為慝
語藉以恫喝止吳〻持之益堅於是兵有二黠魁曰
馬文英楊廷用搆其黨闌入幕府擁吳至其營窘辱
之者萬狀兩臺使來為請命稍〻解然猶責吳自書
腹削狀以庫金二千為酒食資其明日二黠魁與他
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必娖
隊甲而中達乃陽自縛以詣吳及兩臺使者吾二人
實為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匣刄待矣諸司詗
知其狀姑好語慰撫之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

廟議擇文武材能定亂者則以張公佳胤往張既拜
命即車驅抵嘉禾而市民變復作先是杭城柵夫率
用僱役不知何故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諸受役者既
情不任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驟失募亦怨
上虞人丁仕卿僑處素舞文與市大猾相結假利便
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則忿〻謀諸市大猾曰官易
與耳兵一振即茅靡且今跨䄂襠子揚〻九衢徒手
飫酒肉官杜門不敢加咈息而獨奈我何諸大猾稍
稍動而會仕卿坐他法臺使者扶而囊諸三木諸大

猾遂嗾衆奪之亡賴子冀得為所欲為者立響應至
千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應役者相焚燬其第刼財
帛以逞于是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
免而張方與吳代報至即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
曰發矣留者二營無恙耶曰猶未動也張曰速驅之
尚可離而二也於是從者皆惴恐無人色張談笑自
如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嘯聚益衆盡毀諸柵且欲拔
儲胥以入張乃從數卒秉肩輿出迎謂之曰女曹毋
反〻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

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者獨
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張曰易也
奈何以女一憤易女族即下令除之衆始散去衆雖
已陽散而氣益張秉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
天其囂與巷哭聲達旦張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
福質明而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甚張怒曰臣奉
命戢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已而計曰過可
使也烏合可刈也命遊擊徐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召
伍長而熱之曰前幕府誠誤亦驅女死而不使一飽

安寧無快ゝ也今者使女飽又使女以功飽可乎衆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寄謂曰自縛而請者汝耶二黠魁謝死罪張笑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無與而名者汝為我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贖有賞也即不幸死ゝ義終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反卒乎二黠魁亦踴躍聽命張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為中軍俾營兵次之郡邑土團又次之嚴部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敗之于萊市橋火塲又敗之褚家堂官巷口章家橋皆即行剽所就俘衆ゝ

灭竄而請降者百五十餘人而仕卿在馬前已要臺使者至郡ゝ得其倡謀挾刃而要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之轅門餘悉放歸于[illegible]乃定

學古適用編卷之三十六

用人不疑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趙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請王曰

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ゝ告其母ゝ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

怨也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勿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譖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燕樂毅伐齊々地皆已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毅并軍圍之期年不克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延群臣招賓客以求報讎有成功者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之有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相國立毅為齊王毅皇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

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日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光武以章示異々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孫策攻劉繇於曲阿繇遣太史慈偵視卒遇於神亭二人前鬬會兵赴而解散後策討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會繇卒於豫章揚州士衆萬餘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之謂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兵不宜多將數十人

足矣左右皆曰慈必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果如期而慈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

孫權遣使求和於蜀諸葛瑾因致牋曰關羽之敗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

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於人義無二心亮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知卿意至輒封來表示之矣

樹機能久為邊患僕射李憙請發兵討之朝議未協至陷涼州晉主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晉主曰必能平賊何為不任顧方畧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晉主許之以為討虜將軍武威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二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御史劾之晉主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隆西渡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陿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絶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及隆使至晉主撫掌歡笑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隆至

武威鮮卑大人帥萬餘落來降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平

陳敏克石氷自謂勇畧無敵遂據歷陽以叛荊州都督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討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曰侃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

手書守相丁寧欵客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秦呂婆樓薦王猛於符堅〻〻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大悅之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猛自親幸用事勳舊多疾之樊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耶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〻〻曰必殺此老氐然後百寮可肅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欲起擊猛

堅怒斬之猛領京兆尹强太后弟德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屍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屛氣路不拾遺堅嘆曰吾今知天下之有法也進猛為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僕射詹事侍中〻〻書令領選如故猛薦陽平公融光祿任群處士朱彤自代堅不許歲中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毁之者堅輙罪之於是群臣不敢復言猛與堅謀伐燕堅送猛於灞上曰卿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慮猛曰臣伏威靈奉成筭蕩平殘胡如風掃葉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猛克燕還長安堅以為丞相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三四上堅不許曰朕方混一四海非卿誰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子也猛為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

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及猛寢疾堅親為祈禱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猛卒比歛堅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畧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謚曰武

劉裕誅翦晉宗室之有才望者司馬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亡匿蠻中及從祖休之奔秦楚之乃亡之汝潁間聚衆以謀復仇楚之少有英氣折節下士有衆萬

餘屯據長社裕使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求得閒乃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齎藥往視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屯柏谷塢

魏司馬楚之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遠近歸附宋主縱反閒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

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〻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後慧龍卒玄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魏李崇沈深寬厚有方畧得士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緜不摧破隣敵謂之卧虎梁主屢設反閒以疑之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魏宇文測為政簡惠得士民心汾州地接東魏東魏人數來寇掠測擒獲之解縛引見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為寇或告測交通境外者宇文泰怒曰測為我安邊何得閒我骨肉命斬之

李靖破突厥於陰山御史大夫蕭瑀劾奏靖御軍無法請付法司推之詔勿問及靖入見頓首謝上讓之曰隋史萬寳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見誅朕則

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乃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既而謂曰前者人或譖公今朕已寤公勿以為憂

韓滉為鎮海軍節度使議者或言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為迎扈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帝曰外議洶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為郎不敢歸者正以謗語沸

騰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滉乃為朝廷計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豊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皐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皐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乏糧宜速致之皐至滉感悦即日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聞之即貢米二十萬斛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滉遣使謂

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淮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卿可謂知人

平章事李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有善者率以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

憲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黄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祖宗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

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此虞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飧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世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

宋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時同列奏

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内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

天順時戶部缺尚書 上命李賢擇人賢以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日 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應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

學古適用編卷之三十七

為德不必人知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楚人季布初為項籍將數窘辱高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髠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終不自言其知布也

張賀嘗為弟安世稱曾孫之才美及徵怪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謂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使吏之丞相府問焉朝廷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人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弗許已而郎遷

鍾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卿者
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倫從之中
常侍侯覽託倫用吏寔懷檄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
覽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于是鄉論怪
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乃謂人曰吾前為侯
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陳君可謂善
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由是天下服其
德後為大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
寔輒訓導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

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者以沛
相賦歛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
下獄使許令滿寵按之將作大匠孔融與荀彧囑寵
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
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
白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于是即日赦出彪
初彧與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
寵

南城郡侯羊祜每拜官爵多避讓歷事二世職典樞
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
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及卒南
州民聞之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
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于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
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元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
王導率群從昆弟子侄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僕
射周顗將入導字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

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
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
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
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
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
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于卿
是何言耶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
節假之及敦據石頭參軍呂猗說敦曰驃騎將軍戴
淵僕射周顗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必有

再舉之憂敦遣部將牧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執之泣涕曰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張邵為江夏王義恭長史坐贓當死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士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述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

唐武陽公李大亮初為李密所獲賊帥張弼見而釋之及大亮貴求弼〻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

途而識之持弼而泣以家貲遺弼〻不受言于帝乞悉以其官爵授之帝為之擢弼為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

陸元方同平章事太后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元方為宰相清謹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臨終悉焚其藁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

陸象先清慎寡欲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崔湜私侍太平公主欲引為相請與象先同升帝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以湜同三品與象先同平章事及公主與湜等謀逆象先獨以為不可力言于公主帝既誅湜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玄宗過崤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恐將來民受其弊帝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帝從之

河東節度使王思禮之敗于潼關也馬中矢而斃有騎卒張光晟下馬授之詢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有譖代州刺史辛雲京者光晟時在雲京麾下乃請見而解之光晟未及言思禮執其手曰吾求子久矣引與同坐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冤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特為故人捨之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

荆南將許存泝江畧地盡取濱江州縣成汭遣兵襲之降于王建〻忌存勇畧欲殺之使戍蜀州陰使知

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厚有良將材
建乃拾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而竟不使宗播知其
免巳也宗播原從孔目官柳修業每勸宗播愼靜以
免禍後遇強敵諸將所憚者宗播以身先之及有功
輒稱病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終

李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
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
問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
故峻絶之使歸恩於上若其不用既失所望又無善

辭此取怨之道也

張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
銀器數事于懷中齊賢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齊賢
三為宰相門下厮役往〻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
祿因乘間再拜而問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于某者
皆得官矣相公獨遺其何也為泣下不止齊賢憫然
語曰我不欲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盜吾銀器數事
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
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敢以盜賊薦乎念汝
事吾久今與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
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于吾而不可復留也
奴震駭拜泣而去

李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
不知其宅真宗命就中書問王旦人始知行簡為旦
所薦旦凡所薦不求人知後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
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

沂國王文正公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慶平
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

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
耳曾曰恩欲歸已怨將誰歸耶仲淹服其言方仁宗
初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
官近習不敢窺覦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
古所謂社稷臣於斯見矣

狄武襄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
漢者鬪于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
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〻曰我不逃
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

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
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覺其子諮詠護喪歸父
老為言此
哲宗親政范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群邪間之不能
盡行其言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凡薦引
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
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
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耶
右丞相馬諒之父卒左丞相賀惟一請令歸葬左右

以為難惟一固請諒得還然不知惟一之有德于己
也因汝中栢讒間欲中傷之凡惟一所拔用如孔思
立等悉誣以罪惟一既罷又誣劾之馬諒之母聞之
謂曰惟一好人何害於汝而欲去之若違吾言非孝
子也遂止惟一故吏田復勸之自裁惟一曰吾無罪
當聽于天若自殺則誠有歉焉遂還奉元
劉誠意凡遇廷臣有過失得譴者密為救解而免其
人知而詣公謝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為人言
也

楊文貞公士奇敦敏嗜學以家貧為里塾子弟師有
鰥生携殘蠹帙數冊抵館下色悽甚詢之曰母老無
為養也惻然曰嗟乎貧人孰無母分其徒之半資之
姑氏疾庭無人迹走其家調治者浹旬愈乃去弱冠
游章貢章貢儒者重之令攝琴江教事琴江令亦儒
者大重之治以政輙導以仁恕邑重囚究力為言得
解囚間懷金為謝若不預聞也者而去之
王廷禮嘗與金陵人陸某交陸貧甚貸人白金五十
兩為用其券詭書廷禮姓名未幾索金者至廷禮知

之曰陸吾故人也即以妻簪珥之屬為之償不令家
人知之
胡忠安公濙不治皎能以其意周旋事為必得其正
乃已人終其身不知其心蓋無悔也初為給事中
[illegible]祖察公忠實命巡訪異人公歷久還報賜坐語四
鼓時膺意有所屬公力保護其間正統初提學黃潤
玉行部田州遇建文云彼時胡濙假尋張辣撻實尋
我縱我入蜀久遊雲貴至此遂傳送至京 仁宗為
監國值有飛語 成祖命往察之公密疏七事衷其

誠敬孝謹　仁宗頗致疑不大用公及閱舊章得竊
疏乃明
嘉靖初言官聯疏劾大學士梁公儲假宸濠護衛兵
請下獄公不辨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勿論宸濠衛
兵事由也人曰是公大罪案何勿論乎公終不辨劾
者猶不已久之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
公廷和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
焉故不得誣移之他君子曰是時也淺夫處焉未有
不悻然激且辨返其罪于楊公也公惟引罪連疏乞

致仕無片言自辨可謂難能也已
念菴羅公以修撰歸道經蕪湖病亟抽分項東既為
調醫藥有楊賈犯重辟願獻千金求解時公之舅為
言于項公聞呼項曰君子愛人以德使我為清白鬼
項吐其實公責項曰我即死君寧無倖可搏手事乃
寢病間舅申理前語公驚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
以我故而不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潛為解之賈得
生不知為公力也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
富一夕有盜入其家乃隣子也令儀憫然謂之曰汝
素寡悔何苦而為盜耶曰迫于貧耳問其所欲曰得
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數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曰汝
貧乘夜負十千以歸恐為人詰留之至明使去雖家
中人亦不與言其故也盜大感愧卒為良民令儀擇
子侄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教誨之子仮侄傑儆
舉進士第今為南曹令族焉
君子有心於施恩無心於求報苟有心求報即是利
在於報初非為人也古語云恩雖亂施有不期而自

會李謙謂陰德猶耳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司馬溫
公謂受人[illegible]爭為臣必忠韓
魏公謂[illegible]事能勿自
[illegible]戒勿

諷諫最能移人主意　　呂純如孟諧　輯

晉獻公造九層臺左右莫敢諫荀息求見獻公張弩持矢而見之荀息曰臣不敢諫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子試作之荀息乃正顏色定志意而作之左右懼慴息獻公氣息不續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國用空虛社稷將亡獻公即壞其臺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而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揚吾過也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進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嘆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合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嘆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反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

楚荆王時有獻不死藥於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乃不殺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

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與楚士同其殆善
諷乎非止譎諫矣
趙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求救於齊〻
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
后曰有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
龍請見太后盛氣而須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
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
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
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強步

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
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
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
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
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
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
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
師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
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
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
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
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
者乎曰老婦不知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
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
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
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
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
君之計短也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

君約車乘質於齊〻兵乃出
秦王與鍾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鍾期徐行而去或
為鍾期說秦王曰鍾期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
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有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罰之
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兩人欲行淫
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已有淫具先主
大笑而原私釀者
孫翊性峭急喜怒快意吳郡太守朱治數責論之翊

讒於吳主吳主望治之晉翊也而素敬治難自詰讓
忿〻不解諸葛瑾揣知之而不敢顯言乃為臣論以
獻其指以為人臣之事君能出其身以攻其所愛此
其為國不顧身於社稷未必無係也吳主覽而嘆曰
孤聞命矣顧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耶校尉殷模
獲罪群下多為之請吳主益怒惟瑾默然吳主曰子
瑜獨無言乎瑾避席曰主臣瑾與模俱遭本州傾覆
生類殄盡棄墳墓携老幼歸命至尊在流隸之中獲
生全之福不能躬自督厲陳答萬一至令模孤負國

恩自陷罪戾模之過亦臣之過也臣謝過不暇何敢
復開口乎吳主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
周主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群臣請事皆由宦者奏
之郡丞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帝大怒將殺之
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元巖嘆曰臧洪同死人猶
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閤
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
之以廣聖度帝頗感悟召賜食而罷之
唐主高祖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
獲禽獸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為
樂唐主變色曰狂態復發耶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
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唐主曰此殿煬帝之所
為耶唐主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之
所為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
興王之所為耳昔侍陛下於武宮見所居宅僅庇風
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
之將何以矯其失乎唐主深然之
太宗以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阯祖尚既謝

而復悔之以疾辭帝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帝
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
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之為人魏徵對曰文宣狂
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魏愷使
梁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
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
其所長也帝曰然曏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
之亦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廕
文德皇后崩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

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

永徽時高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油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高宗悅為之罷獵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為眉州司士參軍太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曷敢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肅宗時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無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乃往朝上皇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帝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帝問其故忠臣曰自安史之亂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故臣以為久當死帝憫然左遷京杲

敬宗時鄠令崔發以誤擒內使為中官所毆詔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李勃等爭上書申救且請正中官於法皆不聽宰相李逢吉等從容言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故相韋貫之之姊也年垂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矜憫帝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釋其罪仍慰勞其母既帝欲幸東都朝臣諫者甚衆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

阤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敬宗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遂罷不行此二事可為大臣告君之法蓋大臣進諫與言官不同言官體主力爭不虞事之成否大臣體期必從不計言之直戇孔子論諫曰吾得諷焉此大臣義也

南唐初建國軍儲未足關市之利徵斂尤繁農商苦之而莫達於上時亢旱日久禱祇無應唐主一日舉

蘌苑中示宰臣曰近京三五十里外皆報雨足獨京
城不雨何也優人申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
唐主悟即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雨告
足外史曰景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唐主一詔而霖雨
隨足君心格天其速如此
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
黄道服簪花為人所奏帝怒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
効朕可乎旦咲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騃耶真宗意
遂解曰然此正是騃爾遂不問

范后湖立朝多奇節其為西掖時帝用知閤門事樞
密都承旨張說為僉書滿朝譁然趨爭帝皆弗聽范
既當制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咲不應獨微聲曰
是不可以空言爭問者不惬又譁然謂范黨近習取
顯位范亦不顧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〻詞猶
未下忽請對上意其弗繳知其非以說事接
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榻前玉色遽厲范
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以
郡然今之有別則畧同也閤門官日〻引奏

並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聖意謂有一州郡一
旦驟抜客將吏為通判職曹官顧謂何耶官屬俛首
吏民觀聽又謂何耶上霽威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
說罷後月餘范乞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
言納諫乃欲去耶既而范竟不安位以集撰帥靜江
明年𢇛說遂申命寘乾道八年也悟主以一言之頃
理明辭正雖不能終格猶足為公議立赤幟云
解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
怒性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時 仁宗留守南京

文皇即日遣親信夏原吉往迎之外史曰解公諷諫
能動人主如此故夫子論諫與諷而少直
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為莊地錢寧江彬及宦官張忠
輩受重賄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 上曰朕念親〻與
之勿為間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
曰如皆引疾如國事何是時 上震怒令內臣督促
草制儲承 命上制草曰昔〻 太祖皇帝著令藩封
不當益以土地土地既廣將多畜士馬姦人誘為不

執不利　宗社今王請求懇篤朕念親〻畀地於王
王得地宜益謹侯度毋收聚姦人毋多畜士馬毋聽
強人誘為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〻不可
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上覧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
與事遂寝衆謂儲一草制間有回天之力
汪直之斥逐萌于阿丑之恢諧識者謂其有東方朔
譎諫之風時保國公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兵治私第
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
八千兵散争之不已丑徐曰汝不知耶二千在保國

公家蓋房子由是　憲宗家遣太監尚銘察之保國
即撤工賂尚銘得解成化末年刑政多頗丑於人主
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
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
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問
其姓名曰姓胡名塗主者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上
微哂而已按三代時矇瞽誦詩百工獻藝秦苻堅時
宦者趙整作歌悟主阿丑頗合此意亦諫道之一助
也

學古適用編卷之三十九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濟大事以贍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申舟以孟諸之
役惡宋曰道宋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
宋〻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
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
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寝門之外車
及於蒲胥之市遂圍宋〻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〻
使解揚如宋諭無降楚〻子舍之將去宋申犀稽首

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
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宋人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
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
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
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
趙王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王欲勿
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問藺相如相如曰秦以城
求璧而我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而秦不與我城則

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臣願奉璧而往倘秦
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
璧視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以詐紿秦王復取璧
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以為
賢禮而歸之趙王以為上大夫秦王告趙王願為好
會於河外澠池廉頗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
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
會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則請立太子以
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

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
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
之左右皆靡秦王乃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
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為上
卿

秦伐趙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其門下文武備
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
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
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
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臣得早處囊
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
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階
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
決何也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
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
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而王天下文王
以百里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
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一戰而舉鄢
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

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王
曰唯唯乃與楚王歃血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
復相天下士矣因以毛遂為上客而楚使春申君將
兵救趙

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軍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
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
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
乘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曰有

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
襄相齊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
羽曰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
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
造之趙其勢必舉何敝之乘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
席掃境内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
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斬
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王陰令籍誅之諸將
莫敢枝梧共立羽為假上將軍遣使報命於王王因

以羽為上將軍鉅鹿兵少食盡張耳數召陳餘餘不
敢前耳又使張黶陳澤讓之要與俱死餘使二人將
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齊師燕師及耳子敖來救亦
未敢擊秦羽乃使蒲將軍將二萬人渡河絕秦餉道
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沈船破甑燒廬
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
皆破之章邯引却遂虜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
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
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

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
將軍諸侯兵皆屬焉

曹操定河北高幹舉并州叛張晟衆萬餘人寇淆澠
間河東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范先等遂劫幹為亂
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外服内貳征必為
亂張晟寇亂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懼其為害深河
東被山帶河四隣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
舉寇恂以鎮之彧曰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知足以
應變此任非畿不可於是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

兵數千人絕陜津畿至數日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
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户非
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
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未必勝四隣應之天下
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
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
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
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渡范先欲殺
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乃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

十餘人鐵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益徒有惡名且置之在我遂奉之鐵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鐵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鐵說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鐵又諭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

固等恐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衆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鐵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鐵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鐵不下畧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河東遂安

程昱事曾操適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守鄄城有兵七百操欲以兵三千益之昱不肯曰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之則必攻〻則必克紹果以昱兵少不肯攻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賁育矣

曹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衆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操乃引兵還長

安

晉桓玄舉兵反以桓弘鎮廣陵劉裕起兵討之時裕弟道規為弘參軍孟昶為弘主簿裕使劉毅就道規昶共殺弘昶勸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毅道規率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道規等自尋陽西上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欲退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彊弱異勢今若不進必為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夫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毅

等從之玄衆大潰遂斬之乘輿反正
魏王羆守華州時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於河橋不利
東魏降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聞之
乃大開州門召軍人謂之曰近聞天子敗績不知凶
吉諸人相驚咸有異志王羆受委於此誓以死守諸
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
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
皆無異志
隋山獠作逆以衛玄為資州刺史鎮撫之玄既到官

時獠方攻太平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
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毋驚諸賊見其突至不覺奪
氣遂屏息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歸
服者十萬餘衆
唐中宗嗣聖時始安獠反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
以鎮之朱敬則稱裴懷古有文武才以為桂州都督
懷古飛書示以禍福獠即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
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
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嶺外悉定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數十萬衆
俱入寇令吐蕃趣奉天党項趣同州吐谷渾奴剌趣
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京師
聞虜至召郭子儀使屯涇陽帝自將六軍屯苑中下
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私馬男子皆團結為兵民
大駭懷恩中塗遇暴疾死吐蕃與回紇合兵圍涇陽
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
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
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

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
適足為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
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
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
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
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
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
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
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

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我為懷恩所悞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

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絶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計詔罷親征京城解嚴

李懷光反河中詔馬燧為河東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天下蝗兵艱食物貨翔踊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燧以懷光逆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赦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渾瑊駱元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

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柰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為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為不及也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閱月河中平

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

宋真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皇太后劉氏稱制十一年遺詔尊太妃楊氏為皇太

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趣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為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語帝始親政罷創脩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

英宗初自外入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韓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恐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為之縮頸流汗既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琦曰不得不如此

韓琦為英宗山陵使是時兩宮常為近侍姦人所間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簾帷御封至琦持之久不發忽自起赴燭焚之使者驚懇曰有事當別論奏安可輒焚御筆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歸但以此奏

知卒焚之有頃外傳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問故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發焚之矣二使歸報慈聖太后歎息曰韓琦終見事遠有斷

高宗南渡初大盜薛慶據高郵有衆數萬張浚恐其滋蔓請自往招之單車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浚因留撫其衆或傳浚被執越十日浚還帝驚嘆即日趣就職

金完顏亮南侵王權軍潰於昭關高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

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閭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耳大事去矣擄臣愚冝親征以禦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賛軍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余玠為四川宣諭使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刼椋蜀人苦之又悉斂部将倅馬以

自入将戰乃髙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為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悼失色而玠意氣自若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一日謀於親将楊成成曰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将即以單騎入夔至玠斬之

太祖将兵取滁州時花雲為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数千人於道顧後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提劔躍馬衝上横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黒将軍勇甚不可與争鋒

御史中丞章溢當元季兵起與從子存仁俱避山中已存仁為寇所執溢心計曰吾児止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曰児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素重溢方購

求及得之大喜邀上坐問計溢正色拒之曰君等皆有父母妻子奈何為此赤族事耶賊怒縶之柱以刃磨其背曰不降且死公曰人情固貪生然為不義屈非久且滅族奈何賊愈怒恐刼之溢曰死即死何恐為賊壯而釋之乃夜紿守者脫去集里民為兵旬日擊卻之

景泰初虜数請遣使迎　上皇而　上皇在雲中日急議報将迎議相顧忌莫能有堅决者趙榮時官中書舍人獨毅然請使閣學士高穀解金帯贈之曰子

忠義人也天順中曹欽變起倉卒朝臣皆避匿榮為
工尚書聞變即被甲躍馬呼於市曰若市中有好漢
皆來從我〻趙尚書也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我
輩乃忠臣義士毋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鼓刀勵士
卒竟殲賊李南陽為　上言　上亟稱其忠云
張簡肅公敷華字公實少有奇氣七歲時里中有妖
樹見怪即指揮群兒盡斬去不怖也天順登進士成
化中叅議浙江處州礦盜作且議兵敷華曰是輕病
而亟治之也請徑往撫以肩輿入賊中撫之賊駭視

曰果我公也皆駢首聽命勢十二人寘之法餘悉解
散有中貴御命括古器敷華得劍一口授之曰盡矣
或曰少數華曰少民乃安多括民不安少而民安矣
何庸恤乎
孝宗時以孔鏞為田州知府田州峒獠倉卒犯城鏞
蒞任纔三日郡兵盡已調發衆議閉門以守鏞曰孤
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　朝廷恩威庶自解
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俟
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
猶諫沮鏞即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士兵鏞笑却之
衆乃乘城向賊啟門賊以為出戰鬥欲一馬乘官人
出二夫控絡而已門隨後閉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
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
以行遠入林菁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一
亦逝矣賊控馬入山林夾路冑裸人於樹者彌望見
鏞呼號求救鏞問人乃庠序士前期赴郡為賊邀去
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竟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刃
夾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

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叅見賊取榻置于中鏞坐
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為誰鏞曰孔太
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吾
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宜
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剿絕汝我今奉　朝廷命來
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
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無復
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
衆錯愕曰誠如公言公誠能恤請公終任不復

援犯鏞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餒矣可以食来衆殺牛馬為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鷩服日暮鏞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床蓐鏞徐寢賊羅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鏞曰吾今帰矣爾等能從我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既效順可釋之與吾同返賊即解縛還其巾裾諸生奔競去鏞鞍轡出峒数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鏞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導来陥城矣争問

故鏞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盃疑懼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鏞入復閉門鏞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學古適用編卷之四十

不自為可疑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隰斯彌見田成子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成子亦不言隰子帰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将有事〻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吴赤芾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

将以送之大夫豹曰吴雖大國也不壊交假之道則亦敵矣又何禮焉文子不聽遂致之赤芾既得事将帰吴智伯命造舟為梁赤芾曰吾聞之天子濟于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将以襲衛赤芾曰衛假我道而厚贈我〻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〻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民煩苦予人

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悦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汝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徳義也速已則可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語未畢季氏讓子路者果至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以嫁之於齊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王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荊度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〻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

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翦謝病歸頻陽信為楚所敗奔還王怒自至頻陽謝王翦强起之翦曰老臣罷病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霸上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〻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甚矣翦曰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耶

漢高祖與項羽相距京索間數使〻勞苦丞相鮑生謂蕭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君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悦

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之上聞誅信使〻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都尉一為相國衛諸客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置衛者以今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

故置衛〻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而勿受悉以家私
佐軍何從之上悅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〻
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
陳豨時客又說之曰滅族不久矣夫位為相國功第
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
附君尚孳〻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
今君何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污何從其計上乃
大悅

陳平間行仗劒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

亡將腰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〻恐乃解衣
躶而佐刺船〻人知其無有乃止

銅馬食盡夜遁光武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
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
戰于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
賊降者亦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勑令降者各歸營勒
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
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

吳祐年十二隨父恢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
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上為國
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輛昔馬
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誠先賢
所慎也恢乃止

管寧邴原避亂往依公孫度於遼東度虛館以待之
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
邑寧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
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
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

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
歸度亦不復追也

司馬徽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書人乃括囊不談
時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
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
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孫綝既立瑯琊王為帝于是益恣一門五侯皆典禁
兵帝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或告綝懷怨悔上欲圖反
者帝執以付綝〻求屯武昌帝許易綝求中書兩郎

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帝特聽之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載往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將軍魏邈說曰琳居外必有變陛下何假之過也弗聽密謂張布曰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弭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得而擒也使狐瞑目宜睹示必殺之勢雉亦知驚飛遠舉以避其怒矣布頓首曰誠如聖諭陛下必欲圖之非丁奉莫可使者帝召奉告曰琳秉國威將行不軌與將軍討之如何奉曰丞相兄弟枝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

因臘會誅之帝納其計因會臘請琳琳稱疾帝強起之使者十餘輩琳不得已將入衆止曰將軍宜不聞諸葛公之事乎琳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火起琳求出帝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琳起離席奉布目武士縛琳遂殺之以其首令衆曰諸與琳同謀者俱弗問

盧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候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楊於陵太尉震後少負奇志客江南補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楊以屬吏謁滉異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欲擇佳婿無有如楊主簿者遂以女妻之比滉執政於陵隱居山中滉歿始出累官右僕射

王旦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於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慮遠

知樞密院王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人皆

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惶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唐侍御肅與丁晉公為友宅正相對丁將有衡諸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其故唐曰謂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未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先輩有言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已也須見面稀行蹤少便好

宋建炎間有朱勔者以校尉隨奉使行人在粘罕所

數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於所虜内人中自擇勳擇
一最陋者人皆莫曉不半月勳遂逃去人始悟求妻
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戀也蘇子卿娶胡
婦得無是見耶近之半月得逃遠之十九年得免殆
其在是

張循王罷兵柄就第一日秦丞相召見言建康鎮江
軍皆闕主帥請薦其人張唯唯而退越日辭以居閑
之久舊部曲不相聞未有可薦者秦曰教郡王薦翰
林院學士則難薦將帥職也張逼不得已以劉寶王
權名上二人皆舊隷韓王軍紹興駕幸循王第過午
尚從容循王再三趨巨璫輦乞蚤蚤歸内皆莫測所
以他日有叩之者答曰臣下豈不願萬歲欵留私第
為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晡也即登輦聞者嘆服識
慮髙遠

吳璘奉詔班師諸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此舉所係甚重柰何退師璘曰璘豈不知此顧主
上初政璘握重兵在外有詔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
池

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漢南開府金蓮川時姚
樞隱居蘇門必烈待以客禮動必召問樞因言曰今
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
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必
烈從之後果有譖必烈得中土心蒙古主遣阿蘭荅
兒行省事於京兆鈎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
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鍜鍊羅織無所不至必烈不
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臣也事雖與較莫若盡王邸
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及必烈見蒙古
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鈎考局而必烈
所署置諸司皆廢

元武宗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
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隷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
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
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
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柰何完
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君辞居言陜西分地五事命
經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

時為飛龍之事可尋遂止太子喜諭群下曰事未經王彦博議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驍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鞾中佯醉脫鞾露金閽人以聞　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孝宗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諭曰事有可否每欲召卿商議又以非卿分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進來大夏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為監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狗私害物者比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行是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　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學古適用編卷之四十一

濟大事以權

松陵　呂純如輯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矣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吾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君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既釋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宋公公歸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人在中年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

歇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即位乃以歇為相封之淮
北

秦伐趙圍邯鄲魏晉鄙帥師救趙次於鄴趙平原君夫人魏公子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敕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於趙過見侯生生曰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

子嘗為報其父仇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舉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以却秦存趙

漢遣韓信擊齊楚使龍且救之信擊殺龍且遂破齊使人言漢王曰齊詐偽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與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立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遂遣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平陽侯曹窋見呂產會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陳平周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内勃北軍復令酈寄説呂禄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虚侯劉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窋告衛尉毋入產殿門產不知禄已去北軍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予卒千餘人入

宮門擊産殺之還報勃勃起拜賀曰所患獨産産誅天下定矣乃斬祿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殺之遣告齊王灌嬰罷兵歸

霍光與群臣見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太后乃車駕幸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内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黄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光跪曰有太后詔毋内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張安世將羽林騎

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知自當廢謂左右我故群臣從官安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一海内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諫不悛更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借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

天王出居於鄭繇不孝出之絶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争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其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群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昌邑邸謝曰王行自絶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

右先涕泣而去
董卓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司徒王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亂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黄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為僕射瓚為尚書卓還長安録入關之功封允温

侯食邑五千户固讓不受士孫瑞曰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卓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耶乃受二千户
諸葛亮取劉璋蘇軾非之不知璋父子盖漢賊也璋父焉欲避世難求交趾牧未即行董扶言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乃更求益州黄巾殺緜竹令焉徙治緜竹撫納離叛務行寛恵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嘗往來焉家焉遣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絶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盜賊斷道不得復通又托他事殺州中豪傑王咸李權等十餘人及天下諸侯共誅董卓保州自守畧不出兵焉意漸盛造作乗輿車騎千乗荊州牧劉表丶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璋以車獻帝為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丶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還未幾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則天之厭焉久矣焉死璋立收三輔流人數萬餘家為東州兵聞曹操征荊州已定漢中遣陰溥致敬於操丶加璋振威將軍又遣張肅送雄兵三百人及雜御物於操其父

子未嘗一毫存心於漢室也宗室之中自懷異圖先主欲伸大義於天下舍焉父子將誰往哉况先主不取則必為操所得操得之必不能如先主盡歸其財物於璋也孔明在草廬時看得焉原是漢室罪人而璋方歸誠于操如虎加翼剪除璋亦是斷操狡兎一窟若使關中與蜀相連老瞞驍雄如何可制
明皇平韋氏之亂睿宗即位欲立為太子又以宋王成器嫡長久不决宋王辭以死不居平王上睿宗從之先儒有言善哉宋王之讓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

則先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范氏曰太子者君之貳父之統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二公立論斯萬世不易之大經而未可與語權也蓋宋王之志泰伯之志也泰伯不逃則王季不立宋王不讓則明皇不得為太子明皇舉事時其志將以自取也至於內外皆定天下歸心不得已迎睿宗其於父兄之間有慚德焉若宋王如隱太子而不避則開元治亂未可知也觀其專事娛樂未嘗及時政長枕大衾非明皇素友愛

也宋王有以啟之耳然則宋王亦無德而稱乎

肅宗即位靈武其始為馬嵬驛父老所留其既為建寧王倓所勸又其後為杜鴻漸魏少游崔漪盧薛季溷五上箋所迫實無利天下之心也當時君父播遷宮人亂出乘輿至京城驛中無燈貴賤枕籍而竄賊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刳心以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留長安者誅及嬰兒太子夜馳三百里至平涼雖正位號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太子何覬於此而據之於草萊荊棘之日耶其後顏真卿匿處河北軍事以蠟書達表於靈武遂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靈武徇國之心益堅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不能制乃知靈武此舉真可收屬人心非乘危而利天下也

肅宗與李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

也衣白者山人也帝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泌不得已受之帝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朕非敢相卿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又言於帝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令與臣及廣平先議後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帝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通進餘

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

劉克明矯穆宗旨命學士路隨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倉猝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問於學士韋處厚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又問江王踐祚之禮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群臣三表勸進以太

皇太后令冊命即位耳守澄等從其言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明日即位更名昂是為文宗

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朝廷震懼日謀避狄之計乃令太子為開封府牧李綱謂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盜猖獗宗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從官屬不為帝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綱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帝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有一能行此則宗廟底寧天下之人皆將受賜敏求對具道所以內禪之議遂決

王友直幼從父佐游矢志恢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奏事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

為忠義都統制

金主亮築臺江上被甲登臺置黃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

将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圻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数百艘絶江而来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〻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兵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撃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允文

知亮敗明當復来夜半部分諸将分海舟絶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撃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偽詔来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将李顯忠也願速戰以决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率其衆趨揚州顯忠至采石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illegible]將敵也重兵滁河[illegible]備水深數尺塞瓜洲口

揚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十二餘萬允文以戰艦数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

壽皇居重華宫光宗有疾久不朝及壽皇崩知樞密院趙汝愚請帝詣宫成禮至日昃不能出左選郎官葉適言於丞相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将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見參决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

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歴事歳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於庭即出國門上章請老正既去人心益揺會帝臨朝忽仆於地汝愚益憂危不知所出内禪之議益决閤工部尚書趙彦逾謀可以白内禪意於太皇太后者内侍閤禮見太后具述汝愚意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汝愚乃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亟命殿帥郭

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閼禮使傳昌朝密制黃袍是
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主
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群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
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
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
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
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
播之天下書之史册須議一指揮乃袖出所擬以進
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

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
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
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
煩太后主張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
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
家為孝今中外人〻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
衆扶皇子入素幃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
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出就重華殿東廡百官
起居訖行禪祭禮尋詔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以奉上
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吳曦反蜀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
省事丙度勢不能脫即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會
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亦謀討曦乃屬眉州人程夤
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內巨源曰先生乃為逆賊長
史耶丙泣曰目前兵將皆非賊敵手亦欲得豪傑與
共事耳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
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李坤辰等
謀誅曦好義曰誅曦不難但曦死後須一有威望者

以鎮撫之非安丙不可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
往與約還報丙〻大喜乃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
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梟虎之臣
邪有常刑罪在不赦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
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
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
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
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砍其首馳告丙宣
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鼓

之衆推丙權四州宣撫使臣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號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术虎高琪奉册未至而曦已誅矣

元憲宗殂太弟忽必烈北還廉希憲聞里丕命劉泰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於關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諸王合册等俱會於開平惟里丕不至希憲良弼及商

挺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然之遂即位建元中統里丕聞忽必烈已立命藍合等發兵於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泰平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自先朝將兵屯六盤泰平等陰相結納同擧事里丕遂自立於和林泰平魯懷聞希憲將至乘急傳入京兆謀為變秦人前被藍合泰平等威虐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

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其要結狀集僚佐謂曰主上命吾輩正為今日遂分遣人掩捕泰平魯懷等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都海良臣以未得旨為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事制符已飛奏矣會有詔赦至希憲命殺泰平等尸於通衢方出迎詔渾都海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藍合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亦率騎兵與汪良臣八春兵合分三道以拒之大戰於甘州東殺渾都海藍合関

隴悉平希憲乃上表自劾停赦行刑及擅遣軍將等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參知省事

文天祥與傳羅語後復自書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起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周召二相立以為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為太子犬戎之亂諸侯立宜臼是為平王漢光武起南陽為帝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何論有無

傳授之命如唐肅宗即位靈武不禀命于明皇却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猶無甚貶焉禹傳益不傳啟天下之人曰啟吾君之子謳歌朝覲訟獄者歸之焉漢文帝只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耶春秋亡公子入為君者何限齊桓晉文其大者也何謂逃走不當立羿之於夏莽丕之於漢方篡德祐亡而景炎立謂之篡何居可惜當時不曾將此一段言語數陳頗有餘恨耳

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善謀初燕王嘗巡邊與

寧王相得甚歡北兵起齊泰等慮寧王通燕召之不至削其護衛燕王喜曰取大寧必矣乃遣寧王書告窮蹙求解陽若不知詔削者寧王喜靖難兵遂趨大寧大寧既拔　燕王駐師城外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慟惟訴窮蹙祈請甚切寧王為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〻入城陰結諸胡并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薦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戍卒皆從大寧城為之一空靖難兵由此愈盛矣

王守溪鏊曰　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　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　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歸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懷歸蓋無意於迎者乃所以迎之也不欲其歸者乃所以趣其歸也此意也　景帝不知之也一時廷臣不知之也使當時急于奉迎彼必以為我所重在此挾留為質以怵中國如宋之徽欽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卒委骸沙漠為萬世羞惟不急其君而無意

於迎則彼以為與其抱空質而無用曷若歸之以樹恩此漢高分羮之謾語所以謬敵而致太公之歸是　英廟之復歸天也

耿定向曰李文正公東陽自孺孩時受知　景廟已遇泰陵造膝委心者十年乃大漸憑玉几諄〻以嗣皇托也公獨何心能復念此身哉或謂當是時劉謝皆知不可止矣而公不與俱何栖〻也權璫狂猘國事日非公居首輔不能糾虔而規隨非過與噫乃斯時何時哉　新主芄〻於上國事洶〻於下劉謝

去矣如公者復視若墮甑委之不顧即有朐無心何詎能若是慹哉嬰杵之於趙孤也謂死易立孤難劉謝為其易者亦藉公當其難耳他日過劉瑾第救巴陵而脫之難卒受鉞西征密計行間閹瑾授首此與梁公之薦用張柬之蓋千載同功也

張文忠公孚敬受知　世廟始天下迫於議禮誹之者十九已忌其驟貴而刺之又十九及去位而是非之者半既後相者率無能及每盜下無敢與　上爭事沒而思之者乃十九矣王弇州曰公相而中涓勢

絀至於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伸其志於朝黜首得安寢於里者誰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為令未有悖也考而不已則宗宗則入　太廟入　太廟則有祧即公在難乎其免矣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即不言禮亦循以自見者哉

學古適用編卷之四十二

運籌決勝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北戎侵鄭鄭伯患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戎師大敗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

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眾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繼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

而覆諸山中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楚子及諸侯圍宋〻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將伐曹假道於衛〻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郤縠卒先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宋人又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

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〻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〻〻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先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晉師三日館穀

還至於衛雍作王宮於踐土獻楚俘於王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昭公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

弦及豫章吴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魏伐趙齊使田忌為將孫臏為師以救之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紛者不控拳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於魏也忌從之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魏又使龐涓伐韓ゝ請救於齊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

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且也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晩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ゝ因起兵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ゝ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伏期日暮見火而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燕昭王與樂毅謀伐齊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

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啗秦連楚及魏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燕悉起兵使毅為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師以伐齊戰於濟西齊師大敗毅還秦魏之師分韓師以畧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閒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收取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無損於齊無益於我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

虐百姓怨懟今因其軍破而乘之則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非改過而撫其民則難慮矣遂進軍齊果大亂潛王出走毅入臨菑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為昌國君

燕惠王為太子時不快於樂毅齊田單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齊人所懼惟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使騎刼代毅將士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

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可為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氣十倍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刼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爲

秦圍趙閼與趙王召群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陿難救趙奢曰道遠險陿如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

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封奢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

蕭何奇韓信言於漢王拜為大將擇日齋戒設壇具

禮々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将軍将軍何以教寡人
手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々默
然良久曰不如也信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
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喑噁叱咤千
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将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
言語嘔々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
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
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
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

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
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
秦王将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
諸侯及項王坑秦卒惟此三人得脱秦父兄怨此痛
入骨髓而楚彊以威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害除秦
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
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大喜自
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諸将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
食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廢丘王至咸陽欣翳皆

降

韓信張耳擊趙々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
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
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後願
假臣兵三萬從間道絶其輜重則兩将之頭可致成
安君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信知其不用奉車策
乃使千人持赤幟待趙軍出戰疾入趙空壁立漢赤
幟於先使萬人出背水陣與趙大戰佯走水上軍趙
果空壁逐之水上軍殊死戰趙軍還見赤幟大驚遂

亂遁走漢軍擊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将問信曰
兵法右倍山陵前阻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
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将
皆服

呉楚七國反周亞夫為太尉東擊之因自請曰楚兵
輕剽難與争鋒願以梁委之絶其食道乃可制也帝
許之亞夫至霸上趙涉遮説曰呉王素富懷輯死士
此知将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阸陿之間且兵事
尚神密将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

不過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帝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餓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

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破降之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

光武詔耿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劉歆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渡張步聞之乃使其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

里使多伐樹木陽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人來弇喜謂將軍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

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

步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取之以激怒步步率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率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劍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

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至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出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齊地悉平

虞詡為武都太守討叛羌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羌聞之乃分掠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

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復迫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何也詡曰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因設伏於淺水掩擊大破之

南陽黃巾韓忠據宛朱儁擊之忠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

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
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
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
破斬之

曹操自宛征呂布議者云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
布其危必也荀攸以為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
又恃袁術若縱横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
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布已敗劉備而滅
覇應之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

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
銳氣衰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志夫陳宮有
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可
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操援白馬還遺輜
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而追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
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柰何去之操目攸而笑
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縱步騎擊大破之

曹操擊袁譚袁尚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郭
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
臣必交鬪其間急則相持緩之而後心生不如南向
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
定也操乃南征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為尚所敗
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操還救之遂從定鄴

魏主叡使司馬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為兵
多難供叡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
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
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
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

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
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
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懿軍至遼東淵使其將卑衍等
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
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
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
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趨襄平衍
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
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

口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

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今乃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魏主叡曰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八月使其相王建柳甫請解圍郤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孫天子上公而建等

欲使退舍豈得禮耶於是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約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既而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遂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

魏主珪圍秦義陽公平等於柴壁秦王興將兵四萬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遣奇兵

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阬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阬之南興退走四十餘里平亦不敢出興屯汾西東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為薪平糧竭矢盡夜悉衆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衆二萬餘人皆斂手就擒興力不

能救舉軍慟哭數遣使求和於魏
劉裕伐南燕帥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柰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軍保之南燕主超召群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

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芟俾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柰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粮

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

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羌寇奄至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審能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耶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

内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超突圍出走追獲送建康斬之

朱齡石有武幹練吏職劉裕謀伐蜀欲以爲元帥衆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爲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劉鍾等伐蜀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使隸焉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黄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内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

城以備内道若向黄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虚實别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内水向黄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内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岍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可必拔且養鋭以伺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内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所以沮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虚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不繼二萬人悉爲虜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船步進賊營望風奔潰譙縱棄城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晋師齡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

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虚伐

統萬五月發平城命將軍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魏主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爲下今以步兵攻具並進彼必懼而堅守食盡兵疲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遂行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來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拔待擒奚斤然後内外擊之蔑

不濟矣魏主乃退軍以示弱遣娥青及永昌王健西
掠居民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
兵未至宜急擊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
等皆言夏兵猝至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
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
衆偽遁夏兵果為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
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上
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
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

止後軍已絶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魏主乃分騎為
左右隊以掎之奮擊不輟夏衆大潰夏主遂奔上邽
魏主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
萬匹牛羊數十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
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
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墻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
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魏主覽之嘆曰
蕞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夏平原公定聞統
萬破奔上邽魏主詔奚斤等班師斤言赫連昌亡保

上邽鳩合餘燼今因其危滅之為易請益鎧馬平昌
而還因給兵萬人馬三千匹并留娥清丘堆使共擊
夏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
騎一萬寇西魏襄陽西魏將楊忠帥衆南伐攻梁隨
郡克之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
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
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
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迴師已在近路吾出

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
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
進遇仲禮於淙忠親自陷陣擒仲禮悉俘其衆安陸
及竟陵郡皆降如忠所策
東魏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
出河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滿萬人屯恒農
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
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
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

勿與野戰比及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
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
猝難收歛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
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至馮
翊謂魏刺史王羆曰何不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
冢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
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
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
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

糧輕騎度渭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
文深獨賀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
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耻失竇泰愎諫而
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
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公達奚武覘歡軍武
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
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
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李弼謂
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

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為陣李弼趙貴為左
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
魏兵至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渭曲
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
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
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燒死誰復信
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衆賊寡何憂不克歡從之東
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
奮起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

破之歡欲收兵更戰衆已退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散
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
萬人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
餘悉縱歸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
柳一株以旌武功

周楊堅輔政大將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
從迥堅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成武別將高
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遺書州縣曰大軍將至
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

其息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成武迥将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将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将宣蜀公令賞賜将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遥見仲文且至以為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将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地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寛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絶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来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

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鼓譟塵埃漲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水為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

秦王擊王世充所向摧破奏請進圍東都移軍青城壁壘未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而陳諸将皆懼世民曰賊勢已窮悉衆而出徼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渡水擊之兵交世民自引騎南下與通合勢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中守禦甚嚴攻之旬餘不克将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柰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不敢復言唐主亦密勅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言於唐主曰世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若旋師則賊勢復振後必難圖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進圍洛陽城中乏食民食草木泥餅死者相倚於道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陷

管州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於成皐之東遣使與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遺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来助之此天意欲両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将皆江淮精鋭但乏糧食故為我持建德自将遠来亦當極其精鋭若縱之至此両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

宜勿與戰太王親率驍銳先據成皐以逸待勞決可
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
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欲退保新安以乘其
獘世民曰建德新克海公將驕卒惰吾扼其咽喉取
之甚易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
賊併力其勢必彊何獘之乘吾計決矣中分麾下使
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屯
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趍鞏而去世充莫測
竟莫敢出世民入武牢將驍騎五百出覘建德營緣

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
餘四騎偕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世民
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
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輒
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逡巡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
勣等奮擊大破之建德迫於武牢累月不得進戰數
不利將士思歸世民又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掠其
糧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
陽使重將守之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狥汾晉趣
蒲津蹈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
解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啗
建德諸將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
敬〻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
不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諜告曰建德伺
唐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矣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
而還故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衆
出牛口置陳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
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

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
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
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又爭飲水逡巡欲退
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
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
之直薄其陳建德方朝群臣召騎兵使拒唐兵阻朝
者不得過建德揮朝者令却進退之閒唐兵已至於
是大戰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等捲旆而入
出於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槊

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還鄉里因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已為擒雖出終必無成世充乃素服帥其太子群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世民乃入宮城命房玄齡收隋圖籍制詔已為世充所毀命蕭瑀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

唐以趙郡王孝恭李靖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乃帥戰艦三千餘艘東下銑果不備孝恭等拔其荊門宜都二鎮屢破其兵進至夷陵入北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若急之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出戰果敗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獲其舟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則吾已取之矣援兵見之果疑不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帥群臣詣軍門降諸將言梁將帥拒鬪死

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死耳豈可等之叛逆之科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靖既度嶺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戶六十餘萬

裴行儉討突厥於黑山至朔州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尚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為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為此謀宜有以詐之乃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

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擬取糧
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
幾盡自是粮運無敢近者
肅宗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定對曰臣觀賊所獲
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
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
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冦矣帝曰何故
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
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

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
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
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
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
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
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
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
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
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

擒矣帝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〻域之兵皆會
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
者日夜不絕泌請如前策遣安西〻域之衆並塞東
北取范陽帝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
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
恃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
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
深賊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伺官軍之
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

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惜帝不
能用雖收復兩京卒釀成河北之禍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於汴州西攻鄭州李光弼
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
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
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
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
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
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

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
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重賊不敢逼
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
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
攻河陽使驍將劉龍僊挑戰慢罵光弼裨將白孝德
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瞋目大呼斬之以歸思明有
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
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
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

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端
以迎火船〻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河清
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
陽思明復來攻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
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
任棄之可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
曰吾糧盡明旦當降賊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
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潬
城外置柵〻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
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〻填
塹八道開柵為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
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
曰亦欲戰耳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
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
出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
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
乃命出戰及期不决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
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

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
擇利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
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
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剄不令諸君獨死
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
非敢退也易遣之僕固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
懷恩更前决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
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摯皆遁去
馬燧討田悅李納李惟嶽合兵萬三千人救之悅兵

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
益兵詔河陽李芃以兵會次於漳悅遣將王光進以
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鏁維
車數百絶河載土囊遏水而後渡悅知燧食乏深壁
不出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
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
諸軍夜半食先鷄鳴時鳴鼓角而潛師竝洹趨魏州
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傍
須悅衆渡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

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
為塲募勇士五千人陳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
縱兵擊之悅敗走橋橋已焚衆水死者不可計斬首
二萬級虜三千人尸相駢藉三十里淄青兵殲悅
夜走魏州李抱真與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
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冀三鎮為
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
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
抱真等皆曰善

李愬代袁滋討吳元濟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
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
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
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
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
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然後可圖也淮西人
輕愬不為備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
給之愬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
生虞候王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

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
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
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
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
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
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
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愬聞
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泣愬又因秀
琳得其勇將李祐諸將疑祐為變請殺之愬待以客

禮而重用之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悵恨愬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一日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斬獻忠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不聽引還祐言於愬曰

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引兵出諸將再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

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钁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

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於裴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雖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

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諫效河北諸鎮以從子稹知軍事從諫死稹秘不發喪帝

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制之果見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隸兩鎮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令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帝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

入矣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杜牧上德裕書曰牧嘗問董重質以淮西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州只保境土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上黨叛逆鎮魏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繫纍稚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窒天井

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〻寧兩軍帖以
青州五千精甲宣閏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
必覆其巢穴矣制詔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
何弘敬等討之令元逵取邢州弘敬取洺州王茂元
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
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德裕
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
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
晉絳令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

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果倉皇
出師拔肥鄉平恩帝曰弘敬已拔兩縣雖欲持兩端
不可得已稹將高文端來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實
文端曰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以稹數誅大將疑
懼召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
肯來若諭以引兵取稹事成即除他鎮仍厚有賜與
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為賊
中好為偷兵術潜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
遂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
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衰
氣官軍密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虚襲之無不捷
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
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
據其要害以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諭諸將於是
邢州將裴問稹之舅也請降於元逵洺州守將王釗
磁州守將安玉請降於弘敬路人聞三州降大懼郭
誼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〻狀以
聞澤潞平

五代漢除趙暉鳳翔節度蜀王景崇叛據岐山不受
代朝廷命暉統兵討之時李守貞趙思綰與景崇迭
相為援乃引蜀軍出大散關勢不可遏暉數戰而勝
然後塹而圍之暉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暉乃潜使
千餘人於城南一舍之外擐甲執兵偽為蜀兵旗幟
循南山而下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矣景崇令數千
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援暉設伏而待一鼓盡殪之自
是景崇膽破不敢復出明年春擒之
劉豫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

信陽軍湖寇楊太亦與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
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太會帝命岳飛為之備飛奏
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
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
諭趙鼎〻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
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
賊不涉此江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
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
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

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
鎗而斃後騎皆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
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
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
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為厚
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
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
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
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

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
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
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
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
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
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
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𤫊令無功飛鞭
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
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

安戰急伏四起擊賊〻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
袖小圖示浚〻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
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
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
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
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
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
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
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

誂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掠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投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

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濬歎曰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攻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韓世忠駐鎮江置背嵬軍皆勇鷙絕倫者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世忠受詔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旼亦擊金

人於天長縣之鴉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户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聞帝語群臣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時捷疎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為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時方晏會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兀朮夜引軍還劉麟劉猊棄輜重遁

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於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柰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由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

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覬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

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沮乃引趣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濟次於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猊率衆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猊前鋒遇於越家坊敗之猊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趣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猊

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𩨨將軍鋭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金人歸三京劉錡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所部八

字軍纔三萬七千人將發孟殿司三千人皆攜其孥將駐於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泝江絶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諸將舍舟陸行先趨城中諜報金人入東京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時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騎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陣錡與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請以精鋭為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因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偽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

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金人圍順昌錡豫於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既而三路都督葛王褎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部將許清等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

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
圍已四日金兵益甚乃移砦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錡
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
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
百人以往命折竹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
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
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
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
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

錡聞兀朮至會諸將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勢全
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況已
挫賊鋒軍聲稍振若吾軍一動則前功俱廢使敵侵
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
矣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
諭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今置汝綽路騎中若遇敵
則佯墜為敵所得敵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
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果
遇敵為所執兀朮問之答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

耳即置鵞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
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恐
惑軍心立焚之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
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
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
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怒曰諾明日錡果為五浮橋
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
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
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

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ヽ先擊兀朮ヽヽ一敗
則餘無能為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敵
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饑
渴食水草者輒病往ヽ困乏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
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
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
官趙樽韓植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鬭入其陣
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
營北去錡遣ヽ

袍秉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戴鐵兜鍪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卻官軍以槍摽去其兜鍪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恃以為強者什

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讙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朮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李全寇揚州至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璥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即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丞相勸我歸都統與我戰非相紿耶擲書不受璥夫恐亟發緋印迓趙范於鎮江范亦刻日約趙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強勇四軍萬四千赴之全使胡義將先鋒駐平山堂以伺三城機便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

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叛乃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相向安得不絕汝糧餉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領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刱砦圍三城欲以持久困官軍全張蓋奏樂於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屢戰自

辰至未殺傷相當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数十艘
葵亦戰敗之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将出揚州東門
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於西門賊
閉壘不出葵曰賊候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
收步卒誘之賊兵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如雨
注賊退有項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
橋弔橋並出為三迭陳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
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
三道夾擊賊敗走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

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
全置酒高會於平山堂有候卒識全槍垂雙拂為號
以告范范喜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
精銳数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
誘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
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
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
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数十騎北走葵率諸将以制
勇寧淮二軍蹙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数

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
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
殺我我乃頭目群卒碎其尸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
十餘人皆将校也全死餘黨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
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

陳友諒犯太平陷之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群議
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　上曰不可太平壘吾新
築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
乘城遂為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

我猝難敵也或勸　上自將擊之　上曰此亦不可
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
師順流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
法所忌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
康茂才謂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命　上曰
陳友諒欲來為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
舊宜作書遣使偽降約為內應仍給以虛實使分兵
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康家有老閽者舊嘗事友
諒今齎書以往　上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以

寇来為憂何為更誘致之也　上曰機不可失及今
不為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破此虜則東
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閽者持書乗小舸徑至友
諒軍中友諒見閽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曰
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
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則呼老康為號閽者急歸具
以告　上曰虜落我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
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逃
歸言友諒開新河口道路又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

城以兵守之命馮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
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於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
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　上總大軍於盧
龍山令持幟者偃黄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
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黄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
待是日友諒果率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
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遽引退出大江
徑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
應之者始知閽者之詐以弟號五王者帥舟千餘

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鋭時酷暑　上
衣紫茸衣張盖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盖衆欲戰　上
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時天無雲衆莫信忽風起西
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　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
友諒麾其軍来争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〻震黄幟
舉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
師交集内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潰趨舟
值潮退舟膠殺溺死者無筭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
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皆降獲巨艦百餘艘及戰舸數

百友諒乗別舸走於其所乗舟臥床下得茂才書
上笑曰彼愚至此耶時降將張志雄言於　上曰友
諒東下并安慶之兵以行今既敗之安慶無守禦者
　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追及友諒於慈湖縱
火焚其舟賊大潰至釆石又與戰德勝死之國勝以
五翼軍蹴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
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收殘兵遁去遂復太平達率
舟師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取安慶守之
太祖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

士誠據姑蘇數擾吾近地為吾境内寇不可不討請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以為未可獨徐達進曰張氏驕横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齪齪不足數惟擁兵將自冨貴耳其居中用事者黄葉蔡三叅軍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鋭之師聲罪致討三呉可計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汝合吾意於是命將簡卒擇日放行八月辛亥　上御戟門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自大亂以来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群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覩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冨貴聚淵藪刼奪寇據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我疆故令卿等討之　上又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薫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既破諸郡可不勞而下　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麒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

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麒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麒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

沈都督希儀初為右江叅將右江城外五里即賊巢賊諷者耳目徧官府即閭閻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輙知希儀至頗令熟猺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得與猺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為諷於是賊動静聲息顧徃徃為我所先得所鵰勦風雨来去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兵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自不知頃之劉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絶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刑罰不可不中

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

克棘入州来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
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〻人與之苗以為謀
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
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
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
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
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
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
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

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
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
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
之

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宣子命叔魚斷舊獄
罪在雍子雍子納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
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雍
子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乃施邢
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張釋之拜廷尉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
乘輿馬驚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
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既出見乘輿車騎即走
耳廷尉奏此人犯蹕當罰金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
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
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
更重之是法不信也且廷尉天下平也一傾而天下
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手足惟陛下察之良久帝
曰廷尉言是也

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捕得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
律盜高廟服御物者當棄市帝大怒曰人無道乃盜
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
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
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
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
法乎久之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宣帝以于定國為廷尉初定國父于公為獄吏東海
有孝寡婦不嫁養其姑〻〻以姑婦嫁自縊死姑女告

婦追死其母孝婦竟受誣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至
公言其故祭之遂雨于公治獄有陰德令高大其門
曰吾後世必有興者至是定國果為廷尉
梁統請更定律上疏曰臣竊見元帝輕殊死刑三十
四事哀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
者減死一等自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
臣聞刑罰在衷無取於輕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
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至哀平繼體即位
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

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
其尤者傳奏於左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
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
苛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菓桃茱菇之饋
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至於法不能禁
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
統復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
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於孝
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

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
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
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
至悉去杻械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
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
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為本豈
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
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
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太宗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蓋欲思之
詳熟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惟據
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
古者刑人君為輟膳撤樂朕庭無常設之樂然每為
不啖酒肉於是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
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
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
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帝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
時嘗有盜發捕得拷訊服罪者二千餘人大理丞張

元濟尋其狀惟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帝曰此豈惟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帝又嘗謂執政曰朕嘗恐因喜怒恣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當除名高宗特命殺之大理寺狄仁傑奏罪不當死帝曰我不殺則不為孝仁傑曰夫法不至死而陛下殺之是法

不信於人也人何以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主臣不敢奉詔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帝貸之仍擢狄仁傑為侍御史

武強令裴景仙犯贓事覺亡命明皇怒欲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贓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曾祖寂有建義功初載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存今為承嫡宜宥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為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又曰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乎明皇乃杖景仙一百流嶺南

楊汪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稚年孝烈

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帝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為作哀誄斂錢葬之胡氏曰復讐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若讐而不復則人道滅天理亡矣瑝琇忿其父死之冤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訟於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宋璟欲宥之而裴李必欲殺之何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爾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

人而當張氏父子三人之命不亦頗乎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為嬉獨唐明宗稍有仁心京師廵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鬪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塘處置敬塘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為戲下詔自咎以為失刑减常膳十日以謝幽寃罰敬塘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流登州仍賜小兒家屬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令如法埋塟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

鎮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妻田氏早卒田之妹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為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遇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興殖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為令遵興殖乃聚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為方遇繼嗣即令鬻券人安美為親族請嗣券書既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要每月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石李二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二女賂錢數千緡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寃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内地彌縫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及通貨僧人婦人皆棄市惟從敏初欲削官停任中官哀祈竟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之而八議之所不及失刑也

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范魯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恠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寃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幸無忘吾言質悵然久之後至佛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見者質心異焉亂定質大用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為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為刑統嗚呼奇鬼亦畏酷吏苛政何止猛於虎耶

淳化二年旱蝗太宗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寇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論杖復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為可大任遂有是命

太宗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於禁中

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羌人有殺邊民者入羊馬贖罪曹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

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浴衣井旁裴之嫡子誤墮井死其妻訴於州謂沉香擠之也州委錄叅杜子方司户陳珪司理戚秉道三易獄皆同沉香從杖一百斷放時陳睦任本路提刑舉駁不當劾三掾皆罷州委秀州倅張濟鞫勘許其獄具即以才薦竟論沉香死故東坡送三掾詩云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其後睦還京師久之未有所授聞廟師邢生頗從仙人遊能知休咎乃往見之叩以來事邢拒之弗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悚懼汗下廢食者累日釋氏所云冤對終不免可不戒哉

張浚疑都統制曲端使張彬往察之彬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

端曰彼將士精鋭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之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彬還白浚浚不以為然及兀朮略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及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

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縶維端以紙糊其口爇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

永樂二年 上御奉天門録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

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意從容審之有冤即來白時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梅氏訴益母老無養願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

義勇衛軍閆群兒妻毛氏有淫行李宣者嘗以告群兒群兒數箠毛欲殺之毛於是誣群兒與宣等九人謀劫校尉陳貴家財御史悉論罪當斬貴被劫之日宣等各有事他適實不為盜擊登聞鼓訴冤給事中李庸以聞 上曰平人豈可枉殺果以事他適當有證驗命都察院行勘他適有驗實不為盜於是釋群兒殺毛氏諭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王士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拷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冤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汝貸矣

韓雍在都察院時錦衣衛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值房同飯欲坐以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結交朋黨紊亂國政也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不趨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為然敬得從輕

陸瑜久居法曹練習典故屢辨冤獄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達訊達鍛鍊以為反形已具洎會審瑜獨明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敢枉人以滅族

之罪耶達諳瑜欲出反者　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
妻子達辱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於瑜〻曰達違
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
間矣達卒得不死瑜平厚寬恕類此
刑部何喬新等言伏覩大明律四百六十條其間計
贓科罪者居多至於計贓又須估鈔方可定罪然計
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可易以贓估鈔者例也
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初制律之時每銀
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

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
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即坐絞斬罪名雖曰民
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　祖宗制律之
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智監察御史李
至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
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
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於刻贓重罪輕
者似失於縱合自今後估計錢貫銀每一兩錢一千
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銀錢估鈔舊

例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
蕭山何孝子競其父舜賓原任南道御史以事謫戍
廣西後遇宥回籍頗事武斷當塗鄒魯以御史謫官
縣丞陞任知蕭山恃勢妄為自號蕭然逐客又改牧
愛堂為寄豸堂仍服豸繡舜賓譏之成仇魯乃與吏
卒謀作廣西移文勾取遂差隸卒十數人押舜賓赴
解仍搜捕其子姪寘之獄舜賓行至江西差卒受魯
囑百般苦楚之至夜候舜賓睡熟乃用沙袋掩口身
死其人還報魯受賞競逃匿日夜思報父冤一日聞

魯已陞山西僉事伺其日出接憑暗結親鄰伏道左
將魯拖扯下轎用石灰擦瞎雙眼用船裝至浙江臬
司當將競監候上其事法司題奉　欽依差給事中
李舉刑部郎中李時往勘其事擬魯屏去人服食因
而致死為首絞罪係篤疾奏　請何競毆本管五品
以上官照例發口外為民士論不平競復具奏再差
大理寺正曹廉勘問乃擬魯謀殺人造意斬罪餘俱
為從者絞何競為親報仇情有可矜奏　聞可之輿
論稱快遂名競為孝子云

山西崞縣人李福達初以妖賊王良謀反連坐戍山丹衛逃還改名李五清軍御史勾發山海後逃寓陝西洛川縣倡彌勒佛教煽誘愚民邵進祿等既進祿事露供稱李五首謀福達又竄居五臺縣易姓名曰張寅往來大同之同戈鎮已又挾重貲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為太原衛指揮以燒煉往來武定侯郭勛家後仍往同戈鎮其仇薛良首發之官司捕繫其二子福達窘乃自詣獄置對先后鞫訊者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證之者李景全等九三十八人具獄上布政使李

璋按察使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英皆如訊獨巡撫畢昭謂福達果張寅為仇家所誣反其獄以居民戚廣等為證坐良罪口外為民獄未竟昭乞侍養去會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勛為貽書囑免不從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上其事於法司於是左都御史聶賢等言福達挾妖術煽亂宜置重辟而郭勛交通逆賊納賄行囑法宜並坐得旨如奏勛對狀具服謝罪　上特宥之給事程輅等先后劾勛請正罪勛亦自訴且以議禮觸衆怒為言　上置不問也而

錄與巡撫江潮疏論勛給事中常泰等復各疏論勛請如律　上令逮福達來京審問逮至詔會三法司官勘實刑部尚書顏頤壽於午門外會訊時告者薛良衆證李景全等共指福達福達語塞而前畢昭引證薛良之誣者戚廣也訊之復云我叢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頤壽等以其詞上　上怒壽等偏狥欲親鞫揚一清諫止仍屬初勘官會訊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死不枉　上怒黜為民頤壽等懼乃雜引前後讞詞指為疑獄　上切責壽等仍械繫馬錄下鎮撫司掠治一時論救諸臣俱遭逮繫於是頤

壽等更議出福達以薛良抵罪而不及錄　上怒甚遂并逮頤壽等下獄是月命璁獻夫萼署三法司事雜治之萼等搜馬錄篋中有大學士賈詠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汪淵工部侍郎閔楷私書及郭勛囑書凡八紙詠書別有所囑英等頗及福達事　上責對狀詠引罪致仕逮問仲賢等英書詞連及侍郎孟春并逮璁萼等廷鞫具狀言寅為仇家薛良指為逆黨後得白已反坐良既馬錄以按部至郭

勛致書求解録素憾勛乃窮治寅事指為福達今考其姓名年歲皆不倫此皆録欲陷勛泰等而所在問官阿意承指遂成大獄請罪各犯如律有旨薛良誣告論死石文舉等誣證李璋徐文華阿附巡按殺人媢入戍極邊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啟充盧瓊挾私彈劾戍邊給事中王科等扶同妄奏為民刑部尚書顏頤壽等畏避言官推勘不實太僕卿汪去錫光祿少卿余才逞忿橫議吏部侍郎孟春工部郎中閔楷都御史張仲賢交通私劄各褫職閒住知州杜蕙胡偉下巡

按御史勘問巡撫畢昭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後馬録故入人罪死未決擬徒　上以擬猶輕萼等復擬發煙瘴地面永戍按是獄初起時郭勛奉旨詰問已具服謝罪矣及在廷諸臣攻之益急勛遂力圖反噬且以議觸衆怒為詞於是議禮三臣亦力左右之而爰書改皂白混焉先是吏部郎中彭澤大計謫外璁為澤訟冤言文善瓊啟充皆以大禮事合謀傾澤次且及璁璁之欲甘心於三臣也匪今日矣讀實録所為璁傳則曰奉詔鞫勘重獄獨違衆議脫張寅之死蓋江陵當國專總裁之柄曲護永嘉遂顛倒是非至此百世而下誰當能辨之者

餘冬序録載魏王肅告明帝曰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是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者也龜山楊氏曰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是則開人主妄殺之端

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亦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輒誅乎唐柳渾為相玉工為德宗作帶誤毀一銙工私市他玉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詳讞於法當杖請論如律由是不死洪邁隨筆曰張柳之論可謂善矣然張云上使使誅之則已柳云陛下遽殺之則已無乃啟人主徑殺之端乎嘗考隋書煬帝時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大理少卿源師據法

擬配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又國老談苑載周世宗時畿縣令因部夫犯贓受絹數百疋欲置之死宰相范質據律持之世宗怒曰法者自古帝王所制本以防奸朕立法殺二贓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即可若付有司則臣不敢署敕是二事又隨筆之所未及也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孥

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減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々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畧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色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齊王敬則為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狥自此路不拾遺敬則立威讋衆乃始一小兒乎孔琇之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割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為盜長大何所不為宋張詠鎮成都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摑其父詠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況其長成遂殺之嘻亦甚矣永樂初京中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事李厚鞫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

所毆也上疏請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成祖皇帝以筯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為安南掾厚忻然就道曰吾豈敢附死獄以媚上耶厚在安南三年 上感悟復召為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南變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為忠誠獲報之驗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誌但漶剥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

寃者擊之而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詞如今之撾登聞
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叉肺主聲〻所以達其寃
也
安成鄧啟隆理寧刑寧人王德才原出倪姓其嫡伯
曰倪寅初德才與妻朱氏傭於王學家種田且同居
住後德才逃外駕船久無音信寅垂涎才田因以姦
占殺命告學初審學強姦擬絞繼謀殺擬斬學已誣
服歷三院經恤部成獄六年矣啟隆以屍未起而證
無據疑之曰九因姦而謀斃夫命多出盛年淫心不

能自戢又不然則兩情交密必欲拔眼中釘也今學
皤然一老叟問其年幾何曰六旬有五遡其犯辟之
年蓋已六十矣且初供謀殺投之江中又曰埋之平
山夫魚腹之葬難問之水濱至於平山豈不可押而
往起且德才年壯學年老學豈能一人制其死命而
招稱袖籠短棍不追究其同謀共事之兇手俱不可
解於是立賞格給長批竄捕役多方挨緝德才未三
月而果獲之拘寅與朱氏識認曰是也遂立釋王學
數載沉寃一朝昭雪鄧可方錢若水矣

學古適用編卷之四十四

足食務在屯田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周宣王不修籍𤰈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
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
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植於是乎始敦龐
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
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
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
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

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
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
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
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
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
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
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
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
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

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狗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狗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鏄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則能媚

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

賈誼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以長生之甚少而靡之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遠方之能僭擬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畆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帝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鼂錯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

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為一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

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耕不過百畮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朝令夕改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

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而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而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復言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趙充國為後將軍宣帝賜書詔破羌將軍為副急擊

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諫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耶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粮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相因並起為明主憂且羌虜易以計破難以兵碎也故

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敗壞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游兵以充入

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所至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官田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諸葛亮悉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日交戰懿戎服蒞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嘆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

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漑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晉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

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

魏主問高允何政為先允曰臣少賤惟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薛虎子為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

庫虎子表言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今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餘萬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具給官食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蹔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魏主從之虎子為政有惠愛兵民懷之

齊境糴貴左丞蘇珍之建議修石鼈等屯自是淮南軍防足食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督亢陂置屯田歲收稻粟四十萬石北境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突厥數為邊患并州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與裴寂等相問難於唐主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乃從之

唐郭元振為涼州都督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

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開置之後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可支數十年元振善於撫御在涼州僅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宋慶禮為貝州刺史建議請復營州制置營州都督於柳城管內州縣鎮戍皆如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為營田度支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邑浸繁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其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

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以為善乃即命行之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憲宗從之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何承矩至雄州既建屯田之議會黄懋亦請於河北興水田乃以承矩為使懋為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萬八千人給其役開塘泊種稻田民賴其利

初孟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珙分其軍為三又刱平堰於棗陽自城至

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邊儲豐足珙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至是以毋憂起復駐劄棗陽

先是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帝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

及元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
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畧倣前集賢
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
人各千人為農師降名勅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
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
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高皇帝初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
才屯積充仞他將皆不及乃下令曰興國之本在于
強兵足食自兵興以来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

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
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
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
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
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
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宋訥獻安邊策曰備邊固在乎屯兵實兵又在乎屯
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中匈奴帥十餘萬騎而
南欲為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而單

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　朝
諸將中智勇謀畧豈無如充國者　陛下宜選數人
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領
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
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
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　上嘉納
之遂令邊軍皆屯田且耕且守著為令
胡世寧奏議曰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
能增者急於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

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若通
照　文皇帝聖旨聽令北直隸各屯原額拋荒及堅
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及
正統四年令各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户下人丁儘力
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而人樂於興種矣
蓋所貴乎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賤發銀可糴則邊
儲易足矣大率邊儲之策有三趙充國之留田湟中
韓重華之營田代北上也勸民廣種以待糴召商開
中以待輸次也轉餉千里終歲嗷嗷脫巾待哺策斯

原缺

下矣此三策其為得失上下人莫不知然近日譜邊
每止行下策而莫行其上雖中策行之猶扞格焉謂
之何哉

大學士楊一清言積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糴
買既有弊惟召商為便耳請自今為定制凡開中鹽
引務令商人上納本色邊儲銀兩除量留以備凶歲
折放亦當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然欲以
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種不可欲廣
興屯種非補助屯丁不可宜令清軍官各查理衛所

軍户不然亦可做古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
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乃徵其
稅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為官物屯地埋沒者
聽人首告官豪佔種者諭令吐還管屯之官貪婪侵
剋者罰無赦有成效者薦擢用　上令擬議條例
以[illegible]則民知[illegible]課務底成效增築邊

學古適用編卷之四十五

奉使不辱命　　松陵　呂純如　輯

楚子圍宋宋告急於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
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
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
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
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
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
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
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

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晉以魯衛伐齊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
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
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
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
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
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

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〻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

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〻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〻〻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婁

宣伯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

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来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

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晏子将使荊荊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来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来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荊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故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而樹之於江北則不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来之荊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荊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吴吴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盖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将使於吴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吴王惡乎存然後吴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吴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将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来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将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急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将以釁鼓則吴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吴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

孰大島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矣乃歸蹶由

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廪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人民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

絕世於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漢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倍楚謁者隨何請使王遣之何至九江說黥布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布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與楚俱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彊可托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大王宜悉眾自將為楚前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漢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

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倍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能鮮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

趙佗自立為南越王高帝因遣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〻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賈至佗魋結箕倨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〻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項羽倍約王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王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使授王印綬剖符通使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強於此

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〻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槖中裝直千金賈卒拜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

武帝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既至置幣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長水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衛律而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人告單于時律為丁靈王貴寵用事單于使律治之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單于怒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召武受辭武謂假吏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絕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勝會論斬虞常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

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必不聽後雖欲復見可得乎武罵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生死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此始矣律白單于愈欲降之乃幽

武置大窖中絶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武掘野鼠與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及陵降單于使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足下兄弟皆坐事自殺太夫人已不幸婦亦更嫁矣獨有女弟男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

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及是匈奴國内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與漢和親乃歸武及馬宏等宏前使西國為匈奴所遮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陵雖駑怯令漢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

二千石賜錢三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自武帝天漢元年使匈奴至昭帝始元六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

漢遣鄧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絶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

王幼弱國小埶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〻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遂絶魏專與漢連和

涼州張駿遣參軍王騭聘於趙〻主曜謂之曰貴州欵成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

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厚禮而遣之

張駿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通表建康李雄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竇以告淳〻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琊王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耶景騫請留之曰天熱可且遣下吏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宫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讎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

甚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之民避難此州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琅琊若能中興亦當帥衆以輔之厚爲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于建康

燕使劉翔至建康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爲鋭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異姓不封王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爲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能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心存本朝戮殄強敵

使石虎畏懼蹙國千里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
以為封邑何哉吾非苟尊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
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
主異議以為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輕
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
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嫠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
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慕容鎮軍枕
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四海所以未
一良由君輩耳庾冰與何充奏從其請以皝為大將

軍幽州牧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以翔為代郡太
守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
嘗因宴集謂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
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
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
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
充等甚慚乃遣使持節冊命與翔偕北公卿餞之翔
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強吳
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讐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

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
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
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晉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〻
隴右關中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
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奕
世為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為
燕王而主公纔為大將軍何以褒勸忠賢乎明臺宜
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人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

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
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不之非蓋
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晉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
乎漢高祖封韓彭為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
之也皇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
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
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帥河右之衆東平
胡羯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
乃止

燕秦結好使者往来燕侍郎郝晷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見燕政不脩而秦大治知燕將亡陰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〻曰秦使至燕〻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主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天子稱乗輿所至曰行在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為不可琛曰桓温闚我王略燕危秦孤是以秦主恤患結好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

歡若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乗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畧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尚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為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朝名臣為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畧冠世折衝禦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皆能稱職野無遺賢琛從兄奕為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辭之奕數來就邸舍與琛卧起間問琛東國事琛曰今二方分據兄弟並蒙榮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先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其君也鄰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之臣乎禮有往来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為煩耳乃不拜王猛勸堅畱琛堅不許

晉安帝義熙十年魏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主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若拜受詔則吾自以賓主禮見何見逼耶跋怒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屈久之衣冠弊壞畧盡蟣蝨流溢跋遣之衣冠什門不受至宋文帝元嘉十一年燕遣高顒稱藩請罪於魏以季女充掖庭送于什門還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須示天下

魏李順奉使至涼〻王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竟出蒙遜使追止之曰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今王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耶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

群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皆庸才也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當於數年外圖之

唐主遣大理卿郎楚之安撫山東秘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端至黎陽李世勣發兵送之自澶淵濟河傳檄州縣東至於海南至於淮二十餘州皆遣使來降行至譙州會汴亳降於王世充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端謂曰卿等鄉里皆已從賊可斬吾首歸賊必獲富貴衆皆曰公於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義志不圖存某等雖賤心亦人也寧肯害公以求利乎乃復同進潛行五日餒死及遇賊奔潰唯存五十二人時河南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為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以書召端解衣遺之且除端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

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爵汝欲吾往惟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於竿自山中西走冒践荊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從者墜崖溺水為虎所食又喪其半端詣闕見唐主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唐主復以為秘書監楚之至山東亦為竇建德所獲楚之不屈竟得還

韋仁壽性寬厚有識度初為蜀郡司法書佐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為仁壽禮佛然後死時西南夷內附朝廷遣官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帝聞仁壽名命檢

校南寧州都督仁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周歷數千里蠻夷望風歸附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縣令法令清肅蠻夷說服各遣子弟入貢

僕固懷恩死帝念其功養其女宮中回紇請以為可敦冊以為崇徽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

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馬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李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討田悅會朱滔王武俊反救之抱真知武俊與滔有隙使參謀賈林詰武俊壁詐降說之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以大夫宿著誠效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狥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難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倡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田悅

說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抱真於臨洺抱真復遣林說武俊曰臨洺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悅送武俊於舒陶執手泣別下至將士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

其俘掠許之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
因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
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為盟主以來輕蔑同列河朔古
無冀國冀乃大夫之封域也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
兄北結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為
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善兵非滔之比又本以
忠義手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為滔所誑誘故
蹉跌至此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必獲滔既亡
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也今諸道

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
已晚矣武俊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
豈能臣此田舍兒遂容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為兄
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及朝廷赦武俊與悅之罪悅
等遂密歸款而與滔誠滔大怒分兵攻貝魏悅兵數
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之兵馬使田緒遂與
左右殺悅林復為抱真說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
值田悅被害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
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

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
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
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
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
之軍於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洺引兵會與武俊營相
距十里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
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
此舉係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
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

待之抱真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
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
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
向蒙遺賈參謀開諭得棄逆從順免菹醢之罪享王
公之榮今又不間胡虜辱為兄弟武俊當何以為報
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
視武俊當為十兄破之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
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
死矣遂連營而進合兵擊之回紇敗走滔夜焚營遁

去是役也賈林奉使凡四往返卒收武俊携滔悅
死滔亦困窮上表請罪河朔幾平雖抱真忠義林之
功蓋亦有足多者焉
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
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
為成德節度而遣韓愈宣慰其軍詔愈至境更觀事
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
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
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

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
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
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
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
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至今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
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
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
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
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

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
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辛讜初遣賈宏等使南詔相繼道死召拜巡官徐雲
虔執其手曰遣使入南詔而相繼物故吾子既仕則
思狥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
涕雲虔曰士為知己死敢不承命讜喜厚其資裝而
遣之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之與抗禮使人謂曰貴
府牒欲使驃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與唐
約為兄弟不則舅甥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

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
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
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
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乃厚待雲虔授以木夾
遣還
馬希萼之破長沙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為溆州蠻酋
符彥通所掠彥通由是富彊稱王於谿洞間王逵遣
其將王虔朗撫之彥通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彥
通慙懼起謝因說之曰谿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為州

縣著在圖籍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
雖自王於山谷間不過蠻夷一酋長耳曷若去王號
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
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日去王號
獻銅鼓於王逵〻承制以彥通為黔中節度使以虔
朗為都指揮使預聞府政

南唐主以孫晟為司空奉表於周請奉正朔守土疆
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然晟若辭之則為負
先帝矣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同使王崇質曰君

學古適用編　卷四十五　二十六

家百口宜自為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坏土
餘無所知既至世宗遣中使以晟等詣壽春城下示
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
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聞之怒晟曰
臣為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耶世宗釋之初晟
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
晟但言臣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
書召晟責之晟正色抗辭請死問以唐虛實默不對
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與之飲酒從容問
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
索靴袍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既而世宗
憐晟忠節深悔之

孔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
輔艴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
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
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後契丹來告哀
復遣道輔王隨等充賀冊及弔祭等使契丹益加
禮重道輔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學古適用編　卷四十五　二十七

契丹主有南侵意會趙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
南十縣地乃集群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
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
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
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
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
取故地及問興師伐夏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
故特末至呂夷簡奏富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
特末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

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矍然起拜弼開懷
與語特末感說亦不復隱其情寔以其主所欲得者
告且曰可從〻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
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
因薦弼集賢校理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
留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
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
義不憚勞柰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弼至[illegible]見契

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
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
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
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
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
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
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
為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
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
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徒馬物故大半

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
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
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
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
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
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
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
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
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

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
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
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
盟假此為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
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
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
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
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
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

爾弼曰結婚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

欺陛下遂易書而行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嗣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

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自是通好如故弼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又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未幾以弼為樞密

副使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交趾酋長黎恒不順海賊頻年剽刼朝廷加恩于恒以轉運使陳堯叟為國信使先是將命交趾者必贈遺數千緡恒所賦歛往往斷民手足堯叟召其掌授以朝命却以私覿及交趾民卜文勇等入殺人亡命

為奴者鎮將藏匿凡百餘人堯叟皆捜獲付之且戒之勿加酷法交趾感恩恒乃捕送海賊為謝且言已勒溪洞不得騷動

遼初括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為界及劉忱與蕭素會于大黃平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雾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遼復遣蕭禧來致國書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

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去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括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為使契丹圖上之

蘇頌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為是頌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所可也北人以為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二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係

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

宣和時傳忠肅公察為接伴使時金人已渝盟公至燕山聞斡离不入寇或勸其毋遽行公曰銜命而行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去至境上斡离不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陳忠肅公過庭當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須大臣皆行聶昌耿南仲皆以事辭公曰主憂臣辱臣願効死欽宗揮涕遣之壯哉兩忠肅也苟有聞二公之風者則奉使渡海必不損節而還遣勘出關自當

齎車而去庶幾所謂東西南北惟止所使者歟

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朶自清州還燕山帝遣洪皓如金所在阻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啣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皓跪請得留遞冷山皓居冷山距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谷神聚落也谷神敬皓使教其

子或經年不給衣食盛夏衣粗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燃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谷神持以問皓皓力折之谷神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復辯之谷神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于水以墜淵為辭可也谷神義之而止皓屢因諜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與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於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魏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為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俟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

張邵使金被囚柞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

怒械于獄久之復送於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徙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修撰主管祐神觀

朱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伸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

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紿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絶其餼遺弁固拒驛門忍饑殆盡誓不為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不可易也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

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願畢矣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没喝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䰟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氷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金人以黷武為至德以茍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

金使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帝然之遣洪邁充賀登極使邁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濶

三十年不得以時灑埽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三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皓季子也

魏杞使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脇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

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籍甚厚

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范成大口以為請成大至金客草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為叔侄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

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

韓侂胄蒙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方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詞答之侂胄矍然遂以信孺為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至濠州紇石烈子仁下之於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辯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

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奸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疋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聞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

臣以王柟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柟倫之孫也

張立道使至安南謂其主日燇曰昔鎮南王不用嚮道率衆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而雲南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継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哉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逸將讒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吾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燇泣謝出奇寶為賄立道却之因要其入朝日燇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

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何惟巖阮代之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燇懼卒不至

元明善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巳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嘆服

安南使臣杜舜欽以其王陳日烓卒來告哀請命上素服御西苑之楃殿召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編修王廉往祭既至其嗣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数四不决廉厲聲訶之乃奉御製文於龍亭迎入其殿别設日烓靈位于殿前廉南面布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而還

宣德中交阯黎利反成山侯王通兵無功工部侍郎羅簡齋璽書諭利未至而通失利私率衆還出境矣衆止簡毋往簡曰成山受命討賊既喪師辱國矣我受命諭賊不至得無辱　上命乎賊雖兇乃何敢拒

詔也亟馳詣其國宣　上德利惶恐率其屬首過遣使貢金表謝

禮部會奏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悔太監興安傳旨言爾等固欲遣使且言孰可行也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荅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群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遂陞都給事中李寔為禮部左侍郎羅綺為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寔等至也先营也先曰你每來的好若不來呵我每人馬到北京也明

日引寔等見　上皇行禮畢　上皇謂實等曰當時
朕非以遊畋而出乃為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
所致也及也先寔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
問　聖母及　今上安好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
此踰年始見鄉等寔因奏曰昔　陛下錦衣玉食今
服食粗陋不堪因極言王振向日寵之太過以致傾
危國家　上皇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
燭奸今悔無及也先宴寔等寔因言來迎之意也先
曰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

人送去如今送去可輕易了復再三言之寔等辭
上皇歸時虜主亦遣使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
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往問　上皇道遇李實乃
實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土木之後
南朝將士何以不戰乃解甲自潰善曰承平日久將
卒不習武備况此行原擬扈從非選銳攻戰何得不
敗善因言　今上英武戎政聿新招募武勇收攬群
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以鐵製錐擬偏豎山嶺但騎
過無不中傷者又新製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
方毒弩中人馬無不立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
皆精技又以鏢置硫火中名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
步外凡此類甚多惜無用矣虜使曰何惜善曰今南
北既和何所用之虜皆以白其酋既至見也先也先
問曩南朝待使臣薄且減馬價故善言昔使臣少不
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朝廷皆厚賞宴豈得為
薄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為奸
盜他所還害中國留之何用善又言馬價以人言入
貢者非正使乃減其數又使臣多自尅欺隱非朝廷

意也先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及
復辯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也先甚喜許送　上
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　皇帝善曰
太師仁義充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為財物乎
此舉萬代贍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
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垂名後
世耳也先復問善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
定再難更改也先曰堯舜當日如何來答曰堯讓位
於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明日善等見

上皇于伯顔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筵宴請
上皇至其營餞行也先自弾琵琶妻妾奉酒善等亦
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
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羡曰中國好禮
數又明日伯顔亦設宴與　上皇餞行又各設宴與
使臣送行　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
顔率兵護送至野狐嶺伯顔等慟哭曰一皇帝去矣
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百騎送
至京

顯皇帝即位當頒詔外國江西劉璟以侍講使交南
時交人吞占城侵緬甸或難其行劉毅然上道携二
僕由南寧直抵其境交人賦曰昔之人皆航海来飈
檣蔽洋貿重易奇今豈自天下耶何其簡速也奉迎
館候視昔倍恭陪臣拜跪劉據大明集禮之文受之
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詔明日宴畢即行王大驚曰
一國生靈命縁天使致饋遺豊腆倍昔金珠犀象珍
玩甚多劉一不顧復令陪臣要于路期必致之劉復
書示以初入関詩咫〻天威讋肅将寸心端不愧蒼
蒼歸裝若有関南物一任関神降百殃交人益歎慄
遣陪臣入謝表有朝臣清白之語云

學古適用編卷之四十六

片言折獄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于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用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
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
讞帝疑之武帝年十二為太子侍側對曰繼母如母
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
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
漢武帝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於茂陵軹人郭解關
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青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
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

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
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奸
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
解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
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太
逆無道遂族解
周紆為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
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輙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
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

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
人莫敢欺者
張允濟為武陽令民有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
餘犢將歸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
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
知遽曰此壻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徹蒙曰可以此
牛還壻家
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
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曰向求

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推
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久在蜜中
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皆
大驚竦
范邵為浚儀令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
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色於是擒之服
罪
傅琰仕齊為山陰令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一
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者有賣鍼賣糖二老姥共

争團緜詰琰〻樹團緜令鞭之密視有鍼屑乃罰賣
糠者
李崇都督江西諸路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
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
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証郡縣不能斷崇令二
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
向以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
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
奉伯欵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

賓兄弟坐事俱徒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
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其弟為人所
殺迎歸殯塟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
云見鬼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
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
自欵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
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任在北州比有一人
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即便詰問乃云是流
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
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為往告報
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相重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
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顧當放賢弟
若其不信可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
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引伏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
日之間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
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顧憲之為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
解牛任其所去竟還本宅盜者服罪

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遇鄧縣有二吏一犯贓
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
法在姦吏犯法〻亡竟誅舞文者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
僧求寢於門外車廂中許之夜有盜入其家自墻上
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
人所納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
因夜亡去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為盜所殺
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

治僧自誣云與婦姦誘俱亡恐為人所獲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墮其中贓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上府府亦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前生當償此人死敏中固問之乃以實對敏中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之獄何如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吏曰[illegible]此獄矣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婦人乃村中少年某人所殺也吏曰其人

安在嫗指示其[illegible]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illegible]

王文恪以風節[illegible]名而性好吏事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illegible]百千視其狀亟呼吏作檄下縣令追買木[illegible]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九公文[illegible]先者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姦也鞫之果重疊請盜印為姦者洛人皆服其精明

歐陽曄治鄂州崔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一日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周新按察浙江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報我矣發之得婦人屍僧即欵服人稱為神明初來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

人尾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誌者鞫之即刼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死於賊也又一巨商遠出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為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往取之無有也訴於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鞫之果然蓋婦語妻時摟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

壽寧人張廣犯斬且以矜疑免死發充邊衛永遠軍未遣死獄中例當遣其子以鳳頂補御史簡霄言廣

以情輕減死令繫死已足其罪又勾丁補解是罪及子孫也請免鳳發遣刑部覆以聞　上是其言著為令

王端毅公恕初知揚州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婦嘗誣鄰人為盜公閱其贓有二裙一寬而長一短而窄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鄰謂其嫂與妻之裙公詰老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有長短廣狹不同耶遂明其非盜有二人爭牛公紿之曰一牛而二人爭之吾將焉歸盍以入官命左右拽出之其一人默然一人喧

爭不已公以與爭者曰此已物也故恡惜如此人服公為神明云

林御史瑭福州侯官人巡雲南土官子安乃父坐事死獄中酋貪賴其田誣乃叛晉賴土官弟與嫂爭田嫂誣以通黑脚夷入寇皆繫獄十餘年被累死者百餘人矣瑭駁之曰乃誠叛從叛者何人為寇暴何鄉黑脚夷誠入寇寇且三千人當有羽檄調發可覆也事得白自餘平反甚衆

雍尚書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中知吳縣事吳濱湖湖數為敗泰相湖築堤田有收民德之號雍公陂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吾女匿尸湖石中召訊夫夫曰妾亡兩月矣踪跡不可得父脇財乃始知死所非殺也泰驗尸已訊父曰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石下且此豈兩月尸耶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索賂耳一考而服

魯穆浙江天台人由御史陞福建按察僉事理冤濫懲貪墨抑豪強直介孤立不可干以私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

從李行殺之道中并殺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踪跡甚詳一訊林即服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妾有子與兄子貲三之一託已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也逐去盡奪其貲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

瀆湖々數為敗秦相湖築堤田有牧民德之號雍公陂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殺吾女匿尸湖石中召訊夫々曰妾亡兩月矣踪迹不可得丈脇財乃始知死所非殺也秦驗尸已訊父曰夫寔殺汝女汝安知匿石下且此豈兩月尸耶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索賂耳一考而服

學古適用編卷之四十七

善敗者不亂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秦杞子逢孫楊孫戍鄭杞子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使遽告於鄭々穆公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秦不可失敵不可縱々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興姜戎敗之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晉侯許之孟明歸秦々伯復使為政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齊侵魯衛々孫桓子魯臧宣叔皆如晉乞師伐齊晉侯許之郤克將中軍韓厥為司馬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師陳於鞌邴夏御逢丑父為右齊侯曰余姑翦

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齊師敗績晉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

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弗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與楚平諸侯伐鄭師于祀晉知罃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行成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同盟于戲晉士

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乃盟而還

晉楚爭鄭凡三十一戰鄭人患之諸大夫曰不從晉
國幾亡楚弱于晉々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
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
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
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
說之使疆埸之司惡于宋々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
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
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
免矣鄭子展侵宋諸侯伐鄭々人行成同盟于亳載

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
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
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
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
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々伯逆之伐宋
諸侯悉師以復伐鄭々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
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々若能以玉
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

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赦鄭囚
禮而歸之鄭屢敗獲全以其謀之不亂也
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
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
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々不
可季孫使從于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
慮小人何知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
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
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有帥左師管周父御

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
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從卒五日右師從
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
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
戰於郊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齊師自稷曲師
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
如之衆從之左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
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
也孔子曰孟之反不伐

漢王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項羽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攻漢軍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問曰吾欲捐関以東等棄地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從良言卒與三人追羽

固陵滅之遂定天下

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等五千餘人光武遣使者即拜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擊赤眉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食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光武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荅大勳

光武遣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于垂惠賊帥蘇茂

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粮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武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馬武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兵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

卒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敗亂走
吳漢討公孫述進軍攻廣都拔之光武戒之曰成都
十萬餘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
鋒若不敢來攻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
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進逼成都去城十里阻江
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于江南相
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使責漢曰公旣輕敵深入又
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以
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

述果使其將謝豐攻漢使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
之漢乃召諸將勵之曰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其禍難
量欲潛師就尚于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
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於是饗士秣
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
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
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引
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太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
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悉步騎
赴之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于成都廣都之間八
戰八克東漢初諸將戰陳不利多惶懼失其常度惟
吳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
大司馬所爲還言方修戰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
隱若一敵國矣
曹操討張繡軍於淯水繡襲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
流矢敗走諸軍大亂平虜校尉于禁獨整衆而還道
逢青州兵劫掠人禁數其罪而擊之青州兵走詣操
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或謂禁宜促詣公辨之禁

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徐鑿塹
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曰淯水之難吾猶狼狽
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
何以加之於是益封壽亭侯
晉河間王顒在關中遣將張方討長沙王乂方率衆
屯河南乂遣左將軍皇甫商拒之而敗張方率兵入
洛陽乂奉惠帝討方於城內方軍遙見乘輿於是引
退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方退壁于十二里橋人情挫
衄無復固志或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無常貴因

敗以為功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陽城七里乂又新撓不以為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遂大敗

周訪討江沔間賊杜曾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小將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急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辰

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自行酒飲之勑不得輕動聞鼓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走賊遂大潰殺千餘人漢沔遂定

劉毅將兵拒盧循劉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與循戰于桑落洲大敗棄船步走衆皆為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為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

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以明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昶恚甚請死裕怒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昶乃抗表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賊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而死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迴泊西岸此成擒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不聽裕登城

壘見循軍引向新亭稍失色既見迴泊蔡洲乃悦遂栅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以兵守之明日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為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栅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迎戰大敗林子援栅力戰賊乃退復引兵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赤特出陳于南塘循寇掠無所得謂道

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遂還裕使將軍王仲徳等帥衆追走之

宋檀道濟等伐魏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恼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粮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〻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梁韋叡進討合淝堰淝水使軍主王懷静築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其城乘勝至叡隄下其勢甚盛監軍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是理耶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繖扇麾幢樹之隄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甞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賊却城潰合淝既平高祖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為所躡叡悉令輜重在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隋突厥沙鉢畧可汗寇掠而南詔以達奚長儒為行軍総管撃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

慨神色愈烈為虜所突散而復聚四面抗拒轉闘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共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

後周將賀若敦率騎六千渡江取陳相州陳將侯瑱討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絶人懷危懼敦于是[illegible]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粮少乃與營内[illegible]後之以米因召側近村人佯有所訪問令於營[illegible]見遂

既逆之瑱等聞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其衆
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敵軍數有叛人投瑱
瑱遂納之敵又別取一馬帶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
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投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
人乘其船馬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illegible]
來牽馬〻既見船不上敵發伏擒之盡殪又潛遣之
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敵患之至
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見之謂餉船之至
來爭取敵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及士命亦

瑱者反謂之詐詐逆遣扞擊并不敢受相持歲餘瑱
不能制

翟讓李密起兵於河南滎陽軍通守張須陀以兵攻
讓〻數爲所敗聞其來欲遠避之密曰須陀驟勝而
驕可一戰擒也子但列陣以待保爲子敗之讓不得
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于林木間郭與戰不利
軍稍却密發伏兵自後掩之讓與密合擊遂斬須陀

王世充與李密相持于東都世充夜渡陣于洛水之
北其時密已渡洛水陳兵與世充相對東接月城一
至石窟密多騎兵長槍宜平寬世充多步兵戈矛耕
穢宜險隘然南逼洛水北阻秦衍地形褊促騎不成
列世充縱[illegible]密軍失利[illegible]數千騎南濟
自餘兵馬皆東走月城世充乘勝長驅直至月城下
密既渡南岸即策馬西上直向世充本營左右麾旗
相繼而至世充營內見密兵來逼急連舉六烽世充
乃捨月城之圍收兵西退自洛北達于黑石中間四
十餘里奔赴顛狽大喪師徒密之行也東北之圍不
救而自解西南之冦不戰而成功世充服其權奇不

復輕出

安祿山反詔李嗣業與郭子儀僕固懷恩[illegible]
平王傚收長安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嗣業以北
庭軍爲前鋒王思禮爲後軍戈鋋鼓鞞震耀山野列
長陣待之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因攢矢
逐之賊軍大至我師潰亂嗣業曰今若不以身啖冦
決戰于萬死中求一生我軍無孑遺矣乃脫衣執長
刀立陣前大呼當者人馬碎易陣復整嗣業帥前軍
各執長刀而進斫向摧靡

初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
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
人使楊弁將之詣逢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
沔之去竭府庫以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
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
義忠趣之弁遂作亂石奔汾州弁據軍府使其姪詣
劉稹約為兄弟朝議喧然言應罷兵李德裕言太原
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
能為事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

李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皆從之詔王逢留太原
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兗兵還討弁河東兵戍榆社者
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戮乃擁監軍
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弁京師斬其
黨斬之

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
之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
困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攙擊城
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
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
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
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衆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
衆乃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數十人分道追
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旦
牙參如常勿覺也韶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惟茂言
走至張把乃追及之詰旦諸將牙集仁厚謂茂言曰
昨夜聞副使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日聞賊攻中軍
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審其虛從還寨中矣仁厚

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
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
為欺罔理如何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扶下
斬之諸將股栗仁厚陳于關下鄭君雄等悉衆出戰
仁厚設伏于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
歸仁厚遂進圍梓州

李克用與黃巢軍戰于渭南表之詔克用同平章事
還至汴州朱全忠固請入城館于上源驛置酒甚恭
克用乘酒使氣語侵全忠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

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鬬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彎弓而起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渡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縋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殺之克用妻劉氏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

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乃全師歸晉陽

汴梁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德威戰敗友寧乘勝攻河東取慈隰汾三州圍晉陽攻其西門李克用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存信欲入北虜嗣昭德威及李嗣源皆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為此謀搖人心劉夫人亦曰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于人手奈何效之且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耶克用乃止

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嗣昭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會大疫引還嗣昭與德威追之復取慈隰汾三州克用以貯粮繕兵修城利害問於書記李襲吉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由衆寡覇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至於率閭閻定閒架增麴蘗檢田疇恐非開國建邦之切務也克用以封疆

日蹙憂形于色存勗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群下失望乎克用悅

周世宗親征淮南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遇于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命翊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

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為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東北太尉以其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是其出兵所以問計于君耳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出師無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柰何學究曰我有奇計可以轉敗為功今關下有徑路無人來往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

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以我既敗之後無敢躡其尾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澗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為備可以得志若彼來日整兵而出不可為矣太祖大喜命同行為導即下令誓師夜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既奪門而入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者不計其數遂下滁州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為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援而淮南盡為平地世宗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後李璟割地稱臣者皆由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也學究即趙普

開禧時用兵諸將皆敗惟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十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卻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黑豆布地上

復前搏戰佯為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荊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傅以毒藥略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燿蠻見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

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金主留元帥王璧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粮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黄衣皂笠金兎鶻帯以青黄旗二導前黄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

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欷泣金主亦歔欷遂以完顏忽斜虎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参知政事孛术魯小婁室簽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事無巨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見山亭為遊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鋭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乗馬入省大呼以月粮不優幾於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忽斜虎曰時方多故録功隐過自陛下之徳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决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

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無復敢犯法者
郭登者鞏昌侯郭子興之孫初為勲衛從征麓川有功擢都督僉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衂邊陲無完地大同兵士戰没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土崩有憂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柰何登曰天祚 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壮弔死問傷修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侵京師登議率所部并糾集忠

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虜賊流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奏至賊已退優詔褒荅焉

吳廷舉廣西蒼梧人為人剛介敢為正德時江西桃源洞盜起總制官數易兵不力歷數年費鉅萬而賊愈熾命廷舉為右參政討之廷舉以為是[illegible][illegible]可試也欲設奇取捷往諭解為賊所留擢兵力缺之忘求撫廷舉辭色無撓日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支加害久之因得以識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illegible]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茴以出已後入討平之

學古適用編卷之四十八

相職合當如此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漢文帝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决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帝亦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各有主者帝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决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職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也帝稱善

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時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嘉入奏見通於帝旁有怠慢禮因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帝曰君勿言吾私之嘉出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帝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矣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

首〻盡出血不解帝度丞相已困通使〻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相乃開東閣營客館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禄俸悉以養士

魏相勑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輙白四

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國不上者相輙奏言之

蜀以諸葛亮為丞相亮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〻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崔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幼宰每言則盡胡偉度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矣

唐高祖平京師王府官屬多外遷秦王世民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若杜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欲經營四方舍如晦無與共功者因表留府從征參帷幄機密後天下新定凡制度憲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玄齡必曰非如晦莫能籌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共濟故唐世稱賢相必推房杜云

玄宗問蕭嵩可以代裴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帝以為相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為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嘆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帝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輙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帝嘆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蕭復為平章事嘗言於德宗曰宦官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帝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帝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荊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踈之也

李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帝謂泌曰朕欲與卿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泌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約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今有譖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仄中外之變復生矣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帝然之晟燧皆起泣謝帝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帝咲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帝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帝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勑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六品以下則旨受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惠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

也今臣所奏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若不出主名不加辨詰使枉直同貫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情故必多且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

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
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
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
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
明累朝賴多士之用然則則天舉用之法雖傷易而
得人而陛下慎簡之規則太精而失士矣帝竟追前
詔不
憲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
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

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
臣等之幸也帝遽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帝
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
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
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
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帝悅待居易如初帝嘗欲近
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帝作色曰卿言
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

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
下負臣也帝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他日盡
言皆應如是遂以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憲宗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
史自彼還言不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浙
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
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耶此蓋御史欲為姦
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帝曰卿言是
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耶因

命速蠲其租帝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
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
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
知倦也
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
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元和時裴度奏今寇盜未平宰
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帝許
之
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益坐贓三千餘緡

蘇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乃貶益官

趙普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為已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又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

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允[illegible]

呂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侵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爾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為相文武百官各稱其職者以此

太宗不豫真宗為太子呂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王繼恩召端〻知有變即紿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

賜墨詔遂鎖之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乃奉太子至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洪大宮庭階陛稍峻特令梓人為納陛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

李文靖公沆為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

之事奏聞帝為之變色慘然不悅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語云外寧必有內憂一朝疆埸無事恐人主漸生侈心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始嘆沆先識之遠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王曾以仁宗初即位銓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十六條繪以獻帝降詔褒美仍勅鏤板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日繪二十軸以進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謂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

王曾屢薦呂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政曾奏曰臣屢言呂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以臣度太后意不欲其居樞密使張旻之上耳且旻亦赤脚健兒豈容妨賢若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之曾曰兩宮既以許臣請即宣學士草麻太后許之

文彥博以吏部同平章事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為慶時帝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熙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

此豈論故事時耶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軍門

蘇文忠公以策題事為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素與程伊川善於是蘇程交惡黨與相攻賈易獨建言請併逐頤軾以靖朝廷而易言侵及太師文潞公同知

樞密院范忠宣公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吕正獻公爭久之迺止罷諫職出知懷州既退公謂諸公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方冨於春秋異時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上心者當爾之時正賴左右諫諍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於是吕中書公大防劉左丞忠肅公摯王右丞存私相顧嘆曰吕公仁者之勇迺至於此

梁燾立朝一以引拔人物為意嘗作薦士録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

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材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宋都臨安一日内侍移竹栽入内趙昺見之責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帝政容諭之又有戶部官進錢入宫者昺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帝曰其人獻錢耶帝曰朕求之也昺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於遠郡

陳俊卿薦允文為相俊卿以用人為己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奬廉退抑奔競或材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于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材賢否允文為相亦以人材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翹材館録故所用皆知名士

宣宗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爾南齋宫論寬恤事宜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

對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　聖恩已下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追徵小民含冤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為奸臣之首誣指此事為說　上今再下勅寬恤舉此為第一事却於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　上復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士奇以處逃民寬漁課黜貪暴廣賢路數事為對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次陞授不免愚良混進宜

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徇犯贓罪併坐
舉者 上曰此數事皆可書勅頒下矣士奇復曰臣
愚一人見聞不廣顧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
推廣 聖恩 上曰不可令多人知恐勅諭未下事
已遍播于外矣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録稿進來
於是士奇退同濙議增十數事通録明旦進呈 上
允之
王振謂三楊學士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
生亦高齡倦悴矣其後當如何西楊曰老臣當盡瘁

報國死而後已東楊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
以効力當薦幾個後生報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
日即同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次第擢用他日西
楊咸尤東楊東楊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
自已乎一日內出斥紙揩幾個名字某入閣某入閣
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
也士奇服其言
天順七年二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密疏曰傳言無
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
念元〻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其弭
上覽之復命賢具寬恤事條密封以來賢因疏十
事上陳 上皆從之即詔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
造段匹及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
貢及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採辦 上不從
賢執之數四左右見賢力爭皆寒慄同列亦為賢懼
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于利害
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〻以苟祿位然 上知賢之
深終不以為忤也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于至尊內外諸臣卧不帖席
商文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
危 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太監懷恩傳 旨詰
責甚厲公正色曰 朝廷無大小有罪皆請 旨收
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
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
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
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吐舌而
退即撤去西廠公後致仕歸劉文安公見其子孫多

賢乃嘆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　朝廷妄殺一人也

輔臣張文忠公居正進帝鑑圖說考前史所載治亂興亡之迹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即治否即亂人主欲長治而無亂但取古人已然之迹而反已內觀則得失之效昭然可覩矣乃屬講官馬自強等自堯舜以來撮其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每

一事前各繪為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為之直解附於其後分為二冊以辨淑慝仍取唐太宗以古為鑑之意備名曰　帝鑑圖說昔班伯指畫屏以諫意專戒懲張九齡千秋金鑑一書詞涉隱諷今臣等所輯則激惡並陳勸懲斯顯譬之薰蕕異器而臭味頓殊水鏡澄空而妍媸自別且欲觸目生感故假象于冊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于俚俗上下數千載理亂之原蓋幾畧備伏望善者取以為師惡者用以為戒庶與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驗今因人而自考千萬世至下又必有嗣治之主效忠之臣取　皇上今日致治之迹而繪之冊青守為模範者矣

張文忠公又陳謨烈裨經學疏曰　皇上守成業而致盛治惟在監于成憲能自得師臣謹屬儒臣將累朝　寶訓實錄副本逐一檢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

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畧備容臣等次第纂輯陸續進呈每晨講既畢講解訓錄一二條粗述大指如　皇上偶有疑難即望　面賜諮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以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即於講後　面奏請　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

尹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開發聰明亦因以練習政
事
史臣賛曰唐太宗取孫隋擾群盜天下已平用房玄
齡杜如晦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
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数百年猶蒙其功可謂
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殆不可見何哉柳芳有
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
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善勢之君是後新
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休休有容終始以此成其

令名諒其然乎蓋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賛彌縫而
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彼揚已取名瞭然户曉者
殆房杜之細耶
五代時庖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
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黄門録進覽之稱善王朴
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
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善退不肖為職何言命
耶乃拜知制誥學士居歳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
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

陳執中在中書不欲外間差除每退朝即閉省東門
說者譏其不知相體李迪為相丁謂擅權至除吏不
以聞迪甚不平唐玄宗疑吏部選試不公分為十銓
召入禁中决定尚書侍郎皆不得與吳兢表言陛下
曲愛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也
夫宰相以知人用人為職故吏部與閣臣斟酌天下
賢不肖以候朝廷處分其體勢固難遜避亦難異同
而後世閣臣懼威福之名不復問吏部吏部懼權貴
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水火朝廷亦不復信部

閣矣是權也其将安婦乎此不可不為深長思也
呂申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
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聞之前輩云我朝楊文
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已上名姓懷
之袖中暇即展閲余嘗謂秀才時不可有帳簿有則
告各〻台〻下不可無帳簿無則觖失人

學古適用編卷之四十九

相度合當如此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周公有盛德武王封之於魯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冢宰輔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謂伯禽曰嗚呼吾文王之為子也武王之為弟也今王之為叔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質而見者十二委質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質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僅得三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

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則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為賤去富而為貧面目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慎諸汝乃以魯國而驕可哉當是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來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謗之成王周公乃辟位居東東人喜得見周公作詩美之次年秋天暴風雨日夜不休樹木盡偃成王大恐大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

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漢呂后臨朝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

為右丞相平用陸賈計與勃深相結及呂后崩誅諸呂迎立代王是為文帝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帝從之

諸葛亮為相蜀郡太守法正一飱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大横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令柰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蔣琬為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群僚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朝野大安琬時與東曹掾楊戲言通不應荅或欲構戲于琬曰公與之論而不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〻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耶則顯吾之非是〻以默然是戲之快也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〻誠不及前人或以告琬并請推究之荅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或聞其憒〻之狀荅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〻矣復何問耶後敏坐事繫獄衆懼其必死而敏竟免

桓彛過江見瑯琊王睿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淚謝之

北燕主馮跋以其弟范陽公素弗錄尚書事素弗少

豪俠放蕩嘗請婚於尚書左丞韓業〻拒之及為宰輔待業尤厚好申拔舊門謙恭儉約以身率下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婁師德寛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為田舍夫誰當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

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張嘉貞為天兵軍使入朝有告其奢僭贓䞈者按驗無狀帝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其人遂得減死帝以嘉貞為忠用之為相

張九齡奬愛李泌常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好佞勸九齡絶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

謝因呼小友

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裴垍奬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垍垍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慚

南唐以馮延巳為相既宣制戶部尚書常夢錫衆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孫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盌乃貯狗矢乎延巳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得盡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大理卿蕭儼惡延巳為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死罪鍾謨李德明輩欲殺之延巳曰儼誤殺一婦人諸君以為當死儼九卿也可誤殺乎獨上言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宥儼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

宋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呂蒙正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投其書於地曰卿何執耶必為我易之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亮耳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

不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家事同列竦息不敢動蒙正搢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既而卒用所薦果稱職

呂公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揚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公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為愈也為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于上紳富家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復紳官蒙正不辨未幾罷相後考課院得紳實狀

乃黜之及再入相太宗謂曰紳果有贓蒙正不辨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

李文靖公沆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隨馬後怒訕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寧無愧乎公馬上踧踖再三曰某屢求退柰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

向敏中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是日學士徐宗諤當

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言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會相慶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勳德禮命之重亦復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有親賓宴飲否亦無一人明日具對帝嘆曰敏中大耐官職

王文正公旦在中書有事關送密院礙詔格時寇萊公在樞密特以聞上以責王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大慙翼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及罷樞密托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勝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

王沂公曾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宮觀皆以輔

臣為使王欽石方挾符瑞傳會帝意及陰欲排異己者曾當使會靈因以推欽若帝疑曾自異罷出知應天府王旦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慴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蹴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呂許公夷簡執政范文正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

耶知永興軍會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于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帝以夷簡為長者天下亦以夷簡不念舊惡仲淹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謂相公乃爾奬拔夷簡曰夷簡豈敢以舊事為念耶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公為相雖微

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

富鄭公弼少時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公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公曰天下無同姓者乎告者大慙及為相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為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夫朝廷用人專論才德而獨於輔臣責以相度二字故韓魏公謂喫不得三斗釅醋做不得宰相

滕達道為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為帥遲以將畧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頡頏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猶遨遊無度侵夜歸必被酒文正雖意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書室中熒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以愧之有頃達道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讀何書公曰漢書即擧首攘袂曰高皇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愛之如故

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魏公宣撫五路薦之賜處士號易善作詩公為書石或不

可其意則發怒洗去公欣然再書不憚駕馭英豪消磨其勝心而收其死力為相者如此可少哉不則未有不北走胡南走越者

凡人論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琦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外史曰今之相臣毋論忘恩背義者不能處之怡然即言國家事稍犯其忌輒遭黜逐休休有容若魏公三代以後不再見矣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於帝曰介頃

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後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馮京當世孫固叔和呂公著晦叔薛向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屢于帝前爭論晦叔獨不言帝顧問之晦叔方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識其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著不荅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黨族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著又不

荅旣歸子弟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荅嘉問以蔭入官條例司引以為屬提舉市易務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王安石公弼遂斥于外呂氏號為家賊

范忠宣公純仁初罷相伊川程頤相見責之曰某者某事相公合言何為不言純仁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為不言純仁又謝罪如此連責數事純仁皆謝罪他日伊川偶見純仁劄子一篋凡向責純仁所力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辯一詞惟謝耳此前輩之度量不可及也弟純禮在閑陝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

元耶律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户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又舉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

咸得卜激怒皇叔斡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置於死地鎮海粘合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斡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為人所訴帝命楚材鞫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廪物

籍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自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〻無巨細一以委之

高皇帝嘗召劉基卜相問楊憲基與憲善顧以為不可　上怍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臣未知其可也　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已又問胡惟庸基曰此小犢用之將壞轅破犂　上喟然曰吾固知相無踰於先生者基惶恐謝

曰臣嫉惡太深又不堪繁劇敢不自知任之且孤大恩夫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以求今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

夏忠靖公原吉天性寛平靡德不報靡怨不釋其晝財賦以節愛為先酌大體畧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贍給而民不驛擾雖悃愊無矯節不務悅人〻無識不識皆謂吉君子長者呂震嘗　上前短吉柔奸震為子求官　上問吉〻稱震有守城功陳瑄請難初欲殺吉〻力薦瑄才總漕運嘗有從隸汙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吉曰汙可浣何懼為吏壞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吉召吏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汙吏懼即肉袒以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　上前自咎不謹被汙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當是時蹇夏齊名蹇簡重善謀夏弘裕善斷靖難後外兼臺省內叅館閣吁俞可否期于濟國三十年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

仁宗昭皇帝與楊士奇語科舉取士之弊士奇曰科

舉須兼取南北士北人文學誠不逮南人然自古長才大器多北產而南人多浮自古國家未有不兼用南北士者　上曰然〻且柰何對曰試卷例織其姓名請自今分南北字揭之北士即文藝無求全將北士進矣　上曰善北士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為著令一日　上立文華門召士奇見有慼色已乃屏左右言楊榮家畜馬甚富也朕察之皆邊將餽榮榮大負朕士奇對曰榮屢從　文皇帝北征典兵以故接諸將今閣臣知邊將才否諳邊阨塞險易遠近

及曠情順逆莫如榮臣等皆不及此小事不足過
上笑曰朕初即位時榮數〻短卿〻顧為之地耶頃
首而對曰榮有敏才知大慮願　陛下以容臣者容
榮使改過　上乃釋然士奇故南人而持議本大公
進北士論趙事時為文敏所沮短終力為保護之蓋
其度也
魯穆為福建僉事持憲甚嚴不避強禦楊文敏公家
有一家人犯罪魯置之法不少貸文敏知之即薦為
僉都御史

景皇帝詔議易儲商輅言此國大事　皇太后在上
非臣下敢議　景帝不豫所立子竟薨輅倡言請復
儲以繫人心時有議擇建者太監興安出餂之輅白
　陛下為　宣宗章皇帝子今立儲直當立　章皇
帝孫他非宜會　上皇復位言官以星變劾輅不當
用且以易儲事詆之輅求退　上詰責言官曰昔唐
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欲加譴調輅請曰臣實
不才不勝任乃何敢望言者且臣嘗上言當優容言
者幸上允今言官以論臣而見責是滋臣罪也臣何
敢安　上喜曰輅稱大臣言官得不問
徐謙齋作相終始　孝廟一朝當時治教熙洽可以
比隆三代蓋一時正人如王端毅馬端肅劉忠宣倪
文毅張東白楊文懿張莊簡韓貫道諸人布列六曹
戴簡肅掌都察院事章楓山謝方石為兩京祭酒百
僚師〻真可謂朝無倖位野無遺賢雖則　主上明
聖而謙齋之休〻有容誠有所謂若已有之中心好
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故能佐成　孝廟十八年太
平之治至　武宗初謙齋已去位中更逆璫亂政其

所以鎮壓而撲滅之者猶　先朝之舊臣也故我
朝相業當以謙齋為第一
監生江瑢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絶言路掩蔽聰明妬
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退健東陽疏言近日兩京
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未
盡當頗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槩不施行自　祖宗
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
力贊乾剛俯從輿論别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
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罷　上

不許丁瑢獄徒等又上疏力救瑢得釋

石齋楊公廷和入閣久漫無建白人易之　武皇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洶洶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武皇崩于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公密計擒之人始服公之才量

梁文康公儲在　武宗朝色溫言孫無所忤於權奸權奸亦不大肆迨臨大節則屹不可奪威武大將軍敕書死不草上泰藩請地片言尼之復渾無跡度量含弘給事中田賦公所取士也嘗譏公曰沒公之肯可臧天下租稅之半公亦不較御史李鐸詆斥公越數月大理丞缺銓司曰按格宜鐸惟鐸詆公甚議別擢公曰舉不避仇古今通制也立擬擢鐸天下詆公者皆獲直名公安謗詬終身焉公去位後大臣被劾無不辨者言官擯危重足傴僂乃更思文康公云昔李文達謂楊文貞以攻己者為輕薄生事必務黜之而後快而文達復躬自蹈之二公稱名相且然他可知矣梁文康之量尤非近日諸人所及當于古人中求之若漢丙吉若唐婁思德若宋王旦若國初夏忠靖庶乎其選矣

學古適用編　卷四十九　相度

學古適用編卷之五十

和戎得失　　松陵　呂[illegible]　輯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初來和將觀于我〻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〻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

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悅使魏絳盟諸戎

漢孝武時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習胡事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弗許興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今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許之鴈門馬邑豪聶壹因王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帝召問公卿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而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竊以為擊之便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

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

定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帝從恢議遂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于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乃攻亭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帝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

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太后以告帝帝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哀帝時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帝問公卿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時奇譎之士計畫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

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漠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民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久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

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強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散席捲後無餘災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悟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初匈奴單于輿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為左賢王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為右薁鞬日逐王領南邊

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勸單于誅比比弟斬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

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於是分為南北匈奴南單于奉藩稱臣帝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匈奴飢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護衛之北匈奴遣使

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諭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

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兵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

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藁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求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

孝彌著及漢賊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紛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叛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内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凡一矢四發遣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箜篌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北匈奴飢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南單于上言宜出兵討伐破北成南令漢家長無北念竇太后欲從之

尚書宋意上書曰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強者為雄弱者屈服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玆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益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外失暴掠内無功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畧去安卽危矣

竇憲擊北匈奴將行公卿皆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侍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與鳥獸無別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匈奴遠藏去塞數千里而欲乗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

相追民閒之急亦已甚矣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不聽憲大破單于於稽落山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勒石紀漢威德而還北單于款塞稱臣欲入朝憲遣班固迎之會南單于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將耿譚襲擊北單于破之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憲又請立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

事下公卿議袁安任隗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安又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四十餘年屯又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所養建立無功百蠻不敢復保誓矣況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今立其弟豈不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非建策之要也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勢驕訐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帝竟從憲策憲誅後於除鞬自畔還北詔討斬之破滅其衆

晉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蚤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

侯專征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俱斃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以禦蜀虜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

之情候隙乘便輙為橫逆此必然之勢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戶為仇讐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諸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閡山河為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悪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為五部戶至數萬驍勇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

為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部戶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於計為長也考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如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目繁其居處飲食皆日趨於華惟其桀暴貪悍樂鬧喜亂之志態則無時而可變也是以劉淵一倡并雍之胡乘時四起長淮以北無復晉土而為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為國家遠慮者晉事可鑒也已

魏移書於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其區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楊豈有其地如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館邸饋餼每存豐厚至是魏人侵宋北邉宋主以為憂咨

謀群臣御史中丞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遂將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唯安邉固守於計為長耳夫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空地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

境不出此塗也
柔然可汗阿那環奔魏〻主使京兆王繼等迎之賜
勞甚厚引見置宴置阿那環位於親王之下立為朔
方公蠕〻王發近郡兵萬五千人使懷朔鎮將楊鈞
將之送阿那環返國右丞張普惠上疏曰蠕〻久為
邊患今革面稽首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自勞擾
興師郊甸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勍敵資天
亡之醜虜臣未見其可也況今旱暵方甚干時而動
其可濟乎宰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

以寒心也弗聽阿那環之南奔也國人推婆羅門為
彌偶可社句可汗魏遣使往諭使迎阿那環婆羅門
殊驕慢無遜避心乃遣大臣將兵二千隨魏使迎阿
那環阿那環懼不敢進請還洛陽未幾高車伊匐擊
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柔然
餘衆相帥迎阿那環阿那環乞兵送還詔中書門下
博議涼州刺史袁翻曰自國家都洛以來蠕〻高車
迭相吞噬始則蠕〻授首既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
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讎恥誠由種類繁多終不相滅

自二虜交鬪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
蠕〻兩主相繼歸誠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
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
亦恐終有劉石之患且蠕〻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
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未必不成跋扈之勢
今蠕〻雖亂部落猶衆處〻棊布以望舊主高車雖
強未能盡服也愚謂蠕〻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環
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民各有攸屬阿那環所居
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

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
往來之衝土地沃衍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
羅門屯田以省轉輸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
蠕春秋獵射其中外以輔蠕〻之微弱內以防高車
之畔渙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
散復興其國者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則是我之外藩
高車之勍敵西北可以無虞如其姦回反覆不過逋
逃之冠耳朝議是之乃置阿那環於吐若奚泉婆羅
門於故西海郡已而婆羅門叛魏亡歸嚈噠魏以平

西長史費穆為行臺將兵討之柔然遁去穆曰戎狄之性見敵即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精騎伏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為外營柔然果至奮擊破之婆羅門為涼州軍所擒送洛陽阿那環以大飢帥其衆入魏境求賑給魏以左丞元孚為行臺持節撫之將行表陳便宜曰蠕〻久來強大今自亂亡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

察動靜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閑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驕詐疏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不從使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環於柔玄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環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遣尚書令李崇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環聞之驅民北遁崇追之三千里不及而還

隋主楊堅代周〻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請突厥沙鉢略為周復讎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高寶寧合兵伐隋〻主患之峻長城命虞慶則鎮并州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友突利設處羅侯沙鉢略之弟也得衆心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默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之槩至是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宜密運籌策以攘之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屬而內隙鼓動其情

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可一舉而定其國矣隋主納之遣大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為鄉導得至處羅

虜所渡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貳突厥頡利可汗將十五萬騎入鴈門寇并州唐主謂群臣曰和戰孰利鄭元璹曰戰則禍深不如和利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唐主從之襄邑王神符汾州刺史蕭顗連破突厥斬首五千餘級乃遣鄭元璹詰頡利責以負約頡利頗慙元璹因說之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

人於可汗何有不如還師修好坐受金幣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突厥進寇高陵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

彝請禮遣之太宗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太宗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太宗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太宗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太宗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太宗輕敵叩馬固諫太宗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

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知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太宗即日還宮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于太宗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太宗曰我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

水西達官皆來謁我〻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必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伺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李靖破突厥於陰山其部落降唐者十餘萬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顏師古請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國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若晉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以窮來歸柰何棄之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衞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帝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地為四州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衆以突利為順州都督初頡利族人思摩無寵於頡利

頡利之亡新近者皆離散獨思摩不去竟與俱擒帝以頡利為右衞大將軍蘇尼失思摩皆封郡王其餘拜官有差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范氏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太宗苟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甚矣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啟乎

吐蕃遣使請和親天后遣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

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今請罷戍兵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茍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凉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耶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為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凉之害近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絶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于中國所以遣兵戍

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并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絶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一旦遥割而棄之恐傷諸國心天后從之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于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于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天后深然之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帝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初年尚幼稚安能為此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勲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弊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相結約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帝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遣其

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遂復款附

回紇合骨咄禄可汗屢求和親德宗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李泌言于帝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帝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帝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帝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為先三

國差綟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耻耶帝曰然常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為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又何怨耶是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帝終不許泌乃乞骸骨帝曰朕不憚屈巳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帝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晏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為之防耳陛下在

陝冨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耶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為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于營中数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巳為是乎不屈巳為是乎帝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為如何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数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為可怨耳帝曰朕與之為怨巳久今往與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為臣子每来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帝從之既而回紇

可汗遣使上表聽命帝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帝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巳不敢輕犯塞矣雲南昔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最強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

憲宗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日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一卿能為詩而姓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

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惟君不棄卧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妻昱令其改姓昱固辭焉帝悦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其詩曰漢家青史内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静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為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矣

宋真宗與北戎修好遣使稱北朝公卿無異論時王曾為著作郎直史館獨抗章曰古者尊中國賤戎狄真若手足二漢雖議和親然禮亦不至均今若是之與之抗立首足並處矣失孰甚焉臣恐久之非但並處又病倒植願其國號契冊足矣真宗深所賞激然使者業已往遂已識者是之

趙元昊稱帝于夏州詔夏竦為秦鳳涇原安撫使知涇州竦上奏曰李繼遷當太宗時逋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爾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靈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糧糗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綆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

謀可以扞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唃廝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叉以竦為怯仁宗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

陝西開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衍亦曰徼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飢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絶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

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剉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況横山番部散居亦多設堡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鋭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衰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澶淵之盟初以曹利用奉使許歳幣三十萬其後劉六符來始增二十萬為五十萬元昊初來求和朝廷許以歳幣十萬未稱臣既張子奭奉使肯稱臣子奭

遂許以二十萬

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閣待制郭勸守延州乃械錮還賊示朝廷不疑之意賊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絶矣賊為患既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有偽署名職至卑如埋移香者許輸歸款朝廷重其封禄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

寶元初元昊叛立文法故名吾祖慢書始聞朝廷為之忿然張鄧公為相即議絶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

之人不知兵識者以為憂吳春卿時為諫官上言息
狄不識禮義宜且勿與較許其所求彼將無詞舉動
然後陰勅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間戰守之計立則
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害深矣奏入鄧公笑曰人言
吳舍人心風果然既而和事一絕元昊入寇所至如
入無人之境後數年力盡求和歲增賂遺仍改名兀
卒朝廷竟不問世乃以春卿之言為然
元昊請和歐公具當時議論有三一曰天下困矣不
和則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蠻夷險詐雖

和而不肯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屈就之羞全
無紓患之術一曰自屈志講和之後退而休息練兵
訓卒以為後圖三說皆力破之以為不和害小和則
害大因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之人其類有五
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謂數年以來廟堂勞于幹運
邊務勞于戎事苟欲避此勤勞自偷目下安逸他時
後患任陛下獨當也無識之人欲急和謂和而偷安
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也奸邪之人欲急和
謂寬陛下以太平而望聖心怠于庶事因欲進其邪
說惑亂聖聰也疲兵懦將欲急和謂屢敗之軍不知
得人則勝但懼賊來嘗敗也陝西之民欲急和謂其
困于調發誅求也五者惟陝西之民可因宣撫使告
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其餘可一切不
聽使大議不沮而廟算有成
溪洞蠻彭仕義納厥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
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
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竇舜卿等經制之自此已
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卻欲得投來子孫二府

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仕義貢奉如舊卻令
送還二子韓琦聞之曰此事未安二子既還則為魚
肉矣他日朝廷何以招來蠻夷遂議遣殿中丞雷簡
夫往諭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就降
仕義乃聽命納款荊湖間無事
童貫使遼燕人馬植自言有滅遼之策貫與語大奇
之遂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獻策曰
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
涉海結好女真與之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

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番禁商船不得行百有
餘年矣一旦啟之恐非中國之利帝不聽賜良嗣姓
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建隆中女真常
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
漢人郭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遂使
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〻亦遣渤海人
李善慶女真散覩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
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遣平海軍校呼
慶送善慶等歸金〻主遣慶歸且語之曰歸見皇帝

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呼慶自金
還具道金主言并持其書來別遣使時童貫受旨圖
燕因建議遣右文殿脩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為名
其寔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
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
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
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
從因遣勃堇偕良嗣還致書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
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

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
數同于遼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
貫主之熙河鈐轄趙隆極言其不可鄭居中亦力陳
不可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
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
帝亦悔于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
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侮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女真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
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于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

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
萬緡以充用都統制种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
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無乃不可乎貫不
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
路兵趨范村遼兵禦之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
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潰辛興宗亦敗
於范村帝聞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
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
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卹鄰

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竟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使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

且言不預約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原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原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辯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吏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良嗣至燕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則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于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仍命良嗣與靖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

百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耶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命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許歲幣四十萬外歲加代稅錢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銀术可等持誓書許以燕京及六州

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為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帝為之曲赦兩河燕雲命卽日班師金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是大怨粘沒喝斡离不遂分道入寇童貫自太原逃歸粘沒

喝陷朔代州圍太原斡离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〻盡陷燕山州縣

趙子砥至燕山遁歸高宗命輔臣問北事子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餧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中書舍人胡寅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刼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刼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

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悶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蘚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既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蘚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秦檜主和議侍從臺諫皆極言不可和提舉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

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以遣使其要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自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惏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

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

金國通和大赦江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畧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偕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于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竊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無何兀术以歸河南陝西地為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遂興撥离喝分道入寇秦檜以其言不讐甚懼謂給事中馮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

慮獨君鄉家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

孝宗隆興初年紇石烈志寧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敵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徃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于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

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能如數仲賢陛辭帝敕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

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逐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為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幾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後議之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于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胡昉為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并

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矣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欲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群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河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

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悞國以邀美名祖宗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邪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内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将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

虜人之仇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況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我國之于金虜益皆百世不共戴天之讐也開禧之舉韓侂冑無謀浪戰固可罪矣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于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盍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吞一有狂僕佐之復仇謀疎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仇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蒙古遣王檝來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許之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蒙古都元帥塔察兒復使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伐唐州金将烏古論黒漢戰死城遂降金使完顔阿虎帯來乞粮将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将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加兵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

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擒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乗我疲獘據我壽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蒙古臧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帯至朝廷不許史嵩之命孟珙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脩攻具斲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徃徃竊議投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犯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勾

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命諸將奪柴潭樓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于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蒙古亦決練江于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上門降者言城中絶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麋煑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自被圍以来戰

没將士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守城蒙古兵鑿西城門壁軍以入及暮乃退聲言来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明日承麟即位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振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四開孟珙招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承麟帥群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

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遂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参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亡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顔江海等獻于臨安備禮告廟藏其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禆將以下論功行賞有差趙葵趙范請復三京師會全

子才於汴葵將楊誼等入洛陽遇蒙古兵而潰趙葵全子才遂棄汴歸蒙古使王檝来言曰何為而敗盟自是襄漢淮蜀日事兵争帝悔前事革詔罪己其畧有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肆讐金之寝滅而蒙古之與鄰遠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自是蒙古遂分道入冦迄于航海而亡

洪武元年遣使頒詔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荅班瓜卜農来朝

奉表言曰大明皇帝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
臨阿荅阿者欲蒙以金印封為國王感戴倍萬惟是
安南侵擾疆城殺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
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凌
上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云占城安南即皆臣事朝
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搆兵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
鄰之道已咨安南即日罷兵爾國所請兵器朝廷若
以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人
語音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華

言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
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於是南番暹
羅國王參烈昭毘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王
哈喇禮八剌十日本國王良懷等各遣使臣奉金葉
表文來朝貢　皇明祖訓一章云四方諸夷皆限山
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
使令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
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密邇累世
戰攻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耳

宣宗命成山侯王通等往交趾征勦叛寇仍諭蹇義
夏原吉楊士奇楊榮曰　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
諸夷有自不忖量來擾我邊是為不祥若彼不為中
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切不可無故興兵後
因黎氏弒其國主　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
初意討平黎賊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而前王子孫為
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
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中國之人
疲于奔命久矣　皇考常念及之深為惻然朕昨遣

將出師通夕不寧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
初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如何義等
皆未有對　上曰此固不背　祖宗之心義原吉對
曰　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小醜作孽何患
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
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　陛下此心固
天與　祖宗之心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
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漢唐
以來交趾雖嘗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珠厓反

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
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況 陛下耶原吉曰容臣
等四人更審思以對明日士奇榮奏事畢 上曰昨
日所論交趾事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
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孫暠表乞立為陳氏
後 上覽之容示英國公張輔輔曰此不可從將士
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
此賊耳輔退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二人對曰舉以
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復召楊士奇楊榮

諭以三人對曰今日吾與汝兩人决之榮對曰永樂
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
之說必不可從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為福 上
顧問士奇云何對曰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初心
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民兵困于交趾之
役極矣此皆 祖宗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
厓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久 聖心數數
進憾此事頗 陛下今日明决 上曰汝兩人言正

合朕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明日朝罷出暠表
示文武群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
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遂遣工部左右侍郎李琦羅
汝敬齎詔册封陳暠為安南國王罷征南兵
土魯番占據哈密縱兵犯肅州遊擊將軍芮寧禦之
敗沒兵備副使陳九疇拒却之先是火信等至土魯
番納幣贖哈密城印仍許增送叚幣一千五百疋速
壇滿速兒大喜差頭目虎都六窩亦火者撒者兒同
來送印取賞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昱以雜幣二百疋

付來使亦思馬因等遣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
還國家質留虎都六及撒者兒于甘州以制其變亦
思馬因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
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斬巴斯等以番書詰
問遂引兵直犯肅州芮寧與戰敗沒九疇恐哈密回
夷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并進貢頭目拜失烟答及
斬巴斯等皆收繫搒死令內附夷兵刼其營外結乜
刺達子聲言搗其巢穴土魯番懼乃引兵去按我
朝諸臣處哈密一事甚矣其失謀少識甘受戎醜之

欺不悟也夫哈密孤懸西北徼外去關中五千餘里其存亡絶續舉不足為我中國輕重而自成化已來數十年間西陲以哈密城印為一奇貨土魯番挾之以為邀求玩侮之資我邊臣挾之以為倖功取賞之具罕慎陜巴今秋方入哈密而来春已為土魯番几上肉矣興復哈密之賞方頒而奪城棄印之報踵至矣數十年來糜費兵財何啻萬萬而竟莫能制西戎之死命非惟不得哈密絲毫藩籬之力而反受其害且今日邊境剥膚之患哈密棄守何如河套何如大

寧河套密邇關陜大寧藩屏京師今皆淪于夷境為虜巢穴議者舍此弗圖而顧汲汲於興復哈密不亦謬乎昔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宋太祖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識者稱焉二君者誠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困吾民以争不毛之地為國家慮誠遠也愚感事憤時深悲中朝將相失謀故著為此論至近日胡許二公之論出益明矣許氏九邊圖論曰　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為奇貨以為中國不可一日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譬之以果餡兒餌弄在手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興復事彼當何為乎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為藩蔽也今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畧盡譬之垂死之人身不自保立之何益其在所當緩也明矣胡尚書世寧奏議亦謂哈密衰微立之無益而歲受土魯番之欺我以為奸利故興復哈密之事臣不願朝廷之復蹈往失也觀于二公之言足以定國是矣

順義王虜中呼安灘罕其先元裔弘治間有小王子

者因亦剌西徙與土魯番相讐殺勢漸強其子亙顏罕亦稱小王子有子十一人長吉囊次俺答賽那之子小王子之孫也吉囊分部河套俺答住牧開平上都等處其子黄台吉即辛愛善用兵嘉隆間數寇宣大薊遼隆慶四年俺答孫把漢那吉因忿乞降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娶于俺酋挾其妻閙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illegible]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之因而為市諭以[illegible][illegible]救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

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耆谷蠡秩罷塞外以慱興藏扶危之名而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俺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沸脣俺酋亦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齧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于是俺答款塞縛趙全等八人獻闕下誅之封俺酋

爲順義王諸虜皆解辮受封比屬國而俺答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強盛恥與俺答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崇古以款虜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户賜蟒衣白金飲至告廟羣臣遷賞如例

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素有逆形所部何恩宋世臣等及妻叔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都御史葉夢熊疏請大征而蜀三面隣播士大夫率顧播僻處西南隅屬夷皆其彈壓兵驍勇數赴調有微勳剪除未爲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而黔主勦

朝議乃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壬辰十二月逮楊應龍詣重慶對簿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自請將五千兵報效　詔可尋　報罷巡撫四川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　闕下巡撫王繼光乃一意主勦尋得　旨戒以貪功妄殺王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

承嗣議分軍三道並進應龍佯約降而旋統苗兵據關衝殺王之翰一軍覆餘殺傷相當會繼光論罷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因上書自白也而蜀御史吳禮嘉劾郭成等失律　上謂本酋朝廷原無意必誅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今御史報與本酋奏辨順逆懸殊行嚴查奏毋姑息郭成等革任立功趨蜀撫譚希思星馳赴任與黔撫相機征剿既兩省議無堅決　詔遣兵部侍郎邢玠總督以車駕郎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乙未三月總督秉傳至蜀中察

京多酉陽壁馬千斛皆與應龍通姻婭而貴平白泥
諸司久為仇讐計先剪其枝黨以撽曉譬應龍大畧
稱引哱劉王杲事宣 國威稜應龍來當待以不死
不者 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蚤為計吾不而欺也
當是時七姓惟恐應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附匿
其間又幸應龍亙因以為利縣道文移輒從中阻總
督復使詰應龍所問狀檄撤綦江烏江兵諭奏民弗
擾應龍漸有悔心矣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
卹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趣應龍就吏得貰

皐疆臣奉札招應龍低回久之而驛報重慶王太守
且至太守士琦多大畧總督特檄詣綦江趣應龍安
穩聽勘應龍乃令其弟兆龍至安穩治郵傳儲偫郊
迎叩頭致餔資餼牽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
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多奏民也使君幸枉車
騎臨貺松坎太守曰松坎亦曩奏勘地也郎以單騎
往應龍果面縛道周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
國亨國亨曩亦被許懼罪不出界上今安穩乃綦江
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庭皆太守

為請總督委兩贊畫及道府並以七月詣安穩應龍
囚服郊迎蒲伏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
抵應龍斬以夷法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
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梟
斬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文罔
專事來方 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論功行賞
賜總督邢玠以下金加玠右都御史歸 朝重慶
守王士琦即陞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
乃益怙終不悛每忿五司七姓奴輩窘我必盡刀俎

釋忿而次子可棟尋死重慶則益心痛分遣夷目暴
閿擄險偺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搜戮奏民劫
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名硬手州人稍
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於是諸苗人願為
出死力矣丁酉三月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時備
兵使王士琦調征倭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
高坪新村諸屯已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原
奏讐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
蒙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慘

毅以殉掘墓焚屍飛灰蔽天黔撫江東之疏請防禦
詔令擒戮惡目正法蜀撫譚希思御史趙標請于
合江綦江各置遊擊一員部覆如議已亥二月議大
征播時黔撫令都司楊國柱等部兵往勦應龍遣子
朝棟等迎敵于飛練堡誘我師殲之國柱罵賊不屈
死于是黔撫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蜀撫改總督
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
省兵事決意征勦六月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
綦江游擊房嘉寵誤爇火礮傷城上兵賊乘勢登

城嘉寵赴敵死應龍因劫令縱囚焚掠綦江失守則
賊勢如出柙乘勢長驅計半日可抵重慶重慶失則
蜀門户去矣而賊方出綦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
貲財子女退屯三溪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統兵
清理遲回累日總督乃得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
城獲奸細十六人沉于河分戍南川合江瀘州勢漸
張賊亦遷延不進初賊本無意射天徒以安恐猖狂
既覆我師飛練則騎虎勢不終下益結九股惡苗及
紅黑脚等苗負險弄兵然猶時冀我如往局也宥未

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葬并索奸奴而總督因我
援師未集亦謬作好語縻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
張皇已　上聞破綦江追褫兩撫臣譚希思江東之
各為民緹騎逮兵備使王貽德　賜劒懸賞嚴旨進
勦總督益調兵將候大舉十月劉將軍綖統兵至蜀
總督亦移重慶而賊微聞　上無意肆赦益結生苗
大治扼塞以黔兵弱時偵諜黃平：越間總督前檄
水西兵三萬守黔省斷招苗路十一月應龍屯官壩
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已又出掠偏橋

興隆鎮遠諸衛接取九股生苗平越新添黃平龍泉
所在告急總督以偏隆間東坡爛橋重安三處實楚
黔滇要害一為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出楚將
無黔且無滇議置勁兵萬餘通道因疏參黔師童元
鎮擁兵不前　上怒逗留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而
故總兵沈尚文且緹騎逮治也劉綖亦以赴師踰期
充為事官報効　上以楚地遼濶偏橋既設總兵仍
以文臣江鐸開府視師是時徵兵曆至總督大頒賞
格為諭苗雜言廣招慰賊黨頗攜貳于正月應龍勒

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石砫宣撫馬千乘軍鄧坎賊衆懈于三更時銜枚我軍堅壁至黎明奮擊連破金竹青岡紫虎跳関七寨酉陽宣撫冉御龍進次官壩斬関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龍泉遁益二捷有以牽之矣時所調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兵踵至土司如酉陽石砫永寧天全鎮雄平茶邑梅水西久在防守烏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烏羅獲山等先後報至總督乃分為八路蜀分四路一綦江一南川一合江一永寧楚黔亦分四路其

黔楚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支可大移沅州部署已定總督大集文武于重慶盟神作軍誓期二月十二日進師每路三萬先是蜀王墨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未再浹旬而綦江捷至綦江自東溪入播並峻嶺茂箐楠木山羊簡臺等峒奇險為賊盤據劉將軍綎于十五日進兵連戰破三峒三月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迎敵鋒銳甚我師夾攻數陷陣朝棟大驚潰圍走幾為我獲而諸路捷音相繼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囤賊乃乘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詐水西瀧澄會哨益誘永順兵斷淹死我師無算　上怒童元鎮失律逮至京或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瀧澄大恨二十六日賊託田氏脩好賄澄〻斬其使治兵相攻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明不背漢自是二氏交絕劉將軍綎戰九盤以二十九日入婁山關是為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劉將軍親勒騎銜堅連破龍爪海雲險囤且壓海龍囤而壘海龍囤賊所倚天

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也陳將軍璘以十三日破貴蛇囤安疆臣以十六日奪落濛關至大水田賊勢急上囤死守每路遣降文誘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無為所紿虞綎與應龍舊檄無通賊綎械其人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卻之賊詭令婦人于囤上拜表痛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廣輕信按兵已覘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囤以火砲擊死之楊珠也珠勇善戰既死賊勢如失一手廣覺詐益

厲兵恊攻焼二関奪三山絶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囲
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崖知兵在頸矣
會總督聞訃䟦而草檄愈治軍念賊囲前陡絶勢難
飛越令馬孔英以勁兵一枝壁其前餘併力攻後囲
營中或言水西通賊因移令退劄水西懼曰吾不為
亡播續也與鎮雄引爇先以五月拔營去時久雨士
苦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将軍綖身先
士卒遂破上月二城應龍窘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
戰諸苗無應者趣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圍營火燭天

徬徨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為計吾不能復顧若
矣翌日凌晨我師遂登囲破大城各将争奪首功應
龍倉皇闔室縊且自焚吳将軍廣獲酋子朝棟及妻
田氏急覓屍出焰中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
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檻車
傳至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即䟦去歳破綦江
之日也總督露布以聞䟦首述劉将軍綖功冠軍而
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請自将土漢兵為南川将士先
入關最早尤雄偉不群

日本酋平秀吉破朝鮮東方洶〻朝鮮即古高麗與
遼接壤修貢謹與地延袤六千里三都八道饒庶有
華風然承平久懦不習戰其王李昖湎于酒而倭酋
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簒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善用
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户往來互
市通婚媾因朝鮮弛備于四月間分遣巨酋行長清
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数百艘猝陥慶尚
道逼釜山鎮五月渡臨津掠開城分陥豊徳諸郡朝
鮮望風潰王倉卒棄望京令次子琿攝國事奔平壌

已復走義州願内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壌西界
是時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就俘倭旦暮渡鴨緑則
螯且中于遼請援之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
為我藩籬必争之地遣行人薛藩諭其王匡復先發
游擊史儒等以偏師防義州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
訓統兵三千渡鴨緑援師至安定攻平壌時霖雨我
師不諳地利馬奔逸不能止為倭擊盡殲史儒死之
祖承訓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海上登莱天津旅
順淮揚所在添募設防兵部尚書石星渡越江事倭

且疲斧命募能入倭關說者于是游客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情形歸報石大惑之以侍郎宋應昌為經畧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為賛晝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士馬芻糧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惟敬縻倭既所徵兵七萬餘至者半乃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栢將左張世爵將右而楊元將中軍趨遼陽至是李將軍亦至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李將軍策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

敬標營誓師渡江癸巳正月四日抵肅寧館倭酋行長遣將吉兵覇三郎餘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膳來安定聲迎沈惟敬窺虛實李將軍撤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鬭止獲吉酋三輩李將軍按寧申令一軍股栗六月抵平壤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而迤北牡丹臺高聳最要三倭列拒馬地炮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倭襲李如栢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缺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峯陰取西南以倭步罷兵令祖承

訓等偽效裝潜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卻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齊奮聲震天倭方輕南面為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盔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隨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酣時吳惟忠中鉛洞胸血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砲易馬馳墜塹升端出火麾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貿首後勁已踵突舞于堞倭遂氣奪宵遯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殲酋宗逸平秀忠平鎮信

餘死于火及從東城跳溺無算腥聞十里真奇捷也条將李寧查大受等復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十九日李如栢遂奪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京畿江源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為倭酋清正拒守聞開城已破則並奔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左江源右黃海南全羅東慶尚咸鏡忠清為之犄角頗據有天險而我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九十里李將軍引梟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重李將軍督將士殊

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賴楷揮李有昇以死護刄數倭竟中鈎墮為倭支解李如栢李寧等乃益進擁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倭遂潰而我師精銳亦幾盡矣時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關白揚帆入犯經畧急檄劉綖陳璘水陸濟師

上益發閩兪二十萬兩佐軍興李將軍分留李寧祖承訓等以萬衆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為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開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

積粟可數十萬密令查大受選死士從間道縱火焚蕩殆盡倭乏食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不復問欵及碧蹄敗衂氣大索久頓師絶域瘟疫盛作急圖休息結局而倭芻糧並燼其酋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惟敬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張翕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畧既得請于 朝赦不窮追且得便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周弘謨仝惟敬往諭倭獻王京還王子如約縱歸倭果于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宋將軍與經畧以翌日入所餘米尚四萬餘包芻豆稱是

圍以大兵臨漢江尾倭後計乘間擊倭歸而倭步步為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時倭已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右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何讐為屬國勤數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摧破王京擎兩都授之存亡興滅義聲赫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 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經畧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覘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考與圖朝鮮幅幀東西二千里南北

四千里從正北長白山發脉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 中朝對峙而東保薊遼與日本隔絶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鄉鄰鬬比今日撥兵協守為第一策即議撥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發南兵皆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彈守來請欵而倭隨犯咸安

晋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李将
軍計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
受扼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綖移陜川已倭果
分犯我師並有斬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
釜山佯退誘 中朝撤兵圖漸逞無故請貢非人
情今猝犯晋州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勦遼鎮都御史
趙燿亦報款貢不可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
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
難久羈經畧乃請畱戍全羅慶尚云全慶二道在該

國極南慶讓稍東全羅稍西朝鮮稱曰二南此倭犯
必繇之路為該國門户以睎王京平壤則堂奥也兩
道守則朝鮮安而東保薊遼犂安釜山遥接對馬倭
可乘舟復犯亦宜區處議畱劉綖川兵五千呉惟忠
駱尚志南兵二千六百合薊遼共萬六千人各兵計
餉月五萬全朝鮮瘡痍未復得量給衣鞋費更請乗
小西飛乞貢緩期數月延至春汛後畱戍已定規進
止而石司馬堅主款一意撤兵省餉經畧亦以師老
無功願借倭退弛担因諉依違其間我師竟渡江帰

各鎮已得 上諭本兵旨許封不許貢經畧乃遣沈
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圖完局及部再議并撤呉
惟忠等兵止畱劉綖益掣肘遂漠李如松並取回以
總督侍郎顧養謙代矣養謙代對遼力主撤兵 上
嘉其膽畧而石司馬星因朝鮮餉不給并議撤劉綖
兵且與總督請封貢並許云先是惟敬帰自倭營即
有和親之說詭云和好親家儀制郎中何喬遠等忿
請罷封至是給事中林材叅督臣朋欺御史唐一鵬
叅李如松開封釁而遼鎮都御史韓取善疏倭情未

定請封貢並絶石司馬亦張皇恐闗白不能就羈縻
會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 上始切責群臣阻撓
封貢本兵不能主持追褫御史郭實等 詔小西飛
入朝時改總督侍郎孫鑛新受事差伴抵京石司馬
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〻過 闕不下既集多
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帰巣一既封不與貢一
誓毋犯朝鮮並無異意以聞 上復諭于左闕詳定
乃命臨淮勲裔李宗城充正使副以都指揮楊方亨
同沈惟敬往乙未正月諭日本封事時禮部議日本

居有王未諗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
封之什長以下量授指揮衛賞賚有差　上竟准日
本王號給金印行長准授都督僉事已總督傳諭行
長語枝梧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
與小西飛稱國王為信長所弑互異乃與遼鎮都御
史李化龍疏六可疑五可慮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
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時封使已發竟不從
丙申正月封使抵釜山沈惟敬又詭云演禮同行長
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狂

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
宗城故紈袴子怵親從言倭叵測四月三日乘夜易
服棄印勑逋遼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縛　上逮問
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誡揭倭情無變
改　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　上責規避抗違
下御史曹學程于理竟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
銜為副惟敬因得舞智揣摩巧完封局弄司馬股掌
矣然倭責朝鮮三子不往謝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
不發方亨徒手歸沈惟敬投表文崇驗潦草甫[illegible]用

岀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冕貢副總兵[illegible]
報清正業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顛末委
罪惟敬并本兵前後手書進　御覽而惟敬辱國
及本兵彌縫罪狀奉　旨勘如律于是復議東征以
總督尚書邢玠經畧麻貴從延綏改備倭為大將軍
而經理朝鮮特　勑僉都御史楊鎬天津亦開府申
警備五月九日麻將軍貴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東
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經畧疏請募兵川浙
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朝鮮惟閑山水兵一枝稍勁

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
聽防勦與麻貴各建牙經畧乃條上進兵奇正事宜
上諭與經理圖進止大學士張位等請于開城平
壤開府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東為王京烏嶺之
援因山鼓鑄以資軍興傳示朝鮮其王處中朝吞併
乃疏稱朝鮮舊有三都漢城開城平壤也今並殘破
所居漢城亦荊棘未除小邦形勢全慶二道為重慶
尚門戶全羅府藏也無慶尚則無全羅無全羅則雖
有他道終絕所資以爲根本據乃倭所必爭我所必

守倭若據全羅則遠之西海一帶近之以為濟州皆為窟穴縱橫無所不通便風一二日祗隔綠即開城平壤不足為固得于慶尚要害設險屯衙兵徇時以輕兵相機攻勦從陸地以蹙其勢而又以舟師銳卒出沒海上邀截其後庶幾有濟若屯田則地土墝埆終不如南方議遂寢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處放丸如雨殲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初惟敬率家兵二百出入釜山宜寧與倭合揆事不諧便舉足入倭經畧

向切齒謬為慰藉惟敬漸移南原去釜山七百里經畧即以屬楊元先假更換撤其營兵後惟敬聞 上罪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益兵進犯乃為起宜寧會行長之說暗欲走倭調信果以倭五百衆迫楊元聞即襲執之惟敬執而倭嚮導始絶倭已奪梁山占三浪則遂入慶州侵開山七月十五夜襲漆川島統制使元均風靡遂棄閑山要害倭駐巨濟關內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為全羅外藩一失守而沿海無險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浙三千何抵

旅順經畧撤且哨且行赴閑山協守閑山破則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八月十二日倭圍南原守將楊元本債帥無固志十六夜倭猝乘城元驚起倉卒跣足遁時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忠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愚衷初至州無斗糧及勘十里外山寨中多貯米荳弓矢蓋朝鮮苦我兵甚于倭不欲在州遠貯山谷者恐倭至又為寇助也南原告急愚衷懦不發兵聞已破而州民爭竄棄城去麻將軍急遣游擊牛伯英赴

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為朝鮮八道之中東隘為鳥嶺忠州西隘為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將軍日夜造筏通我師防倭暗襲而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統察使李元翼由鳥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經理身赴王京躍馬諭以死守人心始定九月副將解生游擊牛伯英頗貴于稷山水源設伏各有斬獲參將彭友德等亦報追倭至青山獲級百十六軍聲益振經畧乃移郎中董漢儒屯義州海

防使蕭應宮屯平壤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
旦暮至福建浙直水兵直搗日本倭聞風遂不敢進
行長奔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清正踰竹嶺奔慶尚離
王京亦四百里十一月經畧渡鴨綠二十九日抵王
京共議進勦而所調宣大延浙諸勝兵並集乃分三
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生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
將時監軍為御史陳效　上復賜經畧尚方劔重事
權十二月二十三日游擊擺賽以輕騎誘倭入伏獲
級四百餘倭盡奔島山于前連築三寨翼日游擊茅

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
不復出島山賍蔚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
傷諸將白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圍守之清正可不戰
縛也經理以為然分兵圍十日夜倭至嚙紙充饑瞰
我師少怠佯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
釜管止選銳倭三千虗張幟蔽江上頃之經理聞報
即倉皇撤兵倭襲兩協棄輜重無算經畧乃移各兵
回王京圖再舉而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劾經理楊鎬
喪師黨欺　上罷鎬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征勘

併劾大學士張位閣住以位密揭薦鎬奪情破倭今
乃朋欺僨事故也戊戌正月東征經畧以前役缺水
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為持久計二月別
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
至而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鎬或語經畧朝
鮮地理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
地分任人自為戰守經畧然其謀分三協為水陸四
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
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勦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沿海

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西路則行長
據粟林曳橋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川薩摩州兵剽悍
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緊重
經畧懲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
進而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帥以董一元代九月二十
日分道進兵劉綎逼行長營挑戰奪倭橋斬級九十
二驅入大城陳璘舟師協堵擊燬倭船百餘麻貴抵
蔚山與清正對壘據險劄其糧稻董一元進取晉州
倭退保泗川老營屢戰下之十一月十一日董將軍

一元分派馬步協攻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楯擊寨
門碎城垛數處步兵齊至壕砍護城栅湧入忽營中
楯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
師騎兵先潰遂奔還晉州經畧查叅 詔斬馬呈文
郝三聘以狥彭信古等充為事官董一元革官銜降
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而朝議以師久無功汹汹撤
兵大學士趙志皐請令總督邢鎮制虜以東方事專
委新經理萬世德量留兵將分布 上令府部九卿
科道集議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御史于永清等疏

爭乃一意進勦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
月九日死各倭酋業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
倭遁錦山殲焉捷聞 上發冏金十萬兩犒賞丁應
泰再疏賂倭賣 國 上念將士冲冒矢石特諭優
叙應泰回籍聽勘東征勘功改給事中楊應文應文
勘東征功次共四路擒斬倭二千二百四十八宣捷
祭告 郊 廟如例因題叙四帥首陳璘次劉綎又
次麻貴而董一元焰砍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泯
上晉邢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

賜金幣加世德陞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陳璘劉
綎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廕一子世指揮僉事
正千户有差董一元准復職仍並給金幣部使董漢
儒王士琦梁祖齡等各加賞并 賜兵部尚書田樂
金幣廕一子入監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職方郎中
楊應聘並優擢再叙稷蔚功賜茅國器陳寅彭友德
等金前經理楊鎬以原官叙用已復念御史陳効殞
命絕域廕一子錦衣而棄師楊元通倭沈惟敬先後
棄市

學古適用編卷之五十一

武臣不可及處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晉文公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

沈氏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之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降涼州復通規條奏牧守

貪暴殺降老不任職倚恃權貴者數人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十餘萬口皆詣規降規還督鄉里無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璽書誚讓規上疏自訟曰臣前奏李翕等五臣支黨叛國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售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何罪之有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徐璜左悺欲從規求貨規終不答璜等陷以前事下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不聽遂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河間民田銀反將軍賈信討滅之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居府長史國淵上首級皆以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

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離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

劉備入成都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

諸葛亮率衆討雍闓等問計於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況公方北

事彊賊彼知內虛其反必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之

宋晉安王子勛之亂建安王休仁督軍討之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臺軍有親屬在南者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群帥衆並賴之攻赭圻孝祖中流矢死人情震駭並謂攸之當代為統督時休仁遣江方興等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已死明日不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

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不捷則大事去矣諸人或謂吾應為統自卜懦薄幹畧不如卿今輒相推但當相與戮力耳方興甚悅許諾諸軍主或尤攸之攸之曰吾本欲共濟艱難以安國家豈計名位之升降哉明日方興帥諸軍進戰大破南軍拔胡白二城詔攸之督前鋒與休仁等克江州斬子勛傳首建康

梁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元顯伯救之梁司州刺史夏侯夔引兵助僧智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本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顯伯宵遁梁軍追之斬獲萬計梁主以僧智鎮廣陵夔屯安陽遣別將屠楚城由是義陽道遂與魏絕司馬公曰僧智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陽勸世勣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魏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勣無表既而聞之歎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

王忠嗣雄毅寡言有武畧天寶元年為河東節度使

持重安邊不生事常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繕補有漆弓重五百十斤每弢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諜間伺虜隙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為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願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使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未有

玄宗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王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讐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摭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

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啟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黜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

郭子儀為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府庫珍寶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皆奉趨使奔走如奴隸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甚衆大都郭令公為將不在知而在忠信不在謀而在器度不在威而在恩信所以人皆悅服不待戰而倒戈至於慶回紇一段幾希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氣象經世君子試細味之則不惟機智勇辨無所容且翻覺多事可笑也章敬

之集伐塚之對與夫以國之元功屢罷屢召若偏裨庶官然進退惟命無絲毫芥蔕皆非聖賢不能此則無論勳業即有志聖學者不可不深味其氣度史以李郭並稱而李實在其包荒中若文稱韓柳皆大非偶云

李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標為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

李晟幼孤奉母至孝嘗謂僚佐曰魏徵以直言致太

宗於堯舜忠臣也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縉紳儒者事公勳德何希是哉晟斂容曰君失辭矣晟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耶是非惟上所擇爾叔度慙而退故晟在朝廷上有所顧問必謇謇盡大臣之節而性沈密未嘗露於人

𨚗闕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朝高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韓弘素蹇縱陰挾賊自重且惡李光顏忠勤思有以污之乃飾名姝教歌六博襦褟珠琲舉止光麗賫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曰以君暴露於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待妹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柰何獨以女色為樂為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二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泣乃厚遣使者還之士氣益勵

義武節度使王都反遣招討使王晏球會諸道兵討定州得其西關城以為行府使三州民輸我供軍食而守之會契丹發兵來救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君報國之時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檛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數騎走入城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唐主遣使者促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

此借使主人使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已而王都食盡欲突圍走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入朝唐主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晏球非知兵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為冠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夫以周公討三監宜若振槁然三年始得其罪人恐以速故傷百姓也罪人得則已矣後世為一夫背叛至於殺人盈野或舉城而屠之

或連數十萬人而阬之不仁孰甚焉晏球生於衰亂之時乃能不急近攻不糜士卒力戰以絕契丹之援堅圍以蹙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族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

周太祖貴妃張氏曹彬從母也周祖即位召彬歸京師隸世宗帳下使吳越致命訖即還私覿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送上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

曹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為帥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闕敝壞

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彬伐蜀城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為請於上乃許朝謁初太[illegible]時世宗於澶州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illegible]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illegible]謂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主者獨曹彬

耳由是委以腹心

狄武襄公為真定副帥一日宴劉威敏沔有劉易者亦與坐易素踈悍見優人以儒為戲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擲樽俎起武襄不少動笑語愈温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矣

狄青平儂智高撿賊尸有衣金龍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衆言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智高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

青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所戒也臨利能戒乃青過人處

狄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壅馬足不得行又其家數有光怪會大水青避於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翰林學士歐陽脩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

青本拱聖兵士累戰功致樞密府既貴時相或請去其面文者但笑不荅仁廟亦宣諭之對曰非不能姑欲留以為天下士卒之勸耳又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謚武襄

宗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方卧薪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

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岳飛世忠

以書來諗飛復曰均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劉光世為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博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韓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岳飛寃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攖秦檜怒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所賜田輸租與編户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絶過人

孟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
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眾志皆愜謁士遊客
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
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
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于易學累贈太師
追封吉國公謚忠襄

胡大海為將號令嚴明攻必克戰必勝體愛部曲撫
摩遺民賅[illegible]嘗自誦曰吾本武人不讀書然吾
[illegible]不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人廬

舍故其一出遠近之人爭趨附之其死也發人莫不
哀慟流涕如喪父母初大海未覺嘗夜出人見其兩
目炯炯有光若燈及既覺敵兵有犯境軍中有夢大
海若生時或夜觀火光滿野洶洶若人馬聲師出輙
大捷似實有陰助者蓋其陰魂烈爽下上於星辰之
間固未嘗忘也

徐武寧王常南征至姑蘇見一女子絕色也則以重
幣結之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
意令其它適女父堅求侍巾櫛武寧固拒不從更遺
數十金以助其資妝且謝負約武寧之厚德如此

山襄毅公深沉有將畧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
中亦不多見廣西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
言公詢之曰世謂為將不計貪私廣西素尚貨利我
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污點墨
則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之物苟不納
彼必疑且忿柰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自有重法
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
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曰心腹
之蠹實無能為但我軍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嚴
為隄防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低不齊民無所蓄積
飲穫未竟餱糧已空機杼綿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
仁恕令大加存恤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
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己端本澄源在朝廷而
已　上下其章餙勵眾職馬按信本以下夫長累遷
今職廉公有威雖蠻夷亦信服之永順保靖二歲世
相仇信曉以威福尋亦鮮不為亂靖州及武岡蠻久

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邏面諭竟不煩兵而下信為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敝袍羸驂閒居輒玩經史出入省騶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總兵權者皆為子孫奏官信絕不為只令讀書自力劉大夏嘗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邪討得來我　朝將臣廉正前如山公雲玆如王公信殆所謂絕無而僅有者也　一

學古適用編卷之五十二

成就後進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文翁者廬江舒人也漢景帝末為蜀郡守性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思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學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

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蜀繇是大化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文翁終於蜀吏民立祠歲時祀不絕

司徒魯恭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而門下着生或不蒙薦舉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終不借之議論學者受業必窮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

之
左原犯法見斥郭林宗遇諸路為設酒殽以慰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卒成善士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以小家子不敢見杜周甫知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必作國士當共掖就之卒如元禮言

河南尹羊陟知趙壹非常人大從車騎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懽而去執其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企慕不足企慕即為善者沮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時人服其言

兖州刺史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則彼言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

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善矣

張華好獎成人物雖窮賤候門之士有一分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

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又以索敞為中書博士時魏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敞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嚴憚多所成立常爽亦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

謝朓好奬人才會稽孔闓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論

唐相楊綰是日麻出郭中令公方宴客聞之遽命減座中聲樂之半或疑中令一代宗臣制行豈儉不能自裁顧有所畏及讀蔣沇傳沇歷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沇令縣供億當有素去得疏飯足矣毋挠其清也由此觀之公平生盛德務成人美自宰相以至州令一也然蔣沇能使中令

讃服如此其清品亦綰流亞歟

田融興之兄也興幼孤融長養而教之興嘗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扶之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猜暴之時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玭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宦官惡之故久謫於外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某以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材人未之信小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鞠詠受知於王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縣公屬吏也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奬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薦或問其故公曰以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嗟乎此事為

人最微知己最深悠悠道路其誰解者

王沂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太尉王公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責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日遵行是言人皆悅服

杜正獻公有門生為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

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重天下今以此誨某何也公曰紂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下為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予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陳眉公云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大臣風

范文正公掌睢陽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因問何為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父無養公

察孫詞氣非乞客因為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甚公愛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即昔索游秀才也公歎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汩沒而不見也緩急人之所時有今富貴人不知貧賤痛癢亦是一過況貧賤中往往有豪傑須是大着眼寬挂腹可也

范仲淹建言興學校本行實詔廷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脩飾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世務矣簡程式則閎博者不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

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范仲淹在鄧鄧人賈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君不憂不顯惟勿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文正一言平生用之不盡

康定用兵時張載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狄青謠度深遠辭

范為西帥時咸奇之曰此國器也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恃也

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尤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

師弟之禮從游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大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

趙忭閑居一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卒業却與閑退之人講說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

東坡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即欲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服皆欲朝廷進用之則人人無異辭矣若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記注如何韓公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他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王僕射子恢之被召為秘書郎僕射為求奉朝請語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劉平甫欲經營幹官

朱文公致書慶國卓夫人止之以為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傲慢成習秪可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適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如此

梁寅字孟敬　太祖平定四方徵天下明儒修禮樂新一代之制寅就徵已六十餘矣禮成賜金帛授官以老病辭許之結屋石門山四方稱梁五經新昌有人士負氣自豪筮仕得岩邑比行謁孟敬請言孟敬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復何言其人

曰請天德王道之要孟敬微笑徐答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語人曰孟敬議論平ㄑ耳越三年其人以不檢罷官歸語人曰吾不敢復見石門先生

方孝孺字希直幼精敏絶倫雙眸炯ㄑ日讀書累萬言善屬文鄉人呼為小韓子嘗代宋學士撰應制文上讀之曰此文非先生所為學士前頓首曰臣昨蒙賜酒誠不勝恩厚醉不任此臣門生方孝孺筆也上復手讀再過曰此文勝先生亟召見使相屬於

道既見首以王道為言命賜晏禮部峴然坐上坐上聞頗不快乃罷歸既以薦召見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既又以黨獄波及召見曰今非用孝孺時遣子孫令異日光輔太平建文初廷臣交薦召入翰林為學士友人王叔英聞之喜曰天下幾可治乎已而曰正學好古吾懼其泥古而不知變也作書遺之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而自用其才者為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自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用其才者也子房於高祖察其能行而後言故言無不中當時受其利而樊呂平勃不可得而間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而踈短之今天子之賢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素所蘊蓄又遠方皋夔然愚竊以為天下事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於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從之也難從之易則人安其常而不知其變從之難則人未蒙其利而已先苦其患矣人情愛深而慮之

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惟執事垂察

義烏王性之ㄑ殁也素服而臨葬者千餘人皆為灑涕已乃去益其感也性之名順幼嗜學嘗登許文懿公之門讀書必見之躬行以為移風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塾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孫與共學月旦十五日具觴豆延父兄列坐左右立諸生堂下而正衣冠中居以孝友睦婣之道誘掖餝導之宋太史曰古者族師閭胥各掌其鄉之戒令教治屬民讀邦法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校登夫家衆寡辨其老幼

廢疾之不可任者至於役國事相埋瘞無不備極其情意性之之行何其甚類也使里得若人焉則里寧鄉得若人焉邑之民爰得其所矣

李夢陽獻吉以才高天下又多大節於當世王公大人終無所絀下乃後進生同氣類稍有志天下四方能操觚業古文辭則不憚傾身下之好接引巖穴與之交吳郡黃生者妙才也以書來論文答如響篋平生所著撰託為詮次序之山陰周祚者得空同集讀之以書請答之曰學不的古苦心無益文必有法古

人用之非自作之夫生之也張生者金齒人也少雋公車已困南京久能詩獻吉傷無為薦達之者序其詩以優游名堂鮑弼者歙人商於汴二十年餘矣已數年不來已復來而能詩李子曰君詩佳何頓如此弼曰吾往與孫太白觴於吳門江上酣歌弄月冥心頓會而能詩則大器重之無何死李子趣駕往弔焉返食弗甘寢弗安也歙鄭作亦商宋梁間能詩豪負氣見王公大人輒長揖抗禮人多病其不遜李子特奇之與之游作為詩援筆輒成人難之曰能十乎輒十更難之能二十乎輒又十然李易弟精也空同子每抑之曰不精不取鄭生乃兀坐沉思鍊句證體亦往往入格然對他人又李易如初已病瘵核不快將歸空同子曰茲去詩能精乎鄭生欲答不答空同子退語人曰鄭生茲去必大進問何也空同子亦不答益空同子沒而其言大昌

萬吉字克修宜興人方嚴剛毅始為士以為為學非有廉隅墻壁不能自樹因頹靡者衆也於是斂束筋骨自禮義廉恥大界限以至拱揖進趨冠履食飲之

節畫地而蹈終始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謔露齒之笑未嘗一出於口吉既以繩檢自律亦以之律人人有善雖在成輩必稱嘆推引以為賢於己人有過雖同輩必面折或動色不少避義有遺雖田夫野人女子之言皆為之屈服及引義爭是非雖達官勢人鯁鯁反復伸己說不婞婀也學後行尊為儒先宗訓導桐廬歘歘訓諭相勵以古道不降辭色教諸子曰願若輩為好人不願為好官孜孜好善益老而益篤學者稱之曰古齊先生

物色異人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張華為豫章太守善易卦明於政刑下吏畏之不敢犯令或當死者悉放歸辭父母時有一人犯盜處死赴日欲誅放歸辭別限滿赴州就刑其人在路號哭經趙朔家朔問何故荅曰某拙謀為盜犯法當死昨蒙太守給假辭父母限滿赴州就刑所以悲泣朔曰何不逃去荅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逃者皆獲是以不敢違朔曰汝不用哭但用吾計自當獲免汝

可取三過到行渡河即取竹筒盛水三尺長安於腹上乃黃沙中卧經三日然後可還始終擒汝不得也其人一依朔言至假滿法司怪久違限乃以名聞華乃觀易六卦成斷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卧黃沙此人必投水死更不可尋也此謂之善易

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子於户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曰頃来有之令言欷歔流涕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帝果死江都

唐高宗調露中章懷太子賢作寶慶曲閲於太清觀栢人李嗣真謂劉槩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且聲多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又曰隋樂府有堂〻曲言唐再受命也比有側堂〻挠堂〻之謡側不正也挠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决中宮持權與人牧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為后所蹂蹴難作不久矣

中宗朝唐休璟為相嘗有一門僧言多中好為厭勝

之術休璟甚敬之一日僧来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幸遠數月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出為曹州刺史既得之願以報休璟遂訪於親友得張君者用為曹州刺史以告僧〻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已而張君得二犬獻休璟〻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早為之備休璟即留僧宿其第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

餘人執弧矢立於榻之隅而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迨曉僧呼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臥地死其頸有血蓋為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旁休璟詰曰汝為誰其人泣曰某與彼俱為盜昨夜偕來將致害相國遇此二犬彼遂為所噬而死某懼因匿身于此二犬噬於樹下某視其他徑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日甘死於是矣休璟召左右令縛之僧曰此罪固當死然非其心受制于人爾願釋

之休璟命解縛盜拜泣而去

德宗建中元年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當有離宮之阨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後四年果有朱泚之變

王蒙與趙憬布衣之舊憬相蒙自前吉州新淦令來謁公見喜極將擢為御史時憲僚數適少而趙公秉政其言多行蒙坐待繡衣之拜矣一日偶詣慈恩僧寺占色者忘其名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干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數日宰臣入對趙公秉間奏曰御史府缺人太多就中監察尤要臣欲選擇三數人德宗曰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若輕薄後生及朝中子弟則不如不置趙公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之上大喜曰如此即朕意卿有人未公因薦二人其一即蒙也既出逢裴延齡時以度支次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稱意喜色充溢公不之對延齡慍罵而去云看此老兵所請得行否既見上奏事畢因問曰趙憬向論請何事上曰趙憬極小心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趙

憬身為宰相豈諳州縣官績効向二人又不為人所稱說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復至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矣他日上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是與臣微親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趙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却歸故林而趙公薨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為從事得假御史焉

杜琮通貴日夕門下有術士李某者琮待之厚琮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西川術士一見謂琮曰受相公恩久思有效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

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琮未之信術士容於琮
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不能救琮始驚信發日厚
幣贈之仍令吏為植於都下買宅死生之計無闕馬
植至闕方感琮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琮
謂術士曰貴人至闕作光祿卿矣術士曰姑待之稍
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琮始驚憂
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琮懿安子壻也忽一日
內牓子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翼日延英上前
萬端營救植素辯博能回上意事遂中寢

黎幹為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幹至
獨有一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鞔革掉
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
內入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
返白幹幹甚懼因弊衣懷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
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閥黎唯趨而入拜伏曰向
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即
牟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為京兆尹威稍損則
失官政丈人埋形棄迹非證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
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
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入養生之
術言約理辯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為君設
遂入良久紫衣朱鬢擁劍長短七口舞於庭中迭躍
揮霍挩光電激或橫若裂盤旋若規尺有短劍二尺
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植地如北
斗狀顧黎曰向試黎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
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
教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

覺鬢剃落寸餘翼日復往室已空矣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與連鑣講
論頗洽日將銜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
郎君豈不能左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
處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
處林煙曰此是矣又前進日已沒韋生疑之素善彈
乃密於靴中取張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
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
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知其

盜也乃彈之正中其腦僧初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𡰪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知無柰何亦不復彈見僧方至一庄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坐一廳中喚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〻即就此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及也今日故無他幸不疑也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地焉盖腦銜彈丸而無傷雖列言無

痕撻孟稱不膚撓不翅過也有頃布筵具蒸犢劄刀子十餘以虀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虀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為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伎過老僧欲請郎君為老僧斷之乃呼飛〻出參郎君飛〻年才十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劒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為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鏁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〻當堂執一短馬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跳在梁上循壁虛攝捷若猱玃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劒逐之飛〻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〻曰郎君證成汝為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為院僧具蜜餌時薬隣院僧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

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煑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陸不平曰茶初不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遲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遲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其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擄兩膝叱其僧曰麁行阿師爭敢輙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節杖子〻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為蔽

護杖伺人隙擬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墻乃負墻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衄鼻敗顙不已衆為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煞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

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

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苦當日行八百里張懼辭之其人亦不能強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前老人方工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盗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上馬奔有頃風雨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

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視之乃木札須臾木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箭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悮也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院後指鞍馱言卻須取相試耳又桶板一片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汲湯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其一二焉

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阻暴雨投村舍避

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業牽驢庇于簷下時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内及稍霽已暮矣小童曰阿翁將歸不喜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固不可前去也須臾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連止宿詰曉懇留欲備饌業已謝媿再三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客若又礙夜前去不得甚憂怪乃不意過禮週旋何以當此翁曰家貧無以待賓非不好也然三君皆節度使何敢不祗奉耶業曰三人中一人行官爾言過矣翁曰

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
後然秀才五領節鉞勉自愛也業既數年不第從戎
幕矣楊鎮為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
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為軍使領邠州節度使業以討
党項功除鎮武汾涇凡五鎮麾鉞一如翁言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鄜都從事辟焉乃挈所
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纔達臨河令女使齎二
百疋及生餼而露意焉韋不得已修緘獻之素娥和
淚作詩曰妾閑閑房君路岐妾心君恨兩依〻魂神

倘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韋乃不受辟夜渡河
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事寺有行者
排闥而揖曰先輩蓄何不平事韋具語之欻然而去
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晨問寺
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年已不知所之韋即遁迹
他所
唐乾符中荊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為諸道都統時
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覩之問諸知星者吉凶
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為災惟木當為福耳或然
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曆數謂晉公曰唯
斗帝王之宮宿唯木為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
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
密問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
者言唐世常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
姓牛以為裴字為緋衣牛字着人即朱也所以裴晉
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乃
斯事也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也
張永德事周世宗為殿前指揮使性好道〻士多客

其家嘗有一舉子見之即病幾年乃愈永德所以待
之甚厚客欲辭去永德曰吾待子不薄何去之遽也
曰吾有小術當一試之而去試之其藥能煉水銀為
黃金永德大驚欲學之客曰君自有三十年富貴此
術不足學也永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吾於雒上及
周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素善射閒出射於野覩
者如堵見一僧則昔之舉子也與之歸宿帳中夜半
屏人問所以保三十年富貴者曰若見二屬將人善
事之則富貴可保也且辭去執祖方以力戰有功雖

功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承德稍以家貲奉之藝祖既天姿英特問其年正亥生也承德大喜傾身事之凡用物皆有副須輙以獻太宗嘗有謀藝祖曰張太尉與吾善弟往以情告之太宗持書往承德延之卧内太宗姿表尤異問其年亦亥生也承德驚喜傾家助之太祖既登極以鄧州節鉞授承德許之終身嘗有人告承德謀反藝祖曰張道人非反者即械而送之承德曰爾敢告吾反膽甚大破械杖而遣之藝祖聞之喜及太宗嗣位寵之不替

送終於鄧

慶曆中西羌方熾天下騷動仁宗憂之餘杭徐復者高人也博通數術有旨召之上親臨問焉復曰今日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至爾復曰雖然君德不同陛下無深慮也上問所以復曰德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伏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奔逆矣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難屈己容物西羌之變起於元昊陛下不得已應之雖兵連不解而神人知非陛下本心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運雖惡無能爲也不久定矣

秦檜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醮於天台桐柏觀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嶺下憇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爲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搔首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敢復與語即上車去醮之明日而秦果卒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五十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

久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盜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子雲過余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劉基讀書青田山中忽見石崖豁開公亟趨之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公入不顧其中别有

天日見石室方丈周廻皆刻雲龍神鬼之文後壁正中一方白如瑩玉刻二神人相向手捧金字牌云卯金刀持石敲公喜引巨石撞裂之得石函中藏書四卷懷出壁合如故歸讀之不能通其辭乃多遊深山古刹訪求異人至一山室中見老道士憑几讀書公知其非凡人也再拜懇請道士舉手中書厚寸許授公約旬日能背記乃可受教不然無益也公一夕記其半道士嘆曰天才也遂令公出壁中書道士覽之笑曰此書本十二卷以應十二月分上中下以應

三才此四卷特其麄者應人事耳乃閉門講論凡七晝夜遂窮其旨公拜請益道士曰凡天人授受因才而篤昔子房孔明並得其六予得其八今子得其四亦足以澄清濁世矣嗟乎自古異人經世皆有所授獨子房授素書於黃石其事大著餘多秘不聞夫豈偶然之故哉

僧智暕涉獵儒書而有戒行予弱冠見之時年八十餘矣嘗語坐客曰此等秀才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來　聖恩寬大法網疎闊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事〻来到頭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夫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　朝廷則確論也

皇甫坦自云數百歲人言人休咎時驗嘗館于道院

有人訪之值其他出其人素與相善留待之啟其門封惟一榻蕭然索席下得一半臂鮮血淋漓驚躍而出俄而坦至相接甚驩顧謂童子風冷可於席下取吾著睡衣来童子即取半臂坦對客衣之衣甚新潔初無血也喜為人書字亦多驗者汪國正遠猷登第已逾壯以未有子為憂求字於坦書一湯字已而汪授吳江簿到官而生男乃悟湯字江下易也有士人赴省試坦書落字與之士人不樂及揭牓[illegible][illegible]二十三名因視其字草頭即二十其傍從水不[illegible][illegible]而作

三畫各字右筆止作一點乃名字耳

學古適用編卷之五十四

中官不宜典兵　松陵　呂純如　輯

晉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寺人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晉師入平陰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綽最皆齊勇士以奄人殿師為辱衛恨二子故塞其道以遺晉禽也

漢和帝時竇氏充滿朝廷遂與其黨郭舉等謀逆帝以朝臣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有心機與衆定議勒兵屯衛南北宮遣憲就國迫令自殺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益賢之與議政繼而封為鄛鄉侯宦官封侯自此始趙氏曰恨當時與鄭衆議竇氏雖除而寺人之權盛矣諺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比之

謂也
桓帝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超兄子匡為濟陰太
守負勢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得
贓五六十萬奏并劾超匡賂客刺羽〻覺之捕繫雒
陽匡密令突獄亡走尚書詰之楊秉對曰乞檻車徵
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論作左
校種亦以他罪徙朔方種倫之曾孫也及超卒賜東
園秘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
塋其後左悺等四侯轉横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

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兄弟
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
堪命馬左悺兄為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耻之
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玹為京兆尹收岐家屬宗親
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匿姓名賣餅北海市
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于複壁中及諸
唐死遇赦乃敢出
靈帝時宦者趙忠為車騎將軍與張讓等盜弄兵權
有寵于帝〻言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內是
宦官無所憚第宅擬宮室帝嘗欲登永安候臺宦官
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人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
百姓虛散帝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誚奉事發帝詰
責諸常侍曰汝曹嘗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
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
求退徵還宗親在州郡者已而更共譖呂強云與黨
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〻
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
向栩譏刺左右讓誣栩與角為內應殺之郎中張鈞

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而萬民樂附者其源
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
姓百姓寃無所訴故聚而為盜宜斬十常侍縣頭南
郊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定帝以鈞章示
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
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狂
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
黃巾道收掠死後王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
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罪反以讓等十三人亦

討張角功封列侯
唐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玄宗在藩邸高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内給事後以誅蕭岑功使為右監門將軍知内侍省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宦官之盛自此始范氏曰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廢祖宗之制也創業之君得之難故其防患深慮之遠故其立法密後世子孫雖有聰明才智高出群臣之表然未

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奸也明皇不戒履霜堅氷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寖干國政末流之禍蓋基于此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哉
開元十年安南亂遣内侍楊思勗討平之真德秀曰寺人厮師若未甚害而齊人遷謂辱國誠以刀鋸之餘不過供戶庭灑掃之役若與聞軍政則[illegible]國為無人此殖綽郭最所以深惡之也嗚呼諸[illegible]且然況天子乎唐之玄宗削平内難興復唐室勵精為治幾致太平可謂盛矣然寵任宦者遂為亡國之本有如安南之亂豈無將臣可遣而必以内臣為之是以綱目于此特書内侍以志其失其為夙沙衛也大矣然則以内臣而總王師勝負皆辱何待仇魚朝恩吐突承璀田令孜之徒而後知其辱軍政哉
安祿山反以王琬為元帥高僊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内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僊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

邊令誠監其軍屯于陝令誠數以事干僊芝僊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封常清以賊搖衆而僊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僊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軍自効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為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乃謂僊芝曰大夫亦有

恩命僊芝遷下令誠宣敕僊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
宜矣謂我盗竊粮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稱枉
其聲震地遂斬之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粮豐備專以縉臺
貂酣飲為事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恤無復綱紀蔡
希德有才畧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諸將怨怒不為
用上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等七節度討之又命
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助之上以子儀光
弼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

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子儀等
九節度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
城中食盡淘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
稟城久不下思明引兵趣鄴選精騎日于城下抄掠
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
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
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
食思明乃引大軍直秪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
十萬陳于安陽河北李光弼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

未及布陳大風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官軍潰而南
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有三
千甲仗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
鄧諸道兵潰歸所過剽掠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
問
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帷幄傳詔命及還京師掌
禁兵常居內地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上皇
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
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

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常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
賜宴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
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
武勲臣皆反仄不安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
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下
當為社稷計消亂於未萌豈得狥匹夫之孝且興慶
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又令六軍將士叩頭請之上泣
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輔國
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

迎上皇還居西内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曰李輔國
何得無禮諸将士亦何得無禮将士皆納刃再拜呼
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内侍
衛兵纔尫老數十人玄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國
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
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顔真卿首帥百僚上
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高力士
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仕更選後宮百餘人以備灑掃
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

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
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
寤悪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初張后與輔
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内射生使程元振黨
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與
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
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
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
送太子於飛龍廐勒兵收係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

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
等殺后并係及兗王僴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
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
禍也可不戒哉

唐代宗遣中使劉清潭使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
朝義時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藥子昂魏琚為左
右廂兵馬使帝欲以郭子儀為适副程元振等沮之
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
适〻至陝州回紇屯于河北适與僚屬往見可汗責

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
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
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夷拜舞乎且兩宮
在殯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
百遣适歸營魏琚韋少華遂死諸軍發陝州朝義兵
敗于是朝義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
于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
降於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嵩等皆重代居無何僕
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有貳心

朝廷宜容為備懷恩亦上疏自理帝慰勉之以史蕃
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
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盧
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
于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
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
冀無事因而授之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用
宦官任藩鎮為制將也使李郭為將肯如是乎
李正已遣使至魏州田承嗣囚之後復禮而遣之籍

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已曰承嗣老矣溘
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已
遂按兵不進於是諸道兵皆不敢進帝嘉李寶臣之
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詬
詈擲出道中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新立功
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
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范氏曰寺人貂
夙沙衛皆以宦寺敗國喪師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
解體巨猾逋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於
寺人貂夙沙衛遠矣
義成監軍薛盈珍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因毁南
仲於帝帝疑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讒之益深亦請
入朝南仲至京召見帝問盈珍擾卿耶對曰盈珍不
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
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畧也帝
默然
憲宗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白居易奏曰國
家征代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

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
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
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陛下念承
璀勤勞忠赤富貴之可也至于軍國權柄動關理亂
朝廷制度出自祖宗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
萬代之後乎
宦官王守澄等共立穆宗守澄遂用事翼城人鄭注
巧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守澄與語大悅薦于帝
帝亦厚遇之自是日夜出入守澄家與密謀人莫能

窺其迹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歷敬宗文宗宦官專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文宗與宰相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帝甚怒守澄欲遣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争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守澄乃止帝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于禁中鞫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帝曰吾已與大

臣議之矣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慎況宰相乎帝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存亮即日致仕坐死徒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注依倚守澄權勢熏灼帝深惡之侍御史李款閤内奏彈之旬日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于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以金

帛厚遺而遣弘楚怒解職去王涯爲相注有功焉且畏守澄遂寢李款奏守澄言注于帝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及帝得風疾飲注藥頗驗遂有寵然帝自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初宋申錫獲罪宦官愈横帝不能堪注與李訓揣知帝意數以微言動帝帝意其可與謀大事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二人言無不從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帝有密謀也帝之立也仇士

良有功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帝謀擢士良爲神策觀軍容使遣中使就第賜酖殺守澄訓注本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畧盡矣初李訓雖因鄭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托以中外協勢出注爲鳳翔節度使注與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爲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内臣集送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

士為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為金吾衛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也於是帝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帝往觀以承天貺帝許之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真未可宣布帝顧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敕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冊鳳門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韓約變色

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走詣帝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即舉軟輿迎帝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士良等知帝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帝慚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露及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又千餘

人捕舒元輿王涯王璠羅立言等皆繫兩軍涯年七十餘不勝苦自誣服與李訓等謀行大逆禁兵及坊市惡少年乘勢剽掠塵埃蔽天明日百官入朝帝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帝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命楚覃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涯等反事浮沉仇士良不悅由是不得為相而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擒獲賈餗李孝本李訓為人所殺傳其首左右神

策出兵以訓首引涯璠立言餗元輿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於獨柳之下親屬皆死數日之間殺命除拜皆决于中尉帝不豫知也鄭注將兵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士良等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自是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縉紳賴之帝自甘露之

變意忽忽不樂一日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帝曰赧獻受制于彊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僖宗為普王時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数納賄除官不復關白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動以萬計府藏

空竭令孜說上籍两市商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杖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崔安潛之鎮許昌也田令孜為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不得至是令孜見關東群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楊師立王嵒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師立鎮東川嵒鎮興元黃巢渡淮将至京邑上對宰相泣令孜首陳幸蜀之計盧瑑和之巢入關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趨駱谷至興元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從之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日不復及蜀軍頗有怨言令孜宴土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受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賜懸殊頗有觖意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将之賜以勻蜀軍令孜默然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数升遂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夜突圍出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

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己功令宰相請旌賞命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由是令孜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時對左右流涕先是安邑解縣两鹽池皆隸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自令孜兼两池使收其利重榮憤為令孜所擯累表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救于李克用克用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逼京城令孜奉天子幸鳳翔長安宮室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

上還宮因罪狀令孜請誅之令孜復刼上幸寶鷄從
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明日乃有太子少保
孔緯等數人繼至太廟神主皆失之上以緯為御史
大夫使還召百官緯詣宰相宣詔蕭遘裴澈以令孜
在上側辭疾不見緯泣謂曰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
之豈有天子蒙塵而臣子累召不往耶朱玫亦以令
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遘曰主上播遷六
年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烕七八僅
能復京城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為勅使之榮委以大

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吾輩報國之心極
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于閹寺之手
哉李氏子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遂出宣言
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遂逼鳳翔百官奉襄
王熅權監軍國事居京師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
乃薦楊復恭為中尉自除四川監軍往依陳敬瑄玫
遣王行瑜將兵五百追乘輿熅遣使賜克用詔言帝
已晏駕吾為藩鎮所推已受冊克用大怒其大將蓋
寓因說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不誅朱玫

黜李熅無以自滌洗遂燔詔書囚使者上表移檄進
討復恭傳檄關中曰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
之王行瑜戰數敗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
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遂引
兵歸長安玫怒責之曰汝欲反耶行瑜曰吾不反欲
誅反者耳遂殺玫并其黨數百人裴澈鄭昌圖奉襄
王奔河中重榮詐為迎奉執熅殺之百官死者殆半
詔流令孜於端州令孜依敬瑄竟不行韋昭度王建
將諸道兵十餘萬討令孜敬瑄俱誅之

僖宗崩觀軍容楊復恭立壽王傑是為昭宗復恭總
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帝舅王瓌求
節度不許瓌詬之復恭奏以為黔南節度使至桔柏
津覆諸江帝始恨之李順節盡以復恭陰事告帝帝
乃出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
之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刺殺之與假子守信謀反
帝御安喜門命李順節將兵攻其第不克禁軍欲掠
西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
曹皆宿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

惡名衆皆曰諾遂從而東守信兵潰與復恭挈其族
趣興元與楊守亮等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
名鳳翔李茂貞静難王行瑜等五節度使上言楊守
亮容匿叛臣請討之茂貞等取興元復恭守亮奔閬
州茂貞復拔閬州擒復恭獻于闕下斬之得復恭與
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
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
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昭宗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

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
之始中外忻忻焉自宋道弼景務脩死宦官皆懼中
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王彦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
曰主上輕佻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官吾輩終罹
其禍不若奉立太子引岐華兵控制諸藩誰能害吾
哉帝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黄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
辰巳宮門不開季述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具得其
狀出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此豈可理天下廢昏立
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不敢違季述

召百官陳兵於廷作胤等狀請太子監國胤及百官
皆署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帝驚起季述等出狀白
之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即扶帝
與何后同輦嬪御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檛
畫地數帝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
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穴墻以通飲食帝
求錢帛紙筆皆不與公主嬪御無衣衾號哭聞於外
季述迎太子入宮矯詔立之以帝為太上皇凡宮人
左右為帝所寵信者皆搒殺之神策指揮使孫德昭

自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遣判官石晋說之
曰今反者獨季述仲先爾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
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
落他人之手矣德昭曰相公有命不敢愛死遂結右
軍都將董彦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
候之正旦仲先入朝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
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
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帝乃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
帝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彦

範繼至方詰責巳爲亂挺所斃薛齊偓赴井死殲四
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
崔胤陛辰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
左軍辰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帝召李
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嘗見書生爲
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北司爲便於是
復以宦者韓全誨張彥範爲中尉胤以宦官終爲肘
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會李茂貞入朝胤諷茂貞留
兵宿衛以假子繼筠將之諫議大夫韓偓以爲不可

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時
帝悉以軍國事委胤宦官側目胤欲盡誅宦官但以
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
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日夜謀所以去胤
者時胤領三司全誨等教禁軍對帝諠譟訴胤減損
冬衣帝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
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事急遺全忠書稱被
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全忠得胤書自河中還大
梁發兵帝聞之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

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茂貞共其功恐兩帥交爭則
事危矣卿語崔胤速飛書兩鎮合謀偓曰崔胤本留
岐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爲一汴兵若
來必與鬬於闕下臣竊寒心全誨等聞全忠將至令
李繼昭等勒兵劫帝請幸鳳翔帝密詔崔胤曰我爲
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是日開延英全
誨等侍側同議政事李繼筠遣兵掠內庫寶貨法
物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全忠至河中
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帝遣中使召百官皆辭
不至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帝曰全忠欲劫天子幸

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帝不
許按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帝下樓李彥弼叩于御
院縱火帝不得已與后妃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
而出李茂貞出迎帝下馬慰接之遂入鳳翔全忠至
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至鳳翔軍于城東茂貞登城
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
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若不
預謀何煩陳諭帝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

移兵北趣遣幕僚司馬鄴入城獻食物繒帛復請與茂貞連和修宮闕迎車駕帝亦溫詔荅之鳳翔軍夜縋降汴軍者甚衆茂貞疑帝與全忠有密約增兵防衛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刼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食犬彘〻盡食人肉茂貞儲峙亦竭帝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茂貞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他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凋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

曰僕舉兵至此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帝召李茂貞李繼誨等食且諭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帝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千餘人遮韓全誨罵之曰闔城塗炭正為軍容輩數人耳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耶慢罵之茂貞獨見帝請誅全誨等與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帝喜即收全誨等斬之又斬李繼筠繼誨彥弼等十六

人而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為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為樞密使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囊全誨等首以示之曰鄉來脅留車駕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全忠遣判官李振奉表入謝車駕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頓首流涕帝亦泣親解玉帶賜之少休即行車駕入長安崔胤奏以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以其事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帝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

以下數百人盡殺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亦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李順陷成都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討順誅之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賞帝怒深責之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

之繼恩松兵討賊漸有成功頗師不進專務歛[illegible]
下恣橫剽掠餘冦勢復張大張詠知益州舉酒屬軍
校曰爾曹當國家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
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决行深入大致克
捷蜀寇盡平
趙元昊盛兵攻保安軍乘勝至延州城下鄜延副總
管劉平石元孫督兵倍道而前至萬安鎮先遣騎兵
趨延州爭門步兵隨之時鄜延都監宦者黄德和巡
檢萬俟政郭遵分屯外境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

東行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
賊兵涉水為橫陣遵擊退之賊復蔽盾為陣官軍復
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
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黄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
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
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柰何先奔德
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
人轉鬬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
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

旦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絶官軍為二平遂
與元孫等皆沒於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
神宗以内侍王昭明等為陝西諸路鈐轄體量軍情
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
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
我朝因循未革柰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
矣乞罷之傳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聽
熙寧時董氊將鬼章聚兵洮岷脅新附羌多叛歸之
帝遣内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

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
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
大章再上不聽
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諜報云
夏將李清本秦人説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
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興師問罪此千載
一時也帝遂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而召鄜
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
子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乃决意西伐孫固諫曰

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
得耳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
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
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
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
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
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
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
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等分道並進又詔

吐蕃首領董氈集兵會伐夏人聞朝廷大舉毋梁氏
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
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絶其餽運
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
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

蔡京與宦者童貫善會羌人多羅巴奉谿賒羅撒謀
復國朝廷患衆羌㛰結命安撫王厚討之京因言貫
嘗使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illegible]以貫用
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火帝下
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鞾中厚問故貫曰
上趣成功耳遂行厚拔湟州捷聞以貫為熙河蘭湟
等路經畧制置使加檢校司空貫既得志於西羌遂
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生
辰使而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
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且因使覘其國也遂行貫
以遼李良嗣來密謀圖燕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
原熙河各置經畧安撫司以貫總領之於是西兵之
柄皆屬于貫ゝ使熙河經畧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

出湟州秦鳳經畧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
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王厚與仲武合涇原鄜延
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貫
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又大舉攻涇原
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乃
潛穿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貫使劉法取朔方法
不欲行彊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
察哥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
出其後大戰移時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追

兵斬其首而去貫隱其敗而以捷聞賞右既因貫詔
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来
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
伴彊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貫始大沮尋加
貫大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媪相及
金侵遼詔貫勒兵廵邊與共伐遼遼滅以為貫功加
太師封廣陽郡王徃受割地至太原聞金分道入冦
氣褫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闕禀議為名遁還京師知
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将

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揺是以河東與金也
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頋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
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
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
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畜縮
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初貫在陝西募
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揆列第舍及
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随上皇過
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
矢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諫議大夫楊時言貫茌
三路大帥棄師逃歸當正典刑為不忠之戒竄京於
儋州道死竄貫於吉楊軍遣御史張澂誅之貫狀魁
梧偉瞻視頋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
度量能踈財後宫自妃嬪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
寺譽言日聞寵煽翕赫庭戶雜遝成市州牧輔弼多
出其門窮奸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洪武中内官僅能識字不知禮義永樂中始令吏部
聽選教官入内閣教書正統初王振於内府開設書

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内官始多聡慧知文
義者自王振弄權干政於是各省鎮守并督營掌兵
無處無之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
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遂發兵入冦其鋒鋭
甚振不聽遂勸　上親征師過鷄鳴山虜追至遣朱
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鷂兒嶺虜於山両翼
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尚書鄺野請車駕疾驅入關
而嚴兵為殿振怒曰爾豎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
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

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营不行偽退因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营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追之兵士争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跳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毛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

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野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幸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歸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如此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乘輿為其所獲豈偶然哉

內官曹吉祥在禁地久正統景泰間征麓川暨福建諸寇吉祥皆監督戎務號都統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蕃將麾下為爪牙腹心英宗復辟時迎駕奪門多藉此曹力後俱以功遷秩握禁兵石亨事敗冒功者多被黜革惟吉祥以庇不去吉祥恃復辟功益專横弟姪皆據要地姪欽封昭武伯尤黷貨無厭帝初念其功多所優假凡有陳乞無不曲從後漸不能堪稍稍嚴薄之吉祥遂怨望懷異志令欽糾其黨謀不軌恭順侯吳瑾知其謀奔詣長安門告變執吉祥磔於市籍其家以賞將士

司設監太監汪直提督錦衣衛官校刺事時遼東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每被馬文升節制會直巡邊鉞乃

戎服遠迎除道餙館供帳鮮備厚賄騶隨見直叩頭趣媚無所不至惟文升與直抗禮蔑視其左右鉞復乘間毀短文升直還奏謂建州女真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　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直稍加禮於二人二人亦憚直不敢為異乃勘報一如直言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文升所禁者實鐵器非農器也鉞既譖黜文升後說直立功固寵已亦得倖進於是虚張邊警言賊首伏當加欲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

余子俊以為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　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供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　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言於　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為監督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直于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未幾夷以復仇為辭擁衆深入雲陽清河等堡殺虜男婦皆支解以殉或碓臼火蒸

以洩其忿邊將皆斂兵自保不敢與戰陳鉞以前功賞在即復隱匿虜情不報於是邊地騷然屯堡屏跡弗克耕耨矣巡按遼東強珍劾奏鉞等失機隱匿鉞怨掌院事王越縱珍而汪直巡邊還京鉞出迎至五十里所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至三十里所王越亦來迓遂不容見明日即遣一心腹指揮往同王宗彜審勘宗彜等阿直意誣珍遂械珍赴京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廷勘無敢與辯乃謫戍遼東初直與越共事大同相處久交最密

直時忘懷洩禁中語越識之間以語其所厚者皆不介意及征建州直與陳鉞謀欲窘越々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還有盜夜越皇城入西內竊衣米者時索之急東廠校尉緝獲之太監尚銘以聞　上喜甚厚賜賚直聞而怒曰尚銘者吾所引用之人爾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而銘懼欲訪其事適越所厚者已反目潛以其語々銘達於內因發其交構事直遂見疎而越亦被斥已而科道復劾其八罪遂詔降黜直等

學古適用編卷之五十五

君子不以人廢言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史記太公之封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劉向說苑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行十日夜而至釐侯與之爭封此一事耳劉向云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

叟幾不會封也然則尚父之賢之智又倍于鄭桓矣而亦有待於逆旅之人之教耶周有王滿生齊人也見周公公曰先生何以教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太公待警於逆旅周公受教於滿生其不廢人言如此

楚之討陳夏氏也楚莊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子反乃止楚子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楚共即位使屈巫聘於齊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

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曹洪西迎天子

晉武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静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畧細苛宥小失變常以徼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并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天下之吏悉并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概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尚書張華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宜為三公馮紞深嫉而譖之乃以華都督幽州華撫循夷夏譽

望益振帝復欲徵之紞侍側從容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耶紞免冠謝曰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漢高爭寵五王而誅臧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予奪使之然耳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搆凶逆耳向令録其小能節以大禮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氷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耶紞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玄宗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自是力士不復敢深言天下事矣

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于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

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奏盡貯於大盈内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德宗初年楊炎言於上曰財賦者國之大本今使中人掌其事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德宗問闗播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

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闗播本楊綰所薦其對德宗為政之問亦自有理然播附盧杞而薦李元平則恐播徒能言之未必知有道賢人之為誰也

丁謂當真宗朝上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謂不答上作色曰叵耐問輙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虀粉矣元豐八年詔范純仁為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為司諫朱光庭范祖禹為正言宣仁后問宰執此五人者如何僉曰外望惟允章子厚獨曰故事諫官皆薦諸侍從然後大臣稟奏今詔除出中得無有近習援引乎此門浸不可啟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也子厚曰大臣當明揚何為密薦又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内地出命斬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入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有殺士大夫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

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謂與惇確心之公私不可知而言自正故君子不以人廢言

王欽若遭遇章聖本由一言之寤蓋章聖踐祚之初天下宿逋數百萬計時欽若判三司一日抗疏請蠲放以惠民上遽召詰之曰此若惠民曷為先帝不行欽若對曰先帝所以不行者欲以遺陛下使結天下人心於是上感感然領之未幾命宰府召試孝為德本頌授右正言知制誥不數年遂大拜

唐坰以父任得官抗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者王安石喜之後怒安石易已允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坰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坰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坰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坰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

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俯首允降又言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已者雖不肖為賢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坰慷慨自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

呂惠卿用其弟和卿計創手實括及鷄豚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不得不犯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遂罷手實法

遼人劉六符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虜主宗真問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歛於民者十減四五則民惟恐不為北朝人矣虜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閱兵以脅之南朝重於割地必求增歲幣若我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以其數對減民

賦可也宗真卒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背約縱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為相復用原議盡銀幣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故其後虜政雖亂而人心不離豈可謂虜無人乎

紹興末予見陳魯公留飯未食而楊郡王存中來白事魯公留余便坐而見之存中方不為朝論所與予年少意亦輕之趨幕後聽其言會魯公與之言及邊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謂當列兵淮北為守淮計即可守因圖進取中原萬一不能支即守大江未晚此說

非也士惟氣全乃能堅守若俟其敗北則士氣已衰
非惟不可守淮亦不能守江矣今據大江之險以老
彼師則有可勝之理若我師克捷士氣已倍彼奔潰
不暇然後徐進而北則中原有可取之理然曲折尚
多兵豈易言哉予不覺太息曰老將要有所長然退
以語朝士多不解也

宋孝宗元年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浩首言趙鼎李
光之無罪岳飛之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從之
帝銳意恢復張浚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浩〻

對宜先為備守不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與辯論於殿
上浚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乃出浩知
紹興府

王淮為右丞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
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以下六
十人於是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大饑
熹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輳集熹日鉤訪
民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
肅然帝謂淮曰朱熹政事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
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徵之乃進熹直徽猷閣
下熹社倉法於諸路

吏尚書張綵以焦芳薦代為吏尚書綵陝西人於瑾
為同鄉瑾親之於是綵為言今天下諸司致餽非取
於官庫則取於小民是綵為公歛怨於天下也公左右
用事者多貪財賂壞法是徒毀公名瑾意欲稍戢又
欲假仁義為名高於是命官校偵察諸餽遺者輒捕
論而盡逐其左右橫鷙者一時剝削之弊少息然黨
與離而勢孤瑾禍亦自此始矣

松江僧順昌祈晴上府官疏曰昔公孫弘對策於漢
武之朝有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
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甘露降五穀登六
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今
日上下之心和耶不和耶傷天地之和氣者誰歟使
盲風怪雨發作者誰歟凶年饑歲老弱將轉乎溝壑
矣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有饑由已饑之者又誰歟
而徒延〻然迎請超果寺觀音大士至普照有同兒
戲安能召和氣而回戾氣哉為今計莫若講行救荒

之政平糴價以紓民力行賑濟以救饑貧放商稅以通容旅清獄訟以伸寃枉察吏奸以禁賄賂抑小人以持君子通下情以瘵民瘼凡可以弭災異召和氣者盡心力而為之則不須祈禱而惠日自呈矣凡僧人文字多道佛之靈異及奉佛利益即國初名僧如來復輩亦不免此〻僧獨出正論讀之不覺起敬

學古適用編卷之五十六

講求水利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魏漳水在鄴旁襄王時史起為令引之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秦王政元年韓水工鄭國使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于是漑填閼之水漑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由是秦益富饒

漢武帝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延袤二百里漑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

武帝建元中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漑渠下民田萬餘頃於是發卒數萬人穿之三歲而通

成帝綏和二年騎都尉平當領河隄使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濬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大川

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導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

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

材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

渠足以小之其水門但用土木今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填淤加肥禾麥更為秔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平帝元始時徵能治河者關並言河決率常于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

地秦漢以来河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葬牧以為可畧于禹貢九河處穿為四五宜有益王横言河入勃海地高于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巳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産業民衣食縣官而為之作

乃兩便

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其後汴渠東浸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詔發卒數十萬遣樂浪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爲

晉杜預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内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熟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有譏之者預曰禹稷之功期于濟世所庶幾也

宋文帝元嘉中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頹敗盜賊公行長沙王義欣隨宜經理境内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

實遂為盛藩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淠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災旱

隋文帝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詔宇文愷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内賴之

宋仁宗時黄河初自横隴稍徙趙德博後又自商湖趙恩冀皆西流北入海朝廷以工大不復塞至和中李仲昌始建議開六塔河引注横隴復東流周沆言今河面二百步而六塔渠廣四十步必不能容苟行

之則齊與博德賓棣五州之民皆為魚矣後北流既塞果決齊博等州民被大害遂竄仲昌嶺南

淛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船隻不可勝計蘇軾議自淛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引淛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為便有惡軾成功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

神宗時置疏濬黃河司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為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深數尺王安石又令宦官黃懷信別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一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傍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或謂水深則杷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不可用時北河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安石主其議命范子淵領其事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至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

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實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未幾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都水監丞李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劈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埽詔從之大抵熙寧前專欲塞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

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
難其人王安石力主范子淵以河事自任然縻費財
用卒無成功
孟珙知江陵府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
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
嶺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
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
江因障而東之俾繞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
隨其高下為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功

百七十萬民不知役
元郭守敬陳水利事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水過
雙塔榆河引玉泉諸水入城滙于積水潭從東折而
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洩世祖乃置都水
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牐
之處往〻于地中得舊時甎木人服其識逾年工
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賜名曰通惠
先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蒲口復決廉訪使
尚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

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
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九
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
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
或強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
宜順水性築長隄以御氾濫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
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為業異
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
便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

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
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初黃河決漕運使賈魯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
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遣成遵等視河議其疏塞
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
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傳采輿論以謂河
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
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者時說政
謂遵曰修河之役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遵曰腕可

斷議不可易遂出遵詔魯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黄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黄固哈只等口又自黄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隄成河復故道

國家奠鼎燕京即勝國之故都勝國時虞集議以為京師東瀕海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徐皆萑葦之所生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謂宜用浙江之法築堤捍水為之田聽富民願耕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定其等為之疆畔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

長能以千百夫耕者亦如之十年後成田有積蓄命以官高者佩印符許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近可得民兵十萬以衛京師禦島夷遠可紓東南萬里航海饋運之危難而江海游食輕剽之民亦率有歸議中格後竟以海運不繼亟為海口萬户之設大都本集言然已無及矣

康茂才為營田使　高皇帝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于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畢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

浙江嘉興與蘇松諸郡頻歲水患　成祖詔夏原吉按視咨訪利害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為蒲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

以入于海於是發浙西軍民十餘萬浚吳淞南北兩岸安定等浦引太湖之水一自嘉定縣劉家港徑入於海一自常熟縣白茆港直注于江又浚松江府范家浜至南蹌浦口上達大黄浦以達湖泖之水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跡水患乃息

永樂時命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元都於燕漕運江南糧有二道海道用朱清張瑄策由蘇州太倉入海至直沽入京歲運至三百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因韓仲暉自安民山開河引汶絶

澀互屬御河名曰會通當時河道初開峡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國朝洪武初會通河故道猶在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遞運所往來者悉由德州下河永樂初建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白淮入黃河至于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是時海險陸費耗財溺舟不可勝數濟

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　朝廷遂命禮等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用老人白瑛計築壩于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于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為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跡元舊相地勢高下以增水閘以時啟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自是河成糧運便利京儲充足禮等還言會通河以汶泗為源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為二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滲淺舟楫通塞係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閘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趂時開濬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俱存

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宜築堰計百八十丈從之禮又奏自衛輝至直沽河峡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堤峡恐水復衝塌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計先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于彼開二小河以泄于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峡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三里内五里舊有灤渠五里係古絡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洩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沽可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

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河南黃河累歲為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永樂九
年河決壞民田地益甚張信往視訪得祥符縣魚王
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
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　詔發
河南丁夫十萬相度開浚仍命宋禮蘇董之
工部主事蘭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為大故水患惟河
為甚今于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河南
之民免于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

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久若用竹編成大囤如橺圈
然置之水中以樁木釘中實以石脚以橫木貫于樁
表牽築堤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從
之
永樂十三年開清江浦河道時漕運北京舟至淮安
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故老為平江伯陳瑄
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
里與清河口相直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
以上聞遂發軍民鑿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

口達淮相宜置四閘以時啟閉復就管家湖築隄十
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通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
平水勢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〻內鑿
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
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
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緣河隄鑿井樹木
便人行
宣德七年陝西參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
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

盤山蟄蜇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徑
迭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
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為便請如舊開
通以利民　上命給官錢造八舟擇善水者操之每
月給以工食
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洪武時河決原武東
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
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至正統又決滎
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

在河之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降河合于淮以趨海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畧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而已我 朝河決則慮弁妨漕運而關係國計故治河視前代為尤急

先河溢榮陽縣自開封府城北遷曹濮以入運河至兖州府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景泰四年擢用徐有貞治河有貞度地行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濬漕渠凡四百餘里歷三載始訖工

弘治時河決原武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於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宿遷瀰漫四出不由故道役民溺死者衆命白昂往治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〻入睢〻入泗〻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兩省之民咸宜之

河南參政朱瑄建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許州有棗祇河渠盍盡人力可蘇民困因隨宜濬通置閘啟閉凡王府屯官之兼幷豪右碾磨之侵據悉釐正之由是五府一

州田得灌溉旱暵得以有備

河決張秋劉大夏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上疏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河襟喉未可輒治〻于上流分疏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合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潤至九十餘丈大夏乃發丁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浚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海又浚四府營於河

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堤更名安平鎮分土命工五旬而事竣

大理卿鄭岳勘事陝西見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懷衛北極宴蘇水皆東注南入于海盧易滹沱琉璃漳洛瀝其大者也以為宜令瀕水開田築堤鑿渠平疇無水者量濬畎澮或為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可使皆為沃壤矣户部王承裕覆議行之

淮河泛溢吳一鵬既言清河以北兖州以南水勢巡茫田廬淹沒請做求渦河湮塞等處或濬故道以通其流或開支河以分其勢巡按穆相言兖南徐北去東海不遠於此開一渠河立以牐閘遇水發則分流以殺其勢遇水小則鎖閘以截其流時費宏亦言我

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汴梁以來分為三支或由亳潁等州地方渦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縣至泗州出淮河其勢既分故雖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正德末聞渦河日就淤淺黃河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縣之飛雲橋徐州之溜溝等處悉入運河自徐州至清河一望皆水耕稼失業遇年租稅無從與辦官民船隻通無牽輓之路此前數年河溢之患也近來沙縣至沛縣浮沙壅塞隨濬隨湧官民船隻乃從昭陽湖取道往來然昭陽湖積水不多春夏之交湖面淺涸則運道必至沮塞京師歲數百萬之糧何由可達官軍數百萬之衆何由仰給此可憂之甚者為今之計必須渦河等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泛溢徐

沛之民亦得免于漂沒巡按直隸戴金又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至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物集鴛鴦集口至滄州出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年間黃河變遷濁河白河二道上源年久湮塞而徐州獨受其害若自宿遷小河一帶併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之處逐一挑濬使之既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可少殺矣部議言宜塞支河口相黃

河水勢向背閘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濬之法
潘希曾治河疏畧曰河之大而要者有三一孫家渡
經長淮衛趙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橋出宿遷小
河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趙淮入海夫孫家渡
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
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于海故徐沛無患漕渠
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并注于飛雲
橋一支下東徐呂二洪上通閘河流水茫無畔圩決
堤塞沙大為漕患然非疏其上流則秋來水發沙雖

挑而復淤堤雖築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濬未通迎
在疏孫家渡以殺水勢恐不可不亟為疏濬也
本朝海運既廢軍國大命獨倚重于漕儲頃復黃淮
梗塞轉運艱阻且倉庾無二年之蓄水旱有不時之
虞而三輔額多曠土海壖事成沮洳在在可墾御史
徐貞明念西北水利事最攢從二三屬吏解事者經
度之信其必可行以為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
則泉渠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
湧一決即通水與田平一引即至但可疏鑿成河如
密雲之燕樂庄平谷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之
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
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可
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夾陰流河而下至于陰流濱
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
舖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湖下素
湖百餘里夾河皆可田遷安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
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潘湧泉流入灤河又鸞廟
湧泉成河與灤河接夾河皆可田盧龍燕河營泉成

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西臺頭營
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豐潤南則大寨
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東則榛子鎮西則阿洪橋
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清庄塢漾河可田後湖
庄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
民棄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地民棄不業者召民業
之助其力屯牧地屬官者闢其蕪而收其入先之京
東數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列
郡引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

鎮而諸鎮可漸行至瀕海則先之豊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又謂行水之地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為受水之區處勢固不可強如懷慶當丹沁下流而真定尤滹沱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今致力當先于水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禦田其上流則水殺而無衝激汎濫之虞

臺臣周用因河數衝淤議及東省水利以為治河墾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可治運河以東濟南東

昌兗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洸泗等河與民間田地曾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為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與河無異一值旱暵則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方四五千裡地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榖俱盡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今欲修溝洫非謂一一如故也但各因水勢地勢之宜縱橫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于海莫若正疆里以稽工程集人力以助夫役蠲荒糧以復流移專委任以責成功持定論以察群議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以小害而生沮撓則治河裕民之計也

張瀚請墾鳳淮田疏稱兩府地廣人稀一望黃茅紅蓼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旱澇雨多則橫潦瀰漫無處歸水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資是以飢饉窮逃烟稀土曠此地界連蕭碭汝潁逋逃之藪積久不無隱憂宜得專官教民稼穡夫水土不平稼穡無以施力必先度量地勢高下跟尋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渠之水開溝渠以受橫潦之水官道之傍設大

堤以通行稱小之村亦增卑以成徑惟欲于道傍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由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多開塘堰以瀦蓄之夏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引溉高者麥低者稻平衍地多則木棉桑枲皆得隨宜樹蓺土本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次則招撫流移寬慰安插量撥地土處給牛種蠲通負緩起科又或招致江南客户或勸諭本土地隣或審擬徒夫無力者令供役開濬俾有着出資給食議允行之

呂光詢條議東南水利謂三吳古稱澤國其西南俞
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
視西南特高〻者田常苦旱卑者田常苦澇昔人治
之高下曲盡其制既于下流之地疏為塘浦滌諸湖
之水由北以入于江由東以入于海而又導引江湖
流行于岡隴之外是以瀦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
近來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曰黄浦曰
劉家湖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而
岡隴諸支河又多壅絶無以資灌溉于是上下俱病

而歲常告災治之〻法當自要害始先治吳江長橋
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
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洩澱
山之水以達于海濬白泖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
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
于江又導由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
大浦使流皆有所歸而瀦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
而澇無所憂矣開湖州之漊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
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
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處斗門以洩
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大江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
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
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

潘鳳梧有言水利微妙通知者少試舉嘉湖如湖州
之圩低其港常闊人憚于增外僅為修內故水益闊
易衝而湖州多淹崇桐之土高其港常窄人憚于開
外日為填出故水益窄易涸而崇桐多乾此恭與呂
光詢議互相發云

馮慕崗曰中州濱河之區歲苦馮夷衝齧頋以全河
建瓴而下當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方數千里之水曾
無一溝一澮為之停蓄以殺頻受其患而不獲資尺
寸之利若乃鄴之漳水南陽之鉗盧陂昔人率用以
廣灌溉宋于河北諸州水所積處與堰六百里置斗
門引水灌田民頼其利何至于今皆沒〻也關中引
涇通渭故有鄭國渠白渠諸跡可尋并州西南若汾
若沁盡可引注為農田用李氷為蜀守壅江水作堋
穿二江通舟楫因以溉諸郡今陸海固在也三楚漢

洿西來大江中貫洞庭浩淼誠盡力溝洫開渠瀍閘在在腴壤何至如今之鹵莽而穫廣南沿海多淤沙饒沃容有未興之利八閩江右畝窄人稠乃中原迤北之境則極目荒莽水無嚮導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餒終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為言瞑瞑無知猶群羊聚畜然須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善乎崔寔之言之也我　高皇帝溷維理道數徙民就業寬鄉又通財以贍蒸黎猶彷彿乎井授遺意而嗣後絕無有踵行之者何哉若屯政梳爬非不嚴也而託名逃荒巧為影占者弊仍未易究詰乃邊鎮如遼東如宣大如甘肅視國初屯糧之原額今且不啻損十之五即參罰之例故未嘗廢亦惟是較多寡于催科曾未聞有以撫流移闢草萊上功幕府者又何暇責以建阡陌濬溝洫達利于非常之原乎昔有為行經界寓地綱之議者以為狄騎利在平曠易為馳突今邊塞率平原曠野險阻寔稀宜因屯田定經界開溝洫就用田者之力每一里共濬一溝界如古井田之制一可以息

爭端二可以備旱澇三可以阻敵騎四者或我兵車禦虜即可以此為常陣免臨時掘塹之勞此蓋本吳玠在天水軍制金騎遺法也今井制堙廢久矣聞山東登萊猶存畝澮而東虜竟以勢難踰越不敢犯寧夏多水田有溝塹夏月種作則胡馬不能來故稱安寧以斯知廣畝濬川所以興利厚農亦以設險守國且也計口授田俾有恒產庶人樂本業而安為黔首即有豪傑難以率亂故三代盛時人必里居地必井晝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率不外此竊查憲綱一欵農桑乃生民衣食之源仰本府州縣行移提調官嘗用心勸諭農民趂時種植仍將種過桑麻等項田畝計料絲棉等項分豁舊有新收數目開報此乃巡按御史急務也今則徒為文具而已邇年都御史孫丕揚請以保民實政五事課有司庶幾申明　高皇帝要束柰何率弁髦之也誠為飭　皇祖之法慎守牧之選因封疆之宜修膜靈之備以勞來安集竄流移以實農勸穡驅游惰以雞豚畜牧廣孕字以闢荒鑿渠普利賴人治其山林川澤而接壤成可耕之地

人汰其飛詭兼弁而通都無敗群之奸入開[illegible]教化而比屋倡任恤之風入整其保伍卒乘而合野狂無形之險有司以此上監司監司以此上撫按部院一視以為考成務久其任而實行之俾一如高皇帝之所以養育元元者豈不亦游時之鴻烈也哉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中灤即今開封府封丘縣池洪門今屬大名府濬縣乃淇水入御河之處即枋頭也去中灤一

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灤自中灤陸運至淇門難不可言況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用于是遂議海運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項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也項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東阿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尤不可言時有韓仲暉邊源輩各出己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于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深濶水亦微細不能負重所以又有會通河許一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運初歲止得米四萬餘石其後或至三百餘萬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餉則用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今濟寧在城閘北岸見有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得擠塞閘口石碣在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上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御河矣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

入黃水運至陽武發河南山西丁夫搬運至衛輝上船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矣後得潘叔正建言宋禮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而海運于是乎罷又得陳瑄于凡漕河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羨不至缺乏者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于成者又數君子之力也

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多實少故罕成跡惟有費財力費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盖

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于河事者亦有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河嘗橫潰為患斯言也尤為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于不能達溢生於無所容徙潰者決之小也泛濫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被害尤大者則當其衝也是與河爭也其原益由于戰國非一日矣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為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

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河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濬河之處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為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後就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申文定公時行河道利害疏曰按渾河來自西北即古桑乾河出盧溝橋至天津直沽入海當其汎溢之時亦有衝決之患然不關運道不近城郭猶未足為深患也至若黃河發源崑崙流入中國至積石龍門已數千餘里經陝西河南則涇渭伊洛諸水皆入其中又經徐州等處與淮水相合而後入海當其壅淤則數丈之渠一旦而成平地及其潰決則數里之隄一瞬而成洪流其湍激洶湧比之渾河不啻數倍先朝時決時塞皆 命重臣經理然未有數十年無事者也今之治河者為鳳泗 祖陵則防其西浸為漕糧運道則防其東徙為淮揚數郡生靈則防其南決其功力甚鉅其責任甚艱不得其人而能有成功者乎 皇上得人之論其于治河要務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陳建曰按宋景濂治河議謂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彭蠡洞庭以為之滙故河常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大伾而下釃為二渠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入于渤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方今破金隄踰曹鄆千里巨浸民生墊溺莫若浚入舊黃河使其水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

忘庶其有瘳乎學士張元禎與張憲副喬書曰聞今
黃河以北多存河流舊身但上下湮沒已久若因其
舊身開為數支以達乎原及直沽等處一可以殺直
奔安平之勢一可以引資灌溉如此将不惟運河無
患而北方旱溢之災可常免矣霍尚書韜議處黃河
疏謂前古黃河自孟津至於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
自衛輝東北至於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似宜由河陰
原武間擇地形便導引河水注於衛河南北分流水
有所歸可免潰決之患且使黃河環遶畿甸亦可壯

京師之形勢舟楫通利南北又可增一運道萬世無
窮之利也胡尚書世寧奏議謂舊開沁水至紅荆口
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因沁可以
通衛也且黃河與衛河相去不遠宜踏勘荆紅口及
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開掘一河北通衛輝
稍撥附近糧船於此習運以防會通河不時之塞亦
國家之長計也嘉靖時河益南徙而入渦奔亳震驚
皇陵徐房而南安東淮北皆被其害以河流無所
分而一淮不足以并容全河之委也使用宋張諸君
子之言當無此禍嗚呼循金隄之遺跡稽黃河之故
道合諸賢之卓見踵永樂之茂功推古驗今灼灼可
行者但世有哲人能大越拘攣之見或有取於吾言
爾矣
陳建又曰寧夏自巡撫張鎣始道河流以溉屯田霍
公韜亦謂陝西築為邊墻塹為溝渠邊墻外固溝渠
內深內資灌溉外禦夷虜全陝之利又按九邊圖論
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秋末皆可行
舟若沿河州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榆林其少

蘇乎又按唐書高祖時突厥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
備邊者于筠請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寇
彥博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今可用節乃使桑顯和塹
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盖北土之有長
河猶南方之有大江閱古今訏謨遺跡則黃河不惟
溉幷且可轉漕可以置舟師扼虜方册昭然奈何不
裁成輔相以致其用哉
國朝稱治河功前有陳平江伯瑄宋尚書禮徐武功
伯有貞劉尚書大夏近則潘尚書季馴先是河決茶

城崇鎮之間運道梗塞議者以為草灣之下河曰淤淺所致乃謀濬之顧蕩蕩何所施功則復議別開一道入海畚築既施而河塞如故潘公繼之以為河性湍悍自遂不肯分流以人治水不若以水治水乃排衆議築厚隄襟束之妙在隄外更築遥隄蓋襟束太急或致崩潰抵遥隄而怒殺矣間又于遥隄上為減水閘以瀉之于是河勢無所之自相衝蕩浮沙皆隨水去入海如箭而運道復通矣潘公既治水乃復議塞高家堰高家堰者在淮安西故淮之決口也先時

淮水從堰南注上流稍飄壽泗諸州水患未甚分既用石萬計塞之堅若宣房宮而泗州孟受淮衝余嘗至泗目擊城中皆水而　祖陵在泗者相去數百武亦殊岌岌於是泗人爭譁言潘尚書曲防以病泗不顧　祖陵當是時其諸易搖動幸　廟議持之乃定顧議者亦未能深了其故也夫古稱瀆者獨也謂其獨入于海也自河決飛雲橋後奪清河入淮而淮併流是瀆不獨矣河性最急淮性差緩緩急並行緩者反壅如兩軍異道同會康莊其一[illegible]騎慓疾其一

部曲徐重飛騎在前徐者愈徐後陣必亂勢也勢吾無如之何天實為之而於人謀乎何尤賈讓之言治河三策以遷郡邑避河為上策然自古所患者河害耳未嘗資之為利也我　國家建都幽燕而河適為咽喉運道所由是安可任其潰決而它徙乎此其利害安可與淮等也高家堰非淮故道也決而不已高寶諸河間皆黃水浸漫不獨膏腴化為稽天即糧運何以渡淮而入河此其利害又安可與泗等也覽者識緩急之勢籌利害之源酌輕重之等而兩河如指

諸掌矣然則泗可遂浸而　祖陵可遂亡慮乎曰何為其然也泗故與盱眙夾河而城盱眙山也故不受衝而泗獨當之為今之計當即以潘公長隄遥隄之法護　祖陵與泗州城而其他漫衍無屯聚之所則稍任其漫流或如賈讓之說遷而避之庶幾　祖陵運道兩無憂耳至於河性不常桑滄岸谷則尚有天在故非人謀所能必也

黃河性悍洶湍怒濤澎湃而來自徐呂至直河上下二百餘里衝蕭碭則淤二洪衝睢寧則淤邳河雖百

原缺

銓政得失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晉悼公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侯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

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章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建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疏曰伏惟有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則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于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又曰天下樞要在于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在于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俗浮彫敝巧偽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撓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徒家邊郡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如此虛偽

之縱迎送之後損而民各寧其所矣帝善之而從
不行雄又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今孝
廉年不滿四十不可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
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
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駮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
前世以來莫或回革可宜下百官參其同異帝卒用
雄奏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
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
拘年齒雄公直精明審覈真偽項之胡廣出為濟陽

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
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
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魏以崔琰為西曹椽毛玠為東曹椽並典選舉其所
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
進拔敦實斥華偽進冲遜抑阿黨由是士以廉節自
勵雖貴寵輿服不敢過度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
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絜於上俗移於下據聞
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為哉

魏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撲惡
之士疾虛偽之人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
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遊為業國士不
以孝悌為首乃以趨利為先合黨連群互相褒歎以
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歎之盈言不附
者作為瑕釁至乃往來禁奧交通探問此皆法之所
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叡善其言詔郎吏學通一
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
之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
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
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
所當疾也臣愚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止以循名
按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叡納其言詔劉邵作
都官考課法下百官議司隸崔林曰周官考課其文
備矣康王而下遂以陵夷蓋法存乎其人也且萬目
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若太臣任職則孰敢
不肅烏在考課哉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

之武制也其法可粗依其文難傺舉蓋世有亂人而
無亂法若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
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
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
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當
用其言使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必以賞罰隨之
至于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
無過不舉焉有守職辨課而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
容身保位無放棄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
議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而
況于世俗之人乎司空掾傅嘏曰建官均職清理民
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
綱未舉而制末程國略不崇而先考課懼不足以料
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竟不行

衛臻典選舉將濟遺之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
文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試而後
用臻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
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于文景好不經之舉開
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盧毓論選皆先性
行而後言才人或問之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
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
中器也時人服其言

諸葛誕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輙顯其言而亟用之
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群僚莫不
慎其所舉

晉詔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有黜陟擬議于心不
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

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即
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于苛細以違本體
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舊制取大捨小去密
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
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
優多劣少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
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可曲以
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
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雖有考課之法

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山濤典選十餘年每一官缺輙擇才資可為者啟擬數人得詔旨所向然後顯奏之晉主所用或非舉首衆以濤輕重任意為言晉主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啟事
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

人姦弊日滋劉毅嘗上䟽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議所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横于州里嫌隙結于大臣二也本立格于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中正無賞罰之防及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面猶不識不適采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以治民也今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品狀相妨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兢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

宜罷中正更立一代之制衛瓘亦以為魏氏承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今九域同規宜用土斷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為正無復縣客遠屬異土盡除中正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始平王文學李重以為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則土斷之實行矣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
何尚之在選日有一人求為吏部郎尚之嘆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〻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笑語尚

之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
矣何疑焉當時以二公為名言

宋主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謝莊顔
竣之為之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用人漸
輕宋主欲重其選乃用當世名士孔覬王彧為之侍
中蔡興宗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
實雖為輕重人心豈可變耶後竟如其言裴子野曰
官人之難尚矣周禮始于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
而後貢于王庭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

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
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
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
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二司于是于進務
得無復廉恥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
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欲治致平章不可必也況
後之人哉孝武雖分曾為兩不能反之于周漢朝三
暮四其庸愈乎

北魏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
行大致怨嗟乃更以崔亮為尚書亮為格制不問士
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稱其能亮甥劉
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
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什收六七而朝廷貢
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
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不博沙汰未精舅
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
下士子誰復修勵名行哉洛陽令薛琡上書曰黎元
之命繫于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

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復蒙
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
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
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
賢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
皆引致門下與之遊晏

齊以辛術為吏部尚書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
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高澄年少高朗所獎者踈衰濫

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揚惜風流辨給取士失于浮華惟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最為折衷

隋牛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考基鑒賞机悟清慎絶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得人為多

大業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煬帝頗惜名位群臣當進職者多令兼

假而已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裴矩參掌選事而予奪之筆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黜陟任意胡氏曰煬帝非能惜名器也特貪欲忌剋又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謂莫足以當我之官爵耳當是之時興唐才智之臣皆如金玉隱於沙石之中而莫之知也則其靳惜名器秖足以失士為他人之資耳

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州府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皆勸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叙各得其所士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遂併省之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高宗總章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

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

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多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何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勱矣

開元以前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有升無降庸

愚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

中書舍人劉昱知選事進士劉迺遺昱書曰禹稷皐陶同居舜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于一幅之判觀行于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凡所施置皆曲狥時人所欲故頗得衆譽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乃畢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謬甚衆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

沈既濟上選舉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

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於吏部而試職于州郡若才職不稱責于刺史則曰命官出于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于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牧守

自用則換一刺史即革矣況今諸道誅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有情故十猶七全則辟㒷之法已試于今但未及于州縣耳

楊嗣復為門下侍郎建言宜省官屬文宗言無乃滯才乎嗣復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菁華乃出

唐薛謙光上疏以為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舍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覔舉奔競相尚諠訴無慙至于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

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劒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難決疑一劒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應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弁觀其勇畧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真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于閤門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

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淳化中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盖復序進之制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仁宗用范仲淹言詔兩地臣僚非有勳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繇勞

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請望官五人為保任方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太卿監課議悉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

太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帝特定選人七等凢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寖廣至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恩蔭恩允

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侄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内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于是張昷之等首被茲選昷之河北王

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

英宗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宰輔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人乃試唯有應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嘉納之因命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故為之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槧不為監

宋舊制銓注有格概拘以法〻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令内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雜神宗即位乃格去奏舉而概以定格於是内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哲宗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其不便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于彼雖皐夔稷契各守

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于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舉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

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
授職所賜誥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
以謬舉之罪詔從之
元皇慶時朝廷封拜繁多群臣無功而受公王之爵
者前後相繼於是誠左右勤職業勿望僥倖加官御
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
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幸之臣因而
相襲王公師保接迹於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曾未
經歲又復紛然春秋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

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
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
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為黜陟執者省院臺
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
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
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
官屬必俟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起幸長奸
之弊
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材出處繫天
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時思
謙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
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
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
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者宜參酌古制設辟
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材則受賞失實則
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
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
能聲善政者授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

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
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
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負須十二
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
雙槐歲抄曰我　朝祖宗時君臣旦夕相見其於用
人尤謹每吏部具缺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傳旨行
之非中官所敢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蹇義
傳奉　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
除者此義也宣德正統間三楊用事勑方面有缺在

京三品以上保舉景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中
間歸於吏部者無幾成化初有舉不當上意者乃命
吏部專行之是年又有言其非正體者 上命今後
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闕朕自簡除方面照正統年
間保舉人疑為中官意也於是吏科給事中沈瑶等
各題謂兩京四品以上官 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
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
堂官員缺會同内閣推舉若方面員缺會同三品以
上官保舉 上命吏部通查典故至是吏部覆題以

聞 上曰 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
舉行何耶中間顯有情弊其究治之於是廷臣不敢
復言既數月薦擢者頗愜輿論乃知保舉良法而楊
文貞之確見也然近日簡除權歸内閣吏部薦舉惟
擾撫按皆不過循資格耳早朝後君臣不復相見故
中官傳奉人以為恥然則用人出於至公其必上下
交而成泰乎

吏部尚書楊博奉詔疏陳天下郡邑衝僻繁簡不同
有逸而得譽有勞而速謗既乘黜陟之宜復啟趨避
之徑今品第上中下三等推陞選補量才授任每省
括數語以陳其概使覩殘破則思保障睹困疲則思
拯救盜賊則掃蕩災傷則賑施刁頑則移易衝繁則
節愛庶實政修而成功可課矣 上令銓曹奉行

陳建曰楊文貞以吏部循資陞授不足以得人乃令
在京三品以上保舉至李文達天順日録則深言保
舉之弊不若歸其權於吏部至霍文敏奏議則又言
權歸吏部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缺皆會推衆言
矛盾二弊互攻將何適而可愚以為不若遂行周官

推賢讓能之法豫令百官推讓奏薦一官缺吏部擇
所讓最多者奏授之不俟臨缺輕信一人之舉而遽
授焉擢授由吏部而所以擢授者吏部不與焉如此
庶幾於虞廷濟〻相讓之美庶幾孟子所謂諸大夫
國人皆曰賢之公庶幾可免於二弊矣

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司實薫牧民禦虜之
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
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
才力不堪之人夫既不能稱職於内地而欲立效於

[illegible]方宜其吏治日偷而民生日蹙也自今必擇[illegible]
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熟通武事者
調用以三年為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習悉
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器恢弘可當大用即
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者若用之不效
縣並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觀望推諉以致誤事者
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
於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於後庶修職者多而邊
方有賴矣　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

吏部覆賈三近本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
貢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貢則為姑息同
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貢則為暴戾低昂之
間殿最攸異又今州縣正官有缺率委佐貳大都年
力衰耗資格卑微漁獵侵饕雖亟為褫黜而斯民已
重狼狽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進
士署印毋得濫授雜流　詔永行之

漢法疾吏之貪以為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算以
上廼得為吏十算者十萬也老學庵筆記漢人入仕
有以貲為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入錢穀賞
為郎者卜式黃霸是也入錢穀則今買官之類以貲
則非也貲郎蓋限貲十算以上得為吏者漢令甲也
國初以富戶選官意蓋本於漢其實廉汚之性在
人所賦貴遊巨室或以墨敗至一介之士出於繩樞
窮巷之中而不染秋毫者亦不為少此法蓋科目未
興[illegible]進太濫以此救之耳非所施於太平之世也

松陵　呂純詔　輯

法窮不得不變

周昭王南征不復綱紀陵夷穆王在位日久中更荒廢雖能自克然風俗日降情偽日繁迨至晚年命呂侯為大司寇重修刑法作為誥命頒之天下增墨劓之條以盡天下之惡而減宮刑大辟之條以遏犯死之罪既制五罰以贖五刑之疑又制五過以寬五罰之疑刑繁而輕此皆衰世之意也傳曰夏之衰也作禹刑商之衰也作湯刑今呂刑之作可以知世變矣

然穆王老於世故備知獄事曲折之詳其哀矜惻怛之意敬審忠厚之風尚可法也

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贏國也天未厭禍而又離民以佐災釁乃不可乎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源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illegible]

魯季武子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

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胡氏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魯國二軍小國一軍魯封曲阜地方數百里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曰公車千乘乃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

以求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罪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至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猒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

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莢錢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文帝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賈誼諫

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其罪黥然鑄錢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而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夫懸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多於此又民用錢郡縣不同吏急而壹之則大煩苛縱而弗呼則市肆異用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姦錢日多善人怵而為姦邪陷刑戮吏議禁之禁之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不如收之賈山亦諫以為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時大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以鑄錢以是吳鄧錢布天下

漢文帝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笞五百者率多死景帝詔曰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既減笞法

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者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漢武比歲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買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賈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至元朔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〻選愈衰

漢武元狩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大者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者罪皆死於是以齊大煮鹽東郭咸陽南

陽大冶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船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〻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〻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之先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斡天下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願宣詔有司定不易之典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詳除苛政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

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
發統復上言曰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
建平而盜賊寖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
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
良善也事寢不報

宋元嘉中官鑄四銖錢用費無利故民不盜鑄及是
鑄孝建四銖形成薄小輪廓不成於是盜鑄者衆雜
以鉛錫剪鑿古錢〻〻轉薄小官不能禁坐死者相繼
盜鑄益甚物價踴貴尋詔錢薄小無輪廓者悉不得

行民間喧擾於是沈慶之建議宜聽民鑄錢郡縣置
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偽所禁新
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
陽尹顏竣駁之以為五銖輕重定於漢世魏晉以降
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今若巨細
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偽無極財貨未贍大
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矣縱行細錢官無益賦
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專務節儉求
贍之道莫此為貴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
竣議以為恣行新細無解官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
下之貨將糜碎至盡市井之間必生紛擾乃止後沈
慶之復啟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
三寸謂之鵞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貫之以綫
入水不沈隨手破碎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齊武帝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奉朝請孔覬上言食
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三
吳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錢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
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累輕

輕錢患盜鑄而盜鑄禍深民所以盜鑄法不能禁者
由上惜銅愛工務欲數多而易成也夫民之趨利如
水走下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導其為非而陷之
死也漢鑄輕錢巧偽者多及鑄五銖民計其費不能
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宋文帝鑄
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廓而鎔冶不精於是盜
鑄紛〻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
與其不衷寧重無輕自漢至宋五百餘年制度世有
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

自鑄四銖又不禁民剪鑿為禍既博銖弊於今豈不悲哉自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所失歲多士農工商皆喪其業愚以為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嚴斷剪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官錢小者銷以為大錢貨既均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植矣帝然之使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始鑄太和五銖錢民欲鑄者聽就官爐銅必精煉無得殽雜世宗又鑄五銖禁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商貨不通任城王澄上言曰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錢之為用貫鏹相屬不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宜謂為深允乞下諸方州鎮新舊諸錢內外全好並得通行其雞眼鐶鑿及盜鑄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民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

魏尚書奏復徵民綿麻之稅張普惠上疏曰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以愛民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於絹增綿於布增麻民以稱尺所減不啻綿麻故鼓舞供調自茲所稅浸復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還罷綿麻今又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斂去大信棄成詔追前非遂後失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群臣共竊之也何則所輸或羨未聞有司依律以罪州郡小有濫惡則坐戶主連及三長是以在庫絹布踰制者多群臣受俸人求長闊厚重未聞以端幅有餘還求輸官者也今欲復調綿麻當先正稱尺並嚴禁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太和之政復見於神龜矣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置監於洛并幽益等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鑄錢餘盜鑄者身死家沒

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

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
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數又定令一千
五百九十餘條又刪武德以來勑格定留七百條自
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
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
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
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
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
斷獄平允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

不能盡記吏得為姦自今變法宜詳慎之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
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
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
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
農之分自此始矣范氏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
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蔵於民最為近古而
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寖壞張說不究其所以
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卒不能復則說之為也夫三代
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
偏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
苟簡之制此後世所以多亂也
代宗時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多
尚文辭自隋煬帝始制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
時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
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
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
此欲其返淳樸崇廉讓豈可得乎請置孝廉科令縣

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
於省任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
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名經進
士並停事雖不行議者是之
德宗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
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
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案閱有不精者
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行者近
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

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繒帛寄於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外叛內侮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〻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殉利禍亂遂生歸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為然因有是命然卒亦不能復也

德宗省州縣官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

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帝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今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故吏不得不增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閤者不除府官帝皆從之

貞元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聚斂權率以為軍資自慣違法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論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上曰善

陸贄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調庸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

搖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執事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遽更舊法以為兩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今兩稅惟以資產為宗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

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曰穀帛者人之所為錢貨
者官之所為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
纊布帛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
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
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必多望
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
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額其
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曰長人者以傾

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
為新收而有復倏往倏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安
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
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
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
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
之其四論歲限迫促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工未
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
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

究微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
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裁減
租價事皆不行
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
作罪言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
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
原十六衛曰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
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
兵居外無事則散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

養之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
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
亦不可使為亂也及其居外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
錢在前爵賞在後飈暴交捽豈暇異畧雖有蚩尤為
師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間戎
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障表
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
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
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

篡伐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為將
者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受貨而得
之絕不識禮義之教復無慷慨之氣其強傑愎悖者
則撓削法制斬族忠良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
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
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
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
復之乎

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

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
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
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
榷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於益州界以百
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為額

仁宗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虛
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
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
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

宜與大臣議救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
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
榷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
象為虛實三估謂之三說至用十四錢易官錢者其
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諮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諮
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
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
為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總得息錢三
萬餘緡而官吏廩給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

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并計其數罷官給本錢
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
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
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
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
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
隨所在實估度地理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
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
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鹼而成

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数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两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遂起上疑變法之獘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塩亦復榷之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微利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

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受鹽两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虚估之獘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嘉祐時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干進者不可勝数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illegible]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行進者孰若裁其数而屢舉也乃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滞才之嘆薦舉数既减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于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两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两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未幾以登第者衆驟至顯擢復下詔定其遷次之格以裁抑之

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数年豊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於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為擾多亦非便帝

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
先設官置吏薄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
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
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
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
迄不能就

神宗御邇英閣聽講司馬光讀曹參代蕭何一段帝
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
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

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
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
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
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
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
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
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
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
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

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
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
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
也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
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
願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
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
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
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

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
其病不見其利

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
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
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
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
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
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隷禁旅使
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

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官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已上有餘

丁以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并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由是下戶得免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日力可惜韓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

不足恤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後司馬光言於宣仁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陣農民

皆為兵也三四年来又令三路罷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禄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户女户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户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閣謂之免役寬剩錢先試其法於開封府遂推行於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煽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羸餘若群訴必可免役將来聚衆侥倖漸不可長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耶司馬光言上等户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户及單丁女户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于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為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為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仁宗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自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数為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

[illegible]按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
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
以今所方之田為正
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
他官主簿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
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
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
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
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

有無為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帝慨然欲更其制
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
承旨張誠一領之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
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
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
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
初東南陸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
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
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
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
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
豐熟之中平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
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
及蔡京當國始求羡財以供侈費於是以其姻家胡
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
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
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般之法壞矣
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為之太學

生以八品以下若庶人子孫之俊異者為之試藝如
進士法及帝即位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既皆
有學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
乃畫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廣太學增直講為十
員率二員共講一經生員釐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
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
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試其業優等以次
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
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

八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〻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歳一試補内舍生間歳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録如貢舉法又詔諸州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内舍二人歳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内舍三試不中遣還其州其内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免武舉試義策於秘閣武藝於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於庭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劄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

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陸象山曰往時充貟勑局浮食是懈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方者詳或書生貴遊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當時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識或庶幾者権此可以償萬一耳富弼素薦王安石後以沮革新法落職判汝州過南京見張安道門下客私相謂二公天下偉人其議論何如立屏後聽之張富相對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安石乎亦豈難知者仁宗皇祐間某知貢舉院盛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某悪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慚色大抵祖宗所立法度極是穩便如老醫看病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要之擇其利多害少者則為之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滋

弊紛〻此劉元城之言不可不讀也

張驢言經理民田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尚多欺蔽遂遣驢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所有田自實於官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縁為姦於是民不聊生盗賊蠭起田野荒蕪其弊反有甚於前者樞密副使吴元珪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令貢賦稅況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户有定籍田有定畝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為能加之有司頭會箕斂元〻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

帝命並遵舊制
洪武元年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
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
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户
所每百户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指
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
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
各回本衛大將單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
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為常

國朝以鹽課給邊糧饟而水旱凶荒亦藉以賑民故
天下莞榷之利莫如鹽制産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
者六塩課提舉司者七而兩淮課三百萬至與漕運
米直等次浙次長蘆次福建廣東又次河東其歲辦
有額課歲終轉運若提舉司其所辦出給課如目上
以待會虧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塩地轉
賣毋過界合用引目各運司以時請户部請内府印
造給付而諸所開内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
險易為之則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詣場行支塩如目
而嚴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
挈所過官司辦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塩追斷
商所中者盐發賣已即所在退引還官運司類進造
引者斬而峻勢要令家僕行商中鹽及坐私鹽船隻
之令其竈丁勘實以附近有丁産殷實人撥充優免
雜泛差徭其犯笞杖斷決徒其刑罪杖一百仍煎鹽
諸法令詳具兩浙淮河西歲遣御史行督理之又往
往出風憲重臣奉　詔行天下鹽以為常福建鹽以
行鹽無鹽地無鹽院河東場以出有専所無鹽司乃
廣東兼之僅置提舉司云

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
薊州倉按大明會典載此則正統中猶行海運後來
不知何時始廢又按山東登州衛每年裝載遼東布
花鈔錠原設海船一百隻正統間猶存三十餘隻後
來登州路不復行船亦盡廢無存近時丘文莊盛欲
首復行海運以備漕河不虞且習水戰以遏倭夷海
寇實為國遠慮也愚謂但能循正統七年之令不廢
則即與丘文莊之意不殊矣嗚呼天下之事行於前

而廢於後豈獨此一事哉今日謀國者能按其迹而行之亦無難者但患上下樂因循憚興作於是天下之事始一任其廢弛日入于弊而無復可為者矣

兩浙鹽運使呂本言煑海為鹽始於管仲晏嬰繼之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利益興宋仁宗朝給亭户官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丞管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寡煎鹽有難易 國初委官稽考仍依舊額輸官以四百觔為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

米價低昂為準幷支錢鈔以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除額免科薪鹵得宜約量增額分為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實為民便從之

我朝自正統以來承平日久天下之事無不日入於玩愒廢弛不承權輿而太學為尤甚 祖宗朝最重太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故洪熙猶選監生吳信等為給事中自時厥後其法寖廢迨至納粟上馬例行與貢舉皆一例挨次撥歷聽選無復教養之實彝倫堂遂為錢虜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為執簿撥歷之官博士助教徒為冗員無所事事 太學虛文視天下郡縣學校相去何能以寸 祖宗良法美意其尚存而不至於澌盡者幾何閱歷世變何可勝慨或曰洪武中嘗取稅户人才用之納粟入監之例非即其遺意耶得失何以異曰 聖祖之意以貧而仕者常貪故選才於閭右蓋取洪範正人既富方穀

之義而非有所利之也然謂之選則必擇其間族之賢而後舉之而非槩用之而無別也至後來納粟入監之例則乃利其財而授之官以誘之不顧其賢與否而任其剥下以償之上利其入而下利其償上下交征利矣稅户人才之用乃聖王立賢無方之意納粟入監之例斯衰世一切苟且之政得失何啻天淵欲致天下之治必法祖而後可

立京營團操法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隷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

調遣選摘奏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指揮一員每五百名用把總或正副千百户一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訖今團營之法守而不易按京營之制　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始以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

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為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　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　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樵採皆不得出圍外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天順初罷立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至是復置抽選三大營精兵分為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申威揚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總之若遇出征即商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餘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團營並以北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為春秋二班團營聽征此經營制度之大畧也

霍氏論曰國初用人薦舉為重貢舉次之科舉為輕今則科舉為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同盜跖心若商賈者能染翰為文俱隷仕籍此士風之所以益偷也丘濬曰我　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

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即至冨户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蓋以天下之大人各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咸盡所用而無遺矣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專用科貢二路甚非　祖宗之意也臣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之遺才庶幾國家收得人之效

或謂陳建曰子何以言今日衛兵之弊極也曰虛名而無實也有損而無益也百害而無一利也何也今總計天下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九十萬除西北

諸邊兵約三十萬為稍得其用其兩京及腹裏六十餘萬徒為贅物而已徒為耗餉而已非特徒為贅物為耗餉而已而且易為亂階有司給糧稍不如期輒群起詬譟思欲為變甚至戕辱官吏焚掠居民　朝廷無如之何惟事姑息而已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　國家倉廩大半費於兵不惟無一朝之用而且伏無窮之禍貽焉語云兵以衛民今有警惟恐折傷官軍顧驅鄉兵募打手以當寇反役民以衛兵焉嗚呼有兵如此不如無之兵而無用焉若已之而議

者猶憂軍伍之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弗思甚矣愚謂今每衛縱使清勾填補充滿舊額亦不過徒增贅物徒增耗蠹徒益禍胎事竟何益故愚以為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勿差而從事於選取民壯之制以倣寓兵於農斯為更化善治可久可繼愚為此議似駭世忤俗然實變通之道不得不然為國不寓兵於農終為苟道嗚呼非淵識遠慮洞察治體不拘攣世習之士未必不以愚言為狂矣

守國子監禮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柰何復開納馬納粟之例鬻爵賣官前史所鄙此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為錢虜交易之地願深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然捷徑寧止是哉又宜省冗員以從京府之制切見順天應天二府附郭如宛平大興上元江寧四縣皆不設學校惟總設一府學而稍增其廩貢實為得宜今天下附郭縣分多寡

俱各有學實為冗濫請從京府之制然天下冗員又寧止是哉我　朝學校設官之衆遠過前代殷周邈矣漢至武帝始興太學置博士員而郡縣學未聞也唐制郡縣始有學而學官猶未設也宋有天下歷數世至仁宗始詔州縣立學至神宗始置諸路州學官教授共五十三員餘下州及縣學惟薦領於有司而已今天下府州縣及邊衛教授學正二百餘員教諭千餘員訓導三千餘員視宋殆皆百倍朱子嘗云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他心〻念〻要爭功

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更何待設官置吏廢廩禄教他做朱子此言其所感深矣丘文莊曰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祖宗朝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莫不謹身飭行嚴規立教善人多而風俗美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畧不加之禮而一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為之所謂教法者蕩然矣竊謂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選不必備員超擢一如國初以興起豪傑庶國家收得人之效乎

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塩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遂奏淮商人引塩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塩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為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踴邊儲日空整理愈難矣按嘉靖中詹事霍韜疏謂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立保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每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其獲利八倍於昔矣戶部以為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亦非二斗五升之舊矣

商賈耕稼積粟無用輙棄而歸邊地遂日荒蕪困敝千里沃壤莽然荊榛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安邊足用莫急於復太宗鹽法

建按　祖宗朝足邊屯田為急中鹽次之今皆不行惟臨時倚辦於空運糴買二者而已然空運苦於陸路艱難糴買苦於邊方粟貴皆下策也嗚呼　祖宗良法廢格不行末世下策因循襲用無怪乎邊事之日非也備書於紀智者察焉

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

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於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於瓜州淮安補給脚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兌運矣至是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徑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又變為長運矣至今為定制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按九邊圖論謂自是

邊用孟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嘉靖七年榆林鎮城餽芻幾萬傷哉傷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阻絕糧道不兩三日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寇迫門庭糧道險遠急則束手臨時雖帑金如山不可食也況今鹽法已壞飛輓計失在官糴買為費數倍戊子之歲草束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嘉靖初學士吳惠疏曰弘治以前沿邊糧餉告絕未有如今日者其故由於掌錢穀者以糧草改徵折色往往恣意那移侵扣遂致倉場空虛一遇有警即請發內帑此可憂之大者今宜照舊徵解本色以備不虞糧芻既足士氣自百倍矣建按輕變舊法自古所患葉尚書既變中鹽為輸銀馮侍郎又改糧芻為折色作俑之罪烏乎逭

嘉靖十三年科臣董懷理言　國初軍餉倚辦屯鹽今屯田不興其弊有四胡馬充斥疆場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也丁壯忘徙人無以耕也套為虜有虜居內田居外勢不敢耕也管屯者按籍征賦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請令各邊募軍給事

中會同撫按親歷相度或創衛所或增墻垣其屯丁或因土着或募新軍或徙附近給以牛種待開墾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無踰於此鹽法大壞其難有六開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糴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本取贏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難也私鹽四出官鹽壅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

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
鹽價輕既利於商餘鹽收盡又利于竈則國課自充
矣
隆慶時禮部郎中戚元佐宗藩疏言諸藩日盛祿糧
不給不及今早為區處將來更有難言者昔　高皇
帝衆建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以為國家屏翰此固
一時也靖難以後防範滋密兵權盡解　朝堂無懿
親之迹府僚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人
多祿寡支用不敷乃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

未婚數載而不定強者禦貨於綠林弱者窴身於輿
皂此又一時也夫　國初親王郡王將軍繞四十九
位女繞九位今二百餘年宗支玉牒見存二萬八千
有奇即盡歲供之輸猶不能給其半況乎數十年之
後又將何以給之議者謂　祖制不敢擅更不知
國初親王之祿以五萬計其他段絹茶鹽等用亦復
計然不數年而止給米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萬
石不能給而于代肅遼慶諸王止歲給五百石是
高皇帝自令之而已自裁之矣其在今日可不變而

通乎故僭擬五事上請一限封爵二議繼嗣三別疏
屬四議冐費五議擅婚查得嘉靖中議者請行限子
之法臣謂生不必限封則可限如親王嫡長子例襲
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
矣嫡庶次子許封其二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
其二無嫡子止許封世子一人鎮輔奉國中尉不論
嫡庶止許封一子如有生子數多不盡封者宜量給
資親王之子年至十六賜冠帶給銀四百兩將軍中
尉之子有志入學賜衣巾給銀二百兩如是則可無

失所之虞矣繼嗣之議惟親王無嗣得以親弟姪繼
嗣郡王無嗣止許本支奉祀香火不泯亦已矣不得
使親姪弟襲封其爵疏屬之議臣觀　祖廟之制親
盡則祧而於卑屬乃得祿及袒免以下不倒置乎今
奉國而下自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
世矣不必再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
貲本至五世而止冐費之議查得擅婚子女革爵子
女與一應庶人既許其各從生理則口糧可以無給
但其間或有年長廢棄及家貧無業者一概論革恐

不聊生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預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擅婚之議查得宗室婚禮例經本部覆議方許成婚今各府擅婚最多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子照例給以本等口糧以後生子者止許賜名不必再給口糧疏下禮部議

萬曆時詔度民田先是　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偽滋編户末民無所得衣食其勢必易常產令豪民得以為姦以故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飛詭曰影射曰養號曰掛虛曰過都曰受

獻久之相沿引為故業於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受其病矣及縣官責效什一貧民鬻妻子不能輸納則其勢不得不行攤派蓋自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矣然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盗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減額今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　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受其病矣閣臣張居正欲行清丈以洗其弊時勞中丞奉詔蒞度閩田閩人以為便居正遂其次輔張四維申時行大司徒張議請　詔行諸路所在強宗豪右敢有撓法若潞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　明詔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廉田蕩田牧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蓋既不減額亦不益賦貧民不主獨困豪民不得弁蒸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則　國初故額得以減科民賦幸益以輕而天下吏民皆冀幸有田以為世業矣

閣臣張居正等宗藩事例疏曰宗藩一事條例最繁

前後事體參差未當畧舉數端如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會典蓋以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　詔勅為然今乃槩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親王故絕既許為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親弟親侄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親姪而繼封者此擬議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　帝孫王孫之異當視親疏以為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概停給此親疏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

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墳價槩從停給此恩錫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與親王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

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槩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於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無序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追繳今乃概從繳奪此混抗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子女冒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不可悉數於是勅

禮部集群臣議著為令

李九我九邊屯政攷曰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　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為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亘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捍禦蓋即古寓兵于農之遺意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

聖明憂勤於上者碩畫於下將臣經略於外謀士講求于內則惟屯政為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　高皇帝憫

海內之艱詔群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節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識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若干户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粟雖不足而足於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　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為市牛鑄器至欲廣屯於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土

寒寧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
詔將領時〻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矜恤如
此其殷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勅獎諭總兵何福激
勸如此其明也　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
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　宣宗初大同總兵鄭
亨上屯田子粒數多遣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
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
慎也屯入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户
部灌輸貿易多致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

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
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
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
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
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即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
武之事不啻過之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為莊
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
論者矣有墩堡不修兎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
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

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
侈用以管屯為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
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
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毀地
明日徵逋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儲竭邊
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爍所陳者矣恬熙既久
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菽粟不繼
士馬不肥挽運倒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
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幹吏闢荒蕪革豪強覈乾沒

修亭障遠斥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
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其
利歸于下則人樂趨往時為邊帥豪户種田不荒蕪
而公糴亦紛〻請勘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為
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　明詔能有開種者悉與為
業毋有所問或以為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
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盡令商輸粟于邊耕者有所資
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蓋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
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為維持鹽法急當也

人臣各守其職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傳職篇曰天子不諭于先聖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理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僩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無禮于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于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直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予侈于左右近

臣各授于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僩閒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彩從美不以章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之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ゝ而強食饑而餧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為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皿器御之不舉不臧折毀喪傷凡此之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謌謠聲音不中律燕

樂雅頌逆樂之序凡此之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情凡此之屬少史之任也

齊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

有畔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彼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覺寢而恱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者君因兼罪典冠與典衣同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

霍光輔幼主昭帝時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〻不肯授光〻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乃詔增此郎秩二等

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南郅惲拒關不開光武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光武乃回從中東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於游畋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中東門候參封尉

魏作洛陽宮殿中監督役撾收蘭臺令史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群司遂將越職以至陵夷矣尚書孫禮固請罷役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者復奏留一月禮徑至作所稱詔罷之叡雖不能盡用直言然皆優容之

魏主芳謁高平陵曹爽從司馬懿閉諸城門收爽之爽參軍辛敞謀於其姊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誅曹爽耳然則事就乎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暱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嘆曰吾不謀于姊幾不獲于義

蔡子度自豫章徵為吏部尚書時傅季友徐羨之共管朝政蔡因傅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目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如淹所言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

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亦復何憂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而言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鄂岳觀察使呂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鎖守者不為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誰辨真偽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為重職

文宗以太廟兩室破漏踰月不葺罰將作度支宗正俸命中使帥工徒葺之補闕韋溫諫曰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為墮曠宜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以其事委之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即命有司葺之

竇儀籍滁州帑藏太祖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太祖由是重儀

周世宗遣趙匡胤襲滁州克之至夜匡胤父馬軍副

指揮使弘殷引兵叩城門匡胤曰父子雖至親城門乃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始得入匡胤自是威名日盛

王德用初為殿前都虞候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故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閣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為可大用遂拜簽樞

司馬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帝不從命徙光翰林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奉

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
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
廢願正臣罪乞解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父喪亦
罷方平慷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言狗物以色假人
所至有政績然乏公輔之望
宋守約為殿帥自入夏日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
得聞聲有鳴于前者皆重笞之人多不堪故言守約
惡聞蟬聲神宗一日以問守約曰然帝以為過守約
曰臣豈不知此非理也但軍中以號令為先臣承平

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固難
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守一障臣庶幾或可
使人帝以為然
欽宗如金軍命孫傅輔太子監國及金人逼上皇召
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
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傅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
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
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鬬殺傷
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

以死繼之吳幵莫儔督脅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言
讋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為太子傅
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
吏奔隨太子號慟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
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
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遂宿
門下以待命
左補闕薛叔似等上疏劾王淮命曰卿等官以補闕
拾遺為名專主規正人主未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

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
高皇帝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
往來謂侍臣曰為政必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
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
官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
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發奮欲去之者勢不得
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朕為此
禁以戒未然又申定皇城門禁法凡內官內使小火
者出入各門守衛官軍務比對銅符若本無及有而

不比輙放行者治罪比符時仍要搜檢精細揣捏交
襠或將帶金銀段匹衣服等項須憑勘合放出或有
公差幹辦事務明白附寫前去某處公幹及辨驗身
上衣服是何顏色見數明白隨即附記事畢回還依
數點進但有點對不同即時奏聞治罪
程信為太僕寺卿按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
孫鏜曹欽並疏請馬隸兵部太僕寺言馬政　高皇
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之登耗太僕不得
聞即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　上是信言復歸太

僕
閣臣張居正等上纂修事宜疏曰切惟事必專任乃
可以圖成工必立程而後能責效查得隆慶元年六
月初一日開館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經今六年
尚未脫藁雖屢歷　先帝聖問迄無成功任總裁者
恐催督之致怨一向因循司纂修者以人衆而相推
竟成廢閣臣等日食大官之餼慚無一字之補揆厥
所由皆以未嘗專任而責成也編修之事必草創討
論修飾潤色工夫接續乃能成書而其職任緊要又

在副總裁官顓掌部事則有簿書綜理之繁直講經
幃則有侍從講讀之責精神不專職守靡定未免顧
此失彼倏作忽輟今　兩朝並纂二館齊開若不分
定專任嚴立程限則因循推挨其弊愈甚擬合責令
原副總裁官學士諸大綬王希烈則專管纂修　世
宗肅皇帝實錄諭德申時行王錫爵則專管纂修
穆宗莊皇帝實錄仍令兩臣刻日竣事并力纂修其
餘副總裁等官陸樹聲等或理部休暇相與討論或
侍講優閑令其補湊不必責以程限各館纂修官務

以職業為重公家為急不得別求差假圖遂私情[illegible]
成之日分別叙錄但以效勞多寡為差不復計其年
月久近如此在各官可免汗青頭白之譏而臣等亦
得以逭曠職素飡之咎矣此雖纂修一事而　國家
用人之理綜覈名實之道實寓於斯也
萬曆三年編修張位請申飭史職以光新政閣臣等
議一議分管責成看得日講官密邇　天顏見聞真
的又每從閣臣之後出入　便殿即有　密勿謀議
非禁秘不可宣露者閣臣皆得告語之合令日講官

日輪一員專記注　起居蕭錄　聖諭　詔勅冊文
等項及內閣題稿其　朝廷政事見於諸司章奏者
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專管編纂事分六曹
以吏戶禮兵刑工為次每人專管一曹俱着在館供
事不許營求差假致妨公務一議史臣侍直宜遵照
祖制除陞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　常朝　御皇
極門即輪該日記注　起居并史官共四員列於東
班各科給事中之上　午朝　御會極門列於　御
座西稍南專一記注　言動凡　郊祀耕籍　幸學

大閱諸典禮亦令侍班隨從紀錄至於不時　宣
召及大臣　秘殿獨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侍
班但令入對大臣自紀　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
館銓次其　經筵　日講則講官即記注　起居亦
不必另用侍班一議纂輯章奏照得時政所寄全在
各衙門章奏今除內閣題稿并所藏　聖諭詔勅等
項該閣臣令兩房官錄送史館外其各衙門章奏該
科奉有　旨意發抄到部即全抄一通送閣轉發史
館至於欽天監天文祥異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

月開報其抄本不必如題奏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
紙密行楷書不論本數多寡併作一封送入一議紀
錄體例照得今次紀錄祇以備異日之攷求俟後人
之刪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著體式凡有　宣
諭　直書　天語　聖諭詔勅等項備錄本文若諸
司奏報一應事體除瑣屑無用文義難通者稍加刪
削潤色外其餘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文移
不必改易他字至於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
無致混淆其間事蹟可垂勸戒者但據事直書美惡

自見不得別以己意及輕信傳聞妄為褒貶一議裝
藏處所照得　國史古稱為金匱石室之書蓋欲收
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做此意月置一小匱歲置
一大匱俱安放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史官編完草稿
裝為七冊一冊為　起居六冊為六曹事蹟仍於冊
面各記年月史官姓名送內閣驗訖即投入小櫃用
文淵閣印封鎖歲終內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
收入大櫃用印封鎖如前永不開

國勢不可偏輕重　松陵呂純如孟諧　輯

晉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桓叔傳莊伯至武公卒滅翼

楚子城陳蔡不羮使棄疾為蔡公問於申無宇曰棄

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楚子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帝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帝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於文武而諸侯附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唯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皐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

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帝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

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
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
婁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
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
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
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
國强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
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
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

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於是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
居關中與利田宅凡十萬餘口
文帝時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
賈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其畧曰夫樹國固必
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
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向而擊
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
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
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

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
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
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
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
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
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
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
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
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

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
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
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丶
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
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
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
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丶盡而止及
於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

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下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張之計不萌細民向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

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為梁王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捍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

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淮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惟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乃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

班固曰漢興懲秦孤立之敗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天子自有三河東郡頴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然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

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誠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絶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權假作威福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

不哀哉

龎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凉州幷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者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郎中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凉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園陵單外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後故也凉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驅氐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以為善詡因說禹網羅凉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勵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川豪傑為椽

屬拜牧守長子弟為郎以安慰之

陳宮說張邈迎呂布為兗州牧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斬之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固根本以制天下進足以戰退足以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分兵東擊陳宮以其間收熟麥一舉而布可破也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

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讓雖死徐州尗
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
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
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無降
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
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
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

司馬懿曹爽共受遺詔輔政魏主謁高平陵爽等從
行懿與子師昭謀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奏罷爽等

以侯就第爽得詔窘迫不知所為免官歸家懿發吏
卒圍守之有司奏爽等謀逆收夷三族先是宗室曹
冏上書曰古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
賢賢親疎並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跨有千
里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
弟王空虗之地君不使之民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
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語曰百足
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
大冏欲以感悟曹爽爽不能用遂及於禍

武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秦秀等曰
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宣王
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
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
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違舊章
矣曹志嘆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
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
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
世反葬及其衰也雖有五霸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

日而論哉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
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欲
得沒身而周漢親疎為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為
當如博士議

唐高祖初欲強宗室以鎮天下自三從昆弟以上雖
童孺皆封為王太宗問群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
封德彝對以為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太
宗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有勞百姓以養
已之宗族乎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

不降

武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于此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得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其後政迹可稱

明皇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猶輕外任楊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

若水餞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玄宗天寶時總計天下聲教所被之州凡三百三十二羈縻之州八百乃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十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寖多每歲用衣百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而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建言文臣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于是高仙芝安祿山輩俱為重鎮節度使精兵咸戍北邊腹內單弱天下之勢偏重而藩鎮之禍終唐之世為患不解

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諸將雖才畧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又奏用寒族胡人為邊將以為胡

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玄宗始用安祿山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林甫之謀也

段秀實常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于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令外有不庭之虞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為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乃思秀實之言

陸贄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凌

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寖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追思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寇黠虜覦邊未審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

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本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泚李希烈竊發邦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勅涇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庶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屬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矣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范氏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以異于無郡縣乎是故為法者必關盛衰使一縣之衆必由于令一郡之衆必由于守守

之權歸于按察按察之權歸于天子則天下之勢如臂指之相使矣唐自中業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權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強其勢之得宜者惟橫海一帥耳

宋主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鬭戰不息生民塗地吾欲息天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

唐自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領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宋主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及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又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有技藝過人者送都下補禁旅之闕又

選強壯卒為樣兵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籍居常厚賜豢養自按閱皆以一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非京師敵莫敢有異心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皆普之謀也

趙元昊入寇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昌朝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兵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與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樞密使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荊王之薨識者憂之臣願陛下擇宗

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議封秦王廷美子德文為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為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藹為潁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為安國公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

王雲使金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桌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

为主割地衆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

李綱嘗言車駕廵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東南則不能復中原

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于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柰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王潛善陰主楊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李綱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于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

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戰士習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止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横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

川陝京湖宣撫使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

于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
來武昌為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
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
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
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
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御史中丞趙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
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
進取中原之地荊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

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
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文天祥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
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
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
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于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
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
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揚州
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

地大力眾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
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
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
胡子祺上書請都關中其畧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
者四河東地勢高厚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
寒江淮士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
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周公嘗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
邙諸山非有殽函終南之固瀍澗伊洛非有涇渭灞
滻之雄故惟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用以建都者

莫此若也　上覽奏稱善
天順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秦
竑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
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
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京師雖守不過九門無事而
已其如陵寢何郊社壇壝何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
遣回守宣府居庸為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
陷宣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
京師人心益皇皇或欲遂棄其城眾紛然爭就道都

御史羅亨信不可俠劒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
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惟呼曰吾屬生矣因
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
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夏布政使寅字正夫南直隸華亭人嘗疏論國家大
勢在離合〻〻則安離則土崩今兩都亟建其勢宜常
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為南北走會今海飢當
賑臨清又南北咽喉一暫梗為害不小宜選大臣有
望寔者鎮之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為出白金

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復鎮臨清

鶴林玉露曰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
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
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
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
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劉文靖白溝詩云幽燕不照中天月豐沛空歌海內
風趙普元無四方志澶淵堪笑百年功白溝移向江
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斯言當矣太祖嘗言居晉割
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特陷境外朕甚憐之視封椿
庫所積稍盈便圖進取他日欲都洛陽且曰遷河南
未已終當遷長安不然不出百年民力竭矣則幽燕
不取汴都勢弱太祖既自知之然竟不謀復何也蓋
諸將皆故等夷黃袍寔由兵變契丹強敵未易成就
功業恐事苦慮易或生他虞將桀功高愈難控制故
密與晉謀中原稍定即急收諸將兵權以圖安靜不
敢從事勍敵再開兵端因仍都汴乃勢使然非本無
四方之志也然使子孫常如真宗仁宗不紛更法度

不任用小人內治常修即增歲幣不過處勢稍弱耳
夫以區〻之鄭介晉楚二大國間惟一子產以禮自
立猶莫能屈況據有天下之全者哉觀世者可以鑒
矣

陳建曰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
四者固皆自昔建都之地然論時宜地勢盡善全美
則皆不如洛陽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
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可言建都
長安雖形勝而漕運艱難汴梁居四方之中而平夷

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三善咸備范仲淹䟽請營都而時懼與作識者恨焉國初 懿文太子受命歷相都邑亦以洛陽為上使 懿文不蚤世遷都必矣幽燕形勢自昔稱雄會通漕運今日頗便建都宜矣然北太近胡南太遠越北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為守南距珠厓六詔殆萬里而遥非所謂居中而應四方矣使吾中國武備常如祖宗之盛可也苟邊圉不固則胡騎疾馳自潮河川古北口一日可至城下且近日紫荊諸關往往失守則形勢失矣

黃河遷徙衝決不常而轉漕幾於不便矣每秋高馬肥胡兒輙起搶黃裏之想所幸者國家福祚無疆而胡人惟利抄掠倏來忽去無爭王競帝之志耳又或如丘文莊所慮虜騎疾馳進據臨清咽喉之地則形勢與漕運并失之矣祖宗之時只知其甲兵之強國勢之盛都南都北無所不可而不知強弱無常形盛衰無定理創業方興之勢與承平恬嬉之勢固倍蓰不侔也今嘉靖聖天子勵精圖治而醜虜猶時肆憑陵胡馬直抵近郊京師九門為之晝閉昌平陵寢為之震驚居庸紫荊為虜垣途良鄉通州為虜外府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矣杞人之憂實深耿耿焉

學古適用編卷之六十一

盛世不諱言兵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我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

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秦欲王諸子廷尉李斯諫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廷尉議是于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

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其後二世之時陳勝吳廣一呼四起而郡縣之吏莫敢誰何李斯為相其子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能救則亦銷兵之說誤之也

晉武帝太康元年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内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户服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惟兵是

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從及永寧之後盜賊群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

唐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顯德殿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于是日引數百人習射于殿廷親臨試之中

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

明皇幸新豐講武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欲斬兵部尚書郭元振劉幽求張說諫止之乃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懾失次惟左軍節度薛訥朔方道大總管解琬二軍不動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帝深歎美慰勉之

天寶前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馱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為之其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

國兵可銷于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于西北邊而中國無武備矣

杜牧序孫子以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子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為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粗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

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于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于将漢祖言指縱者人也獲兎者犬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如君子曰尸居其位可也

西川自唐劉闢搆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毎歲諸道差兵屯戍及渡河蠻旗才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戶而拒之蠻亦不敢叩門也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村墅里人相率數百輩吁譟而逐之蠻一迴顧却走如堵墻崩島自晝及瞑終

不能擒致其怯懦如此又王蜀先主時雲南冦蜀軍勇銳欲吞之俘擒噉食不以為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太祖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如西京行郊禮遂欲留都洛陽群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方臘之起也以沙門寶誌讖記誘惑愚民而貧窮遊手之徒相乘為亂青溪為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北趨睦西迎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来江浙地勢迂險賊一旦焚蕩無一存者群黨擄險以守因為之洞而浙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聲鼓聲則斂手聽命不違小民往々反為賊鄉導刼富室殺官吏士人以邀財貨渠魁未授首間所掠婦女自洞逃出裸而縊經于林中者由湯嵓楷樹嶺一帶九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

不知幾人云自清溪界至徽州路皆鳥道縈紆兩傍峭壁萬仞僅通單車方臘之亂曾待制出守但以兩岍上駐兵防遏下瞰来路雖蚍蜉之微皆可數賊旅不敢犯境宋江履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霧毒為辭移屯永濟間州遂陷

高皇帝諭李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以卿等兼之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必合朕所以置賓客諭德等官使卿等

煎之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盖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虜患之熾至嘉靖間極矣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盖無歲不入也始分布邊兵曰防秋已則乘間抵暇四時迭至盖無時不入也　上淵居西内加意九邊每風霾時作輙行戒備請兵行餉勅司農司馬給

之惟恐後期然諸臣籌邊則巖尤所謂無策也宣大總督江東之言曰自庚戌以後謀臣經畧無慮數十家有為修邊之說者宣府東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大同東自新平西至丫角山〻西自偏頭以至平刑築垣乘塞延袤三千里及虜潰墻直下曾無結草之固有為築堡之說者使人自為戰家自為守星羅碁布遍滿川原然虜一深入望風瓦解村落空則掠及小堡小堡空則禍延中堡中堡空而大堡存者僅十之一二又有謂守無足恃倡為血戰之說者惟以戰勝

為功不以亡卒為罪而不度彼已易於嘗虜良將勁卒殆靡孑遺九此之計已目見其困矣薊遼總督楊選之言曰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糧餉獨薄加以撫夷之扣除倉廪之不繼馴致逃亡提解老弱行乞此主兵不振之敝也邊兵入衛將備防禦今陝西三鎮其卒之而来者羸馬殘械空拳裸體殆居其半此邊兵不振之敝也本鎮有新舊募軍六枝各軍應募不過利安家銀兩及行糧月糧而已今糧多欠鈌安家無銀司兵者每煦㖃慰拊惟恐逃散何暇行法此募兵

不振之敝也山陝入衛兵馬已上關隘僅給以一升五合之行糧加以粃糠沙土之摻和終歲勤瘁不獲一飽乃又有間支折色又或十餘日無支矣此行糧不敷之敝也近年議討撫夷之資該部所給止充三分之一夷欲不饜則戕害墩軍隱蔵虜訊邊將為所要脇乃至逼軍採柴科歛軍需以充其費此撫夷不衷之敝也凡訓練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勤有賞惰則罰然後士兼可精今平居鈌糧工役無歇懸鶉枵腹手持敝器比其迄事有罰無賞此訓練不行之

虛也陝西入衛之兵初以秋調冬還後因狄虜襲虛遂議每秋留延綏兵一枝再防一年固原寧夏一枝再備冬春各兵在家日少行路與戍守日多且賞賚漸薄盤費不充馬死不償負載更苦此久戍疲勞之敝也合茲二疏觀之籌邊之無策可以見其大畧而債帥掊克功罪混淆者不與焉

操江議曰以長江言之荊門為首狼山為尾而九江安慶是其脊當使其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然後長江之險人不得而共之矣古來自中原窺長江者凡有數處由南鄧以至襄陽其一道也昔劉玄德投荊州將出樊鄧三顧孔明于南陽是也由夷陵以出荊州其一道也昔劉玄德迫於曹操走當陽長坂是也自東西蜀出峽順流而下其一道也昔司馬氏既定蜀遂取吳所謂王濬樓船下益州是也由公安夏口以出武昌其一道也由壽春合肥出濡須又一道也昔孫權從治秣陵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以拒之又自秣陵徙都鄂改名武昌魏乃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夏侯尚

圍南郡是也自鳳陽盱眙道滁州由和州渡又一道也我　高皇帝之取金陵是也自淮安而南越高郵以至儀真又一道也昔魏文帝觀濤于廣陵臨江而歎曰長江天塹天之所以限南北是也其他如常德沔中皆沮洳之地若由鄱陽湖出湖口而來亦一道也昔陳友諒兵夜至石頭城是也今雖以社稷靈長之福四海寧晏固萬萬無虞然豈可不預為之慮耶夫留都　祖宗根本重地所關固甚大況隔岍即餉道之咽喉也昔孫恩盧循廣中之冦數至京口嘗貽宋武帝以益智糉宋武帝以續命湯報之用相嘲謂今廣中之寇頗為猖獗倘或流劫他處由福建而犯浙直則自狼山以抵京口一帆可至特頃刻間耳萬一稍侵餉道能不遺當宁南顧之憂耶然　祖宗所以宿重兵於都城而不為江上設備者蓋以　高皇帝嘗定鼎之初南有張士誠方谷珍西有陳友諒陳友定皆患在肘腋況元之遺孽尚在沙漠明玉珍在蜀梁王在雲南方事討除未遑遠畧至建文朝則齊黃以書生當國欲效賈生更制度定章程改易官名

裁損宗藩不三年而難作　成祖既靖內難即徙都
於燕又將据定三邊經制宣大榆林延綏諸處以為
門庭之衛視南方之事為稍緩矣况天下當　二祖
創造之始威德宣布四方懾服罔敢干紀故承平以
至於今然治久防亂則講之正在今日也蓋操江須
假以重權于北京都察院擇一有才力者任之其開
府當在儀真若以為去上流稍遠則或于九江安慶
諸處其究子城與沿江各衛皆以屬之湖廣與九江
蘇常兵備亦聽其調遣節制則彼得以少展其効而

江上有事　朝廷亦可以責成之也今乃駐札南京
而江上衛所與之絕無相關其所理者惟江上群偷
耳夫緝捕盜賊乃一縣尉之任何必設都御史哉况
沿江之守分布雖密畧無總統萬一有警則首尾腹
背分為數截彼此推調莫肯用命而　祖宗根本之
重　朝廷饋餉之急顧當責之誰耶則亦不可謂之
細故也此固杞人之憂知不足為社稷一計聊書之
以備採擇耳

學古適用編之六十二

法不可以人廢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晉與楚戰於城濮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祁
瞞奸命司馬殺之以狥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
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振旅凱以入於晉獻俘授
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狥於國民大服
君子謂文公於是乎能刑

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必

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
伏劍士魴張老止之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
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
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
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
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
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
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晉侯

謂魏絳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軍捍晉燕之師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加大夫之上權輕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乃可景公乃使莊賈往苴既辭與賈約曰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至晚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鄰國深侵君不安席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為相送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遂

斬賈以徇三軍皆震讋於是遂擊燕燕師遁取所亡之地而歸
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者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祭遵從光武征河北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之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帝乃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薊州刺史蘇章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贓乃為設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薊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越巂太守馬謖才氣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

異用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呂蒙入江陵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

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

苟晞屢破強寇威名甚盛善治繁劇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耶固求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

殷浩父羨為長沙相在郡貪殘時庾翼都督江荊等

軍州事庾氷與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大較江東之政嫗煦豪彊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為餘姚長為官出豪彊所藏二千户而衆共驅之令不得安席雖皆前宰惛謬江東事去寔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不能拔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餘郡唯長沙最惡〻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卒正之以法

魏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皆坐贓當死馮太后及魏主引見王公令曰卿等以為當存親以毀令耶當滅親以明法耶群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詔曰二王所犯難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懷之恩且楨事母孝謹聞於中外並特免死奪爵禁錮初魏主聞楨貪暴遣中散閭文祖察之文祖受賂為之隱事覺亦抵罪太后謂群臣曰文祖前自謂廉今竟犯法人心信不可知魏主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皆聽辭位歸第

魏以僕射源懷為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賑貧乏考殿最之得失先決後聞沃野鎮將于祚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

唐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贓免太宗以其秦府舊人復

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ゝ皆恃恩私則為
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
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高祖之入關也党仁弘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所至有
聲至是為廣州都督坐贓當死上欲宥之召五品以
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今朕私党仁
弘而欲赦之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
三日ゝ一進蔬食以謝罪群臣以為自貶太過頓首
固請上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

亂法二也善ゝ未賞惡ゝ未誅三也於是黜仁弘為
庶人徙欽州
邮公孝協為魏州刺史坐贓賜死有司奏孝協父叔
良死王事不可絕其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疎異
制苟害百姓雖太子亦不赦也孝協竟自盡于第
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
敕免死以白衣詣陝郡効力中書舍人賈至上表曰
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而陛下以礮石一能免其殊
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甚衆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
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
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
去榮之材者其傷不亦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
有逆於此而順於彼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伏
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令百
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為律殺本縣令列
於十惡而陛下寬之則王法不行人倫道屈矣夫國
以法理軍以法勝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
無法耶陝郡雖要不急于法而況去榮末技又非陝

郡之所以存亡耶上竟捨之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牛
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
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
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梁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有民不避道投諸欄
外而死彥卿自首梁主以彥卿有功命以私財遣死
者家以贖罪御史崔沂劾奏請論如法梁主命彥卿
分析彥卿對令從者舉置欄外不意誤死梁主欲以

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鬪而故毆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乃責授彥卿遊擊將軍彥卿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萬緡梁主使人謂彥卿曰崔沂有毫髮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横由是稍肅

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州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何至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

而詰小乎知誥以是重之

宰臣鄭朗自中書歸宣平私第内園使李敬實衝之朗列奏上召敬實面詰敬實奏供奉官例不避上曰銜天子之命横絶而過可矣安有私出不避輔相乎剥紫綬配南衙

周兵圍壽春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邊鎬等泝淮救之軍於紫金山與城中烽火相應劉仁贍請以鎬守城自帥衆決戰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為小校所執仁贍命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仁贍不應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兵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葉仁魯周太祖之故吏也坐贓絹萬五千疋錢千緡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

趙普按其十罪既配商州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及出濘易馬至商州已磔於市矣聞者快之

蔡確思媚太后以自固會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寐自是

驚悸馴至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高皇帝定天下封功臣乃召諸將諭之曰昔漢高帝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後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冒於法耳右丞薛顯始以盱眙來歸朕待之厚及其從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畧意氣可謂奇男子也然為性剛忿朕屢戒飭而不

悛至於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又殺馬軍此罪難恕而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乃論功封以侯爵使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

弘治改元之日有掌酒內官攜其所弄兒入內俄以禁嚴不得出懼而投之酒甕為同輩所發　上怒曰是兒奚罪立命斬之諸太監叩頭請貸曰今日吉辰不宜刑戮　上不聽命諸璫盛服觀刑又一豎有寵舉膳時或令匍匐作犬飼以為笑他日入光祿寺庖人誤污其履豎怒蹴之至死　上即收下獄豎涕泣求哀　上太息曰法者　祖宗所立朕安敢貸竟戮以抵死我　孝宗不以法假近習如此

漢田延年建議立宣帝功在社稷止為詐增僦直盜錢霍光即窮究其事有為解者光曰謝田大夫通往

獄得公議之唐鄭光宣宗舅別墅莊吏頗恣橫為里中患積歲征租不入韋澳為京兆尹擒而械繫之宣置之法太后言於帝帝為解澳再三不奉詔帝求重決貸死澳曰但許臣且繫之俟徵畢放出帝曰可也澳自對延英出徑入府杖之徵逋數百斛乃縱去夫以田大夫之勳而不免通往就獄以鄭元舅之親而不免且繫之法行自貴近如此又郭尚父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公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客嘆息數

四以其事告客曰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阿妳兒非奴才而何噫若尚父者又可謂不以私愛撓公法矣　國朝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茶出境賜死會昌侯孫繼宗以縱弟顯宗私造店房專利病商　上命毀其店房抵其家人以法蓋法之不可以人廢如此

學古適用編卷之六十三

松陵呂純如孟諧　輯

恩窮則授之以節

主父偃說武帝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武帝從之詔曰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

臨定其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明帝欲封爵諸舅明德馬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

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戚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責但絶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

章帝篤於親親濟南中山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

昆弟不遺就國賞賜過度何敞奏記宋由曰比年水旱公私詘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而賞賚過度損耗國資夫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明公位尊任重責大憂深宜先正己以率群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園囿之禁節省浮費賑恤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矣由不能用尚書宋意上疏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西平王羡等久盤京邑驕奢僭擬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宜割情斷義發遣歸藩以塞眾望

桓帝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后兄子鄧康鄧秉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鉅萬時封賞既踰制又內寵猥盛傾動內外災異數見於是光祿勳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屏上國而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能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檢制

爵賞封侯者皆降為鄉侯斯著矣

大司農孟光於眾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陳壽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晉穆帝時将行郊祀會稽王昱問於王彪之曰應有赦否彪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謂非宜凶愚之人必将生心於徼幸矣昱從之

周天元数行赦宥樂運上疏曰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誤為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豈可數施非常之恵以肆姦宄之悪乎

嗣聖時明堂火制求直言劉知幾表陳四事曰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或二年再降使無賴不仁之

輩指期天澤罪将斷决竊行貨賄求致稽延咸冀釋免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悪者獨承徼幸一也海内具僚每歳逢赦必賜階勲至於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二也叓士太廣宜加沙汰三也牧伯遷代太速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四也是時官爵屢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户太平公主至五千户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千户皇女半之以三丁為限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吾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户且欲使之知儉嗇耳

宣宗以旱故减膳撤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疎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曰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大赦所不免今因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詔兩省議之諫議大夫張鷺等言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如植奏詔從之

唐主潞王欲賞将士竭左藏及諸道貢獻纔及二十萬緡唐主患之學士李專美夜直唐主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

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以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唐主以為然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賜錢七十緡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

熈寧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燈召外族悉集樓下神宗數遣黃門稟白外家有合推恩乞疏示姓名即降處分宣仁答云此自有處不須聖慮明日帝問何以處之宣仁答曰大者各以絹二匹小者各以乳糖獅子兩個帝乃嘆仰后德不可及

王荊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荊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至元時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帝納之遂止下輕刑之詔

元武宗時省臣言初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邇者諸司遷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斃廩藏空虛而用度日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況百司之事每於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

英宗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閲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减且天地間萬

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有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不一再轉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固可慮當徐為之

天順時有內直將軍翊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於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因紛然入訴不已李賢言於　上曰

自居亨華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
有事冝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　上是
之即命兵部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李瑾而下
俱奪爵於是冒功者俱革而紛紛入愬者始息矣
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蔭子
一人以世其禄備載於諸司職掌凡職官子孫蔭叙
正一品子於正五品叙用從一品子於從五品叙用
二品以下以是為差後乃漸為限制惟三品以上死
於王事者乃得録蔭於是我　朝任子無復前代之
濫矣然　國初必須試經書通大義然後授以職事

其有不通者發回習學再試故恩溥而無濫
兵部奏准武職絶嗣許從軍立功一祖子孫承繼其
原籍疏族不許允納粟官例許承襲者止許子與孫
承襲尋復令納粟招軍陞職者俱承襲三輩革
天順以前各王府郡王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官為
營造成化中始定為則例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遼
岷荆吉襄等府房價郡王一千兩鎮國將軍七百兩
輔國將軍六百六十兩奉國將軍六百二十兩中尉

并郡主五百兩縣主四百六十兩縣君三百六十兩
鄉君三百四十兩至各省王府房價又頗有不同其
造墳夫價物料則例郡主三百五十兩鎮國將軍二
百四十五兩輔國將軍二百二十五兩奉國將軍一
百四十七兩中尉一百二十三兩郡主二百二十五
兩縣主二百一十五兩郡君一百九十六兩縣君一
百八十五兩此外又有開礦銀冥器銀及齋糧麻布
俱各有差弘治初以宗室日繁支費益廣官銀不敷
遂命皆減半支給至是復奏准於減半數内每一百

兩仍減二十兩齋糧麻布通革免其郡主以下禄米
俱米鈔中半兼支郡主而下禄米則俱本色四分折
鈔六分矣又按今　朝廷明知此弊已極而不即變
通者憚宗藩之怨重　祖訓之違也愚于此有一説
足以服宗藩之心使樂從而無怨誹焉我　祖宗朝
以來凡有事于親藩者必手書與諸王同議示公也
今此事重大冝以手書諭告諸王通將廷臣論及禄
米章疏如唐事霍韜給事中秦鰲所言之類録示諸
王使皆知其勢窮極不得不變而通之之意仍令

戸部備查各省錢糧出入之數如山西則備開本省
每歲所入秋夏稅糧幾何鹽課商稅幾何每歲所需
上供兌何輸邊幾何官軍俸糧幾何官吏師生俸廩
幾何連十歲之內災傷蠲免分數大約幾何或征討
盜賊費用幾何然後開具　國初分封親藩幾何所
需祿米幾何今日晉代藩三府增封郡王將軍中尉
儀賓共幾何祿糧增加共兌何房喪等項支給歲約
共幾何使宗藩一展卷間皆了然知賦入之有限費
出之不敷再數十百年後宗室生生不窮何以支給

令其一一計議共圖善後之策如此庶有以平其心
弭其怨惟吾之所欲為不敢議　朝廷之薄親藩而
違　祖訓矣籌國者試思之

戸部侍郎王軌言　皇上命臣清查莊田見勳戚之
家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乞如成周之制隨其品級而
定擬多寡別其親疎而量為裁革其自置田土不報
納糧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例　上曰已往田土
亦宜查明有分外強佔者俱給原主自今勳戚大臣
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

嘉靖時北伐議急令諸臣建議軍需給事中劉體乾
乃上言近自北虜陸梁　陛下赫怒欲大舉伐之而
國計告匱建議諸臣一切為不得已之計姑以紓困
急佐經費臣不知大計但宋蘇軾有云豐財之計當
去其害財者則革冗貪清冗費當今理財第一議也
我　朝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共十萬餘
計今邊功之陞授勳貴之傳請及各衙門添設大臣
之恩廕不知凡幾豈止十萬所以糜爛財賦者不少
乞敕大小衙門一切冒濫逐一查革自嘉靖元年至

十五年光祿寺積剩不下八十萬以後供用日增數
多內官乾沒其他供應衙門那移侵盜未易悉數乞
敕酌議著為令典科道年終查覈奏繳二冗免除所
省不貲民計不極　國亦不乏

主事龔錫爵為其子方升襲五代祖龔弘之蔭張江
陵票　旨曰罷以後年遠親盡的皆不准補此公節
制亦自可喜其後遠者定以五十年為期

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工部尚書郭賓題擬折
銀二萬兩　上嫌其薄張居正等疏畧曰臣等仰體

皇上孝事　聖母篤厚外家之心本宜從優議處但
思孝在無違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必裁之以義貴
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嗇而循禮嗇乃可久越
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踰涯之請非所以自保也

學古適用編卷之六十四

處置得宜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鄭伐許〻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協和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馬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太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〻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

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魯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
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必布焉諸
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作其在宋衛陳鄭乎鄭裨
竈言於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
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
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
産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
救亡子何愛焉子産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

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
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産曰將有大祥民
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産
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産
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産辭晉公子公孫於東
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
群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
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
司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
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
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
墉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
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
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初隆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濕大疫不能踰嶺趙佗因
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
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
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

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
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
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
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
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
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
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
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
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

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北匈奴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至是南單于與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

言北虜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以慰安之詔百官議鄭弘第五倫等以為不可桓虞袁安等以為當與之虞延斥弘倫帝變色司隸舉奏弘等皆免冠謝詔報曰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侃侃得禮之容寢默抑心非朝廷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中郎將倍顧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諸葛亮南征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問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秖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

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吐蕃遣使請和親太后遣武衛參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

利於萬里之外耶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决元振以為此利害之機不可輕舉措也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絶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四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絶若欽

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疑間之漸太后深然之

明皇為太子太平公主以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結黨欲危之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柰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搆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豳王皆為刺史太平公主於東都安置頃之帝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帝悅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為豳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

明皇即位民間訛言朝廷采女子以充掖庭帝聞之令有司具牛車於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

開元六年勅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并斂人間惡錢更鑄於是宋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庶使良錢流布其後又勅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以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鎔鑄殆盡

代宗之在陝也顏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拨

又命真卿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僊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陛下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抱玉從弟抱真為汾州別駕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帝然之

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

帝意其詐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使人人戴上恩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悅從之正己慙服

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彊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及寧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帝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於帝曰蜀地富饒寧既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帝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蜀地平

韋倫使吐蕃歸其俘入境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威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發使入貢且致

賻贈既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帝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命悉歸之復遣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為載書楊炎以為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為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

李懷光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於咸陽西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密與朱泚通謀事迹

頗露晟屢奏恐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奏不下懷光欲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〻薄不均難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懷光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名故不敢進上命贄諭懷光懷光竟不肯署尚結贊亦不進軍贄還言賊泚勢窮援絕懷光乘勝芟翦易若摧枯而逗留不追師老不用每阻諸

帥進取之謀若不漸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今晟奏請移軍臣嘗以問懷光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頗因此敕下依晟所奏而別詔懷光曰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本欲委卿商量遣陸贄迴云卿言許去遂允其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帝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贄復奏曰懷光師旅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彊不資旁助建徽惠元之衆附麗其營不相統屬俾之同處必不兩全今宜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帝曰善遂依奏行之

李懷光遣將守晉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說下之詔以渾瑊鎮河中三州隸燧〻初以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而以深趙與之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帝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帝使燧兼領之燧表讓於日知且言因降

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帝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帝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以泌為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帝欲以神策軍送泌問須幾何對曰陝城三面縣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帝曰單騎如何入對曰陝城之人不慣逆命此特抱

暉為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決矣臣今單騎抵
其近郊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来殺臣未必不便
為臣用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
臣同行陜人欲害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
也帝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陜州不可失卿當更
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
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成
謀則不得前矣帝許之泌見陜州進奏官及将吏在
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陜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

使欲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陜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
可用當使将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
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帝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
暉思節耳帝曰善泌與馬燧俱辭行加泌陜虢觀察
使泌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
關外曰奉密詔送公泌曰辭日奉進止以便宜從事
此一人不可相躡而来〻則吾不得入陜矣朝臣以
受詔不敢去泌却之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将佐出
迎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将佐不俟抱暉命来迎泌

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
事保全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
皆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
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
到自妥帖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
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
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帥皆不能入
故匄汝餘生汝為我賫版幣祭節使慎無入關自擇
安處潛来取家保無他慮泌之辭行也帝籍陜将預

於亂者七十餘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
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帝復遣中使詣陜
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
懇請赦之詔謫戍天德歲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
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陜而還
河隴没於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
路阻絶皆仰給於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
宅安居不欲帰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
泌曰此皆從来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数

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

陸贄曰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為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為不若截內和糴為易臣以為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

財不足則緩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宜減價以糶而無米而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倉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

憲宗誅李錡將命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李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畧綏困窮之意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褒饋餉絳請付度支鹽鐵急遞以息取求之弊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帝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為言君臣大義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

坰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
要領吐突承璀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
馳詣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
叱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帝嘉重胤功
欲即以為昭義帥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會
承璀奏已牒重胤勾當昭義留後絳言昭義五州據
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
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昨為從史所據使朝廷旰
食不獲已誘而執之已失大體今又以承璀文牒差

本軍牙將為重鎮倡後物情頓沮紀綱太紊校計利
害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
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
諸侯恥與為伍且謂承璀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其
位必將人人自危萬一連表罪狀承璀不知陛下何
以待之不報則衆怒益甚改除則朝廷之威去矣帝
悅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
義貶從史為驩州司馬
魏博牙内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節度

使田季安病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
一召興為都知兵馬使帝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
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帝
意頗以吉甫議為然絳曰兩河藩鎮之跋扈者恐諸
將權重而謀已故常分兵以隸之不使專在一人諸
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欲為變莫敢先發跋扈者
恃此以為長策然亦必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
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
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然

則曏日分兵之策反為今日禍亂之階田氏不為屠
肆則為俘囚何足煩天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
鄰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
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
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不過數月必有
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
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
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此所謂不
戰而屈人兵者也帝曰善懷諫軍政果皆決於家僮

將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為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帝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

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帝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柰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帝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帝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

朱克融執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緞疎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疋又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東都帝憂其不遜問宰臣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朕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裴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亡譬如一豺虎於山林間咆哮跳踉但不以為事則自無能為此賊祗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敕使但緩旬日徐賜一詔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待還朕自有處分所賜卿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科處所請丁匠五千人及兵馬赴東

都固是虛語臣料賊中必出不得今欲直挫其姦意即報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已敕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億料得此詔必張惶失計若猶示含容則報云東都宮闕所要修葺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朕固不惜二三十萬端疋祗是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祗如此處分即得帝從之遂進草詔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

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
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
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必自生變今請
勿遣使以觀之既而中軍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
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
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
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
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德裕問雄武士卒幾
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

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
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嬀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
則據居庸關絶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前行泰
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
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
克幽州

田令孜之亂帝幸興元朱玫立襄王熅稱帝改元王
行瑜引兵攻長安斬玫襄王奔河中王重榮詐為迎
奉執熅殺之函首送行在刑部請御南門獻馘百官
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曰熅為賊臣所逼正以不能
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
熅已就誅宜廢為庶人而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
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
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
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援楊晟使拒朝命
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
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

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
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
今諸寨旦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
一有智者為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淘虜者稍遠使出
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
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
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
姓二乞禁諸寨淘虜三乞置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
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頒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

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彭士宜麻民未入山多匿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贍之以為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唐初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徧名其子

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為著明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普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衆不可勝誅帝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已驗外皆紊次而雜書之為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孰訛間有存者不復驗亦棄弗收矣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者悉黥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李漢超為關南兵馬都監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乎女貲財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併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

吏民愛之

南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〻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呂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

顧親况於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冤讎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柰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来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子竟納欵端之力也

契丹奏請歳給外别假錢幣王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荅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歳給三十萬銀絹内各借三萬仍

諭次年額内除之契丹大慙次年復下詔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為比

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之帝以問王旦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来取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帝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乃擢為樞副

王欽若與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真宗召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内来日取旨明日召旦前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以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

臣坐忿爭無禮之罪傳聞外國無以威遠帝曰卿意何如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遲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

環慶屬羌田多為邊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曹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内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彊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獲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以上團為一指揮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塹其地為

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
団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
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其
蕃部将校止於本軍叙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不可
徙他軍也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
因其峭絶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為法
韓琦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携匕首至卧内者
乃夏人所遣也公語之曰汝取我首去其人曰不忍
得諒議金帯足矣明日公不治此事俄有守陴者以

原帯来韓納之或曰初不治此事為得體卒受其帯
則隨姦人計中矣公嘆非所及元豊間亦有守邊者
一日失城門鎖亦不究治但亟令易而大之繼有得
原鎖来帰者乃曰初不失也使持往合關鍵蹉跌不
相入較以納帯似得之豈大賢千慮未免一失乎
西鄙用兵大将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官者監軍
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黄德和
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吕夷簡夷簡曰不必罷
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即委擇之夷簡曰臣待罪宰
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
但擧有不稱者同罪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
諸監軍官官人嘉夷簡之有謀
富弼用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漯渠入横壠
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内侍武繼隆令
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
河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彦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
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
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状白執政彦博視而懐之不以

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
乎曰然彦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輙預
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彦博曰觀汝直狂
愚耳未忍治汝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状示同
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彦博曰斬
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
官定六漯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彦博曰
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爾繼隆黙不敢對二人至
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

狄青受命討儂知高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所求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請若往而不能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君其思之願行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游之士幸皆以此言告苟欲行者皆青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求從行者

廣濟蔡河有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胁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程顥始至捕得一人使

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抗禮蘇軾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咸以為得體

徽宗為太上皇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藉藉言貫等為變朝議以聶昌為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于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使聶昌請于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苗劉之亂張魏公浚在秀州議舉勤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

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于河北物色之不可得賢于鉏麑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

王剛中在蜀時吳璘姚仲王彥皆以大將建節雄於

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令不行以武蒞則
窒于㬎而下情不通惟劉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
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及
去蜀士民懷之

壽皇崩光宗不出視朝宰相率百官請重華宮發喪
將成服留正與趙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壽皇太后
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
南内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
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

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
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
后壽皇之母也請設行祭禮太后許之

吳履為南康丞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
挾法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
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箠殆死乃釋去瓊
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履念獄
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
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爾
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
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何及瓊輝
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
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

高巍上建文帝書云今日藩封過侈親王多驕逸不
法違犯朝制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又恐傷親
親之誼事屬難處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〻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衷心真裁
制諸侯之良策也臣愚以為置晁錯削奪之策行主

父偃下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兖
吳楚潭湘而齊兖吳楚潭湘復分王秦晉燕蜀四府
其餘寧遼代谷慶肅等府以次分王少其力而臧其
地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
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赦而終懲告 太廟
明治其罪而廢處之焉有不聽服者哉修身齊家宜
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 皇上覽察焉 上
奇之不能用

高煦既降上駕將還京師尚書陳山言宜乘勝移師

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　上召楊榮及蹇
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先遣勅趙
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　上
頷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
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
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
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
何以服人因謂榮及義原吉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
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
厚待之有罪則嚴防之亦可無虞庶幾仰慰　皇祖
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二人請
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不得入義
乃以士奇言白　上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
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
奇及溥　上至京始思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
者尤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
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是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群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于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
叔柰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群臣章遣
表容及劉觀齎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
諭之尤善　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
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始息已召士奇曰使朕不
失親親禮卿之力也

周文襄公忱巡撫南畿時法運馬草赴兩都勞費不
貲而草多敗爛請北于通州草場立官庫官計束折
銀買場草以共南亦輕齎赴買費以大省北京公侯
祿例三郡輸南都石費耗六斗而公侯於南都関支
忱曰彼能於南京関支獨不可於三郡就支乎且道
里固適均於是以便宜請歲減耗六十萬

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李賢
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
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未決若　朝
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于是
冒報陞職四千餘人盡首改正或有議欲追其支過
俸糧者賢曰不可户部奏請　旨乃免

烏思藏等處入貢其貢使數踰舊制一歲中有至三四千人者賞賜糜費不可勝計自長河西諸番皆冒以圖利周洪謨上言此特無印符為驗耳宜依海外諸番例各給與符二十道入貢備填貢使物数於上仍識以舊賜金印至閱驗以防詐偽詔從其議其費頓省

占城王子古來為安南所逼棄國至廣求援部議令守臣送之還國尹直言遠夷為強國所侵其來愬者恃我能為之主也若徒遣之歸而一無所處是棄之

矣宜令大臣至廣審度事宜且勑責安南敦睦隣好庶不失以大字小之體因薦都御史屠滽往由是安南歛戢古來得復封還國

成化初陝西至唐鄧荊襄一路流逋藏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當盛夏渴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畧曰昔同修天下地理志而見東晉時盧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於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隷於荊州南雍遂并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流民之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右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及流民復集如前時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　上可焉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蒞其事傑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田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設郡縣以統治之遂割

竹[illegible]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為商州而析其地為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為桐柏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為保障之計經畫已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彝而好德也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稅先以羈縻其心佩犢

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驅土入貢於版籍之間又倒各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爲郎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治三省　上悉從之

嘉靖初符蚺蛇從侄崇仁文龍爭立起兵讐殺因而煽動諸黎除助作逆顏峤適拜官蒞其境士民咸麼頟道其故峤曰此不難耳未幾崇仁文龍之子弟相繼率所部來見介夢邀之知二酋已獲故問曰崇仁

文龍何不親至衆愕然曰上司牧獄矣峤曰小事行將保田安生衆欣然感謝郡士民聞之駭然曰此輩寬假我輩魚肉矣峤不答既而閱獄二囚闔首祝天曰我輩寬尊當散矣峤隨查該峒糧俱未納示諭黎老各出長計轉請海道明示黎衆爭告乞保其生峤諭之曰事當徐〻此番先保各從完糧次保其主何如衆曰諾已而得請從黎俱縱田前此土官每居糧徵銀八九錢峤將該峒黎糧品搭是徵無徵照京價一錢五分示各黎親身赴納因其來歸人〻撫諭籍其名氏編置十甲除排年外每排另立知數協辦小甲各二名又置總甲黎老各二名共百餘人掌兵頭目各有所事利於自專不顧其主日久寢向有司峤密察識其情却將諸首惡五十餘名解至省獄二千里外相繼牢死大患潛消

毛尚書伯温為人廓落多大畧拜御史巡河南時鎮守中人往以訐按史得直愈自恣而市大猾倚為奸伯温至名捕市猾必得之閹怒以為是鉗辱我也必理之伯温鬪故徑詣閹所索飯曰我未朝食〻我閹

強具食曰食我必晏樂醉飽閹強為歡酒半曰外聞傳公有違言顧乃能待我食若此耶閹大慚謝伯温笑曰吾固知公無是也聞公山東訐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而御史今益有名人憐之公既失利渠乃得名又人〻切齒公固知公之有懲也閹謝不敢與大笑痛飲而別

歐侍郎鐸守延平有聲太宰陸完舉治劇調守福州鐸曰嘻此其意欲困我與鎮守大監忤將籍手我也既而疾部不可促之官至府而鎮守尚瑺者已盛氣

待之矣鐸裁供饋禁豪索鎮守諸門客不得肆數嗾尚欲有所洩怒會須胙鐸曰胙須神惠而止盃市肉何為於是諸司胙損舊十之九尚怒曰往胙我爭豕具今大損何也令隷ㄕ肉委郡庭而去鐸陽為不諭意也者好謂諸生曰尚公無以若相禮故勞苦之乎趨分肉諸謝會迎春又劇其晏劇曰時當布德施惠而復斷病民何春之為迎尚大恚肆詬罵語詩甚鐸徐拱手曰此豈臣子所宜言徑趨出而城中讙言府且發諸門客奸鋒共私案於是諸門客大懼交說

尚釋憾而尚亦中悔因三司謝過而鐸益自勵為若節

吳興富翁莫氏者暮年忽有婢作娠翁懼其嫗妬且以年邁慭其子婦若孫亟遣嫁之已而得男翁歲時給錢米絹絮不絕其夫以鬻粉羹為業子十許歲翁告鄰里巷群不逞遂指為奇貨悉造婢家唁之婢方哭則謂之曰汝富貴至矣何以哭為問其說乃曰汝之子莫氏也其家田園屋業汝子皆有分盍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也其夫婦皆曰吾固知之奈貧無資何西我輩當貸汝即為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為汝經營事濟則婦我然實無一錢止為作衰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汝至靈幃則大慟且拜訖可亟出人問汝謹勿應我輩當伺汝於屋左某家當即告官可也其子謹受教既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駭然辟易嫗罵欲毆遂之莫氏長子亟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樓橋賣羹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汝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適指其家人曰此為汝長嫂此為汝次兄若嫂汝皆當拜又指云

此為汝長侄此為汝次侄汝當受其拜既畢告去曰汝吾弟當在此寢食豈得去即命櫛濯盡去故衣易新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已又呼其所生喻之以月廩歲衣如翁在日且戒以非時毋輒至亦欣然而退群小方聚委巷恭肆俟之久不至既而物色之乃知已納相視大沮計畧不得施他日按牒持券訴其子負貸錢郡逮莫嫗及其子問之遂備陳首尾太守唐少尉系嘆曰其子可謂孝義矣於是盡以群小置獄杖脊編置焉

今邊郡多事則苦兵不足不足則調客兵客兵不馴
則又轉思他募兵愈多而性愈橫而不可制此不知
駕馭客兵之法耳獻帝記曰李傕召羌胡數千人先
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美女欲令攻郭汜羌
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中耶李將軍許我宮人美
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賈詡為之計詡乃密呼羌胡
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傕由此衰
弱唐田紘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饋不
稱輒殺人李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馬燧自請豐

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為信犯令者得殺
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
出境無敢暴者此二事可為駕馭客兵之法

學古適用編卷之六十五

曲體人情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孔子為大司寇民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
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說曰司冦欺
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
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喟然歎
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
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
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

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
後刑可即也詩云天子是毘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
不試刑錯而不用

卓茂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
愛而不忍欺之人嘗有言郭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
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
受之將平生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
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
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

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勢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〻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以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膠東相吳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〻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東魏郎中杜弼以在位貪污請治之高歡曰今督將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招誘之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宜少待之至是將出兵拒魏弼請先除內賊歡問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張弓注矢舉刀按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注不射刀舉不擊矟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況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哉弼頓首謝歡每號令軍士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

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敖曹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敖曹在列則為之華言敖曹嘗詣相府門者不納敖曹射之歡知而不責

唐太宗宴玄武門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太常卿蕭瑀以為形容未盡請并寫劉武周薛仁杲竇建德王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

太宗聞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銀青光祿大夫行

左庶子玄素嘗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玄素深以為耻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群臣窮其門户乎

開元時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不以為便遂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為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

于頔鎮襄陽有客自零陵來盛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于頔遽命召焉戎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釋也詩云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豎功業為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為已之嬉娛以此覩之誠可寘身於無人之地遂多以繒帛贐行以書遜謝於零陵之守焉

王叔文之黨謫官十年不調執政有憐其才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乃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老親在堂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為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為死別良可傷憲宗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憲宗乃曰朕所言以責為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户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鹽可獲倍利又

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檢責所在實户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富商大賈有邀截喧訴者所在杖殺詔百官議兵部侍郎韓愈曰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舖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户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

惟以鹽利多少為之陞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月淡食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且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易犯法必不行事遂寢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欠户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柰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為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耗乎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每至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為是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為雀鼠耗至今行之所云加耗者也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因問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餓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新婦為不利而朝夕笞杖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

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蓄侍婢詠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矣及還闕呼婢父母出資嫁之則猶是處女也

元河北道廉訪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官僚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

高皇帝諭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并

欲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御史清軍有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于嚴寒多致死亡深為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其地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發戍宜從南北所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

陳邦佐以妻不協於母欲議出謀於唐一庵答曰夫孝愛母亦愛妻後世人情喜怒無常豈以一失毋必便為棄婦他日毋追悔時汝悔何及此時只宜委曲調停不至為他日作慰才是良策未幾婦姑果相協邦佐早世其妻寡而貧堅守其節

陳良模曰予與溪亭嚴公施菁陽邦直正德癸酉冬計偕應試邦直之兄邦顯以省祭謁選同舟北上溪亭公盛德屢空邦直事之如師凡車馬飲饌之類悉邦直供辦實則邦顯管焉一日邦顯謂予曰連日視嚴公飯食減少何也豈毅截不腆宜謂失節耶明日又謂予曰吾得之矣公平居每飯必有羹已敕庖具羹矣是日嚴公果先啜羹而飯果加餐又一日遣伻回已復閉門伏枕而泣邦直驚問予曰吾兄泣何也予入問故乃抆泣告曰無他頃作家書囑付少弟儕經紀家事因思儕弟年少正須從師讀書遇節日放假與群從吹簫擊鼓歌笑宴樂其事也今我佩弟夫事不可已者吾螻蟻異途顧亦抛家遠出而以家事界之是以悲焉予乃牽裾出告嚴公相與反覆慰諭之吁凡子之養親視食多寡為憂喜亦可謂孝矣而邦顯於鄉先生乃爾其尊賢之誠何如耶家事委弟不為甚苦而至於泣下其友愛之篤何如耶吁賢哉二公矣

沈介庵令順德有人毆其母幾碎首其父訴之官既已定死矣後父更時時求解泣曰死所宜也恨我此子無孫乞哀之介庵曰汝媳已嫁否對曰以兒在未也曰弟去吾知之是後令其妻朝夕饋食稱有小病

亦令其左右事之踰年而斯人遂有于
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學古適用編卷之六十六

人有應卒之才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成都王穎殺東安王繇兄子瑯琊王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至洛陽

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污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

卧於吐中乃不復疑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悉以其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為之備

劉裕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讙譟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返室壞布裳為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畧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于坐署主簿諸大處分皆委穆之倉猝立定

無不允愜

漢驃騎東平王蒼辟朱暉為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暉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紿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蒼既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一空帝晏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琛

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荅曰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知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對甚喜

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之背曰隴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歸

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毋出坐廳事立召景讓于庭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母啣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衣將撻其背將佐皆泣拜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吳徐知詢數與知誥爭權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與兄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詼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鍾趨出腦潰而卒

桑維翰秉朝政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召學士使為荅詔回非制書忽

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内地受代亦須奇材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咨請輻輳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踈畧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

張忠定公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鬓傍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我邪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張詠守蜀兵火之餘人

懐反側一日合軍大閲始出衆遂嵩呼者三詠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譁或以告韓琦琦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意喜之連夕會客達旦帳下卒倦于應侍有違言忿起拆其井亭共焼以禦寒守衙軍以聞公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餘卒復飲至常時而罷翼日徐問先拆亭者何人杖脊配之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于平江為後鎮湯東

野適為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白張公張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明受偽詔也則又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曰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属先受禍矣何忠之能輸湯曰然則當柰何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屏偽赦而陰取故府所蔵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去其階禁無敢輙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即可矣湯行之於是人情畧定乃决大計

北使烏林荅天錫来賀慶節見紫宸殿既跪進其主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虞公允文請駕興上入内天錫色沮公遣閤門傳宰相之命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仗使介還館吏相譙責迺因儐者懇祈詰朝再見上壽遂極恭順朝論稱快公下其事於邉郡命檄虜中天錫歸果獲罪以守臣而對使焚書以宰相而傳命放仗若不聞於朝廷更不煩手詔旨两公當機應變若此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紅卓三百事

内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于酒坊茶肆取卓凈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两宫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蘆簾實以脂卷而繩之繫於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於白日

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為荆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輙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須賞恩不償勞軍中欲為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犒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頼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柰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乃率吏輩携竹籮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熟水厚酧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

仁宗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為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

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髪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

學古適用編卷之六十七

人臣之義無私交

松陵呂純如孟諧　輯

周祭伯如魯胡氏曰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彊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

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

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晋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其黨羊舌虎囚叔向樂王鮒見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

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内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晋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而朝

西門豹為鄴令清尅絜慇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〻不治矣遂納璽而去

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〻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於子柰何儀曰秦彊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〻得事幸姬鄭袖〻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

衛綰初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他景帝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太子曰綰長者善遇之故景帝亦寵任焉

漢明帝為太子時大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藩

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根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徵使人從容問之荅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爭交好辛毗不與往来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為三公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耶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

中常侍黄皓用事尚書令董厥僕射諸葛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樊建不與皓往来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

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王導率群從昆弟子侄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僕射周顗將入導字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耶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導不知反恨顗及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執之流涕曰幽

冥之中召此良友

秦王堅有圖燕之計命曹數發使如燕以西戎主簿郭辯為之副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辯至燕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主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真怒曰人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燕主暐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為堅言燕政無綱可圖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

燕梁琛從兄奕為秦尚書郎秦主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辭之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余竊慕之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奕數來就邸舍與琛卧起間問琛東國事琛不與私言曰今二方分據兄弟並蒙榮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兄何問為

沈瓚之令刑從不事左右以浸潤螢上方數曰一覒天子足矣齊高石問復何所陳對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誰瓚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

天官侍郎崔元暐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元暐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耳令還卿舊任復拜天官侍郎

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嘆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玄宗欲以姚崇為相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於帝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崇文武全才真其人也帝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即召崇詣行在拜以為相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帝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帝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

家恐為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為相州刺史

明皇禁約諸王不使與群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巳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讖緯坐流新州離其婚帝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

德宗崩李師古欲乘國喪噬隣境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于汴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為盜耶吴少誠以牛皮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弘皆留之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

李聽初為羽林將軍有良馬穆宗時方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帝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宣宗之立也中尉馬元贄有力焉由是有寵平章事馬植與之叙宗姓元贄以帝所賜寶帶遺植植服之以朝帝見而識之收其親吏鞫之盡得交通之狀貶為常州刺史

韋澳兄温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為御史一日謂澳曰高公持憲綱欲與汝相面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宋太祖初仕周典禁旅曹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群居讌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後自平陽歸召謂曰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故踈我彬頓首謝曰臣為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共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

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有姻婭嘗為其同僚王延德求補郡沆言於張齊賢齊賢以聞帝以延德嘗事晋邸何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言未嘗有請齊賢不欲援沆為証即自引咎遂坐免

太宗欲大任向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為軍權務以賄敗齎書歷詣朝貴求為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啟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箭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於登用未幾拜同知樞密院事

王魏公旦在政府一日王沂公曾李觀察維薛尚書映造謁公辭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壻韓億時在門下見之以問公公笑曰韓郎未之思耳王薛皆李公壻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若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荅以何辭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是李文靖夫人有所請托王魏公於文靖夫人且不受其請王薛諸公且不受其謁况於他耶

章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一日

謂得象曰向者太后垂簾群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韓魏公琦言祖宗于賞罰任使必欲兩省大臣升朝公議自莊獻垂簾遂有假托因緣或於內中下表或口為奏求以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乞自今凡因緣陳乞者即降出姓名并代為奏求人重行貶責則聖政無私朝綱可肅帝嘉納之

歐陽修余靖論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拜仲淹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耶固辭不拜請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叅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帝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悉采用之

張堯佐除宣徽使知河陽命下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

出中書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閹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于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

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彦博知許州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閤見定州紅甆器帝怪問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宴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帝亦怪問妃曰彦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帝終不樂或云潞公夫人遺妃公不知也王拱辰不足道矣文潞公陋亦為之耶宜其有唐介之劾也

馮拯在中書日孔道輔初拜正言詣馮所謁謝馮曰

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道輔愧伏而退後道輔嘗語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為賢相然求之於今亦未易有也

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帝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慙怍而退

理宗年寖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竊弄威福帝弗悟大全嘗遣客私於右丞相董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帝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刺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袞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知大全奸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奸不可與俱事陛下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

元成宗以太子撫軍北邊數召阿魯渾薩里不往世

祖遣奉皇太子寶僅一至及即位語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侍朕者惟卿數召不至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真平章也命復入中書阿魯渾薩里父別名萬全故以全為氏云

拜住安童孫也初襲為宿衛長 帝在東京聞其賢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私往來東宮我固得罪亦豈皇太子之福耶卒不往於是由太常禮儀院使擢拜平章政事

薛文清公瑄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吾鄉人亦有可以為京堂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為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於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擢太監力也明日朝罷不往三楊使人語之亦不往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乃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瑄曰德遠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以意忱詣敬宗達之敬宗不從曰吾為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耶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遺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為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於是士夫之賢者稱其風節云

于節菴謙巡撫山西河南每入京議事未嘗有土物賄當路許人常誦其詩曰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以此不能媚權貴在鎮凡十有八年

石彪事發言官交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洩于彪者 上召李賢曰群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曰誠如明旨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朝臣肅然交通之弊始息

張寧為給事中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獨召論事每對廷臣稱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會宴駕不果太監覃苞素重寧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勸寧行卒不往其介如此

劉文靖在內閣與馬文升許進焦芳李鐩皆河南人雖同鄉而不相阿比進士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競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遷提學副使不壽卒

自來居内閣不私其同鄉惟健一人耳
寧藩宸濠僭侈天順間革去南昌護衛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護衛復革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及完為兵尚書宸濠曰完為大司馬護衛可得矣遂遣完書與謀完荅書須以　祖訓為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　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内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固寵宸濠因賢之婿司鉞以通于賢輩載金銀寶器藏于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朝曰今寧王以金寶鉅

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密謀于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内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必動勞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都准與王管業寧王既得護衛益驕横不可制

學古適用編卷之六十八

人貴自立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北戎伐齊﹅﹅侯使乞師於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初魯桓公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

而乃受室以婚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恃子賢足恃乎曰不足恃弟兄賢足恃乎曰不足恃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恃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于子一﹅不足恃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之

漢帝問陳蕃徐穉袁宏孰為先後蕃答以袁生公族不鏤自雕至於徐穉傑出薄域故宜為先蕃之所重蓋在崛起者愚謂鳳毛麟趾芝草醴泉二論各有意旨安得觭重顧所難終在單門所貴還是右族故欽莫欽於特起恨莫恨於墜落

晉主微揵為李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毋在固辭許

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嘗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盧欽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還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徃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晉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干薦輻輳其門顧愷之獨不降意常以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惟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繹之嗚呼人之出處進退而皆知定命也即位之至不至三公罷之止不止一身又何足動其一瞬耶

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齊主容表有士風請於齊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由江斆謝瀹可自詣之僧真詣

斆登榻坐定斆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賈魏公為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談頗有可採然誕傲視公卿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之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之許騎驢逕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于丞相丞相招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

終不至公嘆曰許市井人耳雖其無所求于人尚不可以勢屈況其以道義自任者乎

王叔文之黨多為御史中丞武元衡薄之劉禹錫求為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誘元衡以權利不從由是左遷元衡為左庶子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竇群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群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如公者

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群素有強直名止之

梁主聞李愚學行召為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之臣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王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事畢真廟從容語曰卿與中宮近屬已擬卿差遣當知否綜變色作恭音啓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於孤寒不曾有親戚在宮中未幾出知廬州劉摯拜御史神宗問卿從王安石學耶安石亟稱卿器識對曰臣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古人不攀附貴戚津路也如此

御史中丞張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

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

呂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侍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乎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除裏行自此擢用

劉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為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耶卒不往

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柰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大臣也

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論務在安靜在熙寧力排募役在元祐力主免役蓋惟是之從而不狥時之好惡此其所以為君子也楊畏在熙寧則從熙寧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聖元符則從紹聖元符時人目之曰楊三變蓋不顧是非而惟時是狥此其所以為小人也

常安民字希[illegible]進士王安石亟稱其文命學者視

以為式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為相安民絶不相聞紹聖初召對首發蔡京奸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主上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尋竄黨籍流落二十餘年畧不動念

楊萬里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敬夫為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楊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胡紘言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説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韓侂胄欲納交于林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于口侂胄當國或規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陸九齡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説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九淵九齡弟生而穎異與其兄自相師友和而不同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惟在乎自立而已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直隸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以忱與敬宗同年乃微露其意忱詣敬宗達

之敬宗曰某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何以見
諸生惋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
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綵段羊酒求書程
子四箴敬宗為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往見故
為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於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
云

有譽威寧伯之才美者劉時雍曰人皆謂王世昌智
以予觀之天下第一不智者此人也以如此聰明如
此才力却不用以為善及在顯位又不自重阿附權

官以取功名〻節既壞而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為天
下笑非不智而何坐客為之肅然

申屠嘉以驟張武夫為相能辱鄧通張禹以經學著
為帝師而諂奉董賢留夸矣以狀元宰相降元丁好
禮以小吏致公卿死節人品無定分至此而甚則有
父子之間迥然相絶者唐來濟父護兒本隋驍將而
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
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
種耶如敬宗奸邪人附勢遂以忠節著則忠邪又豈
不種耶顧人自立何如耳

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劉
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其先
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
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為劉氏也前輩門風如此

唐李德裕云朝廷顯官須用公卿子弟為之蓋少習
其業目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
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宋呂介聖政錄太祖曰資
蔭子弟但能在家彈琵琶弄絲竹豈能治民愚嘗合

而論之贊皇之譽固出感憤藝祖之薄亦豈無因大
都鼎貴常素互相雄嘗而丹穴鳳毛渥洼神駒與醴
泉無源芝草無根未可畸重要人亦在自樹耳樹之
高岡則高岡樹之培塿則培塿世臣喬木孟言樹也
然則將為贊皇之譽乎抑為藝祖之薄乎是為慎所
處者

牛僧孺與李德裕交惡李氏客不敢言及牛丞相門
户柳仲郢先為牛公所辟後李衛公奏為京兆仲郢
謝曰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

衛公深歎其無苟同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敝衣為儉以求合於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為綰甚重之夫大丈夫不將不迎不詭不隨每事自斷於心足矣若依阿附會以取憐於世者非婦人則佞客也徐節孝嘗問崔子方何如人江端禮曰與人不苟合議論亦如此節孝曰不必論其他只不苟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

崔湜仁師之子弟澄液從兄涖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謝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為

第一丈夫湜時執政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可致其年不可及也然湜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誅蕭至忠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荊州夫進取不已卒罹令終文章富貴門第少年四者亦何足恃

曰圭治生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而卒以致富[illegible][illegible]好學不應辟命棄衆人之所收之衆人之所棄而卒以成德愚讀李于鱗論文亦曰衆所不辯之中有神解衆所共尚之中有大非惟傑者自命不逐人腳下行此於去取之義有冥會又桓廷尉有謂人所應有已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姜夔謂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此等語皆不從人腳下行者理會之天下事思過半矣何況文哉

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

爭閒氣耶請妙總大士著此一轉語

學古適用編卷之六十九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事權不可中制

孔子弟子宓子賤仕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不得其政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俱至官使書之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又怒之二史辭歸報魯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則又怒臣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遽使人告之曰從子之制後宓子得行其政單父治焉

秦將章邯與項羽相持未戰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恐走還報曰趙高用事于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疾吾功不勝不免于死願熟計之陳餘亦遺邯書曰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將軍何不與諸侯為從約分王其地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邯狐疑陰使羽約未成羽引兵連戰大破之邯復請降乃與盟于洹水上立以為雍王置楚軍中而使欣將其軍為前行

漢文帝問郎署長馮唐曰昔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吾毎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帝拊髀曰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帝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故李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犯坐上功首虜差六級即削其爵由此觀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帝悅令唐持節赦魏

尚復以為雲中守

武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常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唐舊制天下金帛皆貯于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于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

宦蚕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蠧弊莫甚于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德宗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對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

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遥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夫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是以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而下無死綏之志矣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惟陛下圖之

陸贄論邊備六失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ゝ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于軍情亦聽命乖于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動淹旬月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敢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衂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于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于遥制矣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于上ゝ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慄

穆宗即位朱克融等作亂詔徵諸道兵討之皆臨時召募烏合以行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

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顔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財竭力盡竟無成功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

李德裕以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

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

梁劉鄩襲晉陽還守莘城饋運不給晉人數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絶其甬道梁主以詔讓鄩〻奏晉兵多且便習騎射此劾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梁主怒遣中使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強與戰必不利柰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不知死所矣後數日將萬餘人薄鎮定營〻中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横擊之鄩大敗損傷以千計

慶曆中契丹遣劉六符來求取關南地時王武恭帥定州虜密遣人來覘候吏得之偏裨皆請斬之以狥

武恭特不問明日獵近郊號三十萬親執桴鼓下令曰視大將軍旗所向即馳敢後者斬覘者歸密以告虜疑漢兵將深入無不懼仁宗亟遣使問計對曰咸平景德邊兵二十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故虜得軼境徑犯澶淵且當時以陣圖賜諸將人皆謹守不敢自為方畧緩急不相援多至于敗今願無賜陣圖第擇諸將使應變出奇自立異功則無不濟仁宗以為然

儂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狄青為宣撫使提舉廣

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至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内都知任守忠為青副知諫院李兊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李綱所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

師中敗績种師道以病丐歸南仲等請棄三鎮乃以綱為宣撫使劉韐副之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為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欲緣此以去公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柰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于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整器械進次懷州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尚未可必防秋兵書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

人一騎以副其求柰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劉韐王以寧范瓊等分屯威勝軍遼汾州及南北關等處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得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禀承于是劉韐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韐兵潰潛與敵遇于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灝夜襲金婁室軍于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

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
金虜分道渡河詔韓世忠與宗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大行山欲大舉趨太原即以彥為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既至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

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趙鼎為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為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慨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請已艱難若此況在萬里之外乎

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又外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者或未入仕及已嘗廢黜者亦復請自內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務他人輒得干請如此責效實難自今銓選錢穀之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湖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元武宗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連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憑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

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帝曰自今凡內傳旨一切勿行

徐中山武寧王達事　[illegible]祖最忠謹專征吳時遣人詣京師請事　太祖手書勞王曰將軍天性忠義且沉毅善謀端重有武今所請事率可便宜行顧軍中稟命此賢臣事君之事吾甚嘉將軍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繼自今諸軍中緩急將軍其便宜行吾不中制

六科給事中徐文溥等言最者　陛下信任逆瑾播弄威福政刑大壞國勢幾危天啟　聖心與民更始太平復見夫何明鑒未遠怠心輒秉如郡守所與共理也則以翟瑤之誣而逮翟唐部屬所以分理庶務也則以劉瑯之誣而逮王瑞芝以史宣之誣而黜王鑾甚者巡按御史耳目所寄也則以劉瑯于喜之誣而逮施儒張經道路傳聞又謂鎮守太監王堂以編畫地里圖縣科銀至二百兩僉事韓邦奇按部止之

輒生嫌怨羅織陷獄果爾則又以鎮守逮兩司矣內外臣工皆欲為國盡職耳乃以貴幸之言動加刑譴旗校絡繹于天下縉紳駢首于狴犴向以一瑾亂政于內今以數瑾縱橫于外伏惟　陛下割塞私愛大明政刑即乞將王堂韓邦奇下之法司參對公問使天下謂　陛下之不私于貴幸也若史宣者已蒙究治天下稱快矣其劉瑯于喜翟瑤等罪惡請通行革退閑住仍勅諭南京守備并各處鎮守等官務加修飭毋得倣傚流毒地方官員有罪即下法司治之毋

令旗校驚動天下庶幾刑政平而人心悅天意順矣
不報

學古適用編卷之七十

英雄妙手　　松陵　呂純如輯

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三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

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
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
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
曰臣與燕趙故也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来今臣
無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
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為行具犀首
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
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
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

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
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屬犀首
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
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今四國屬以事
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
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
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趙王與張耳陳餘畧地王間出為燕軍所得囚之以
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厮養卒往見燕將曰
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
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
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
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
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
求之實欲燕殺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
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
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博浪一椎張子房不必論矣即始皇大索十日即止
亦自有英雄收放處若使日日捕賊終始不出則秦
天子與縣伯州尉無異豈足稱聖人之威哉茅山婁
道人云盧仝茶歌飲到七椀自然當有個結局不然
此詩無了期矣始皇極麄悍人却得此意故其威不
褻
漢王時九江王布踞洗召之已又供帳如王者蘇老
泉謂漢王能顛倒豪傑劉元城云著有低碁者梁武
帝侯景以窮来歸遽裂地而封之其後景有所需輒

痛抑之故景反而孫亡此後着為先着也有高恭曰漢高帝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鋭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

帝王做事如書生習舉業先要做得出為主漢高帝為義帝發喪袒髮而哭者三日時勢該哭便做出哭的模樣此高帝之文章也光武之兄演為更始所殺恐其見疑飲食言笑無異平時々勢該不哭便做出不哭的模樣此光武之文章也今人喜怒哀樂不特

不中節且皆草々放過去成得恁的模樣

嘗問韓信如何是人傑曰看他登壇數語又問如何是登壇妙處曰沛公之為漢王也項羽以巴蜀道險秦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以示不負關中三分之約其實封閉他在一處使章邯以四十萬兵扎住漢口不容漢王有出頭地當時蕭何無策曰屈於一人之下者信於萬人之上但能勸漢王入不能使漢王出張子房亦無策惟燒絕棧道而已但能防項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韓信走來卻自不同曰項王詐坑秦卒四十餘萬惟章邯董欣司馬翳獨免秦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夫信料漢中可出乃在章邯輩看來料章邯輩可破乃在三人獨免秦父兄怨入骨髓處看來自是漢王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稅給軍糧王自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遂至咸陽此一條出路卻是韓信走來打開的所以並稱三傑至於囊沙背水木罌渡軍之類特是兵法中之巧事耳

婁敬之才不如三傑當三傑戰勝攻取之時藏匿一

處不敢與之並爭功名即使與爭敵亦無下手地直待誅秦滅項事々結局冷眼觀看只有建都一事未定從容談笑便以都關中為說盖高帝昔年見咸陽宮室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天下已定帝意無日不在關中敬窺見帝意故一說而入即日西行夫三傑取功名於干戈擾攘之中也只封得一個侯婁敬取功名於干戈平定之時片語立談也封一個侯若敬者不傷氣不煩手其亦得審局之功者歟至於謁見漢高一節亦是使人不得不應之着衲敬脫輓輅衣毛

衆見齊人虞將軍願見上言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敬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聽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於帝〻召見賜對大抵倉卒或不能自達是用世人一大病敬欲自達于倉卒之頃故衣褐方表突兀不如是虞將軍亦不言帝〻亦不復召矣

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居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

桓帝時皇子有疾下郡邑市珍藥梁冀即遣客齎書

詣京兆尹貸牛黃京兆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即殺其客冀慙而不得言咄〻延篤真奇男子也不惟禁市利且以褫包藏前者進毒餅可為明鑒恨無有延篤先發之者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為書喻嬰使出嬰乃出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為又非義也主上神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為福之時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荊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矣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即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壘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人情帖服南州晏然

彭羕初從劉璋〻惡其驕恣遂髡鉗羕先主入蜀羕乃往見龐統〻與羕非故知識又適有客羕徑上統床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言談不可倉卒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說統曰劉牧懦而不武大軍卒至舉措皆亂又無腹心智計之臣可不戰而下也民人不傷府庫如故因而撫之可資以舉事統大善之而法正故自知羕遂並致之先主〻一見以為奇士遂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既定成都擢羕為治中從事蜀人恨璋不能用

人曰棄智士以資敵國不亡何待

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巂入斬雍闓孟獲收餘衆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生致之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高歡見爾朱榮榮初以其憔悴未之奇也廐有悍馬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亦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之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自是每參軍謀

高澄忌其弟太原公洋洋深自晦匿每退朝輒閉閤静坐雖對妻子亦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故洋曰戯爾其實欲習勞也蘭欽子京之亂澄被殺陳元康亦被傷洋神色不變入討群賊斬而臠之如晉陽部分将士鎮遏四方湏臾而畢晉陽舊臣宿将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

太宗有駿馬曰獅子驄覩控不能御則天獨謂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楇三匕首鞭之不服則楇其首楇之不服則斷其喉耳太宗甚壯之其英烈猛厲之氣已自發露後来駕馭群臣專用此術

郭晞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躄者一人馳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来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

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餘者有幾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

神策軍使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震中外詔以為東都園苑使以白志貞代之帝懼其生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視事矣

涇原節度使田希鑒初密附朱泚及李晟牧復京城

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呼之為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

誅希鑒意衆股栗無敢動

韓滉入朝過汴時劉玄佐久未入朝滉與約為兄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為置酒酒半滉曰弟何時入覲天子玄佐曰久有此心但力未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丈母垂白不可使帥諸婦女往填宮也母悲泣不自勝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感動玄佐驚服遂與曲環俱入朝

南唐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弈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及吳越遣將吳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執團練使趙仁澤送錢塘克宏乃請効死行陣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唐主乃以為右武衛將軍使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衆皆憤恚克宏恬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克宏都督燕王弘冀表克宏才畧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暮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趨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

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匿甲士其中襲吳越營大破之斬首萬級

張詠知益州城中屯兵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

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張文
節公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后見其二侍婢老
且陋奉勅市妙年二婢服飾不啻三十萬一日公歸
第拜於庭詢知后意從容指二婢曰此乃夫人賸也
出無所歸固當終身於此但二妹齒未踰笄將嫁少
年子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太后聖慈垂憫志豈
可渝入見當懇奏遽召宅老呼其父兄對之折券弃
予服飾為資嫁王敦因病一日盡縱諸侍妾從後門
去自是英雄作用

李畋苦病既瘳請謁韓魏公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
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
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郭伯康遇神人授一保身衛
生之術云但有四句偈須是在處修持偈云自身有
病自心知心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心亦靜心生
還是病生時郭用其言康強幾百歲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謂曰今日正
我輩立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
日蜚英羅致晏之仲宣樓酒酣因曰有國而後有家
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
名帖三十以還逾旬日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
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
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為君
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已危
於是擊鼓躍兵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
不就而遁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

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朱文公云豪
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陸象山
深以其言為確論

兩浙饑宣慰同知脫歡察借勸貸之令斂富民錢百
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海寧縣簿胡長孺藏之長
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之民間既果索之長孺抱成
案進曰錢在是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求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
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皆乘機騷動幾至不可

牧拾至景泰時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寇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邊倉告乏劉大夏受命經理踰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糧缺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

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富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相爭為市乃勒買軍民糧草展轉營利自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得自告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從也邊上父老云自劉侍郎收買法行公庾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間僅見此耳

浙兵反汪南明被圍各官狼狽有某都司獨閉門不出人往問之曰吾罪也乎哉吾任也繼而人苦求之乃呼道往校場坐武廳上呼諸軍至大言曰某某雖不善待於汝輩汝輩皆在吾麾下何得擅自如此為首者五六人乃至前跪言所以都司曰非法也斬之言未已而五六首級已在堦下即揭告示稱諸人無罪俱各安心歸伍蓋事已預備故其神速有如此

可為諫臣法　松陵　吕純如孟諸　輯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于荆還反過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于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

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

呂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諫如不能言者人主以是親之夏侯勝為諫大夫嘗出道上語宣帝聞而讓之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于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

魏陳群前後數上封事輙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封事皆嘆息焉外史曰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之親謂之孝今為人臣直詆其君之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若陳群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群於是乎長者矣

傅玄為中丞每有奏劾或日暮則捧白簡整襟帶坐以待旦于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羊祜歷職二朝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或謂祜慎容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夫出則修詞入則造膝君臣不容之戒吾將恐其不及

劉殷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群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群臣出殷獨留為聰敷暢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

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輙求見高宗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事上為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群臣曰君臣父子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必

就私室屏處者豈非不欲彰其父之惡耶至於事君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為如高允者眞忠臣也

周主奢淫多過惡人覩諫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於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事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官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其三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官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斵雕為樸今乃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

即治其罪其八玄象垂誡不能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周主大怒欲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太宗晏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晏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後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耶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為此也

王珪字叔玠性沉淡恬于所遇太宗召為諫議大夫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

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閤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遷侍中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太宗怒甚徵神色不移太宗亦為之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于太宗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太宗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因久不已鷂竟死懷中

田錫居諫署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備位無所籌謀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耶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

魯肅簡公為正言事有違悞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一日自訟上前曰臣在諫列而諫守臣職也陛下以數而厭之豈非事納諫之虛名俾臣尸素苟禄乎臣竊愧之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嗚呼使諸臣而皆如魯肅簡之自訟也可以不及於厭矣

宋張康節公知白為御史中丞論宰執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為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為知己豈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驚問其故康節曰内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于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為孤寒良所未喻也

韓絳奏孫抃非糾繩才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耶

趙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鞠真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修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仁宗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范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病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怖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

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抜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柰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除蕭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之曰

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事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于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

宋傅獻簡公嘗論事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徑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辯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此亦與張釋之對相類諫官不受旨言事誠是然朝廷徑正典刑一言啟人主手滑之端施之他且不可況諫官乎

蘇軾上神宗書曰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所以折姦臣之萌而究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臣聞長老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

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至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致人主孤立是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狥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臨難何以責其死節哉宰相趙雄因舊相陳俊卿薦朱熹甚力言于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軾之論剴切動人主之受諫雄之論委曲動人主之容諫

合此二論得諫法矣

任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

陳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

曖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箕踞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瓘知泰州

徽宗時童貫權盛張與黃經臣胥用事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耶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

黃洽為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擿摭細故嘗

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洽為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楊萬里以弟子禮介張栻謁魏公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萬里終身佩此語

初巙巙知經筵帝嘗欲觀畫巙巙取比干圖以進一

日帝覧宋徽宗畫稱善嘍〻進曰宋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為君耳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

陳尚書壽江西新淦人性介特不矯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人嘗言曰吾父戒我弗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尤易枉人吾不敢妄言者遵父訓也歴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廉名最著

楊御史爵富平人也嘉靖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疏上下詔獄械繋者數年雖屢憂抑而忠端正直獄

卒咸敬信之方得釋而尚書熊浹有陳論 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復逮爵時抵家方一日忽錦衣校至曰若復來乎校素敬爵慰之曰吾欲有他往特一省公爵笑曰吾固知之與校同飯〻攜食校不能堪爵啗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校曰可一入為别爵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我行矣即攜袂行復踰再年乃出

海主事瑞廣南海人也嘉靖末上君道臣職疏自楊御史爵疏後言事者無敢訟言君德蓋二十餘年矣至是瑞疏上業自分必死檢篋中金置棺槨日於朝房待命 上神聖日手疏讀〻已輒太息竟持不下曰此物有比干之心遣内侍諭復職明年逮詔獄時

穆宗在青宮得疏諭錦衣衛必令瑞無死又明年

上崩遺詔言事得罪諸臣死者卹贈生者録用有既達成憲亦頁初心之語實自瑞發之而瑞召復官官至副都御史以終約論曰臣聞縉紳父老言 中興初 上明作於治虛己務學而仁和嘉魚大城諸名碩雲從風翼宣猷守正不愧于前聞天下復安後

諛臣進意揚詡 上神聖爭為容而日鶩于玄修乃刑肅俗敝靡〻默〻 臺諫獨毛舉細故以塞責不即伺輔臣意為彈射而楊御史海主政之疏世道終獨賴矣

元帝優游不斷恭顯擅權許史恃勢蕭太傅之死劉向周堪之下獄宗社幾危不可不諫也薛廣德以御史大夫之貴而不聞以死爭之至于從船從橋相去幾何乃欲自刎以頸血濺帝劉元城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柳枝

程頤為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温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為此輩夫辭大夫程伯子意非不善而人主厭以為瑣懼以為迂則不若小處放他一路大處可以邀其必聽此亦諫臣所當知也

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才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我朝陳尚書素性

孤特不矯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然嘗曰吾父戒勿作刑官刑官枉入言官尤易枉人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捜士大夫之長短以沽直名余讀子瞻為司馬温公神道碑言上即位之三年人〻自重耻言人過夫公當熙寧搆黨之時也而人猶若此今聚訟紛然釀成一片詬罵世界可懼哉然則彈劾可已乎羅豫章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盗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悪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于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王縉時為監察御史擢御史遷左司諫時在言路知無不

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宜為朝廷愛惜以故不専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啟沃君心者高宗嘗稱其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稱帝曰王縉論事可思夫憂盛危明辟邪鎮悪此皆臣子一念忠義所發誠不可已然或過于痛哭流涕而其事未必至此過于嬉笑怒罵而其人未必至此故其勢人主必以言為輕而其漸人臣亦必以言為諱他日雖有積薪之隱禍滔天之巨奸無復開口着手處矣

名利壞人三尺童子皆知之但好利之弊使人不復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使人不復顧君父世有妨親命以潔身訕朝廷以賣直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學古適用編卷之七十二

矯枉不可過正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伯夷叔齊採薇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晉糜元弔夷齊曰所行誰路而子蹴之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方孝孺作伯夷論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已矣何廼恥食其粟獨食其薇也

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曾子曰自吾毋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

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徳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辯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賛曰塞侯微巧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纎迹以求利均以為佞〻之為言智也太史公之論微世無曉者吾是以䟽之

留犢事有三一是漢建安中時苗為壽春令乘薄軬

車飯黄牸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此犢是淮南所生者也群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毋苗不聽好事者至傳之圖畫一是晉羊祜兒子篇歷官清慎封鉅平侯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一是王遜為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為郡所産以還官也世知有時壽春事不知有羊篇又有王遜壽春平生大節不特此一事此一事則當時已報縮於群吏之言逮元太祖閱之笑曰彼官生子亦皆留否嗚呼犢可留子不可留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何孟春論鄧攸守吳自載米惟飲吳水一節曰推其類吳郡豈所當仕吳水亦當無飲正此意此足折清畏人不知嬌名而過實者之心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郭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與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善士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徃者讓耻

之陳實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矜宥夫林宗受弔感悟凶頑太丘弔人全活善類故虺蛇華其毒性鴟鴞懐以好音只是看轉旋手段何如耳雖然未造兩先生手段莫學帶水拖泥且防墮坑落塹

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潔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

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
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偽矣操善之
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若必應才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二三子其佐
我明揚仄陋惟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終不受於是帝
臨軒遣侍中黄門徵之謨陳疾篤自旦至申使者十
餘返時帝方八歲甚倦向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
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乃詔罷朝會稽王昱曰蔡

公傲違上命無人臣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
於下亦不復知所以為政矣公卿乃奏請送廷尉謨
懼帥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
謨大辟會荀羨入朝語浩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
有桓文之舉浩乃止詔免謨為庶人

齊明帝志慕節儉太官嘗進裹蒸明帝曰我食此不
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嘗用皂莢以餘濼授左右
曰此可更用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明帝欲壞之
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
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明帝不悅後預曲宴
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
明帝甚慙

劉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出為青
州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粮遭風失舡命監
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義府謂曰君能辦事勿憂無
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宜早自為計仁軌曰仁軌當
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
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

白衣從軍自效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
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
薦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
枉過正矣

盧懷慎好儉家無金玉繡帛之飾此固美事然史言
妻子至寒餓宋璟等過之門不施箔風雨至引席自
障則恐無是理今身為宰相俸廪非不足不以富貴
寵禄為淫侈足矣何至於妻子寒餓乎門不施箔尤
非宰相所宜縱無箔客至亦為少引於內何至風雨

侵坐懷慎雖無甚過人亦不全為奸偽此事蓋出鄭處晦明皇雜事史妄信之天下自有中道初不遠人情前世士大夫乃有過為矯飾自謂懷慎所常行者子瞻兄弟深不以為然因制科論題出魏志和洽傳大較在通人情蓋有所譏

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户謂之堂封及元載王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常袞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元祐初年熙寧小人斥逐殆盡言者猶攻之不已范純仁曰録人之過不宜太深吕公著曰治道去其太甚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二公真長者之言使當時在事諸賢人人皆心二公之心黨錮之禍何至作於紹聖崇寧何務為攻擊不遺餘力正如撲火不熾反激其焰不知小人能壞國事者亦必有一種才識可傾衆論而機械内蔵黨與外結亦必有不可輕搖之勢故必以漸圖之使其潛消暗息而無攻擊之迹乃可制其復發爾劉安世范祖禹欲誅蔡確至以純仁為黨而攻罷之豈特闇於知人其於事機倚伏亦大昧矣哉

章惇入相陳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天子待公為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辯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奸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

為無罪若指為奸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為大學博士會蔡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絀

陳後山為館職當侍祀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後山止有其一其内子與趙挺之之内親姊妹也乃假趙一裘以衣之後山問所從來内以實告後山曰汝豈不知我不着他衣裳耶却去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

徽宗立八行取士科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欽宗時蔡京王黼既敗攻者不遺餘力至欲盡逐其黨楊時上疏曰今舊出權輔之門者不問賢否一切廢罷京黼秉政垂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則已其仕於朝者必皆其薦引也若盡指以為黨而逐之是將

空國無人矣此言果行恐縉紳之禍未有已時而國之安危未可知也龜山此論偉甚洵哉有用之學也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鈎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為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漸豈盛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

御史胡紘嘗謁晦庵朱先生於建陽山中先生飯以脫粟紘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共詆文公十罪林栗論先生時其友人止之謂朱待制當今聖賢何仇而必欲痛詆林曰吾但見其面貌可憎此二事所謂其不善者惡之於公何損王文成公少方太古處士一巖而以開道早處士亦嚴之其過錢塘也處士出脫粟蔬飯享文成公公為飽明日報如處士處士正色曰野人為野具固當公徹侯也而野具得毋非人情乎文成禮謝之要知薄淡者必為濃艷人所疑檢束者必為放肆子所怒君子不可於此處變節亦不可不於此處進一渾

融曰太上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其次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

宋之亡也死節者非一人闔門死者非一家予不能具論獨憶潭州夜破進士尹穀為二子行冠禮人詰其迂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令人盡殺其家先是理宗時元太子破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集其家人盡飲藥以死有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嗚呼可怪也死節奚事闔門死節尤奇事予安忍議之但春秋之大夫有見

國亂将作遣其子托之鄰壤者孔明輔先主與操為難操下江南孔明先遣其家移出隆中夫㲉與銳知時不可為隐之深山可如不忍坐視身出為國不携家累亦可且㲉既不惜生死於目前何惜衣冠於地下銳子纔六歲無論不知節為何物併不知藥能殺人吾想拜而受之政如平日梨栗止啼之態嗟哉何其忍也張巡殺妾享士人猶譏其為雇梁惠王驅所愛子弟殉戰孟子深罪其不仁夫必待死而後為節則陶潛為晉處士不得稱靖節矣必待闔門死而後為節則首陽二餓夫民到如今不稱矣若二子者毋抑過中失正君子所不滿歟或曰其樂死也固以倡明道學之功而得其正其死之呆也未必不以過泥道學之故而失之迂

學古適用編卷之七十三

使功不如使過

松陵　吕純如孟諧　輯

晉公子重耳出亡里鳬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反國鳬須造門顧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鳬須也曰然謂鳬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鳬須鳬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其言悖君意沐也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寶貨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耶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鳬須曰然君反國〻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鳬須曰得罪于君者莫大于鳬須矣君請赦鳬須顯出以為名如鳬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况有輕於鳬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為右翕然晉國皆安

秦子桑舉百里孟明視于穆公穆公使出師襲鄭晉先軫敗秦師于殽獲之夫人文嬴請諸襄公而免之既復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

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賜既歸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聴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後二年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将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三年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故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赤狄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殺之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漢丙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人將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

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詳科條其人未幾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

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張敞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持其宿負令致諸偷贖罪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願一切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閭里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

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

尹賞令長安為虎穴殺姦盜無算其所置皆其魁宿或良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以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姦惡甚于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在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拔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願效死博因勑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內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贓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勑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以虞詡為朝歌長詡乃設三科以募求壯士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農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

魏徵常勸建成蚤除秦王建成敗秦王為太子謂徵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蚤

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及即位勵精求治數引徵入卧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帝皆欣然嘉納徵容貌不踰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顔苦諫或帝怒甚亦為之霽威帝嘗與群臣語及教化徵曰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葢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

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帝卒從徵言元年関中饑米斗直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自後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路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人主當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

吐蕃入寇渾瑊將步騎五千戰於宜祿敗績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至百城瑊邀之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二千人

龐勛使張玄稔守宿州以其黨張儒等將兵數萬拒官軍官軍攻之不能克康承訓知玄稔嘗戍邊有功雖從賊心常媿憤乃遣辯士招諭之玄稔即與其所

親數十人勒兵斬儒等開門出降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徐州悉平

宋郭進為山西巡檢有告其陰通河南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怒其誣告忠臣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死還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聞于朝請賞以官太祖許之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畧細故如孫威敏滕達

道皆所素重其為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諸籍未復之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陥於吏議不因事赦之遂為廢人矣慶曆二年南郊赦書應用公事受到諸處行軍司馬副使司士文學參軍仰逐處並具到任月日負犯依分析聞奏候到令刑部仔細勘會原犯因依申奏委中書門下別取進止者仲淹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古人所慎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欲乞朝廷催促

逐處依赦分明析聞奏乞差近上臣僚就中書定奪原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才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所貴負犯之人各期自新不懷憂憤唐張說荐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于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于辱者必盡節而雪恥古猶今也乞朝廷留意

盛伯靈嘗曰國朝承平添增一二萬兵〻戶二部皆有難色南宋偏安一隅當金人括盡金幣之後倉庫貧窘里巷蕭條史傳嘗言其將兵幾十萬其處兵又幾十萬不知何從得許多兵〻既多又不知何從得許多餉此皆不可曉余曰凡下基只要先手韓岳諸公之先手在收諸盜賊耳南渡之後紀綱既弛巨寇蠭起呼集惡少以為兵剽奪城邑以為餉其中實有草澤英雄在焉若得寵而用之盜之兵即我兵也盜之餉即我餉也故猿狙可使馴虎象可使戰烏堇野葛可使起沉痾而代良藥況凡有血氣者乎嘗查宗澤傳澤平河東賊王善得衆七十萬平沒角牛賊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又得兵三

萬而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查韓世忠傳世忠平緇青李復賊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幾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緇青閩廣河南之侵掠息矣查岳飛傳飛平武陵賊孔彥舟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筠州賊馬進共得兵幾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餘萬平吉賊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太得十萬餘而江淮嶺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其他如二張劉錡等皆類是大約乘與播遷京都不守詔天下小則團練大則勤王團練勤王之名既起則奸

雄得借名生奸而盜賊縱橫矣此非善招諭之則為我用不善招諭之則為敵用又有不在我不在敵中立觀望者往往抄刼村墟梗絶道路故宗韓岳諸公未及與金人挑戰先收山砦江海間盜賊盜賊既服則百萬之兵餉皆不煩經營措置矣然後鼓動其豪傑之壯心撥轉其忠義之正氣摧鋒陷陣所向無前此宗韓岳諸公苦心之極也漢董卓黄巾之變二袁孫曹皆以勤王起兵唐黄巢之變朱李皆以勤王起兵宋南渡之後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

千里無不勤王而賊之借名者亦不少非宗韓岳諸公招諭誅討安知無温操復生其間今人但知宗韓岳諸公之善戰而不知其得百戰百勝之根本則以先手平服諸盜故也是故無大寇不可輕許團練無大危不可輕招勤王團練聚而難散勤王來而難去邪正之間間不容髮古人草廬中正着眼觀察此輩耳

學古適用編卷之七十四

下殿不失和氣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宋太宰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左雄初薦周舉為尚書及雄為司隸校尉舉馮直任

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劉備為漢中王關羽張飛馬超黄忠皆進位有差遣司馬費詩即授羽印綬羽聞黄忠位與已並怒曰大

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人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位之高下爵祿之多少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便可還命但相與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陸遜初為都督諸將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

僕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　辱負重耳權聞之謂曰公何不啟諸將違節度耶對曰此諸將皆國家所嘗與共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

唐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太宗以問封德彝德彝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摘疵纇太為煩碎淹默然太宗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太宗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夏人方議講和韓魏公以為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俱出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撫河東范公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為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居殿廬中范公循争以為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琦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會杜祁公富韓公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為忤也又別錄載韓

公嘗為門人語此事曰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者安耳如范公亦未免有易動處

王安石專政攻之者或至肆罵程顥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嘗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為又曰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能知變通用之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不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

不至如此之甚也

蘇軾言於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利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

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范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

葉夢得避暑録云安樞密處厚以兵尚書召還朝嘗夜召吾語因曰吾更禍重矣將何以善後吾曰公不聞藺相如廉頗郭汾陽李臨淮張保皋鄭年事乎縉紳之禍連結不解非特各敗其身國亦敗矣公但能一切忘舊怨以李文饒爲戒禍何從及處厚意動翌然指天曰此實吾心也又陸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

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夬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嗚呼吾人處世誠識得天地只一家何至以國家事分自家他家而禍結不解敗身敗國爲哉

張浚初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趙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請帝回蹕

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
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
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昺言得河南固易
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々卒多出
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
浚議昺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昺與浚為相政事
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
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及呂祉
死浚引咎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

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昺爾浚曰得之
矣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帝曰浚罪當遠竄昺曰
浚毋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
出浚謫嶺南昺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
昺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
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此
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分
司西京永州居住

成祖初遷都北京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言者多云
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之尤峻 上震怒加以極
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
都於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
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臣 上命
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證都御史王彰等懼昔
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
辨如何衆皆紛然啐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
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況應詔陳

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
當有罪中使入復命 上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
初 上悅遂兩宥之傳 旨令回各衙門辦事而言
官無一人得罪者衆謂非原吉之言又將有蕭儀之
誅矣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
歷事久言雖失實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
衆始歎服

彭文憲公時字純道江西安福人自少端重寡言笑
正統戊辰舉進士第一歷翰林侍讀 景帝初與商

文毅同召入內閣與閣學士陳循相可否意頗忤會乞終繼母喪忤旨見謂不憂國聽去服除不得入閣令供職翰林　英廟復辟召見文華殿命以太常少卿兼侍講入內閣時李文達方為　上倚毗數獨召對或并召吏兵二尚書時不召然文達退容以咨時時竭忠悃告之所調劑居多或持正論至色忤不變而文達無嫌芥語人曰純道君子也久之錦衣衛指揮門達中文達語危甚　上恚私語曰去賢行專用時內臣以杏時曰李公有經濟才胡可去因力辨其

誣止曰李公去時不得獨留語頗聞文達事得雪

萬雲鵬為湖州太守戚賢尹帰安戴嘉猷尹烏程萬清嚴剛正而二尹皆名士也御史按府衆官叅謁毋吉郭知州白事偶稱曰老爹萬遽呵之御史色變不悅而退萬出坐別館二尹進曰頃知州失口稱呼固可鄙矣公出外戒諭之可也當御史前無乃太峻將置御史於何地乎萬欣然長揖謝之已復至兩縣門遍一侍生名帖焉觀是時上下相成何等氣象而今有之否耶

張太岳於梁鳴泉曰膠萊新河始即測知其難成然以其意出於高中玄未敢遽行阻閣故借胡掌科一勘蓋以胡固玄翁所親信又其人有見識不隨衆以為是非且躬履其地又非臆料遥度者取信尤易也昨觀胡掌科揭呈明白洞切玄翁見之亦慨然請停不必阻之而自罷以是知執事向者之言雖極痛切未免預發其機也區區今處天下事大率類此而胡掌科之勘議詳明玄翁之心無意必皆足以為後來處事之法

朝廷之辱莫大於大臣交詬而其故有三一則為名位不相下而起者劉文静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是也一則為議論不相入而起者鄭畧盧攜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擊碎硯王繹歎曰不意中書有死鮮之事是也一則為奸人速其鬪而起者唐李紳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叅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於是兩罷之是也獨韓魏公與范

希文富彥國同在兩府上前爭事下殿不失和氣當時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豈為己哉然當時琦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人斥逐惟琦安焉後扶持諸人復起皆琦之力也琦與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消而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異同琦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為立界墻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奥而言界墻不言腹心而言體面是向外事也

學古適用編卷之七十五

內舉不避親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仇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仇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

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晉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其子戊為梗陽大夫謂成鱄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吾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踈一也魏子說

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問以策謀之士彧薦

其從子攸及潁川郭嘉操徵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

晉孝武時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

長孫無忌與太宗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帝委以腹心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

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帝不聽卒用之後以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帝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有才雖讎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無忌不得已受之

武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才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之物何可一日無也

崔祐甫為相薦舉惟其人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德宗謂之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帝以為然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

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而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則無遺賢曠官之病矣

憲宗嘗于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帝曰誠如卿言

廬州刺史楊行密開州人王曷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密召潛置門下以稔及定遠人季章為騎將

曹彬疾真宗臨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材器皆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後瑋知秦州屢請益兵帝不悅問李廸邊將誰可代瑋者廸曰瑋知唃厮囉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乃詔發關內義兵赴瑋未幾唃厮囉與宗哥族連結入寇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勒兵不動坐俟其至大破之夷其族帳斬首千餘級自是唃厮囉勢屢退保積中不出瑋沉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羌戎畏懷之

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侄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於屏風將大任之

霍韜自以進賢為己任故秉公論薦不避親仇推陞霍暘奏録梁次挹皆內舉之人也

學古適用編卷之七十六

勿欺是事君第一義　呂純如孟諧　輯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于齊左右曰何

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漢上官桀為未央廐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帝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帝以為忠由是親近至於受遺詔輔少主又金日磾沒入宮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視日磾容貌甚嚴馬又肥好帝奇焉即日拜為馬監後受遺輔政日磾與上官桀皆因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謂明而不遺矣

孫策初使呂範典財計時吳王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傅著簿書使無譴問權以是望範

而悅谷及後統事以範忠誠信任之而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至是以範為大司馬

魏主冉閔圍趙主石祗于襄國趙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燕王慕容儁遣悅綰將兵往會之閔遣中郎常煒使於燕儁使封裕詰璽所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何也煒曰彼求救者為妄誕之辭爾儁乃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煒辭不變左右請殺之儁曰彼不憚殺身以狥其主忠臣也使出就館夜使其鄉人往勞之且曰君何以不實言王

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聚奈何煒曰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沈東海不敢避也遂卧向壁不復言儁乃囚之於龍城後知張舉之妄乃殺蚣而釋煒之囚

高允與崔浩共撰國記魏先世事皆詳實書之浩又刋石以彰直筆魏主以為暴揚國惡大怒使有司按狀允初授太子經太子入言制由崔浩請赦允死允對曰臣著述多於浩浩總裁而已魏主怒甚太子復為解魏主問信如東宮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

虛妄殿下冀臣欲匃其生耳魏主以為直遂赦之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切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魏主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他日太子讓允曰我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

公直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

真宗惑於王欽若天瑞之説矯稱有天書降于承天門遂議封禪大赦天下文武進秩於是群臣爭言祥瑞獨龍圖閣待制孫奭曰方今野鵰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

惑夫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為諭德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名京師公易服飲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問使者及門移時公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來遲當托何事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詰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

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来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忠實可大用後章獻果用之

晏元獻公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朝召至值御試進士便命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市樓酒肆往〻為侍從文學供帳遊息之地公貧甚不能出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

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晏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晏遊者真以貧無可為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仁宗時卒至大用

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後三子連中進士子林官至待制君行贈開封府儀同

黃隱元豐中為監察御史初入對時方尊尚王氏學神宗問隱學術隱以司馬光對神宗嘉其不撓遷殿中侍御史林豫嘗為蘇軾所薦後軾下御史獄豫適賜對神宗問誰所薦豫曰蘇軾問何以識之曰臣經由杭州軾為倅因會客識之又問是日所談何事豫頓首曰臣子所談無非忠孝時論韙之嗚呼是可謂不欺其師不欺其友不欺其君矣二公先輩風流真

可欽仰

宗學士濂忠誠慎慤久而彌篤在上前陳說不為文飾欺蔽即家事有問無隱曰君猶父也天也可欺耶　上嘗問昨頗飲否公以召客對問客為何人饌何品公具以實對　上喜曰卿信不欺我〻昨遣人覘良信置温樹二字於居第入問及中朝事者輙指示終無所言嘗命參大政對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待罪禁林厚幸不願當事任也

洪武時天子怒天下省府縣持空印籍詣部查稅賦

以為欺罔也詔逮行省臣及府州縣官於御史臺獄獄數百千人必欲置諸長吏於死而佐貳掾篆者榜一百戍邊臨海人葉士利者凡嘗為懷慶同知在繫中時丞相御史皆各々知空印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　上不知獨以為空印者誠可罪故耳誠得人言之　上明聖寧有不悟者懷切々欲言適星變下詔求直言士利曰可矣既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々語士利曰吾所欲言者傷　天子橫殺無罪為可痛故言今言之以為私吾兄々非主印者固

當出吾需兄枝出乃言々即死不恨及兄免死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々罪空印者顧獨恐奸吏得挾持空印紙偽文移為奸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冊書合兩縫而印於文移無用顧安所得私夫錢穀冊籍府必合之省々必合之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而預決者也今省府遠者去部且六七千里近者二三千里待冊書成而後印則往來淹久期年不達故權空印而待稽此權宜之務何足深罪且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丞相御史舉不知其罪一旦捕而誅之不已過乎夫　朝廷求賢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其位至省司郡守又皆數十年所成就廉明通達之賢非如草菅然可朝刈而夕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不為天下惜可用之才乎書既成閉逆旅抱書伏床上泣者數日客問之曰卿何苦而泣士利曰吾自有所苦耳若何庸知已喟然曰我上書逢　天子怒必死而餘人幸活庸何足顧乎遂起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中人見丞相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我將為　天子言之

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御史雜問主使名士利笑曰吾業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誰適為我謀者辭不屈論輸作終身竟殺空印者

夏忠靖公原吉嘗與同列飲於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天寒甚吉曰君子不以寘寘惰行且天威咫尺敢弗敬乎其恪慎如此

黄忠宣公福山東昌邑人洪武中以鄉舉入官　英宗即位加少保參贊機務留都文臣贊機務自此始

福鯁直不阿憂國之心老而彌篤 上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棊曰臣不能問何以不能對曰臣幼時父師嚴爭督教讀書不學無益事所以不能 上默然雖不得在左右而諸舊人咸頌共推之

陳祭酒敬宗宣德中為祭酒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敬宗之政肅于朝廷僚屬生徒挾忿誣奏之周文襄為草疏申理辭頗輾轉大驚曰得無欺君乎周笑曰律惟奏事不實耳敬宗曰不可被誣事小欺君事大不肯上而事亦

竟白襄城伯李隆鎮留最禮重敬宗過輙留飲酒中樂作家姬列侍未嘗一游目也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頹中儼如侍子竊伺之見公拇指捻中指握最謹蓋自勅如此

周文端公經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弘治初陞禮部侍郎八年諸大臣以災故共疏請早朝勤政節冗費止遊佚止貢獻斥戲樂語多直切中傳 旨問疏出誰手耿尚書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本出經即有罪ゝ經時論兩賢之

學古適用編卷之七十七

集事在於用智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管仲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之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吾為女謳女為吾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ゝ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

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其後

子發獲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踹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使吾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六卿相見於諸浮請復士會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ゝ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ゝ辭曰晉人虎狼也

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初燕人攻安平臨菑市掾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傅車轊及城潰人爭門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即墨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并軍圍之即墨大夫戰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立以為將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

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釆龍文束兵刄于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其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衛侯出奔宋越皋如后庸宋樂筏納衛侯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皋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

年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ゝ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

趙廣漢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效者莫能及

龐范為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龐叔度

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破其三屯多獲珍寳欲遂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来還莫不泣涕尚人ゝ慰勞深自咎責因言陽等財寳足富數諸郷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感憤踴躍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鋭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冦悉平封右鄉侯

曹冲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操欲知其重冲曰置象大舡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可知矣操大悦

曹公定許時軍國多事用刑嚴峻公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欲面縛自首小侯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耳侯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狀謬為失意貌有憂色公問之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

主者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也公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吏以齧鞍聞公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懸柱乎一無所問

曹操攻鄴袁尚將萬餘人還救鄴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孚著平上幘投暮詐稱都督歷北圍而東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圍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持白幡出降孚隨輩出

竄圍得去

魏王操嘗出征丕植並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流涕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彫飾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稱說遂定為太子

晉王導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惟有練數千端導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踊貴乃令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國寶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曰故是常往來無他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以息

慕容納為秦所誅其子超逃於羌中後為秦之所錄乃佯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為謬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

宋將宗慤征林邑逕入象浦有渠南來注浦宋師逼渠置陣林邑王傾國來逆限渠不得渡以其裝被象諸將憚之請待前後軍進然後擊慤曰不然吾已屠其堅城破其銳衆我氣方勵彼膽已破一戰可定何疑焉慤以為外國有獅子威伏百獸乃置其形與象相禦象驚奔衆因此潰亂慤率兵直渡渠奮擊其衆奔散遂克林邑

梁武帝為雍州刺史日招聚驍勇以萬數因命棄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十間屋為止舍多伐材竹沉於檀溪積茅若山阜皆未之用參軍呂僧珍獨悟其旨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為船艦葺之以茅并日而辦所須者惟櫓耳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武帝大悅以僧珍為輔國將軍

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兵民乘城拒戰城副高景謀叛劉氏斬之與將士分衣减食勞逸必同井在城

外為梁兵所擄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而儲之梁兵退魏人封其子為平昌縣主

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得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先捕彼以來則汝應死彼應賞矣立給告者錢剮盜于市於是諸盜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

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於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賤之憂晏以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于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汙其句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

由是戶口蕃息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鹽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

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漕船教漕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李抱真鎮潞州軍資匱乏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為郡人所敬服抱真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

乎僧曰可抱真曰但言請于鞠場焚身其當于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即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申言抱真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焚香梵唄雜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坐執鑪對衆說法抱真率軍僚及將吏膜拜以俸入檀施堆於其旁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僧方擊鐘念佛抱真密遣人塞地道俄頃僧薪並灰數日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以貯焉

梁招討使王瓚據晉人上游楊村夾河築壘造浮梁饋運相繼晉副摠管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 或曰浮梁須竹笮鐵牛石囷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以葦笮維巨艦繫於王山巨木踰月而成人咸服其智

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素惡以甓甓之取土皆刻丘垤平之無得為坎塪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

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陽聲入寇以驚役者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許以公主妻之又聲言欲巡邊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警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迎拜信用其言

吳徐知誥夜引宋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幛獨置大爐以鐵筯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孫琰置輪於竿

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張網以拒之吳越王鏐遣指揮使錢鏢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虞侯司馬福欲潜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蔬有智而志之至是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

慕容彥超為泰寗節度使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

庫垣盡徙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偽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為鐵胎銀

江南池州人樊若水初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數十往返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以為右賛善大夫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履平地

張詠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〻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寗有智來

城北舊有甕城李允則欲合大城為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為供器導以皷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撤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興版築揚言護祠而卒就閉城浚壕起月隄自此

甕城之人悉納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為倉廩營舍始教民陶瓦甓標里閈置廊市邸舍水磑城上悉累甓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閏承翰所修屯田架石橋構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禊事召界河戰棹為競渡縱北人遊觀潜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為斥堠眺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為命撤樓夷坑為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

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中水暴漲絶梁牽牛投於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懐丙以二大舟寔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為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俵關廂鋪席僦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

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金撻懶在承楚欲為久駐之基哆然有呑噬江左之意劉光世知其久去國戍遠方其衆思歸而有嗟怨之聲也謂可以離間其心即命鑄三色錢以金銀銅為之其文曰招納信寶背有使押字為號獲戎人之稍解事者貸而不殺説諭彼我利害向背曲折餞以酒殽俾持錢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執錢為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絶亦幾得女直契丹渤海漢兒萬人無室家者則為之取婦給良馬器仗使出戰前後立功為最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徐武功在張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尚書衆尚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為各支流水而時或汎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丈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真水源也百計塞之皆莫效至下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道武功往謁問術僧不肯言強之但云

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柱同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

尹見心為知縣時縣近河河中有一樹從水中生起不知起何年業已固矣屢屢壞人舟見心曰何不遂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分水者一人往量其長短若干得至水面為杉木桶一個視水稍長空其兩頭從樹稍穿下打入水中因

以臣點畫涸其水入而鋸之冰遂斷

學古適用編卷之七十八

用人不必出自已知

呂純如孟諧　輯

李斯為秦國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作渠已而覺之秦宗室大臣請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民以殷盛國以富強惠王用張儀之計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

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欲求國無危不可得

也

河南尹田歆甥王湛有知人名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欲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物色之明日湛送客還見种暠異之還白歆曰為甥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在山澤隱滯近洛陽史耶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遂舉孝廉

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詔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蒼嘗薦西曹掾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

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令以良為議郎

唐憲宗時李吉甫為相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有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薦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為相文武各稱職者以此

知昇州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乖崖張詠為守因問曰天使沿路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詠曰何以言之延貴曰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畆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

於朝希顏後為轉運使延貴亦為閤門祗候皆稱能吏云

范文正公仲淹上書執政九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知仲淹乃晏殊客也及殊薦人充館職曾曰公實知仲淹捨此而薦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

仁宗時孫夢得為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夢得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俱以風力名

天下夢得晚年執政嘗嘆曰吾無功輔政惟薦二學官為無愧耳

曹公義盡心率職品量人物鮮有不當時泰和王直為尚書以義精選法凡黜陟賢否一以托之然義事直甚謹於事可否非由咨决不輙行以故直待之益厚且客嘗謂人曰曹公端人也

徐溥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入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一以安静調和中外行政不必出於已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已惟其賢時稱休休有大臣之度

黄仲昭歷文選司郎中十五年持法最慎没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儲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輙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於冊而一參之輿論薦於天官卿用之必當其才雖小官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輙力言不可又謂用人莫要於提學得人則能培養天下之才斯足取用每欲推薦周時可周良石陳士賢張時敏胡希仁諸公次第用之雖不及盡舉亦可謂知務矣侍郎謝鐸嘗稱之曰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

嘉靖末徐文貞公在政府時典銓為嚴文靖公並加意人才故郎署如李世達陸光祖曾同亨余敬中一時承其意擢揚殆盡偶諸郎晏飲當舉令余曰今日之會不必投瓊射覆但各舉林居名士一二人不當以大白浮之余即舉閔內傳應詔山東崔孔昕衆謂

得人傳方以郡守終養崔以推官詿誤久居里中因同白徐公徐曰吾聞此兩人久矣遂起用之

學古適用編卷之七十九

英雄所見畧同　松陵　吕純如孟諧　輯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俛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斡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為韓報秦擿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两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閑地只教四老人出來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来有為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閒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為楚舞戲嗟流涕醉歌鴻鵠數闋而罷俗儒謂此四皓

者良教之偽託以刼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真四皓也當秦坑焚時魯兩生嘗負禮器輕千里從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準鷙膺豺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晋而猶有桃源避秦之人乃知秦之迫天下士而老於深山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即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仇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黄金收海内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投結、為死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慱浪一椎祖龍褫魄掉舌入沛卒為帝師四皓胸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鉄子錙毋大犬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為漢屈獨不為子房屈乎圯上黄居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為秉真遊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為異况四皓秉芝行歌近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齷齪仰視四皓以為鴻飛鳳嘯不可網羅即龍準沛公馴習蕭曹韓彭

之骨如降犬羊而飼鷹兎獨雞狎一鬚眉皓白無所事〻之老叟令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仇天下豪傑無不亮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黄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烹楚猴良皆為韓而不為漢皆用帝而不為帝用至於一旦志行仇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既借漢以報韓仇則必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未可

知未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入山深而入林密哉伍員之報楚也蘆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顧子胥仇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仇在君仇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上車不為子房一出也陳晋風俗傳言園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園公為司徒宋時商山農鑿地得漢石數楻有隷書園公舟里先生姓

字園公者盖東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偽託斷〻可知矣大抵高祖以亭長起家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又誰為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真四皓也

呂太后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禍及嘗燕居深念陸賈往不請直入陳平方念不見賈〻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户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賈曰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〻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賈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大司馬劉秀至長安耿况遣其子弇詣之弇時年二十一至宋子會王郎起邯鄲從吏曰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與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轔烏合

之衆如摧枯折腐耳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秀署弇長史與俱北至薊令功曹王霸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擧手揶揄之霸慚懷而反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秀馳至信都光大喜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

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傳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來迎秀秀皆以爲將軍衆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移檄邊郡共擊邯鄲斬王郎

獻帝出幸弘農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州域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也授曰不聽吾言必有先之者矣荀彧說曹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

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紹後每得詔書患其不便於已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溼雒陽殘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

書號令海內此筭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紹不能從卒至於亡

周瑜薦魯肅於孫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

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〻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州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後魯肅迎劉備結好孫權同拒曹操卒成三分鼎足之業

魯肅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千

里士民殷富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曹操有隙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若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劉琮已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坂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

以共濟世業儕甚悦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為權長史亮遂與肅俱詣孫權見於柴桑説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何不北面而事之權曰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

衆士從之若水赴海即事或不濟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萬人操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

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悦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莫不失色張昭等謀欲迎之魯肅獨不言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

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又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

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各顧妻子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畧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操敗走遇泥濘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蹈藉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乃北還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為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而分羽飛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桓玄簒位以桓弘鎮廣陵刁逵鎮歷陽劉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劉邁弟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苟為失道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咲而不荅還以告裕遂與定謀平昌孟昶為桓弘主簿至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

桓弘參軍裕使毅就道規昶共殺弘據廣陵長民為刁逵參軍使殺逵據歷陽無忌夜草檄文其母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裕托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脩以徇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門開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為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玄憂懼特

原缺

原缺

虬髯客一見太宗於逆旅便竦然以天子稱之道者一見太宗於汾陽橋便慘然以世界讓之嗚呼物色天子於塵埃中何其奇也豈帝王自有真太宗雖在潛龍而人人易識耶何遽成元吉日與之親反以覬覦耶又豈法眼肉眼果自不同耶予曰否否道者虬髯客空鑑照人建成元吉看一貪圖富貴之心如鑑而翳之以塵者也又如入市攫金止見其金不見其人也

漢留侯從遊赤松唐鄴侯學道衡山或曰圯上仙風鑠子道骨無怪其然若尉遲敬德一粗猛武夫拳毆道宗幾血太宗之刃乃晚年閒居杜門謝客術學長生當中外二聖之時得優游以終其天年非英雄收斂即神仙乎可稱子房長源之亞千載而下令人擊節

唐明宗每夕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劉先主病篤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吾兒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當自取兩君之言異皆出肺腑否耶抑其一轍

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　上甚悅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預議焉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泰州居常怏怏不事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十萬生靈耶我　朝劉忠宣公大夏張　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臺　公彭大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官翰林二公　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為名臣二公出身同所見同後来成就亦同豈錢明逸輩所敢望後塵耶

世廟初議大禮時楊一清家居獨是張永嘉言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易張桂力薦用之

兩賢不相阨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藺相如為趙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欲辱之相如每出望見輙引車避其舍人以為耻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我廷叱之獨畏廉将軍哉顧念秦之所以不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今兩虎共闘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負荊謝罪遂為刎頸之交

賈復部将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殺之復以

為耻過潁川欲手劍恂〻知其謀乃敕屬縣盛供具酒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帝聞之乃徴恂〻至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結交而去

萱官侯覽怨張儉窮治鈎黨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嘆息而去

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王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委任諸将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内向亮與郗鑒牋曰主人自八九歳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章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不

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益之士公與下官並荷託付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或勸導密為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〻之談宜絶智者之口即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孫盛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懐豈肯為凡人事耶此必姦邪之徒欲間内外耳導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

秦王猛攻燕入晉陽燕慕容評屯潞州猛進兵與相

持遣将軍徐成覘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将斬
之鄧羌固請曰成羌郡将也願與效戰以贖罪猛弗
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将攻猛〻赦之羌詣猛謝猛
執其手曰吾試将軍耳将軍於郡将尚耳況國家乎
将戰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
内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
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
亦美乎衆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
衆謂鄧羌曰今日非将軍不能破勍敵将軍勉之羌

曰若能以司隷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
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戸侯相處羌不悦而退俄而
兵交猛召羌〻寢勿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
與徐成等跨馬運矛馳付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
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
追擊所殺及降又十萬餘評單騎走還鄴

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為牙将
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及
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旬日詔光弼子儀率兵東
出趙魏光弼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〻儀趨下持
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
耶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

李抱真為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
懷州刺史楊鉥〻奔燧〻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
及同討田悦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由是諸
軍逗撓久無成功德宗數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
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餘賊
未除宜相與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我寧得獨戰耶

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
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悦乃單騎
造抱真壘相與釋恨結歡

梁攻晉潞州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将竭晉王
李存勗立師周德威等救之梁兵大潰南走德威至
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日自来破賊〻已去矣
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来誑我爾王自
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絶城中皆哭遂開門
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

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耶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甚力旣相見歡好如初

周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唐主聞之以蠟書誘重進皆謗毀反間之語重進奏之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世宗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晏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俱為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耶永德意乃解衆心俱安

趙清獻為御史力攻陳恭公范蜀公知諫院力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誣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然宰初蜀公以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譖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嘗欲斬公者耶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辯恭公時世固不以為過至清獻之言聞者尤歎服云

范仲淹與呂夷簡因論建都之事不合仲淹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夷簡不悅仲淹外徙會趙元昊反夷簡奏改仲淹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未幾叅知政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恨仲淹頓首謝曰臣向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怨也

蘇軾喜詼戲程頤以禮法自持軾謂頤不近人情每加玩侮以至成隙立黨交章互詆世說高座道人在丞相坐恒偃卧見卞壼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中人壼不賢於顒而能以禮法使人見重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蔡充在坐整終席

慭不自安整不賢於東坡也而能以禮法重人此二事可以定蘇程兩先生之是非矣司馬君實章子厚二人氷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蘇公〻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公知慶君實而不知慶程先生豈程先生疾公無禮法亦無慶公地耶東坡與伊川猶温嶠之於卞壼也晉書云嶠喜慢語

壷以禮法自居而二人各相得也當時恨無以此告
之者告之則蘇罷輸攻程弛墨守

崇寧二年葉石林為省試點檢官安樞密處厚主文
與石林先君善一見以子弟待石林處厚前坐紹聖
間從官放歸田里至是召還朝嘗夜召石林語因曰
吾更禍重矣將何以善後石林曰公不聞藺相如廉
頗郭汾陽李臨淮張保皐鄭年事乎縉紳之禍連結
不解非特各敝其身國亦敝矣公但能一切忘舊怨
以李文饒為戒禍何從及處厚意動矍然起執石林

手步庭下時正月望夜月正中仰視星斗燦然以手
指天曰此實吾心因問此六人大畧曰四人者吾知
之獨不記保皐與年為何事石林言杜牧之所書新
史畧載之矣還坐室中取唐書檢視久之曰吾未有
策題便當著此以信吾志遂論六人以策進士

岳飛累戰皆捷帝拜飛太尉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
兵隷之詔德瓊聽飛號令且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
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
兵隷飛而請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
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叅謀領之
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援之在上則必爭
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何
如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
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
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
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
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側

虞集元明善二人初相得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

選自中書行省江浙二人俱送出都門士選曰伯生
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
二十里外士選乃下馬入邸舍舉酒屬明善曰士選
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為朝廷
之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
構間今為我飲此酒切勿如是明善受巵酒跪而酹
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不待他日今已隙開矣請公
再賜二巵明善不敢忘也乃再飲而別後真人吳全
節求明善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

識彈成季為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集至讀其文曰公能從集言去百餘字乎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當明善大喜遂驩好如初

給事中王君昂明目張膽言天下事屢矣冢宰楊公一清亦一時之選也王君以選法劾之　朝廷敬禮大臣章下議眼譎楊公持之上章自劾而保留昂　朝廷不聽謫丞休寧到任恭月轉推應天王君能不避權貴楊公能受善納諫天下兩賢之都御史王雲鳳上楊太宰書曰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

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即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易耳每恨李文達號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楲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之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日之私情可畧也天下指示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之極榮極富極貴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能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及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踏跌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頌功德之辭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於德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其敢布其愚易雲鳳山西和順人

小人枉了為小人　松陵呂純如　輯

齊侯與諸侯盟於甯母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迺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

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王莽之謀篡也梓潼人哀章素無行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傳予皇帝金策書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吏民爭為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驗治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為莽腹心唱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皆所共謀而豐等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劉慶謝囂等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

豐等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已盛心意已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秀内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悅而豐子尋復作符命言黃皇室主當為尋妻莽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豐自殺尋亡捕得辭連國師公秀子棻及門人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棻於幽州放尋於三危殛隆於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至而歸自莽篡後病悸寖劇死

先主為平原令平原民劉平素輕先主耻為之下謂
其家客曰我數侮之今為吾令吾不忍見其面也客
曰僕受君恩思報久矣今幸可藉手請往刺之平遂
以百金市利劍客被褐帶劍謁平原治謂其門者曰
客從東方來與使君計事先主延入上座客論天下
形勢甚當先主闊達大度無復疑意益促膝近客〻
感先主遂不忍刺既而先主覺客動神疑非常人客
亦覺起如厠先主謂左右曰吾觀客色動而神懼視
低而言肆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刺客也須臾客復

入曰小人非與君計事者也受主人命來刺君今視
君之論皆天下大計又待人不疑終能濟天下小人
不忍以主人私忿而傷君大計遂拔劍向頸先主抱
而謂曰壯士何姓名主人得不為袁公路耶客曰受
命無功耻遺姓名為天下笑主人吾本欲諱之然不
敢以此累袁公今言之乃郡民劉平也語畢自刎先
主命瘞之遂解印縣治門而身走徐州以謝平〻白
我亂民也計不成而遂其令其誰與我亦自刎
魏侍中劉曄為魏主叡所親重叡將入寇朝臣皆諫
曄入賛議則曰可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會楊曁諫
言劉曄亦云然叡召問曄〻曰兵詭道也未發不厭
其密叡謝之曄出責曁曰夫釣者得大魚則縱而隨
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
而已乎曁亦謝之或謂叡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
趨而合之叡驗之果得其情遂出曄為大鴻臚曄以
憂死
吳主權使中書郎呂壹典校官府州郡文書壹遂深
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誣故江夏太守刁嘉謗

訕國政收繫驗問時同坐人皆畏壹無異言侍中是
儀獨云無聞窮詰累日終無變辭嘉得免陸遜潘濬
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過失權怒
詰責雍謝厷謂壹曰此公退潘太常得無代之乎壹
曰近之厷曰潘常切齒於君今日代顧公明日便擊
君矣壹懼乃解散雍事濬詣建業大請百寮欲因會
斬之為國除患壹知之稱疾不行左將軍朱據部曲
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壹疑據自取考問主
者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典軍吏劉助覺之言王遂

詐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賞助百萬
窮治壹罪窮雍至廷尉見壹和顏色而問之曰君意
得無欲有所道乎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
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

王猛伐燕發長安請慕容垂子令參其軍事以為鄉
導將行造垂飲酒從容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
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
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
猛疾人如讐秦主心亦難知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

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奔
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出走及藍田為追騎所獲秦
主堅待之如舊司馬公曰敵國材臣來為已用進取
之良資也慕容垂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故
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
衆信之以結燕心猛何汲〻於殺垂至乃為市井鬻
賣之行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宋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
仁實引之湛以景仁位遇素踰已而一旦居前意

甚憤〻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其間已猜隙漸生時
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為其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
其力以傾景仁宋主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湛愈憤
怒使義康毀景仁而宋主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
曰引之令入入〻便噬人乃稱疾解職不許湛謀陰遣
人殺之宋主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故湛謀
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
之門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
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宋主常使炳

之銜命往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後義康
有罪誅討處分皆委景仁宋主併收湛誅之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
數百萬緡帝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
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
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
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
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

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
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卒謚曰縱
武氏自徐敬業起兵疑天下人圖已盛開告密有告
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
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鋒起有魚
保家者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
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
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
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

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
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
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
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甕興惶恐服罪法
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
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
擢遊藝為給事中於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萬
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太后可之以唐為周上尊
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立武氏七廟遊藝朞
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未幾遊
藝夢登湛露殿所親告之下獄自殺
郭霸以諂諛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
因嘗其糞喜曰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
之
中宗嗣聖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鰕拾遺張德生
男私殺羊會客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
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
得肉德叩頭伏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

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欲唾
其面
魏元忠初為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
殺之及為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州長史問
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太后曰昌期何
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向在岐州戶口逃亡
且盡不如季昶太后默然而止由是諸張深怨之乃
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長久太后怒
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

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害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

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耶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於是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爲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鞫之懷素曰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太后意乃解

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辨給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帝心益傾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禕聞之先以白帝明日寅奏果入帝怒融坐貶既而國用不足帝復思之會有飛狀告融贓賄隱沒官錢事乃坐流巖州道卒

初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

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不在州防遏欲此何爲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因誣奏藩搖動軍情帝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帝猶疑之召藩詰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耶卽除秘書郎

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脩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搆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帝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

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脩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耶帝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帝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帝遇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帝可之又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黜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帝問其故乃寤

留紳為戶部侍郎逢吉益忌之敬宗即位逢吉令守澄言於帝曰陛下之得為儲貳逢吉力也如李紳輩皆欲立深王逢吉因言紳謀不利於帝請加貶謫乃貶為端州司馬猶日上書言貶太輕謀誣殺之會帝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及紳請立帝為太子疏乃焚譖紳書後言者不復聽矣

梁祖有移偶之意求賓客直言之士一日忽出大門外數十里憩於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幹甚大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徧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此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為馬有甚難事悉撲殺言作車頭者

蘇循為梁佐命之臣自謂有功梁主乃薄其為人勒令致仕此與宋太祖見陶穀袖中出禪文心甚薄之同意

盧多遜李符之貶皆趙普為之皆以秦王廷美之故其中可嘆者有三多遜赴貶所食於逆旅老嫗家詢

之則已平日枉法所貶某官之母也備道被貶之由且云遜之怙勢妬賢終當南竄或可見之遜默然趨駕而去正與人笑丁謂謫遣詩云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酷相似可嘆者一先是遜流崖州李符白趙普曰崖州雖遠水土頗善春州稍近至者必死普不答無何普於李符之貶即以春州處之與唐來俊臣鞫周興請兄入甕亦酷相似可嘆者二多遜之貶為私讐秦王李符之貶則為趙普所嘆同媒孽秦王畏其泄言其可嘆者三三者遜居一符居二

則荀尤為可笑也

王荊公當國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實封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處畫凡論議有異安石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辭甚辨暢帝異之一日問荊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荊公曰臣嘗識之其為人才近縱横言近闔押而薄於行不知何人所引薦而聖聰聞知也上出其章以示荊公公恥為小人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是時祥正方從章惇辟以軍功遷殿中丞及聞荊公上前之語遂以本官

致仕

林希子中在元祐作從官與蘇東坡為儕輩在杭劉為交承東坡入翰苑林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後東坡謫惠州林草制極其詆訾云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弗誅息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權門引軾兄弟以為己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若識朕之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親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閹寺矜詫倖息市井不為縉紳共恥尚屈彛典止從降黜林草制時投筆曰壞了一生名節夫一人之身而乍賢乍佞乍炎乍涼人情閃倏一至於此不聞歐陽子之待陳恭公乎恭公素不喜歐陽其為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罷使相出知亳州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詞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變塞陳大驚喜曰使與吾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

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郎曰吾恨不早識此人吁子中聞歐陽之風可愧死矣

徽宗崇寧初親書元祐黨籍以司馬光蘇軾程頤等一百二十人為姦黨刻石端禮門又詔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州縣有長安碑工安民開封府推官呼之鐫石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楊升菴丹鉛云宋

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常作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為宋室之禍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為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至戎馬南鶩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汴見

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況遂怒而碎之夫王蔡之魑魅諸賢也惟恐不昭揭於來𣵀庸知鼎碎而諸賢不朽是非是非誰得而混適以彰諸賢耳

楊愿與秦檜善至飲食動作悉效之檜嘗食因噴嚏失笑愿亦陽噴飯而笑左右哂焉檜亦厭之諷御史排擊而去

趙鼎以得罪秦檜死子汾護喪歸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攜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為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為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搜悉無所得鼎之一家賴以紓禍蒙之力也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中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汙亟命易之至再不能字其妻王氏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檜猶自力仆於几遂伏枕數日而卒獄事

大解諸公僅得全初汾就逮自分必死然竟不知加以何罪囑其家曰此行無全理脫幸有恩言當於饘食中寘肉笑麕一以為信既入獄月餘無所聞但日施慘酷一日正晝寘之暗屋仰絣之使視椽榱偶見屋上竅如錢微有日影須臾稍轉射壁上有反字汾解意亟承異謀遂得小挺惟數畧以待盡忽外致食於橐中皆笑麕汾泣曰吾約以一今乃多殆紿我既而獄吏皆來賀即日脫械出則檜薨鍾給賻矣忠獻是時居永亦微聞當路意汾既縶昕夕不自安且念

爲大夫人憂不敢言忽外間報中都有人至亟出視
一男子喘卧簷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測衆環睨縮
頸忠獻素堅定於是亦色動有頃掖之坐稍灌以湯
餌而醒猶未出語亶數指腰間索之得片紙蓋故吏
聞檜訃走介星馳至近郊孟奔程欲速是以顛蹶頃
刻之間堂序懽聲如雷王盧溪在夜郎郡守承望風
旨待之比於囚隷適郵筒至張燕公堂以召之盧溪
怍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累踵不得已趨詣罷燕
之明日始聞其事守蓋先得之矣盧溪既得自便之

命題詩壁間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稀
二十年興縉紳禍一終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
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
依稀蓋志喜也同時謝任伯子景思假家在天台為
郡守劉景所捕既至而改禮王仲言揮麈録詳紀之
與夜郎守畧同是知檜稔悪得斃為善類之福不皆
要非幸災也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彦恭餽問甚至檜
聞貶彦恭辰陽陸升之泰發侄壻告訐泰發壕事得
刪定官檜死彦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菴謫嶺南
士大夫多凌蔑否亦畏避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
之獨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
一差遣不可得棲棲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其事
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
德遂晉用由此觀之君子羸得做君子小人枉了為
小人
秦檜諷司諫羅汝楫論胡銓飾非横議竄新州新州
守張棣承檜旨論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詔送海南

編管以棣提舉湖北常平至官一日卒時洪皓在英
州閭人倪詧為守聞棣以巧中遷客取使節欲效之
即使人伺隙捕皓家奴寘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
詧卒事乃解
成宗太后將幸五臺山御史李元禮上䟽言五不可
盛夏禾稼民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
聖體經冒風日往復數千里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
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
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于民今日支持調度百

信衆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為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為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或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為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勅完澤不忽木鞫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吾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

言之帝沈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乃罷萬僧仍復元禮職

守京城門內史官言城門郎擅離所守縱酒廢事城門郎亦言嘗以毋病白內史暫歸未嘗擅離蓋嘗以事忤內史故挾私誣搆　皇太子曰城門郎無罪內史小人上罔朝廷下誣無罪豈可復用命下錦衣衛治之乃命司禮監榜示今後內官內史有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悉置重典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誤密奏之　景帝方信任公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　帝曰朕自知卿卿勿懼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　聖諭為誰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跼蹐無地

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訐得以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摭彬

陰私數十事上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達曰縱汝拿問只要一個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抹漆軍匠楊暄者憤然不平上疏論[illegible][illegible]昔者　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　御前審錄則死無憾[illegible][illegible]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于獄乃佯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着多官庭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

命中官會法司官訊於午門瞋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故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謫南京

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時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於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建亭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煨燼廣懼飲鴆死　上

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使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載曰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始悟廣贓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恐危甚星夜各赴戚畹壽寧侯處求救月下篝影重重不期而會者十有二人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一一盡傳于朝野矣

遼東寧杲者憸人也始附劉瑾得都御史瑾敗遂去又賂張永求復官未諷諫官論薦起之馬卿時在科持不肯曰世固無人寧用杲如卿者可也鐵內何罪復令杲壞之耶及傳旨以都御史撫真定甚卿卿遣爲屬官百方掊制之令立供軍需二千金卿曰必得印信公移乃上御史張某本卿同年生亦附杲傾卿已寧張顛俱敗而卿名益起

張忠朱泰屢矯偽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讒于　上前謂守仁必反　上問曰何以驗之對曰試召之必不

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報守仁守仁聞命即行忠等復拒之蕪湖守仁入九華山晏坐　上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仍　命還江西從湖口過南康開先寺刻山石紀擒宸濠事手讀書臺後

沈公鍊疏論嚴嵩父子悞國讁塞外而嵩客侍郎楊順來總督時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晃以爲失事當坐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公廉得其狀貽書誚順且賦詩及樂府者二順聞恨甚以其

彩人經歷金紹魯指揮高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矣也結死士擊劒習射將以閒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寺少卿而御史路楷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吾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即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

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別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悞國大罪 上怒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久之嵩敗世蕃咤死御史 維新復論順罪而徵爲襄理還其諸生 穆宗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大白

房寰爲南直隸提學御史凌士納賄恣睢狼籍吳人號爲倭房公而擬阿房宮賦以志恨寰故知海忠介公瑞嫉貪不少借疑將發摘者遂爲疏劾瑞欺世盗名誣聖自賢指君辱國極其詆誣疏寢不下於是吏部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彭遵古上疏言臣等自十餘歲時聞海瑞名以爲當代偉人萬代瞻仰有望之如天上人不可及者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有功於社稷可千萬世此 皇上之所知也房寰貪汚狼籍談者欲吐乃強面目而反噬之惟陛下幸察後寰大敗露罷職又以侵官地至削籍

唐楊國忠既相公卿以下莫不趨媚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氷

山耳若皎日一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唐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諸君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溝中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請託如市甲第奢侈李湛曰此海市蜃樓耳豈長久計耶韓平原作南園于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犬吠鷄鳴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鷄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趙師𢍰所爲也平原大笑雖愛其媚已而心實鄙之夫一

蜃勢也或以為氷山之當皎日或以為向火之成灰或以為海市之化烏有村莊鷄犬取鄙當時則小人之尤拙者矣

賢者當勉其所難　松陵呂純如孟諧　輯

夏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寒浞而立少康少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方少康在襁褓靡固有滅浞而立之之心經營許久乃遂其志若靡者可謂忠之盛者矣方寒浞在上澆豷縱橫之時少康獨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其勢可謂堙微而卒用以興其間圖田謀慮必大有曲折惜不復傳于後要之靡與有鬲氏有仍氏皆佐少康以有為者也若使少康之君臣於此數十年中不忍而欲速則身且不保而況國乎惟其潛也若深淵之蛟龍故其發也如春陽之震動胡氏大紀論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臣必欲報忍死謀報能以天道為定命不覩敵勢而改圖則庶幾焉苟顧其私内覬大利外畏大難雖有良心日銷月鑠其不忘君父者幾希矣少康靡鬲真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瀕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兇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嗚呼此亦難矣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宗祀社稷之粢盛者也帥師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非太子事也且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以適異國太子不聽遂克皋落氏歸報公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寘諸公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於新城

欧又覺未盡直至行年五十猶知四十九年之非乃真寡過君子又攷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五十歲以後尚有十年工夫然較孔聖十五至七十前後尚少十五年造詣固自別此聖人必假年於五十而無大過乎嗚乎人[illegible]年忽如過隙中間學問年數大率如此及此則寡過寡過此則[illegible]而猶望無大過則甚哉無過之難也

新莽迎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時使者與郡縣長吏三老諸生千人以上入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制作未定待君為政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路必死於道無益萬分使者要說以印綬加勝身輒推不受因語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誼豈以一身事二姓遂不復飲食積四十日死時有父老入弔哭甚哀已而撫其棺曰膏以明自煎薰以香自燒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不告姓名而去

曹操圍張超於雍丘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
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
天下義士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力不相及耳洪時為
東郡太守徒跣號泣赴紹請兵以赴難紹不與請自
行亦不許雍丘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興
兵圍之令陳琳以書喻洪洪復書曰僕小人也蒙主
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
州被侵郡將遣戹請師見拒辭行被拘區區微節無
所獲伸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絶者也行矣孔璋

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于君親子謂丹身死而
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陷執
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
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希冀非望多
殺忠良以立威惜洪力劣不能為天下報讐何謂服
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欲
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使人牽出曰
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
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
軍同日而生也亦殺在坐無不歎息

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
無不相賀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
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或曰何如張釋之好
禮曰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易之間優劣
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徐公逢
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人主有疑於上酷吏恣虐於
下而徐公守死善道數掛網羅豈不難哉或曰使為
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好禮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

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
其用之何事不可不獨司刑而已

仁宗切于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于三百
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
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驅扇浮薄
重虧雅俗非取賢圖治之意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
改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凡為時所推
譽者皆被黜搒出澆薄之士俟修晨朝聚譟於馬首
街司邏卒不能禁止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為一變

熙寧間初行新法邵康節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呂獻可病亟司馬溫公往問之將革猶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

鄒浩為右正言露章劾章惇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復爭之惇因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晝迎諸途浩出

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

胡忠簡貶謫李彌遜贈以十事其最警策者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宜更進步又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又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夫萬里投荒孤身禦瘴人生至此那復可堪今聖朝寬大被謫命則討差而歸聞除命則投袂而出此亦士大夫不幸中之幸也然古人則反有以此煅鍊一生者黃魯直答劉文學詩云人鮓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羈人遷客可以一時名節自足哉

文天祥知贛州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群羊而

攻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資為軍費每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憂人之憂食人之食死人之事

董應舉曰天地古今生民之變至元極矣其時忠臣

義士奮死於萬不可為之秋與國俱盡者蓋亦可指數如福清之劉招撫林空齋之夫婦兄妹尤其特者當招撫與空齋首義時元已盡取天下又取閩食其七獨汀未下耳文丞相自汀奔龍巖招撫以汀募歸時豈有一成一旅足自奮者哉興化雖復福州淮兵之謀不克僅一福清衣冠遺子遷開義局雖三尺童子知其無成而招撫空齋計必為之以一彈丸地當天下之全以敗魂累息迎風欲仆之殘喘鼓而與如霆如雷之鐵騎敵雖明知其無成猶願與國俱盡嗚

呼其亦可悲也已議者以其倉皇舉事方試輒敗為識嗚呼此其所以為難歟夫即墨存齊猶云以邑敵國祿山河北之師不能半於唆都而張許睢陽視招撫空齋當日所處何如睢陽不能不敗而欲責招撫乎傳稱招撫兵敗於爪山走匿空齋盛服坐堂上嚙指血書壁而死招撫夫人林氏猶抗辭以張其兄不悍亦族獨招撫輾轉走匿欲蹈海不得乃自經死嗚呼此其志豈但已耶夫國亡而起義君辱而臣死雖少知忠義者能之然必勢有可為力有可施智有可然不然時或有可乘在百之一千之一萬之一而猶可冀者未有萬〻無可冀而為之者也萬〻無可冀而猶為之所謂不戴天不履地瞑萬世而不顧者歟吾故表而出之使為臣子者雖當萬〻無可為之時不可不存招撫之心毋以時勢難為而止

廣東布政使彭韶以忤鎮守市舶內臣及既劾太監梁芳弟錦衣千户在卿私採禽鳥狀忤旨遂調貴州廣州父老皆流涕如去父母是時都憲何喬新與彭書曰門下轉調廣州叩之士大夫往〻譏門下為好

名僕切以為不然君子為其所當為初非為名也但舉世不為而已獨為之衆人遂以為好名然好名何過哉先哲有言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使世之為士者皆知好名又安肯叩稽匍匐於官寺之前以求美官乎田承君責鄒志完有云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之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僕亦願門下勿避好名之嫌力行其所當為者爾舉世不我知安知百世之下不有知我者乎不可因此自沮也

程伊川曰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閔朗有周能過歷泰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劉元城於溫公誠自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後成以槩括平日言行掣肘矛盾甚多謝上蔡別伊川又一年方幾去得個矜字以點較平生病痛盡在這裏晦翁謂其後來依舊未去說道理好揚揚地張乖崕問

李畋百姓果信我否對以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才只此一個信五年方得成程明道令晉城縣三年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常日有愧於此夫持己則七年方成一不妄語字一年未去一矜字治民則五年方成一信字三年每愧一視民如傷字古人省察人己工夫其難如此薛文清亦嘗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消磨方信克己之難劉文肅公曰某平生最受此字之害敢不奉斯言為師訓

學古適用編卷之八十三

平心可以平天下　松陵呂純如孟諧　輯

武王訪道於箕子箕子陳洪範九疇其五建用皇極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於其無好德汝雖錫

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長水校尉廖立初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快快怨謗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

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亮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以其無私也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於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宋張佖為巴陵王參軍行府州國事後歷臨海豫章晉安三府與典籤主帥共事ヽ舉而情不相失或問

其故佖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

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此豈為政之體乎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帝曰朕以天下為家唯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唐墀初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湊為判官及為相謂湊曰何以相助湊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湊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許之州人為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覩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徭役也但惟公廉慈愛之心以

行之耳此亦眾人所能為但眾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范文正公用人取氣節然闊畧細故為帥府多辟置故相牽謫人或以問公ヽ曰人之有才能無瑕類者自應用於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于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何如耳沈忠敏

公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其出范宗尹之黨公曰近世人才視宰相出處為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邪正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為進退哉噫今古脫此局者罕矣余故謂黨之一字宜論於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太分別於宰相指印之後

程明道顥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凌貴以邪姦正者乎正使僥倖小有事成而興利之臣日

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神宗令顥詣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媿屈

呂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朘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既至拜左丞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懽呼鼓舞稱便

高平公范純仁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王偁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所謂仲

尼不為已甚者於純仁見之矣

呂東萊言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廼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夫士君子功名談禍福輕知

介確自然不墜利欲關障權貴縱籠而更於處利欲之途當權貴之事優游穩默心氣平形迹泯絶不矯飾張大是真不為利欲權貴所動者也鄒道鄉記范丞相語云人間好事不堪再說着說着便不中此語最到

閣臣王錫爵疏曰古稱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立今朝中議論已分兩岐恐因水火之爭遂成左右之袒使士大夫智力殫於相伺名望損於相詆即使一勝一負 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于兩持終

於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 國體大傷何也上有所處分而勢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為高上以反汗為恥上下相激何事不有大抵數年議論始于相矯成於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為不平彼既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睹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于此今習尚已成

極重難返既不當激之過額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劾宜審古人所患於盈廷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着事有總萃則雖盈廷何患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以言責事以事責功卓有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白黑而定一尊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

貴臣以為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 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于聽納之時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於孔氏之說就言論言就人論人使士絶踰涯之望則無所為而言自公 朝開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徐簡其不肖亟暴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近來淹棄諸臣之中蓋多素心馴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屢推未報或一

所不復　朝廷既不盡得真才之用而天下且借為議論之端不若盡捐前忤以次登用之庶幾衆宜而枉自錯忘我而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　朝廷用舍多憑舉劾任己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毀譽易淆比年以來幾于　朝無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為必有辨者以為必無當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為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　輦轂猶有不白之寃若其事果實則既聞於　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弊率由此請　諭廷臣以後

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劾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票擬皆此一事耳所事一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即上有所問何以為對臣既謬在此地一切大興革大利病豈得全不與聞既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徇臣就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　旨裁決亦不必盡徇各部院

事有可否事過即休言有同異言過即休總之期於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為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竊計以為　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執事耳臣誠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於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為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之勞又盡委之君父此臣所以報國家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

輔臣葉向高維世運疏曰古今上下相爭多是國家大事然猶不失和氣今事不甚關於利害安危而舉朝為之鬨然果何為也當列國紛爭與南北割據之時則有某國人與南人北人之名目今天下一家萬姓一　君凡列朝紳皆吾兄弟何地無君子何地能限君子而畫界分疆判若異域如所謂秦人晉人楚人齊人浙人云者人既以此加我我亦以此自稱又何為也古人居廟廊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出處各異設心則同近來林下諸臣皆有

可用但使於輿論共與者急推以盡其才衆志未同者緩推以觀其後大小各適其宜中外各營其職用亡群渙自可相安而在朝在野煩言日生又何為也人才之生最為難得其才堪為大臣者又經　國家数十年作養方得成就當此大僚空乏之秋用人艱苦之日凡有心胸皆當保惜而門户一分猜嫌四起牛山濯〻更尋斧斤又何為也物極必反勢窮必變今人情厭苦議論極矣紛〻攻擊之談亦淡然而無味矣天方悔禍使諸臣改心易慮從前傾頗之習返

為蕩平隱憂伏禍從此而消是社稷之幸蒼生之福也

郭道憲曰呂雉之時若非陳平周勃諸公武曌之時若非狄仁傑宋璟姚崇魏元忠張柬之諸公委蛇其間將其時盡是諸呂諸武諸審諸張矣旋轉挽回其誰任之而尚有漢唐乎事定後槩繩以事女主一切廢罷是抹煞豪傑一空人國之術豈社稷福哉呂武之朝如此牛李之門可推又況誰非鬚眉男子誰無骯髒七尺非甚不肖比肩事主誰肯甘為小人陳眉公謂黨之一字宜論於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太分別於宰相捐印之後最為篤論

山濤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等并申款昵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所雅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處世如二公亦足矣然余嘗攷山濤一心求退表既數十上久乃見聽樂天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

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為河南尹期年輙去再除同知剌史不拜二公功名心淡故能翺翔容與於去就愛憎之間以此意推之雖入虎狼穴可也況士大夫之同朝者乎

疎密可以辨君子小人　松陵呂純如孟諧輯

范睢蔡澤皆辨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傾危澤明坦睢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睢至所以告者皆消息盈虛之正理睢必佚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退澤爲相數月即告老爲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睢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奇罷如狡兎之專窟如猩猩之飲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知覺者是又在范睢之下矣

魏高肇自尚書令爲司徒右丞高綽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許及肇爲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嘆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李密如東都獲國子祭酒徐文遠以故嘗受業儲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絶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願竭庸愚康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迷而復猶不失爲忠義之臣密頓首受教及密敗問計文遠曰王世充亦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後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

太宗嘗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靖將反矣帝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帝以問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

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帝曰君集自負微功恥在房李之下以臣觀之必將爲亂帝不之信後果怨望勸太子承乾謀反伏誅

玄宗幸東都勅以來年二月還西京會宮中有怪帝召宰相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以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帝旨獨留言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必擇時借使妨農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行從之林甫因日夜

譖九齡於帝帝浸疎之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
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帝所厚
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輙以計去之雖老姦巨
猾無能逃其術者

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
可以富國帝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帝以問林甫
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
宜故不敢言帝以林甫為愛己謂適之曰自今奏事
宜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

張延賞忌李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
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
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
許韓滉素與晟善帝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
賞詣晟第謝因[illegible]盡歡晟為其子請婚於延賞不許
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
矣非如文士雖怨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
哉

竇參蓋晉同平章事參為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
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
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
晉為人重慎所言於帝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
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帝前
者不足道也

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帝頗知之故擢李絳為相吉
甫善逢迎帝意而絳鯁直數爭論帝多直絳而從其
言由是二人有隙帝御延英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
下宜為樂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

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
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
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
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帝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
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帝嘗
問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吉甫對曰德宗自任
聖智不信宰相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故也帝曰然
此亦未必皆德宗之故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
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今[illegible]月豈得專歸咎

於德宗耶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帝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吉甫又嘗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惠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帝峻刑帝謂宰

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度子譔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帝以問諸學士紳等皆以為然帝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耶取而焚之時人多之

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廷湊亂何朔加裴度鎮州行營招討使帝以李光顏烏重胤為爪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無尺寸功度既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憚度復當國因經置[illegible]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illegible]為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illegible][illegible]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

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秖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素與佞倖無讐止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疑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奸佞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奸臣尚

夜則逆賊縱平無益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袁三上
帝不得已罷弘簡稍近職俄擢稍宰相會中人使幽
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强者畏
今居東人〻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
始陳二賊畔渙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慨流
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
謂度無與援且久外為奸憸阻抑慮帝未能明其忠
及進見辭切意怡卓然當天子意聞者皆竦毅將貴
臣至齋咨出涕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

漢書灌夫行酒至灌賢〻與程不識耳語夫罵曰平
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効汝曹兒
呫囁耳語舊唐書劉栖楚李逢吉黨也栖楚等十餘
人駕肩攔裴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
留客命酒栖楚曲躬附度耳而語崔咸疾其矯舉爵
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呫囁耳語度笑而飲之
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

李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曰盧
與我厚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
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戔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

呂蒙正為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於王沔〻聰
察敏辯有適時材然性苛刻少誠謁見者必啗以甘
言既而進退非允人多怨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
協及二人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
事告齊賢恕者會司諫王禹稱言宰相樞密不得於
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以杜私請沔喜即奏行之
司諫謝泌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帝追
還前詔沔遂罷沔見帝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髮

皆白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李迪憤然謂同列曰
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
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
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
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
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
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
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

私於特錢惟演而嫉冦準特子　人事寢不治準無
罪遂諂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
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
下左遷廸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
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廸詈臣爾願復留遂自出
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廸謂同罷制既
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
筠自院出遇殊々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
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

遂知廬州筠初為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
楊劉
袁抗嘗言曾守官營道聞吏民言寇萊公始謫道州
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
立成頗亦雄壯守土者聞於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始
戒途吏民遮道馬復踏蹴不進鞭以策叩馬曰吾尚
敢留滯耶汝何不行馬即前去冦泣且曰語丁謂我
負若何實哉極地耶其後丁自朱崖移道州袁
嘗往詣論道以所聞質之丁曰冦自粗踈先朝因
餞日賜晏冦相第冦相以大白欺人時曹利用為樞
密副使不領其意冦曰某勸太傅酒何故不飲曹竟
不濡唇冦怒曰若一夫耳敢爾耶曹厲聲曰利用在
樞府而相公謂一夫明日當於帝前辯之自此二公
不協厥後發冦萊公之事者曹貂也預謂何事因是
又有感焉章惇為蘇文忠公解贄龍之誣至忤王禹
玉斥舒亶而千古終以罪章惇丁謂為冦萊公拂鬚
猶知敬準道州之謫實曹利用所中而千古終以罪
丁謂故君子惡居下流又放冦萊公監國之議被酒

漏言遂為丁謂所譖夫一萊公也以苛酒為貂貴所
中以被酒為寮宷所持酒之為害大矣哉而萊公之
疎脫不羈亦自可見
呂夷簡初事王曾甚謹曾力薦為相及曾復入中書
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
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
夷簡善宋綬惟盛度不得志於二人而性猜險每有
所議依違其間及帝問度曰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
對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

覈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薦齊夷簡薦綬於是四人
俱罷而度獨留
劉攽劉恕同在館中劉攽一日問恕曰前日聞君猛
雨中往州西何邪恕曰我訪丁君閒冷無人過從冒
雨往見也攽曰丁方判刑部子得非有所請求耶恕
勃然大怒至於詬罵攽曰偶戲耳何忿之深也然終
不解同列亦莫測異日方知是日恕實有請求於丁
攽初不知誤中其諱耳
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奬歎再三詢

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
異日奸人妄出斥紙則不可辯矣蔡京用事乃使其
黨僞浩疏有劉后殺卓氏奪其子為己出欺人可也
詎可以欺天乎語帝詔暴其事遂竄浩韶州石介象
奏記於富弼勸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欲因
是傾弼等適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
為伊霍又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皆坐
貶夫焚諫草美事也乃有因而得罪者故韓魏公每
奏事不盡削其草良有深意蔡京偽鄒浩之草夏竦
學石介之字皆足明鑑魏公盖見及此矣
小人之中各有資性其機械城府亦有深淺史稱章
惇為人輕率不思蔡卞深阻寡言有所議論惇常較
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
心難見此淺深之辨也夫惡至章惇檮杌窮奇不是
過矣而卞又出其上天之生小人亦大費哉卞托紹
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
白然後請帝親理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奸然猶在其
術中也

蔡京免徽宗召見趙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俟拜
右相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為悖理虐民之
事稍稍澄正之然挺之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
端而使逵畢其說逵亦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京奈
其黨進言於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帝旨非私為之
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感其說遂疑逵擅政
於是京党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反覆陵蔑同
列引用邪党出知亳州
韓侂胄謀去趙汝愚問計於劉弼曰惟有用臺諫耳

侂胄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内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内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疏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黄度将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御史湯爵為人抗爽喜為大言以風節自負先是以印馬詣内閣會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爵即以語劾奏之謂其不當稱裏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數日司禮監宣爵入傳旨以疏已留中爵大言疏不出將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爵昂然遂出益肆志自負多以　疏示人已而安直皆免爵與李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為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天下吉使門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利使伺爵〻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人牽牛陷澤中爵手提牛角引之而上盖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爵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為壽爵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爵及槩下錦衣衛獄

雙溪雜記云楊廷和劉忠陛南部侍郎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劉瑾否廷和曰瑾所為如此不可往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然之廷和密以錦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自後瑾遂厚廷和而踈忠時

劉宇為兵部尚書托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瑾無日不來兵部廷和弟廷儀為兵部郎中每俟瀛出邀入署留坐款語遂因瀛通情於瑾傳旨罷南京户部尚書泰民悅以廷和代之既而和復因瑾入内閣

按弘治乙丑廷和猶以春坊學士主考會試不三四年即以尚書入閣進少保位一品或者人以此疑之耶昔人謂舉共驩者必非正朋跖蹻者必非廌周旋於劉瑾之黨與夫錢寧江彬之儔而無一忤廷和得謗以此矣

正德間都御史彭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於王瓊者瓊以語寧且曰為君致彼君私察之於是匿寧屏後澤過瓊瓊激怒之澤徙大罵寧由是甚銜之梭瓊數歷戶兵諸部建豎不為無功然善結權倖二年之內三進孤公且以彭濟物之剛正手刃此奴之言豈寧所能堪而瓊乃激罵以實其口又挾私怨劾澤擅命遣人納幣土魯番致啟邊釁搆寧內批褫職為民波及陳九疇其設心之險有同鬼蜮此豈可稱為賢士大夫哉

夏言與嚴嵩同卿相軋言罷歸嵩畫黜其黨及復用位嵩上嵩柔佞心險內啣之而貌敬之言益以氣凌焉嵩陰搆蜚語流入禁中及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故事激 上致成大獄支大綸曰夏言豪邁辨博果於有為曾銑慷慨任事不避艱險將相調和力主套議以復百年之故疆建匡攘之全策偉哉振古之畧也獨不念婢奴內同鷹犬外列側目而思逞者方日夜甘心焉乃坦懷張膽自以無前恃 帝知已了無顧忌悉壞固在其奈屬垣之語何

龍汝成曰唐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弊而田令孜之黨偽作諫疏有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於殿內立揭帝道場等語宋鄒浩諫立劉后而卓后之黨偽作諫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語其誣善醜正不謀而同乃知小人傾君子亦多術矣所不可泯者千萬世之清議也嘉靖間郭希顏疏觸 世廟怒止以建帝立儲四字查疏中止有立儲無建帝語蓋亦嚴世蕃曆改之以激 上怒耳

學古適用編卷之八十五

士大夫不可不明於進退之節　呂純如孟諸

魯公儀子砥節厲行恬於榮利子思與之友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若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為我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

漢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宣帝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泣下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供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立產業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至是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

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

桓帝時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數千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不仕

北齊肅宗欲以王晞為侍郎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要作好官但思之爛熟耳

李世康和靜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
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
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唯
有四總管并揚益荊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為之
李日知為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
歸廼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
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罷不治田園惟飾臺
池引賓客娛樂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

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
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
李泌佐肅宗克復兩京一日肅宗就泌飲酒同榻而
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閑人何樂如之力辭去
位胡氏曰鄴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
臣哉正坐張良娣李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
寧捨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
為國有九經以勸賢欲大臣為重勸賢有四事以去
讒遠色為首張后寵於內輔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

自保唐室之卑亦可知矣嗚呼鄴侯亦可謂得出處
進退之義者也
李鄘性剛嚴為淮南節度使時與監軍吐突承璀互
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為相鄘恥由宦官
進至京師遂以疾辭不入見不視事固辭相位
鄭注鎮鳳翔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
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
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後為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
中乃得見因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

宴安自便太子不能用遂辭職而退
宣宗欲以韋澳判戶部澳力辭宣宗不悅及歸其甥
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
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
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
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
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
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及劉昌言罷
帝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帝曰涕

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帝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沉㴱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盖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者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帝之初年再表遜位得請

真宗東封得隱者楊璞帝問卿行有人作詩否曰臣妻一首云且休落魄耽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

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咲遣賜東帛放帰山中

處士魏野字仲先居東郊築草堂有水竹趣上祀汾陰召辭疾不至嘉祐中賜號清逸有詩贄王文正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公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回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形於色以酒茗藥物為答因感悟以疾屢辭政遂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野又謂寇萊公曰自古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將相帰来平地作神仙準頗不懌及準貶始悔不用野之言

李僅知絳州還朝閤門祗候李伯康謁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亦往見之僅曰我若昔謁丁涯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安能隨群逐隊看人眉睫以冀推挽

龎莊敏公知定州屢請老或謂上方注意且精力克壯何堅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遁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

餘通朝廷不能奪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生蔡禧因間言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歐陽曰修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殆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

蘇魏公為相因爭賈易復官事持未决御史楊畏論蘇故稽詔令蘇即上馬乞退呂微仲謂可見上辯之何遽去蘇曰宰相一有人言便為不當物望豈可更辨曲直此識更高歐陽一著

交邦公王安石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奏老僧

化成為作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看旦夕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嘆服去意遂決

范純仁極論時事乞退王安石以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職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弗顧也嗚呼道不行言不用即三分魯國而弗羅萬鍾與我而不顧矣純仁識得子思之意

范忠宣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僕妾皆治於家往往鏇削過為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飫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子者吾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

司馬温公除知制誥辭至八九未誠以為不能其上龐丞相啓云光屬文性分素薄雖覩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詔文宣布華夷豈可假手為者劉敞前後拜官未嘗讓惟初拜侍讀及諫議誠心以謂所不宜處不欲苟受力辭不拜

王安禮為右丞一日宰執同對帝有無人才之嘆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以邪說壞之帝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為容帝復曰蒲宗孟廼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若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

劉元城公當宣和間梁師成貴震一時因吏吳可自京書抵公欲鈞致大用可至三日方敢出書且道所以來意槩以諸孫未仕為言動公公謝曰吾為子孫計則不至是矣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為元祐全人不可破戒還書不答

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於胡安國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

出處自崇寧来皆內斷於心雖游定夫謝顯道諸文人行亦不以此謀之浮世利名真如蟻蠓過前何足道哉古人謂士君子進退出處譬人飲水冷暖自知要斷諸心不聞之妻子不謀之朋友安國以之卓不可及矣

臨川張次房棄官而歸杜門經歲未見先生先生云近聞諸公推挽次房一出是否次房云極荷諸公此意愧無以當之先生曰何荷之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凡諸公欲相推挽者姑息

之愛也次房初歸時一二年間正氣甚盛後来浸弱比年又浸衰次房莫至無飯喫否某今有一官不能脫去得令又令去荊門某只得去若竄去南海某便著去次房幸而無官了而今更要出来做甚麼次房云恨聞言之晚不能早謝絕之也此一段議論可當北山移文

晏公敦復靖康時力排和議秦檜患不附已使腹心喻以利曰若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公怒曰吾不以身計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

葉顒初主南海簿攝尉二廣籍鹽筴充賦捕賞頗重前尉有累捕獲轉至員外者或欲以所獲盜授顒〻曰仕塗發軔如造屋建柱石〻〻不正屋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聞者嘆服此真可為委質發軔者法也

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〻若促裝者此意甚好豈惟立朝即處世路可也太世路之於人猶逆旅也而日〻益之使諸物纏裹不得解脫

不無累歸擔哉

嘗怪嚴子陵李泌皆遭際故主建豎甚易一堅卧富春於辟召之初一堅乞衡山於功成之始以為不情及讀方正學題嚴陵圖云精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蚤見幾故向桐江釣煙水究轉二十八字發千古之隱迺恍然有悟想二人習知光肅二主見其一旦龍興一旦勸進廢椒掖廢東海與所誦黃臺瓜詩盖凜然有懼心焉今加腹同榻之人能如昔同學聯[illegible]之人乎知幾明哲二人有焉

不惜住山或謀據之僧廼掛草鞋一雙於方丈前題
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
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予謂士大夫去就當如此
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攜家惟襆被一擔每晨起
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柱棒撑弊篋於廳
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絶宦寺
悉無所畏

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
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於吏事簡切不泛

為户曹屬　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
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言路有旨回奏衆欲歸罪田里
以謝天譴璡獨以為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
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理
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卒從其言識者韙
之

吏部侍郎楊文懿公守陳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
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
親諭意守陳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娶婦也守節

原缺

三十年今已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豎
教成多去為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
守陳獨無所資藉士論多之

章公懋先由翰林編修改南京大理評事遷福建按
察司僉事年四十一即乞致仕弘治末起南監祭酒
至是三載年踰七十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遂緘
公移呈繳吏部不待報尋醫東歸復三疏始得請時
朝政日紊未幾劉瑾擅權公卿多遭斥辱惟懋見幾
而去云後起為南京太常卿辭不就進南京禮部右

侍郎再進尚書致仕登仕籍五十餘年居官不過十
載立朝僅四十日難進易退之節天下高之學者稱
為楓山先生

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泰左史
汝南強景明晟上詩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
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恐
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
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夫人臣去就出處上係
社稷安危下係士林瞻表故薦得數輩賢才乃可弛

學古適用編卷之八十六

君子不輕受人恩　松陵呂純如孟諧　輯

子列子容貌有饑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

也其責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始知列子之見微矣

公沙穆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謂穆曰方今之世自貨以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

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以為冀州土平民彊英傑所利四戰之地不如荊州土險民弱易依倚也遂從劉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

西秦王乾歸以焦遺為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謂熾磐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我熾磐拜遺於牀下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下嫁蓬茅之士臣懼其闕於中饋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為尚書郎

隋蘇威綽之子也少有令名周宇文護強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辭疾不拜隋主為丞相高熲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熲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

范純仁言曩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邵必知高郵軍振厲風采謝一切宴集及餽遺者嘗曰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夫受恩多則難立朝

受餽多則不能行事吾人進退取予可不慎哉

陳瓘少好讀書不喜為進取學父母勉以門户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僉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則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

劉安世年既老群賢凋喪畧盡巋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書來啖以即大用默因勸為子孫

計安世笑曰若吾為子孫計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為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

盤石趙逵以紹興辛未魁集英之唱後三年以故事召歸為校書郎時秦檜老矣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縉紳脅息趙至一見光範檜喜欲收拾之問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囁嚅語有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費趙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毋拂檜意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何人哉君謂氷山足恃乎勸者縮頸反走吏不得已歸又不敢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之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汝如猶狐兔耳何物小子乃敢爾耶諷知臨安府曹泳羅致其隷輩而先張本於上曰近三館士不檢頗多與宦邸通臣將廉之其醖禍不淺矣會得疾十月而有絳巾之招高宗更化微聞其事十一月亟詔蕭官朱邸繼復召對擢著作郎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

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上意益欲以此破前謗趙之未召寔為東川僉幕總領符行中有子預薦意其為類試官客以文屬之趙不啓緘擲几下既而符氏子不預榜總領因以他事捃摭之甚峻然卒不能汚趙之介特有守蓋已見於初筮云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内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也見表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於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事安得善終

陸文裕公深曰予為庶吉士時謁東山先生劉忠宣公大夏公誨予曰初入仕不可多受人知只如朋友中兩三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今五十有四髮種種矣益知其言之有味嘗見周密公謹所記趙德莊誨趙忠定公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揚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乃知古人造就後進者當如此

禮部侍郎呂柟高陵人性穎敏誠確力學慕古與馬理涇陽皆有名鄉中以進士第一人除修撰逆瑾以

柟同鄉欲引附已陷以入閣柟絶不往来瑾憾之且欲中傷之會瑾敗得已後累至今官卒謚文簡

魏元忠為宰相武三思憚其忠直武后逝三思矯遺制慰諭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流涕見者曰事去矣陳瓘在給諫曾布畏其正直使客以官爵啖之瓘語其子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受其薦進從前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合二事觀之宰相當國家多難之際諫官當群小側目之秋最要割情捐愛不受人籠絡詩云此心不作沾泥絮刀劍叢中獨挺然此之謂也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夜中誦此語未嘗不瞿然披衣起也人生於世君恩父恩無日不受之之而報其報罔極若他人恩報之易失身不報則負德故斷不宜受也予入中秘時嘗記館師周寅所先生之訓曰諸君甚無輕受恩於人異日恐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

救荒實政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八百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熟自倍餘百石

上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上熟之所斂而糶之

晉武帝時大水螟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蜯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畮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牓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

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龠合之廩哉若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饑也庶有瘳乎

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令狐楚除守兖州〻方旱儉米價甚高逐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〻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揚行密為淮南節度使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兵荒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而隣道所無者相與貿易以給軍用而選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淮南

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傜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司執不可李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薦饑復欲先賑轉運司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資為質乃得發廩賑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攪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遽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

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懲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為盜則其患深矣

文彦博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因就城門相近院九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抑市井價值適足以增其氣欲而

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

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鳩新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致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時惟杭饑而不害

富弼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

益以官廪得公私廬舍十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廪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輙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塚葬之目曰叢塚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

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弼使屬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饑民五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

治平間河北荒凶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延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逃民歸無牛可耕其價騰踴十倍渙復以所買牛依原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惟澶州民不失所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葺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也孰若為獄囚貸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為之一空

葉石林曰余在許昌歲適大水西京尤甚流㐲自唐

鄧來不可勝計余盡發常平所儲越常制賑之老壯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耳余為閱法則凡因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認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育父母之恩則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

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钱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置之袵席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毎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輒棄之故不育乃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媼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来取於局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抱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

周文襄公忱撫南畿時屬蘇松大饑米價翔貴忱察

知湖浙江右乃大熟令人四出齎千金其地故抑直而不糴且紿言吳中價高甚由是諸大賈操巖金爭販米於吳中一時驟集者數百艘忱聞乃下令發官廪粟以貸民而收其半米價驟減諸大賈大悔所載米又道遠不能自還糴無所售於是官為收糴以實廪而椎牛釃酒犒謝之大賈各醉歡去吳人為之語曰來時州白地去時米鋪地言米多狼籍也

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適歲饑民死者相枕籍竑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為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萬六千餘石全活数百萬人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為叢塚瘞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當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或述其行事為救荒録世傳爲先是淮上大饑 帝於椶轎上閲既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竑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餓死我百姓矣

成化甲辰令天下覈實預備倉無者創之先是因旱
上令廷臣議求所以禦災之術廷臣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義倉歛之於豐稔之秋散之于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我 國家尤重此舉而冗官惰吏頑弗事事蔑下罔上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患重民命之意請 命有司督察循名責實庶臻成效從之

莆陽一寺觀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興無益土木公為此邦之

望益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為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為之也歛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麤得一塔耳當此荒歳惟恐僧之不為塔也子乃欲禁之乎

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户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

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　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常平倉議金衢巡道張朝瑞為建議常平倉廒事伏覩大明會典洪武初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四倉官為糴穀收貯以備賑濟就責本地年高篤實人民管理蓋次災則賑糶其費小極災則賑濟其費大曰賑濟則賑糶在其中矣賑糶即常平法也歳久法湮各州縣僅存城内預備一倉其餘鄉社倉盡亡之矣夭災流行何地不有救荒之政所當亟講今之談荒政者不越二端曰義倉曰社倉此預備而歛散者也曰平糶曰常平此預備而糴糶者也昔魏李悝平糶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糶之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穀賤時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萬世理荒之策在是矣今欲為生民長久之計則常平倉斷乎當復者茲欲令各屬縣備查四鄉有倉者因之

有而廢者修之無者各于東西南北適中水陸通達人烟輳集高阜去處官為各立寛大堅固常平倉一所倉基約四畝合用工料本道查發贓罰并該府縣查處無礙官銀輳合陸續備辦建造每歳將守巡道及府縣所理罪犯紙贖實將一半糴穀入倉或查有廢寺田産及無礙官銀聽其隨宜糴買又或民願納穀者一如　祖宗已行之法一千五百石請勅奬為義民三百石以上勅石題名或如近日救荒之令二百石以上給與冠帶五十石以上給與旌扁大約每

一鄉一倉上縣糴五千石中縣糴穀四千石下縣糴穀三千石但不許逼抑科擾平民各擇近倉殷冨篤實居民二名掌管免其雜差准其開耗每收穀一百石待後發糶之時每名准與平糶三石二名共糶六石以酬其勞糶完即換掌管勿使重役城中預備倉照常造送查盤四鄉常平倉免送查盤止于年終各倉經管居民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撒數目用竹紙小冊開報該縣〻〻將四倉類冊申送各院幷布政司及道府查考凡收糴俱該縣掌印官或委賢能佐

貳官監督不許濫委滋弊穀到用該縣原發較勘平准斛斗收量明白暫貯別所積至百石以上方許稟官一收如有臨收留難及未收虛出倉收既收侵盜私用冒借虧欠等弊查追完足各縣徑自從輕發落其有侵冒至百石者通詳定奪每秋冬之交本道或該府掌印管糧官單車間一巡視以防掌印官之治名而不治實者每歲除無饑小饑之年不糶外或值中饑大饑四鄉管倉人役稟官監糶另委冨民数名用官較平等收銀其放糶一節當與四隣保甲之法

並行如該鄉穀多即糶穀一日保甲一週穀少則糶穀分為二三日或四五日保甲一週務使該鄉積貯之穀數可待饑民冬春之糴數方善四鄉不能盡同各宜審量行之大率賑糶與賑濟不同不必每甲尋貧民而審別之以多寡其穀數如一甲應糶五斗或一石或二石則甲〻皆同惟以穀攤人不因人增穀糴銀每甲一封亦可庶乎易簡不擾或甲中十家輪糴則每日每甲糴不過二人每人糴不過二斗此荒年賑糶之大較也每鄉除無災都保不開外先期將

有災保甲派定次序分定月日某日糶某保某甲某日糶某保某甲明日出令保正副公舉貧民至期令其持價糴買如冨者囤買連坐保甲仍行宋張詠賑蜀之法一家犯罪十家皆坐不得糴中饑糶倉穀之半大饑糶倉穀之全俱照原糴價銀出糶不可加增寧減之大約減荒年市價三分之一方可壓下穀價不至騰踴或倉穀糶盡而民饑未已則慎選貟役持所糶之穀本赴有收去處循環糴糶源〻而來民自無饑救荒有功貟役分別獎賞此蓄儲用社倉之法

而糶用常平之意者也四鄉糶完即將穀價送官聽
掌印官於秋成之日就近各選殷實人户領銀盡數
照時價糴穀雖牙脚等費晒揚等耗與造冊紙張工
食等項俱准開銷其穀晒揚乾潔官監上倉如法安
置仍總計糴穀正銀并牙脚折耗等費每石約共銀
若干報官貯冊以為日後出糶張本官不得將銀貯
庫過冬致高穀價難買如穀賤不糴責有所歸是倉
不設於空僻去處者恐荒年盜起是齎之糧也穀不
隸於臺使查盤者恐委盤問罪是遺之害也行平糶

之政而不用稱貸取息之法者恐出納追呼蹈青苗
法之擾民也蓋社倉之法立則以時斂散富者不得
取重息而貧民霑惠于一歲之中常平之法立則減
價糶賣富者不得騰高價而貧民受賜於數十年後
大饑之日昔蘇文忠公自謂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
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抄劄饑
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饑民雲集
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有依條將常平斛斗出糶即
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將數萬石斛

斗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此前賢
已試之法故曰常平法斷當復也就經金衢二府勘
議申呈隨該本道看得城內之預備倉以待賑濟然
有出無收其費甚鉅四鄉之社倉以待斂散然易散
難斂其弊煩多惟常平倉胡端敏公所謂不必更為
立倉就當藏於四鄉倉之側者其法專主糶糴而糴
本常存蓋不費之惠其惠易徧弭賴之益其益無方
誠救荒之良策矣

觀人於所忽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命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

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于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問其故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臣使官無其禮三強其使者爭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莒亡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反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當之乎公曰何也對曰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僨厚味寔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凌人迂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

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觧五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于翼東門齊人殺國武子

太宰子朱侍飯于令尹子國子國啜羹而熱投卮猆而沃之明日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而去之何也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

張武為代郎中令文帝入為天子武實決策從即位之夜即拜武郎中命然帝在位二十餘年而武位不

益蓋武嘗受賂金錢帝加賜以愧其心夫金錢細故至為帝覘破掩其二年年扈從元功取予一介關出處大節顧不信歟

丁鴻承父綝之侯封始讓於弟盛而逃後納鮑駿之言反而就國蘇潁濱賢之龍汝成曰不然鴻之讓非其本心特起于好名耳夫自古以國讓者無如伯夷季札未聞讓而復反者也鴻何樂而為此乎余竊度之鴻當漢明之朝明帝曾受東海兄之讓光武深取其賢寵以異數則此一讓也安知非浮慕虛名私結

帝心乎不然鮑駿數語無難曉者鴻何始之棄國若脫屣繼之從諫若轉丸也善乎子輿氏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旨哉言矣

劉寬字文饒華陰人司徒琦之子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孫權至江陵荊州從事樊伷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潘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畧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平之

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無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免密官殷浩被廢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外甥韓康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

殷素愛之送至水側廼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李密陳情辭官於先而不免怨望外轉於後其目漢為偽朝夫亦何怪殷浩高卧不起于先而不覺廢徙洒泣於後其咄咄書空又何足道哉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公曰吉人之辭寡

初王弘與兄弟集任子孫戲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

綽正坐採蠟燭珠為鳳凰僧虔累十二博棋不墜落
弘曰僧達俊爽然恐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
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范諷為御史中丞時有閣吏隸臺中事二十餘中丞
矣善評官之優劣每聲諾時視中丞賢則橫其挺中
丞不賢則直其挺此語傳于縉紳一日范視之其挺
直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
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
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叮嚀教誡者數四大

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覩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
事喋喋之煩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
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
其挺之直也范大笑謝
盛文肅為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
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揚州文肅稱其
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
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感其意別日為一詩以
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即還之
使人謝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得復見有章殊不
意往見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亦不諭其由曰府公
性多忤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無未曾發封曰筆
札不嚴有章曰自書極嚴曰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
忤耳乃往見公而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如何公曰
不曾發已還之繹曰公始待甚厚今乃不發之何也
公曰始見其氣韵清修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
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
志已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賈文元時為參政與有

章有舊乃薦為館職有詔候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
館閣校勘御史發其舊事遂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
仍帶鄭州推官卒於京師
呂文靖公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文靖與
夫人語四兒他日皆係金帶但未知誰作相吾將驗
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寶器貯茶而往教
令至門故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告夫人獨公著
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具相度矣
呂元膺為東都留守嘗與處士對碁碁次文簿堆擁

元脩方秉筆閱覽碁侶謂呂必不顧局因私易一子以致勝呂輙已窺而侶不悟翼日呂請碁處士他適內外莫測碁者亦不安乃以東帛贐之如是十年許呂寢疾將亟兒侄列前呂曰遊處交友爾宜精擇吾為東都留守有一碁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碁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即慮其憂懾終不言又恐汝輩臧裂於聞言畢悵然長逝嗚呼一碁尤細事至為密友所覷終身見擯遺命不忘熟謂細行而可弗矜耶故一介可卜萬鍾細行終累大德一誠而獲上信友無不可者

國子博士黃彥清表陳風俗云至京閒步於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良久過旬者舉以授之又見有得紗於街者輙拂其塵置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歎曰何風俗之厚也明日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年三異何以過此

王忠肅公翶一日入內府主事某從至左掖門附名主事書云吏部尚書王主事某入忠肅叱之曰汝如欺我不知敬　朝廷耶君前臣名汝不聞乎使書名而入立候東閣下主事在左順門旁與一舊識內豎談笑自若公遥見之呼主事問曰曾讀論語鄉黨篇否主事以曾讀對公曰過位色勃如也如何說此地豈是汝嬉笑之所後生如此輕薄耶蓋奉天門　御榻在焉左順相去不遠故忠肅云然其敬慎如此忠肅之謚可無愧矣

冢宰耿公裕嘗曰吾爲禮書時暮自部歸必經過王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秤買油於門首因自

念入官至今殆不知買油點也故每過輙面城墻[illegible]行蓋愧之也時耿方代王為冢宰而心服其賢如此余謂此特端毅公之一節亦其最小者耳然觀人正當於其小者蓋其打點不到處也只此一事而王公之清嚴耿公之服善皆前輩之盛事也今有如三原者寧不群詆而訕笑之耶

建德王本立嘗語陳文模曰予為諸生時提學歲考之後適有分守恭參政行縣諸生謁見問言及考事惟問案首幇補進學姓名人數而止餘不問越數日

分巡某僉事至諸生謁見亦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
降責打姓名人数而止餘不問諸生乃私相論曰二
公發問相反如此吾屬識之觀其去後禄位何如後
分守官至户部侍郎子相繼登第僉事陞山西副使
遇安化王作亂腰斬之吁豈謂一問遂能致禍福哉
蓋言者心之聲而行之表也存心仁厚則一言一行
動依於厚焉存心刻薄則一言一行動依於薄焉君
子以厚德載物彼殘忍之人豈享福禄之器哉
鄒南皐赴京至彭澤毋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

南皐坐後舟泊邑城取夫會郡丞署篆他之邑蒞闕
相次來謁南皐懼毋舟野泊欲亟得夫辭薄尉不見
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洎卯至午尉
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
行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
行南皐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遣祥
刑要覽一冊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
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而遂忘恭敬心
手生平以理性爲主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
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
以去遂為世僇人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
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而失中和因記之
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童所喜者何異

學古適用編卷之八十九

先輩典型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漢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趙綰王臧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為郎中令

慶為內史建在帝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帝以是親之

高密侯鄧禹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

徐孺子穉豫章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常豫炙一雞以酒漬綿一兩暴乾裹之到塚隧外以水漬綿白茅藉飯以雞置前醊畢留謁不見喪主而行

太尉黃公瓊初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卒往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及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荅更問稼穡穉乃荅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不與言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

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飲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荅國事者是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郭林宗泰博學善談論初游洛陽時人莫識河南尹李膺與之為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膺唯與泰同舟而濟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

藝人生業為制科令〻子弟就學賑恤窮寡碁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以一旦之忿棄歴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鸇之志耶香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為

也奐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太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與符融比宇融賔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耶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泰因就房謁之泰嗟嘆起拜牀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雖宴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之異

尚書令劉公寛歴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於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太丘長陳公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輒嘆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海内之赴弔者約三萬餘人

光祿勳顏公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〻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〻豈有邪德乎郭璞嘗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〻九十三而卒

魏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公儁少有學行家

人嘗買物多得絹五匹償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
取訪主還之歆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
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之償不得已入
見王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平章事楊公綰少孤家貧事母謹甚性沉靜獨處一
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
未始示人選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於時登補穿
散唯綰是恃
盧多遜之為相也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後遂

以為常呂文穆公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
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死於巖穴不霑天祿者多
矣今臣男始離襁褓即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
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
制
李文正公沆性厭榮利世務罕以攖心所居陋甚不
以屑意堂前藥欄壞亦不問其夫人戒守者勿葺以
試沆沆終不言夫人曰藥欄壞亦不問何也沆笑曰
吾豈以此動吾心哉又問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
恩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為闕陷世界我安得皆
圓滿如意必求稱足終不聽臨卒沐浴左脇而化時
大暑七日方殮絕無腐氣此可見公踐履然今之士
夫鮮有不以外物動其念者
范文正公仲淹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得南
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
淹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吳下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
無已焉遂即地建學
歐陽文忠公修修唐書最後置局專修紀志而已列

傳則尚書宋祁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
一遂詔脩刊詳列傳令刪削為一體脩雖受命退而
嘆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
己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吏白舊制修書只
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公官
高當書脩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而為日久豈可掩
其名而攘其功乎於是紀志書脩姓名列傳書宋姓
名此例皆前未有自脩為始也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官

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得毋有未便乎公曰某正欲人不識耳

温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〻年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閒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

張横渠先生謂戲言出於思戲動作於謀欲人無已疑不能盖輕言戲謔最害事常戲謔雖遇正事誠實之言人亦不信昔陳忠肅公雖閒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常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噫若忠肅公者其真無戲言無戲動矣

尹和靖先生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何如恐亦只如此也儒者威儀掃地使程明道先生亦賛嘆佛氏賴有箇莊嚴尹和靖先生始得向波羅門吐氣耳

龍圖閣直學士楊公時奉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南劍羅從彦初為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彦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絶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

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

延平先生李侗初從豫章先生羅從彦學從彦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絶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沉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

平居恂恂無甚可否及酧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斬截然不可犯者

江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官御史者謁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惟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食此者弟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矣前輩重風誼而忘富貴如此吁今亡已夫

尚書吳公琳致政歸朝廷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家舍見一農人方拔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問曰此有吳尚書乎農人歛手曰琳是也外史曰力田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男字從田從力伊尹躬耕周公明農古大聖人猶然後世則罕聞矣

曹正夫端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孜孜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畧等書行於世座下足兩磚處皆穿專靜之功居多其事父母孝志愉色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上書郡縣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豁然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循循雅飭一於禮義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後調蒲州學正兩庠弟子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之感人如此學者稱月川先生

吳公訥蘇州常熟人自幼力學尚義兼善醫術聲聞江東舉校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　仁宗監國因其賢命教功臣子弟遂拜監察御史歷陞僉都副都御史致仕訥端重純明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還家閉門著述家務悉委諸弟所著有思菴前後集性理群書補註小學集解文章辨體等書行於世其立論於性理之奧多所闡明家居環堵蕭然周忱巡撫江南見其宅隘欲為創新第於城中訥曰某素不愛華屋奚為勞民傷財以益我過耶忱乃止

于忠肅公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所居惟市屋數間室董氏卒謙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蹭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宴不置酒嘗緣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畨来視見謙自奉諸凡過於簡朴嘆息曰以聞特為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撤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為賜　駕幸萬歲山伐竹為瀝以和藥九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

朝廷正要用人似此等尋一个来換于某衆官默然而退

大學士呂公原天性純孝容貌端偉少好讀書博洽能出入經史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權厝景州時時哭墓側景人為之流涕已而奉母南歸知府黃懋閱其文奇之召見衣破甚與之新衣不受以葺理黌舍餘材授之又不受天順初入內閣石亨曹吉祥用事見原衣青袍嘆曰行將為公易緋原不答以母憂去道景州啟父空歸合葬舟中寢苫枕塊極哀毀竟以病卒得贈謚

尚書楊公鼎鄉試首薦聞南京祭酒陳敬宗學行乃求入南監卒業不携一僮攻苦力學躬自執爨恬如也敬宗察其文行嘆曰閉戶端居甘人所苦雖簞瓢不是過也有郡守欲妻以女鼎以不告父母辭嘗語人及諸子曰吾生平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為左中允以才堪經理陞戶部右侍郎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

孫公鼎提督南畿學校每閱試卷雖盛暑或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請解衣則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〻時豈無神靈在上與各家祖宗森列左右小子予敢不敬故事士子登錄而赴舉者提學必挿花掛紅鼓樂道送時北狩之報方至鼎語諸生曰天子蒙塵正臣下泣血嘗膽之時予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院門而還

南陽李公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文清始終不答門

人問之答曰昔温公退居洛中呂申公屢作書問起
居俱不答某亦此意外史曰文正文清二公持古道
遠勢交先後濟美皆百代殊絶人物也
丘文莊公濬世稱其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
釋卷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絶不為中官作介愼二
也歷官四十載僅淂張淮一園邸第始終不易應靜
三也
史良佐為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
人不為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其居首

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慢却曰倪尚書何如曰尚
書亦本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
輙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
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
虞其怒也御史内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書謂文毅
也大抵居朝廷則為公卿歸則原是鄉里中一措大
耳特以衣冠裝成貴賤不知其故吾猶在也至於擁
簇童僕呵叱父老聞倪文毅司馬温公之風得無媿
乎

羅一峰先生為人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
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居官者言
民疾若見一善人愛之如祥麟威鳳見一惡人惡之
如封豕長蛇見一饑寒凍餒之人傾家所有以賑之
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為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
利鈍巳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
吳文定公忠信弘厚未第時家應織人役徵擾百狀
公方見重於有司其父時或不堪苛政謂公盍亦白
之公曰譬我不作秀才亦已矣乃潛入金胥徒輩以

寬其事父亦不知也里儇以私憾公某日公同夫人出
詈於車旁從人欲一較公戒勿應而已又刈去公所
為郡學碑刻名上官欲窮治公曰吾文誠不足行無
已令校官重刻而已縣官矯激束縛公家人固無罪
至事公禮儀亦矯而簡公殊不為意縣官述職公乘
佐吏部冢宰欲黜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以
黜則亦未至爾冢宰從之遷佐別部
虛齋蔡公清福建晉江人飭躬勵行動準古人平生
好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腰黃恒借貸以足歲

與人交愛之以德章文懿負重望公卿交薦海內皆
想望其復起淸與其所親書曰聞章先生動息衆皆
以奏聞起取為意淸謂先生決無意出矣其聞起用
之言非惟不入其心亦且不欲聞之耳矣非直先生
其弟子之知其心者亦力謂當路不必以此厚先生
矣向來先生一二同志此行復起者俱不得完璧而
歸今聽先生二人堅臥林下亦足以壯士風淑士類
而為國家添一人物矣易所謂不變所守乃所以益
上也況今未能以不次柄用先生而第以纂修召誠

亦不必竟其事矣識者韙之
劉忠宣公大夏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
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
懇切如司馬君實是固先民之遺軌也白沙陳公獻
章謂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已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
覩當世未有如此者吳公廷舉謂古人有言憂民如
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何公瑭家居廬舍不過數椽敝衣疏食日以觀書玩
道為樂當世達人公卿亦罕接見惟王浚川呂涇野
諸公至屏從造廬雅談終日為翰林時古朴衣冠不
事藻飾而文羨在中志存當世既忤時俗左官卒以
人望致仕通顯又復乞歸杜門掃跡官司禮餽悉卻
不受其於貨利若將浼焉
陳壽巡撫延綏與虜戰三勝或諷壽註子弟姓名戰
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外
史曰督撫將領報捷率多籍子弟以冒功賞甚且孫
亦掛名焉聞公斯言當有愧心矣
太宰漁居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陳大參良

模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逾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
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
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
嘗乘轎乃姪朴菴公及竹澗潘公俱守此禮吾安敢
違耶
高汝節獨行君子之志有孝行其從父死而無嗣汝
節以序當立法然曰所為人後者要以奉宗祀俾綿
不絕如綫之緒爾豈敢因以為利悉剖其貲以給宗
人未幾生父死力辭其貲橐不受終身砥礪自守窮

約沿如有司旌其閭以聞
韓柳作志傳皆不輕與人即歐陽永叔撰尹師魯墓志銘及叙辨所以作墓志之意其書載集中鑿鑿不少假借蓋皆有古人之風至於今以多為貴甚則文字短簡子孫有祈請增益者尤為可笑漢司徒覇遣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嚴子陵子陵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以狀牘授與子道削書之子陵曰喻數語乎子道曰書何太少可更足子陵曰買菜乎求益也

學古適用編卷之九十

退不忘君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周公豳風鴟鴞篇前編曰按七月之詩豳之舊詩也周公陳之以備工誦使成王知先公之舊衣食之原序謂遭變時所陳也夫成王方有疑於周公周公避位居東而顧為是諄諄幾於強聒者嗟乎此周公忠愛之誠也夫豈以居東而遂忘其君也哉然亦惟居東故可以忠告爾向使居中秉政則成王益深不利之疑雖吐赤心其孰能信之聖人所處其脫然無累之心與其拳拳不已之心並行不悖於此俱可見矣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則鴟鴞其最後作也成王之疑亦將釋矣鴟鴞之詩其情危其辭急蓋有以憂武庚之必反王室之必搖也夫昔也武庚以周公利權間三叔今也奄君又以周公見疑㗖武庚則躑躅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為成王言之其辭不得不危且急也既而成王悟周公帰管蔡武庚卒於叛蓋其參謀造禍非一日矣或曰向使成王未悟周公未帰而管蔡武庚之反已熾則如之何

曰周公亦身任其責力請誅之而已不誅則王室必危天下必亂周公亦盡其忠誠而已他豈暇顧哉

衛史魚事靈公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命殯於客位進伯玉退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之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太尉鄭弘數陳竇憲權勢太甚奏憲黨張林楊光貪殘吏與光舊因以告之憲奏弘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炳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吳長史張紘還家道病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基據勢無假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而以義斷恩也權省書為之流涕

晉散騎常侍隴西辛謐有高名歷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魏主閔備禮徵為太常謐遺閔書以為物極則

反致至則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廉享喬松之壽矣因不食而卒

房玄齡告老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膳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

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
中國内為前代雪耻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
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
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
録此衆鳴死且不朽

裴度鎮河東以疾求歸東都及薨文宗怪無遺表問
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貎不
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輙問度老少
用舍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朱全忠篡唐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説錢鏐舉兵討梁
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柰何交臂事
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
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唐進士梁震累舉未第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
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
不慕榮官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
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
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為先輩

梁王檀襲晉陽奄至城下晝夜急攻城幾陷者數四
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
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
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
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擊梁兵梁兵大驚引卻
李嗣昭亦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晉陽朝發上
黨夕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
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

張詠倜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

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故
所至以政績聞帝嘗稱其才堪將帥以疾不盡其用
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
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
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嘆其忠謚忠
定

富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
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仕弼雖家居朝
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書

因主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弼早有公弼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

趙康靖公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常置左右以時覽閱之

胡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詔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謚文定

張浚去國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嚮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嘆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金使至必問浚安在而秦檜懼其復用令臺臣有所彈劾語必及浚謂為國賊必欲殺之檜死乃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丧母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慮虜數年間勢必乘釁用兵而吾方溺於晏安謂虜可信莫為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乃上疏極言沈該万俟卨湯思退謂敵未有釁而浚乃若禍在年歲間者皆笑其狂臺諫湯鵬舉凌哲等論浚客在罪籍倡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或遠方生患復安置永州

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為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群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為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執政惡之然為山南道廉訪僉事及羅占攻冀寧蔡罕拒戰詔遣參知政事也先如三人往解之既受命不前進禎上疏劾之不報禎嘆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有訪之者不

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淨而已後蔡罕傳皇太子旨訪
以時事禎復書曰合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内外長淮
南北悉為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右日思薦食
上國褻漢荊楚川蜀滛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
閤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冦賈
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借名義尊君父
倡其說于天下閤下将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
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國家之事能不為閤下
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為師僕之惓惓為言者

獻忠之道也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
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
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
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
之簒千載之下雖有智辨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
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
志肆其寵樂使怠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
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汏而鬼神弗福也其能
久乎閤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

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
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
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蔡罕深納其
說

羅侍郎玘字景鳴致仕既歸遺書知舊拳拳以時事
為念寧濠将叛遣使齎金餽景鳴于山中景鳴知之
一夕逃去家人莫知其處及叛知府魯瑛将兵從討
賊力疾與書勉以忠義曰老夫聽捷音地下矣嗚呼

烈矣哉

輔臣王錫爵歸省畱獻忠言疏曰臣即日離闕廷南
矣臣蒙 皇上之知分雖君臣情實父子忍以其身
之在遠不一吐憂治危明之念臣聞天子謂之官家
言以官為家不以家為家也今太倉之儲謂之内帑
言即此是天子私蔵無他私也邇者 國儲耗竭邊
費浩繁諸司縮手不敢輕議蠲賑無非為 皇上家
計耳乃一家之中又析一家額進之外又有加進此
在歲豊易處之時且非令典况儉歳乎在内用偶乏

之際尚曰權宜況本無之用乎乃言者人人勸　皇
上之儉不知　皇上未嘗不儉但儉而積之無用與
奢而用之不經等耳自天子達于庶人憂貧者未必
富知取者必先予幸　皇上思之臣聞古昔盛時工
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九皆以廣聰聽而達下
情也　皇上至仁雅量近年言事諸臣涵覆居多即
間有聞見不真言語無次自取罪譴者天地之大何
所不容臣請　皇上與之更始一體録用之而用之
當先自與臣異同銑仲高桂等始至於李材幽囚日

久罪不蔽律臣不敢望　皇上録用但望　皇上寬
而生之臣愁苦灼腸多多條此以當去後千秋之鑑
而竊自附野人芹曝之誠云

學古適用編卷之九十一

士大夫居鄉亦有事做

呂純如孟諧　輯

趙威后問齊使者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
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
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
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
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
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
率民而于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於陵子仲尚

存耶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
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胡為至今不殺乎
北海王烈避亂隱處遼東器業過人善教誘有盜牛
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
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
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
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
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
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

而反或望盧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
李畋乖崖語録云張公詠在成都嘗感異夢召黄丞
事燕濟問其有何陰德黄曰無他長但每歲禾麥熟
時以三萬緡收糴至明年民或艱食即與元糴斟斛
不增價糶之在巳初無損於人頗獲濟乖崖嘉歎遂
坐黄而拜焉嘗謂黄此事今士夫居鄉自可量力倣
為若有司以此施條格為患不細
朱熹家貧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
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攻偽

學日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
者笑而不答所著有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
集註太極圖通書通鑑綱目等書其門人不可勝計
最知名者黄榦李燔榦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
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
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
在此吾無憾矣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
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有所
發乃從而折衷之諸生畏服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
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
功業矣
廣州東莞人何真少英偉好書劔元末仕為河源務
副使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率衆保障至正乙未邑
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
玉以歸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
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奈何
養虎為害成慚謝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
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為將烹已也真乃縛奴於上

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
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炊火奴一號
則群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之於是人服其
賞罰有章以為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號歸之
遂併有秦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或陳符瑞勸為尉
陀計者輙斥絶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
克佐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户口兵馬錢糧表奉
歸附永忠遣人送真表詣京師　上賜詔褒真謂其
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視漢唐名臣竇融李勣奚讓特

召真乘傳入朝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

鴛湖朱東山與戚納湖等同社十人皆以道義相許
與捐貲為會擇市義田公同收租除賦稅外積貯其
餘又擇田市之如此數年得田幾百畝供會中存恤
之費餘則計畝均分不使賦繁役重反遺後累積久
愈多皆以其半為市田之需以其半為不虞之備凡
與會者或值嫁娶或值疾病死喪則量其事之重輕
以周其急若有外患相臨災出無妄一人受侮九人

直之有謀者獻謀有力者効力協心共舉務在必白
或禍雁由天孽自己作豈惟不與救恤且鳴鼓而絕
之蓋明勸懲成禮俗禦奸頑廣儲蓄救災恤患厚本
抑末深得井田遺意行之既久合異為同聯疎為戚
他日雖有聚散離合而其子若孫或有煢煢孑立亦
必保恤扶持毋令失所至於鄉黨中或有崇節守義
可以表正閭里者皆得以義起恤其貧顯其善不使
泯沒無聞斯則雖非大有為於天下而能善其俗於
一方亦士君子之居鄉者所當有事也厥後東山公
嗣君諱國祚爲元拜相而侍御戚君于國學士陳君
懿典即納湖與社中陳秀林之子且十人後俱多彬
彬賢者亦足以見天之報施善人蓋不爽云

瓊州士子赴提學試涉海甚艱嘉靖二十六年沒者
數百人臨高知縣陳址與馬并失縣印其考貢之年
地遠不至者亦不復補　神宗初即位瓊紳王忠銘
先生請于　朝以備兵使者攝之瓊士德之又建書
院捐學田立鄉約保甲之法兵使者通行一府地方
以寧鄉人建祠祀之吁為德於鄉而食其報者磨銘

可以永矣

嘉靖之季閩倭患歲棘焚刼慘毒歲歲被人烏崔竄
歸則無棲徬徨淨沽思為妻子一日之託而不可得
鄉紳董見龍自吏部假歸謀於族請於當事割槖中
氷蘗之餘拓地市田鳩工伐石築龍塘堡為丈三百
為門五屹然濱海一金湯云又為創社倉立義田條
華壓覽看航海封之害而沿海窮民始有寧宇又有
一餐飽飯下喉也賢者有益於人國寧獨在朝其在
鄉亦如此

學古適用篇九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純如撰純如字孟諧一字益軒吳江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是編採前代至明凡前事之可爲後法者分類編次爲九十一門亦間附以論斷前有自序謂馮慕岡經世實用義在憲章當世而明以前存而不論馮琢菴經濟類編羅列雖多間或不適於用萬思默經世要畧其揚搉者止於就人彙事未嘗就事求人玆編大意仿三書之體而所列事蹟則以適於用者爲主然事變靡常情勢各異譬之古方今病貴於臨證詳求亦未可執以一定之法遽謂之適於用也

經史典奧六十七卷（一）

〔明〕來斯行輯

重慶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刻本

經史典奧敘

吾儒之有經史若日月星辰之麗于天江淮河漢之行于地也經史之有注疏若步天測晷者之有渾儀土圭而行地者之必藉舟車馬足也自註疏之學不講而涉鉅川者徒嘆汒無涯涘而走遠道者一里亭徼之不知而逐處徼竟不得止息之所也今國

子監奉
旨刊刻者爲經十有三爲史
二十有一總錄成書八十六
卷經取其六史取其三捃摭
會萃幾無餘力矣名之曰典

奥或曰諸經皆經宣聖之手
而獨取其六諸史皆歷代名
筆而獨取其三豈自此以外
皆可廢乎應之曰不然經史
獨錄其微辭奥義耳其典奥

之處惟註疏是考辭非微渺
則不錄而義非奥窔則不錄
或問典奥二字之所本應之
曰典之爲訓爲常爲彝爲憲
爲則以至歷之千古而如新

傳之百王而莫易皆典之類
也奥之爲訓爲深爲閫爲秘
爲邃爲累辭之所莫解爲膚
淺之所難通皆奥之類也故
易稱探賾索隱詩稱遠猶辰

告此典奥之所權輿矣至易之王賈詩之毛鄭書之孔氏春禮之戴杜周官之賈鄭皆鼓吹六經發明四代而後世宋儒非不各有著明而持論

本于竺乾芟削及于百氏漢唐之家法邈然盡矣譬如考六書者據唐晉之隸餘謾言孔壁先秦之奇字豈不重可惜哉行自束髮以來即營精

此書大都昉蹟于漢雋諸篇意欲盡發諸經之秘旁及子氏之繁而時日難俟歲月易賒姑殺青見在以俟後賢云爾旹

崇禎壬申中秋前四日閩右方伯來斯行敘

經史典奥目錄

魏世家

卷之四十四

史記

田敬仲完世家　孔子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楚元王世家　荆燕世家

齊悼惠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卷之四十五

史記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絳侯周勃世家　梁孝王世家

五宗世家　三王世家

卷之四十六

史記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老莊申韓列傳　司馬穰苴列傳

孫子吳起列傳　伍子胥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商君列傳

蘇秦列傳

卷之四十七

史記

張儀列傳　樗里子甘茂列傳

白起王翦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信陵君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樂毅列傳

卷之四十八

史記

廉頗藺相如傳　趙奢李牧附

田單列傳　魯仲連鄒陽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呂不韋列傳

刺客列傳　李斯列傳

卷之四十九

史記

張耳陳餘列傳　黥布列傳

食貨志　郊祀志

卷之五十六

前漢書

天文志　五行志

地理志　溝洫志

藝文志

卷之五十七

前漢書

陳勝項籍列傳　韓彭英盧吳傳

荆燕吳傳　楚元王傳 附孫向

蕭何曹參傳　酈陸朱劉叔孫傳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蒯伍江息夫傳　賈誼傳

爰盎鼂錯傳　賈鄒枚路傳

竇田灌韓列傳　景十三王列傳

李廣蘇建列傳

卷之五十八

前漢書

衛青霍去病列傳　張湯傳

武五子傳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東方朔傳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

卷之五十九

前漢書

霍光金日磾傳　趙充國辛慶忌傳

傅常鄭甘陳段傳　雋疏于薛平彭傳

卷之六十

前漢書

王貢兩龔鮑傳　韋賢傳

魏相丙吉傳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趙尹韓張兩王列傳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

卷之六十一

前漢書

匡張孔馬傳　王商史丹傅喜傳

經史典奧目錄終

經史典奥卷之一

魏王弼註　唐孔頴達疏　明來斯行輯

易上

乾

潛龍　見龍　飛龍　亢龍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疏潛者隱伏之名龍者變化之物言天之自然之氣起於建子之月陰氣始盛陽氣潛在地下故言初九潛龍也出潛離隱故曰見龍不行不躍而在乎天非飛而何故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也上九亢陽之至大而極盛故曰亢龍

品物流形　保合太和　首出庶物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成寧

疏言乾能用天之德使雲氣流行雨澤施布故品類之物流布成形各得亨通無所壅蔽是其亨也純陽剛暴若无和順則物不得利又失其正以能保安合會大利之道乃能利貞於萬物言萬物得利而貞正也聖人上法乾德生養萬物言聖人爲君在衆物之上最尊高於物似頭首出於衆物之上各置君長以領萬國故萬國皆得寧也

坤

履霜堅冰至　含章　括囊　龍戰于野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用六利永貞

疏初六陰氣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踐其霜微而積漸故堅冰乃至義所謂陰道初雖柔順

漸漸積著乃至堅剛章美也既居陰極能自降
退不爲事始唯内含章美之道待命乃行可以
得正故曰含章可貞括結也囊所以貯物以譬
心藏知也閉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以陽謂之
龍上六是陰之至極陰盛似陽故稱龍馬盛而
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陽氣之龍與之交
戰即說卦云戰乎乾是也戰於卦外故曰于野
陰陽相傷故其血玄黄括古活反

黄中通理

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
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
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
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馬猶未離其類也故稱
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疏黄中通理者以黄居中兼四方之色奉承臣
職是通曉物理也

屯

天造草昧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
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草謂草創昧謂冥昧言天造萬物於草創之始
如在冥昧之時也董云草昧微物昧音妹

磐桓　乘馬班如　即鹿无虞　屯其膏　泣血漣
如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
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六三即鹿无虞惟
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六四乘馬班如求婚

媾往吉无不利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上六乘
馬班如泣血漣如
疏磐桓不進之貌處屯之初動即難生故磐桓
也乘馬班如者子夏傳云班如者謂相牽不進
也馬季長云班班旋不進也言二欲乘馬往適
於五正道未通故班旋而不進也疏即就也虞
謂虞官如人之田獵欲從就於鹿當有虞官助
已商度形勢可否乃始得鹿若無虞官即虛入
於林木之中必不得鹿膏謂膏澤恩惠之類言

九五旣居尊位當恢弘博施惟繫應在二而所
施者褊狹是屯難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者貞正
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是小正爲吉若大人不
能恢弘博施是大正爲凶處險難之極而下無
應援窮困闇厄无所委仰故泣血漣如磐本亦
作磐又作槃步干反漣如說文云泣下也音連

蒙

果行育德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疏君子當發此蒙道以果決其行告示蒙者則
初筮之義育德謂隱默懷藏不自彰顯以育養
其德也

發蒙　包蒙　子克家　金夫　困蒙　擊蒙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九二包蒙吉
納婦吉子克家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
利六四困蒙吝六五童蒙吉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
禦寇

發蒙者處蒙之初二照其上故蒙發也疏包謂
包含九二以剛居中童蒙悉來歸已九二能含
容而不距皆與之決疑故得吉也此爻在下體
之中能包蒙納婦任內理中幹了其任卽是子
孫能克荷家事故云子克家也見金夫者謂上
九以其剛陽故稱金夫此六三之女自往求見
於金夫女之爲體正行以待命而嫁今先求於
夫是爲女不能自保其躬六四在兩陰之中去
九二旣遠無人發去其童蒙故曰困於蒙昧而
有鄙吝上九處蒙之終以剛居上能擊去衆陰
之蒙合上下之願故莫不順從也

訟

窒惕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疏窒塞也惕懼也凡訟者物有不和情相乖爭
而致其訟凡訟之體不可妄興必有信實被物
止塞而能惕懼中道而止乃得吉也窒張栗反
徐得息反

鞶帶　終朝三褫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者也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之間褫帶者三也鞶大也步干反王肅作槃旦至食時爲終朝褫徐勑紙反又直是反王肅云解也

師

丈人

師貞丈人吉无咎

丈人嚴莊之稱也爲師之正丈人乃吉也

容民畜衆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疏容民畜衆者言君子法此師卦容納其民畜養其衆若爲人除害使衆得寧此則容民畜衆也

輿尸　左次

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无咎

以陰處陽以柔處剛進則无應退无所守以此用師宜獲輿尸之凶四得位而无應无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左次之而无咎也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漢書韓信云兵法欲右背山陵前左水澤

比

盈缶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身處比之首應不在一心無私吝莫不比之有此孚信盈溢質素之缶以此待物物皆歸向從始至終尋常恒來非唯一人而已更有他人並來而得吉故云終來有他吉也

小畜

密雲不雨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密雲不雨者若陽之上升陰能畜止兩氣相薄則爲雨也今唯能畜止九三其氣被畜但爲密雲初九九二猶自上通所以不能爲雨也

牽復　輿說輻　反目　攣如　月幾望

九二牽復吉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六四有孚血去

惕出无咎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上九旣雨旣處
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牽謂牽連復謂反復二欲往五五非止畜之極
不閉固於巳可自牽連反復於上而得吉也九
三欲復而進上九固而止之不可以行故車輿
說其輻夫妻反目者上九體巽爲長女之陰令
九三之陽被長女閉固不能自復夫妻乖戾故
反目相視有孚攣如者五居尊位不疑於二來
而不距二既牽挽而來巳又攀攣而迎接志意

合同不有專固相逼是有信而相牽攣也如語
辭月幾望者婦人之制夫猶如月在望時盛極
以敵日也幾辭也輻車下縛也鄭云伏菟音福
本亦作輹音服攣連也子夏傳作戀云思也力
專反徐又力轉反幾音祈又音機

履

不咥人

履虎尾不咥人亨

不咥人亨者以六三在兌體兌爲和說而應乾
剛雖履其危而不見害故得亨通猶若履虎尾
不見咥嚙於人咥齧也直結反

辨上下　定民志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尊在上澤卑處下君子法此履卦之象以分
辨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意使尊卑有序也

素履　坦坦　幽人　眇能視　跛能履　愬愬
視履考祥

初九素履往无咎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六三眇

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九四履
虎尾愬愬終吉九五夬履貞厲上九視履考祥其旋
元吉

處履之初爲履之始履道惡華故素而无咎坦
坦平易之貌九二以陽處陰履於謙退巳能謙
退故履道坦坦平易無險難也既無險難故在
幽隱之人守正得吉居履之時當須謙退今六
三以陰居陽而又失其位以此視物猶如眇目
自爲能視不足爲明也以此履踐猶如跛足自

爲能履不足與之行也四以陽承陽處嫌隙之地故愬愬危懼也祥謂徵祥上九處履之極履道已成故視其所履之行善惡得失考其禍福之徵祥眇字書云盲也說文云小目妙小反跛足跛也波我反愬愬子夏傳云恐懼貌何休注公羊傳云驚愕也愬山革反

泰

小往大來

泰小往大來吉亨

陰去故小往陽長故大來

財成　輔相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物皆通泰則上下失節君於此時當翦財成就天地之道輔助天地所生之宜以左右民左右助也以助養其人也財音才徐才載反荀作裁左音佐右音佑

拔茅茹　包荒　艱貞　翩翩　城復于隍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牽引之貌也九二體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穢受納馮河者也三處天地之將閉平路之將陂時將大變世將大革而居不失其正動不失其應艱而能貞不失其義故无咎也乾樂上復坤樂

下復四處坤首不固所居見命則退故曰翩翩也居泰上極各反所應泰道將滅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是故城復于隍卑道崩也子夏傳云城之爲體由基土培扶乃得爲城今下不培扶城則損壞以此崩倒反復于隍猶君之爲體由臣之輔翼今上下不交臣不扶君君道傾危故云城復于隍茹汝據反

否

大往小來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陽氣往而陰氣來故曰大往小來陽主生息故稱大陰主消耗故稱小

儉德辟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儉德辟難者言君子於否塞之時以節儉爲德辟其危難不可榮華其身以居倖位也

包承　包羞　疇離祉　休否　苞桑　傾否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六三包羞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亾其亾繫于苞桑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六二居否之世而得其位用其至順包承於上小人路通內柔外剛大人否之其道乃亨包羞者俱用小道以承其上而位不當所以包羞也疇謂疇匹謂初六也離麗也謂附著也言九四命初身既无咎初既被命附依祉福言初六得福也休美也謂能行休美之事於否塞之時能施此否閉之道遏絕小人則是否之休美者也故云休否苞本也凡物繫於桑之苞本則牢固也若能其亾其亾以自戒慎則有繫於苞桑之固无傾危也處否之極否道已終此上九能傾毀其否故曰傾否也

同人

類族辨物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族聚也言君子法此同人以類而聚也辨物謂

分辨事物各同其黨使自相同不間雜也

伏戎于莽　號咷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三居同人之際履下卦之極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物黨相分欲爭其道貪於所比據上之應其敵剛健非力所當故伏戎于莽不敢顯亢也體柔居中衆之所與執用剛直衆所未從故近隔乎二剛未獲厥志是以先號咷也號咷啼

呼也號戸羔反咷道刀反

謙

下濟而光明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艮爲陽卦又爲山天之高明今在下體亦是天道下濟之義也下濟者謂降下濟生萬物也而光明者謂三光垂耀而顯明也

裒多益寡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多者用謙以爲裒少者用謙以爲益隨物而與施不失平也裒聚也於先多者其物雖多未得積聚以謙故益其物更多而積聚故云多者用謙以爲裒也其物先少今既用謙而更增益故云用謙以爲益也裒蒲侯反

鳴謙　勞謙　撝謙　鳴謙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六四无不利撝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鳴謙者謂聲名也六二處正得中行謙廣遠故曰鳴謙勞謙君子者處下體之極履得其位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上承下接勞倦於謙也四處三之上而用謙焉則是自上下下之義也承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也盡乎奉上下下之道故无不利指撝皆謙不違則也上六最處於外不與內政不能於實事而謙但有虛名聲聞

之謙故云鳴謙撝指撝也義與麾用毁皮反

豫

殷薦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是陽氣之聲奮是震動之狀雷旣出地震動萬物被陽氣而生各皆逸豫故曰雷出地奮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者雷是鼓動故先王發此鼓動而作樂崇盛德業樂以發揚盛德故也殷

薦之上帝者用此殷盛之樂薦祭上帝也象雷出地而向天也

鳴豫　介于石　盱豫　由豫　朋盍簪　冥豫

初六鳴豫凶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六三盱豫悔遲有悔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六五貞疾恒不死上九冥豫成有渝无咎

鳴豫者處豫之初而獨得應於四逸豫之甚是聲鳴于豫但逸樂之心則淫荒獨得於樂所以凶也介于石者得位履中安夫貞正不苟求逸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知幾事之初始明禍福之所生不苟求逸豫守志耿介似于石然見幾之速不待終竟一日去惡修善相守正得吉也盱謂睢盱喜悅之貌若睢盱之求豫則悔吝也九四處豫之時居動之始獨體陽爻衆陰所從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曰由豫大有得也夫不信於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則朋合疾也盍合也簪疾也上六處動豫之極極豫盡樂如俾晝作夜不能休已滅亡在近若能自忍改變不爲

冥豫乃得无咎也簪徐側林反鄭云速也王肅又祖感反

隨

嚮晦入宴息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者明物皆說豫相隨不勞明鑒故君子象之鄭玄云晦宴也猶人君既夕之後入於宴寢而止息也嚮本又作向許亮反王肅本作鄉音同宴徐烏練反王肅烏顯反

蠱

先甲　後甲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創制之令既在有爲之時不可因仍舊令今用創制之令以治於人人若犯者未可卽加刑罰以民未習故先此宣令之前三日殷勤而語之又如此宜令之後三日更丁寧而語之其人不從乃加刑罰也鄭義以爲甲者造作新命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

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
也今案輔嗣注甲者創制之令不云創制之日
又巽卦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申命
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則輔嗣
不以甲爲創制之日而諸儒不顧輔嗣注旨妄
作異端非也先息薦反

振民育德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能搖動散布潤澤今山下有風取君子能以

恩澤下振於民育養以德振民象山下有風育
德象山在上也育王肅作毓古育字

幹父之蠱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幹父之蠱者處事之首以柔巽之質幹父之事
堪其任也

高尚其事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最處事上不復以世事爲心不係累於職位故
不承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尚其清虛之事故云
高尚其事也

臨

容保民无疆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君子於此臨卦之時其下莫不喜說和順在上
容保民无疆者容謂容受也保安其民无有彊
境象地之闊遠故云无疆也

甘臨　至臨　知臨　敦臨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六四至臨无咎六五
知臨大君之宜吉上六敦臨吉无咎

甘臨者謂甘美諂佞也履非其位居剛長之世
而以邪說臨物故无攸利也六四履得其位能
盡其至極之善而爲臨故云至臨六五處於尊
位履得其中能納剛以禮用建其正不忌剛長
而能任之故聰明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
能是知爲臨之道大君之所宜以吉也敦厚也
上六處坤之上敦厚而爲臨志在助賢以敦爲

德故云致臨

觀

有孚顒若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顒是嚴正之貌若助語辭言下觀而化皆孚信

容貌儼然也

神道設教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

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天既不言而行不爲而成聖人法則天之神道惟身自行善垂化於人不假言語教戒不須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觀化服從故云天下服矣

省方觀民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省視萬方觀看民之風俗以設於教非諸侯以下之所爲故云先王也

童觀　闚觀　觀我生　觀國之光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闚觀利女貞六三觀我生進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童觀者處於觀時而最遠朝廷之美體是柔弱不能自進無所鑒見唯於童稚之子而觀望也闚觀者既是陰爻又處在卦內性又柔弱惟闚竊而觀如此之事唯利女之所貞非丈夫所爲之事也觀我生進退者我生我身所動出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之時又居上體之下復是可退之地遠則不爲童觀近則未爲觀國居在

進退之處可以自觀我之動出也故時可則進時不可則退觀風相機未失其道故曰觀我生進退也道得名生者道是開通生利萬物故繫辭云生生之謂易是道爲生也最近至尊是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者居在親近而得其位明習國之禮故宜利用賓于王庭也闚苦規反本亦作窺

噬嗑

明罰勅法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噬嗑之象其象在口雷電非噬嗑之體但噬嗑象外物既有雷電之體則雷電欲取明罰勑法可畏之義故連云雷電也

屨校滅趾　噬膚滅鼻　噬腊肉遇毒　噬乾胏得金矢　噬乾肉得黄金　何校滅耳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上九何校滅耳凶

屨謂著而履踐也校謂所施之械也處刑之初居无位之地是受刑之人非治刑之主凡過之所始必始於微積而不已遂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刑薄刑之不已遂至於誅在刑之初過輕戮薄必校之在足足爲懲誡故不復重犯故校之而足已沒其趾桎其小過誡其大惡過而能改乃是其福雖復滅趾可謂无咎六二處中得位是用刑者所刑中當故曰噬膚膚是柔脆之物以喻服罪受刑之人也乘剛而刑未盡順道噬過其分故至滅鼻言用刑太深也无咎者用刑得其所疾謂刑中其理故无咎也噬腊肉者腊是堅剛之肉也毒者苦惡之物也三處下體之上失政刑人刑人不服若齧其腊肉非但難齧亦更生怨咎猶噬腊而難入復遇其毒味然也三以柔不乘剛刑不侵順道雖有遇毒之吝於德亦无大咎乾胏是臠肉之乾者履不獲中居非其位以斯道治物物亦不服猶如噬乾胏然也金剛也矢直也雖刑不服物而能得

其剛直也乾肉堅也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以此治罪於人人亦不服如噬乾肉也得黄金者黄中也金剛也以居於中是黄也以柔乘剛是金也既中而行剛能行其戮剛勝者也故曰得黄金也何謂擔何處罰之極惡積不改故罪及其首何擔枷械滅沒於耳以至誅殺以其聰之不明積惡至此故象云聰不明也校爻敘及馬音敘腊馬云晞於陽而煬於火曰腊肉鄭註周禮小物全乾曰腊音昔胏馬云有骨謂之胏緇美

反

賁

賁其趾　賁其須　濡如　皤如　翰如　賁于丘

園　束帛戔戔　白賁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六二賁其須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上九白賁无咎

初九在賁之始以剛處下居於无位棄於不義安夫徒步以從其志者也故飾其趾須之爲物

上附者也循其所履以附於上故曰賁其須也濡如潤澤之理居得其位與二相比和合文飾而有潤澤故曰賁如濡如皤是素白之色六四有應在初欲往從之三爲巳難故巳猶豫或以文飾故賁如也或守貞素故皤如也白馬翰如者但鮮潔其馬其色翰如徘徊待之未敢輒進也丘園是質素之處六五處得尊位爲飾之主若能施飾在於質素之處不華侈費用則所束之帛戔戔衆多也處飾之終飾終則反素故在其質素不勞文飾故曰白賁无咎也須如字字從彡水邊作湏非皤詭文云老人貌董音槃云馬作足横行曰皤白波反翰董黄云馬舉頭高卬也馬荀云高也鄭云白也戶旦反戔戔馬云委積貌薛虞云禮之多也在干反又音牋

剝

剝牀以足　以辨　以膚　貫魚　碩果　得輿

剝廬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六三

剝之无咎六四剝牀以膚凶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牀者人之所以安也剝牀以足猶云剝牀之足也辨者足之上也剝道漸長故剝其辨也稍近於牀轉欲滅物之所初二剝牀民所以安未剝其身也至四剝道浸長牀既剝盡以及人身小人遂盛物將失身豈惟削正靡所不凶貫魚者謂衆陰也騈頭相次似若貫穿之魚碩果不食者處卦之終獨得完全不被剝落猶如碩大之

果不爲人食也若君子而居此位能覆蔭于下使得全安是君子居之則得車輿也若小人居之下無庇蔭在下之人被剝徹廬舍也辦足上也音辦具之辦貫穿也古亂反徐音館

復

至日閉關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冬至陰之復也夏至陽之復也故爲復則至於

寂然大靜先王則天地而行者也動復則靜行復則止事復則無事也

不遠復　休復　頻復　獨復　敦復　迷復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六二休復吉六三頻復厲无咎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

最處復初是始復者也旣在陽復卽能從而復之是迷而不遠卽能復也二得位處中最比於初陽爲仁行已在其上附而順之是降下於仁是休美之復也頻謂頻蹙六三處下體之上去復稍遠雖勝於上六迷復猶頻蹙而復復道宜速謂蹙而求復也中行獨復者處於上卦之下上下各有二陰已獨應初居衆陰之中故云中行獨自應初故云獨復敦復者處坤之中是敦厚於復故云敦復迷復凶者最處復後是迷闇於復以迷求復所以凶也頻如字本又作嚬嚬眉也鄭作顰音同

无妄

茂對時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茂盛也馬云茂勉也對配也物皆不敢妄然後萬物乃得各全其性對時育物莫盛於斯也

菑畬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代終已成而不造也菑田一歲也董云反草也側其反畬田三歲也董云

悉耨曰畬説文云二歳治田也音餘字林弋恕反

大畜

不家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不家食吉者已有大畜之資當須養順賢人不使賢人在家自食如此乃吉也

曰閑輿衛　童牛之牿　豶豕之牙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六四童牛

之牿六五豶豕之牙吉

閑閑也衛護也進得其時涉難无患雖门有人欲閑閑車輿乃是防衛見護也童牛之牿者處艮之始履得其位能抑止剛健之初距此初九不須用角故用童牛牿止其初也豶除也除其牙也然豶之爲除爾雅無訓案爾雅云墳大防則豶是隄防之義此豶其牙謂防止其牙古字假借雖豕傍土邊之異其義亦通牿牛瞓角着横木所以告人古毒反豶劉云豕去勢曰豶符云反

頤

口實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養也觀此聖人所養物也自求口實者觀其自養求其口中之實也

朶頤　顛頤　拂頤　虎視眈眈　逐逐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六四顛頤吉

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靈龜謂神靈明鑒之龜兆以喻己之明德也朶頤謂朶動之頤以嚼物喻貪惏以求食也初九以陽處下而爲動始不能使物賴己而養而更自動求養是舍其靈龜之明兆觀我朶頤而躁求自損己廉靜之德行其貪竊之情所以凶也顛倒也六二處下體之中无應於上反倒下養初故曰顛頤拂違也履夫不正以養上九是自納於上以謟媚者也違養正之義故曰拂頤虎

視眈眈者以上養下不可褻瀆恒如虎視眈眈
然威而不猛也其欲逐逐者既養于下不可有
求其情之所欲逐逐然尚於敦實也眈眈威而
不猛也虎下視貌丁南反一音大南反逐逐如
字敦實也速也子夏傳作攸攸字林云攸當爲
逐蘊林音廸

大過

棟橈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棟橈者謂屋棟也本之與末俱橈弱以言衰亂
之世始終皆弱也

藉用白茅 稊 棟隆 滅頂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
无不利九三棟橈凶九四棟隆吉有它吝九五枯楊
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上六過涉滅頂凶无
咎

初六以柔處下心能謹愼薦藉於物用潔白之
茅言以潔素之道奉事於上也枯楊生稊者枯
謂枯槁稊謂楊之秀者棟隆吉者體居上體以
陽處陰能振救其弱不爲下所橈故得棟隆起
而獲吉也處大過之極是過越之甚也以此涉
危難乃至於滅頂言涉難深也稊徒稽反

坎

重險 天險 地險 設險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
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
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

矣哉

險難也若險難不重不爲至險不須便習亦可
濟也今險難既重是險之甚者若不便習不可
濟也天之爲險懸邈高遠不可升上此天之險
也若其可升不得保其威尊故以不可升爲險
也地以山川丘陵而爲險故使地所載之物保
守其全若无山川丘陵則地所載之物失其性
也故地以山川丘陵而爲險也設險者言王公
法象天地固其城池嚴其法令以保守其國也

重直龍反

水洊至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重險懸絕其水不以險之懸絕水亦相仍而至故謂爲習坎也以人之便習於坎猶若水之洊至水不以險爲難也洊爾雅云再也劉云仍也在薦反徐在悶反舊又才本反

坎窞　樽酒簋貳　用缶　納約自牖　徽纆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九二坎有險求小得六三來

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既處坎底上无應援是習爲險難之事无人應援故入于坎窞而至凶也樽酒簋貳者處重險而履得其位以承於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皆無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假外飾處坎以此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故云樽酒簋貳也用缶者既有樽酒簋二又用瓦缶之器故云用缶也納約自牖終无咎者納此儉約之物從牖而薦之可羞於王公可薦於宗廟故云終无咎也係用徽纆寘于叢棘者險陗之極不可升上嚴法峻整難可犯觸上六居此險陗之處犯其峻整之威所以被繫用其徽纆之繩寘於叢棘謂囚執之處以叢棘而禁之也窞說文云坎中更有坎徒坎反王肅又作徒感反云窞坎底也徽纆劉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徽許韋反纆音墨

離

重明以麗乎正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重明謂上下俱離麗乎正也者謂兩陰在內既有重明之德又附於正道所以化成天下也然陰居二位可謂爲正若陰居五位非其正位而云重明麗乎正者以五處於中正又居尊位雖

非陰陽之正乃是事理之正故總云麗於正也
明兩作離　繼明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離者離爲日日爲明今有上下二體故
云明兩作離也繼謂不絕也明照相繼不絕曠
也
大耋之嗟　焚如　涕沱　有嘉折首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九四突
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大耋之嗟凶者將旣老耋當須委事任人自取
逸樂若不委之於人則是不鼓擊其缶而爲歌
則至大耋老耄而咨嗟何可久長所以凶也焚
如者逼近至尊履非其位欲進其盛以焚炎其
上故云焚如也旣焚其上命必不全遂於離道
无應无承故云死如棄如六五履非其位不勝
其任以柔乘剛不能制下下剛而進將來害已
憂傷之深所以出涕滂沱憂戚而咨嗟也王用
出征者處離之極離道旣成物皆親附當除去
其非類以去民害故王用出征也有嘉折首獲
匪其醜者以出征罪人事必克獲故有嘉美之
功所斷罪人之首獲得匪其醜類乃得无咎也
耋馬云七十曰耋田節反王肅又云八十曰耋
他結反沱徒何反荀作池一本作沲
經史典奥卷之一終

魏王弼註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易下

咸

咸其拇　腓　股　憧憧往來　脢　輔頰舌

初六咸其拇六二咸其腓凶居吉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九四貞吉悔亾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九五咸其脢无悔上六咸其輔頰舌

拇足大指也體之最末初應在四俱處卦始爲

感淺末取譬一身末於足指而已故曰咸其拇也腓足之腓腸也六二應在九五咸道轉進離拇升腓腓體動躁躁以相感凶之道也股之爲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所感在股志在隨人者也志在隨人所執亦以賤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始在於感未盡感極惟欲思運動以求相應未能忘懷息照任夫自然故有憧憧往來然後朋從爾之所思也脢者心之上口之下也子夏易傳曰在脊曰脢馬融云脢背也鄭玄云脢脊肉也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說文云脢背肉也雖諸說不同大體皆在心上輔上頷也輔頰舌者言語之具咸道轉末在於口舌言語而已故云咸其輔頰舌也拇茂后反腓鄭云膊腸也房非反膊市兗反憧馬云行貌王肅云往來不絕貌昌容反脢武杯反又音每

恆

立不易方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君子立身得其恆久之道故不改易其方方猶道也

浚恆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浚深也最處卦底故曰深也深恆者以深爲恆是也施之於仁義卽不厭深施之於正卽求物之情過深是凶正害德无施而利故曰浚恆貞凶无攸利也浚荀潤反

振恒

上六振恒凶

振動也凡處於上者當守靜以制動今上六居恒之上處動之極以振爲恒所以凶也

遯

遯尾　係遯　好遯　嘉遯　肥遯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説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九五嘉遯貞吉上九肥遯无不利

遯尾厲者爲遯之尾最在後遯者也小人長於內應出外以避之而最在卦內是遯之爲後也逃遯之世宜遠遠而居先而爲遯尾禍所及也故曰遯尾厲也係遯者九三无應於上與二相比以陽附陰係意在二處遯之世而意有所係故曰係遯有疾厲者遯之爲義宜遠小人既係於陰卽是有疾憊而致危厲故曰有疾厲也九四處在於外而有應於內處外卽意欲遠遯應內則未能棄捨若好遯君子超然不顧所以得吉小人有所係戀卽不能遯故曰小人否也嘉美也五居於外得位居中是遯而得正二爲巳應不敢違拒從五之命率正其志遯而得正反制於內不惡而嚴得正之吉爲遯之美故曰嘉遯貞吉也肥饒裕也四五雖在於外皆在內有應猶有反顧之心惟上九最在外極無應於內心无疑顧是遯之最優故曰肥遯无所不利故曰无不利也

晉

康侯　錫馬蕃庶　晝日三接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之爲義進長之名此卦明臣之昇進故謂之晉康者美之名也侯謂昇進之臣也臣既柔進天子美之賜以車馬蕃多而衆庶故曰康侯用錫馬蕃庶也晝日三接者言非惟蒙賜蕃多又被親寵頻數一晝之間三度接見也

介福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介大也母者處內而成德者也初雖愁如但守
正不改終能受此大福於其所修故曰受茲介
福於其王母
晉如鼫鼠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晉如鼫鼠者鼫鼠有五能而不成伎之蟲也九
四履非其位上承於五下據三陰上不許其承
下不許其據以斯爲進无業可安无據可守事
事同鼫鼠无所成功也鼫鼠子夏傳作碩鼠五

技鼠也本草螻蛄一名鼫音石
明夷
蒞衆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蒞衆顯明蔽僞百姓者也所以君子能用此明
夷之道以臨于衆冕旒垂目黈纊塞耳无爲清
淨民化不欺若運其聰明顯其智慧民即逃其
密網姦詐愈生豈非藏明用晦反得其明也故
曰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也

明夷于飛　夷于左股　得其大首　獲明夷之心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九三明
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六四入于左腹獲明
夷之心于出門庭
明夷于飛者明夷是至闇之卦上六既居上極
爲明夷之主云飛者借飛鳥爲喻如鳥飛翔也
初九處于卦始去上六最遠是最遠於難遠難
過甚明夷遠遯絕跡匿形不由軌路高飛而去

故曰明夷于飛也夷于左股者左股被傷行不
能壯六二以柔居中用夷其明不行剛壯之事
者也故曰明夷夷于左股莊氏云言左者取其
傷小則比夷右未爲切也夷于左股明避難不
壯不爲闇主所疑猶得處位不至懷懼而行然
後徐徐用馬以自拯濟而獲其壯吉也大首謂
闇君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者初藏明而往託
狩而行至南方而發其明也九二應於上六是
明夷之臣發明以征闇君而得其大首故曰明

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也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
者凡右爲用事也從其左不從其右是卑順不
逆也腹者懐情之地六四體柔處坤與上六相
近是能執卑順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意也

家人

閑有家　无攸遂　中饋　嗃嗃　嘻嘻　有孚威
如

初九閑有家悔亾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九三家
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六四富家大吉九五

王假有家勿恤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治家之道在初即須嚴正立法防閑若黷亂之
後方始治之即有悔矣六二履中居位以陰應
陽盡婦人之義也婦人之道巽順爲常无所必
遂其所職主在於家中饋食供祭而已嗃嗃嚴
酷之意也嘻嘻喜笑之貌也九三處下體之上
爲一家之主以陽處陽行剛嚴之政故家人嗃
嗃雖復嗃嗃傷猛悔其酷厲猶保其吉故曰悔
厲吉若縱其婦子慢黷嘻嘻喜笑而无節則終

有恨辱故曰婦子嘻嘻終吝也上九處家人之
終家道大成刑于寡妻以著於外信行天下故
曰有孚也威被海内故曰威如威信竝立乃得
終於家道而吉從之故曰有孚威如終吉也嗃
呼各反嘻喜馬云笑聲喜悲反

睽

遇主于巷　天且劓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
劓无初有終

九二處睽之時而失其位將无所安五亦失位
與已同黨同趣相求不假遠涉而自相遇適在
於巷言遇之不遠故曰遇主於巷主謂五也其
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者剠額爲天截鼻爲劓既
處二四之間皆不相得其爲人也四從上刑之
故剠其額二從下刑之又截其鼻故曰其人天
且劓巷說文云里中道也廣雅云居也字書作
衖戸絳反掣鄭作挈云牛角皆踊曰挈昌逝反
徐市制反說文作觢之世反云角一俯一仰子

夏作契傳云一角仰也荀作觭剶魚器反王肅作觬觬魚一反

睽孤　豕負塗　載鬼一車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睽孤者處睽之極睽道未通故曰睽孤也見豕負塗者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巳處炎極三處澤盛睽之極也離為文明澤是卑穢以文明之極而覩至穢之物事同豕而負塗泥穢莫斯甚矣

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者見魅盈車怪異之甚也至睽將合至殊將通未至於治先見殊怪故又見載鬼一車載鬼不言見者為豕上有見字也見怪若斯懼來害已故先張之弧將攻害也物極則反睽極則通故後說之弧不復攻也

解

甲拆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天地解散雷雨乃作雷雨既作百果草木皆孚甲開拆莫不解散也拆說文云裂也勑宅反

射隼于高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隼者貪殘之鳥鸇鷂之屬墉墻也六三失位負乘不應於上即是罪釁之人故以譬於隼此借

飛鳥為喻而居下體之上其猶隼處高墉隼之為鳥宜在山林集於人家高墉必為人所繳射以譬六三處於高位必當被人所誅罰集荀尹反

損

懲忿窒慾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君子法此損道以懲止忿怒窒塞情慾夫人之情也感物而動境有順逆故情有忿欲懲者息

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忿欲皆有往來懲窒互
文而相足也
十朋之龜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朋黨也馬鄭皆案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一曰神
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
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
龜
夬

壯于頄　次且　莧陸夬夬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
咎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九五
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頄面權也謂上六也言九三處夬之時獨應上
六助於小人是以凶也次且行不前進也臀之
无膚居既失安行亦不進故曰臀无膚其行次
且也莧陸草之柔脆者也夬之爲義以剛決柔
以君子除小人者也五處尊位爲夬之主親決
上六決之至易也如決莧草然故曰莧陸夬夬
也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馬融
鄭玄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皆以莧陸爲一
董遇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以莧陸爲二頄求
龜反次本亦作趑或作𧿳同七私反且本亦作
趄或作跙同七餘反莧閑辨反
姤
繫于金柅　羸豕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謂九四也初六
陰質若繫於正應以從於四則貞而吉矣故曰
繫於金柅貞吉也羸豕謂牝豕也羣豕之中豭
強而牝弱也故謂牝豕爲羸豕柅徐乃履反又
女紀反羸劣隨反蹢直戟反徐治
益反一本作蹢躅直録反本亦作蠋
萃
除戎器　戒不虞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除者治也人既聚會不可无防備故君子於此之時修治戎器以戒備不虞也

一握爲笑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一握者小之貌也自比一握之間言至小也爲笑者非嚴毅之容言懦劣也已爲正配三以近寵若自號比爲一握之小執其謙退之容不與物爭則不憂於三往必得合而无咎矣握烏學

反傳氏作渥

齎咨 涕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齎咨者居萃之時最處上極五非所乘內又无應處上獨立无其援助危亾之甚居不獲安故齎咨而嗟嘆也若能知有危亾懼害之深憂危之甚至於涕洟滂沲如此居不獲安方得衆所不害故无咎矣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涕徐音體洟他麗反又音夷

升

虛邑

九三升虛邑

九三履得其位升於上六上六體是陰柔不距於已若升空虛之邑也

冥升

上六冥升利於不息之貞

冥升者冥猶暗也處升之上進而不已則是雖冥猶升也故曰冥升利於不息之貞者若冥升

在上陵物爲主則喪亾斯及若潔已修身施於爲政則以不息爲美故曰利於不息之貞

困

致命遂志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君子之人守道而死雖遭困厄之世期於致命喪身必當遂其高志不屈撓而移改也故曰致命遂志也

臀困于株木　朱紱方來　據于蒺蔾　來徐徐

金車　葛藟　臲卼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初六處困之時以陰爻最居窮下沉滯卑困居不獲安若臀之困于株木故曰臀困于株木也紱祭服也坎北方之卦朱紱南方之物處困用

謙能招異方者也故曰朱紱方來也蒺藜之草有刺而不可踐也六三以陰居陽志懷剛武已又无應欲下比於二二復剛陽非已所據故曰據于蒺藜也九二以剛德勝故曰金車也徐徐者疑懼之辭九四有應於初而碍於九二故曰困于金車欲棄之惜其配偶疑懼而行不敢疾速故來徐徐也葛藟引蔓纏繞之草臲卼動搖不安之貌上六處困之極極困者也而乘於剛下又無應行則纏繞居不得安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也藟似葛之草力軌反臲五結反說文作劓卼五骨反又音月

井

繘井　羸其瓶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汔幾也幾近也繘綆也雖汲水以至井上然綆出猶未離井口而鈎羸其瓶而覆之也棄其方成之功雖有出井之勞而與未汲不異喻今人

行常德須善始令終若有初無終則必致凶咎故曰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繘音橘徐又居窋反

勞民勸相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謂勞賚相猶助也井之爲義汲養而不窮君子以勞來之恩勤恤民隱勸助百姓使有成功此則養而不窮也

井泥　舊井无禽　井谷射鮒　井渫　井甃　井

洌　井收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六四井甃无咎九五井洌寒泉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初六最處井底上又無應沈滯滓穢即是井之下泥汚不堪食也故曰井泥不食也井泥而不可食即是久井不見渫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故曰舊井无禽也井之爲德以下汲上九二上

无其應下反比初施之於事正以谷中之水下注徹鮒井而似谷故曰井谷射鮒也鮒謂初也子夏傳云井中蝦蟆呼爲鮒魚也渫治去汚穢之名也井被渫治則清潔可食九三處下卦之上異初六井泥之時得位而有應於上井射鮒之象但井以上出爲用猶在下體未有成功功既未成井雖渫治未食也故曰井渫不食也以塼壘井修井之壞謂之爲甃六四得位而無應自守而已不能給上可以修井崩壞施之於人可以修德補過故曰井甃无咎也洌潔也九五居中得正而體剛直既體剛直則不食汚穢必須井潔而寒泉然後乃食以言剛正之主不納非賢必須行潔才高而後乃用故曰井洌寒泉食也物可收成者則謂之收如五穀之有收也上六處井之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者也故曰井收也勿幕有孚元吉者幕覆也井功已成若能不擅其美不專其功不自掩覆與衆共之則爲物所歸信能致其大功而獲元吉故曰勿幕

有孚元吉也泥乃計反鮒音付甃側舊反洌說文云水清也音列收徐詩救反又如字

革

治歷明時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君子以治歷明時者天時變改故須歷數所以君子觀玆革象修治歷數以明天時也

虎變　豹變　革面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征凶居貞吉
九五居中處尊以大人之德爲革之主損益前王創制立法有文章之美煥然可觀有似虎變其文彪炳則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不勞占決信德自著故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也上六居革之終變道巳成君子處之雖不能同九五革命創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潤色鴻業如豹文之蔚縟故曰君子豹變也小人革面者小人處之但能變其顏面容色順上而巳故曰小人革面也

鼎

正位凝命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君子以正位凝命者凝者嚴整之貌也鼎既成新卽須制法制法之美莫若上下有序正尊卑之位輕而難犯布嚴凝之命故君子象此以正位凝命也

雉膏　覆公餗　黃耳　金鉉　玉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雉膏不食者非其體實不受又上九不應於巳亦无所納雖有其器而无所用雖有雉膏而不能見食也鼎折足覆公餗者餗糝也八珍之膳鼎之實也初以出否至四所盛故當馨潔矣故以餗言之初處下體之下九四處上體之下上有所承而又應初下有所施既承且施非巳所堪故曰鼎折足鼎足既折則覆公餗也渥沾濡

之貌也既覆公餗體則渥霑也黃中也金剛也鉉所以貫鼎而舉之也五爲中位故曰黃耳應在九二以柔納剛故曰金鉉所納剛正故曰利貞也鼎玉鉉者玉者堅剛而有潤者也上九居鼎之終鼎道之成體剛處柔則是用玉鉉以自舉者也故曰鼎玉鉉也餗送鹿反

震

震來虩虩　笑言啞啞　七鬯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虩虩恐懼之貌也啞啞笑語之聲也震之爲用天之威怒所以肅整怠慢故迅雷風烈君子爲之變容施之於人事則是威嚴之教行於天下也當震之來莫不恐懼故曰震來虩虩也物既恐懼不敢爲非保安其福遂至笑語之盛故曰笑言啞啞也匕所以載鼎實鬯香酒也奉宗廟之盛者也震卦施之於人又爲長子長子則正體於上將所傳重出則撫軍守則監國威震驚於百里可以奉承宗廟彝器粢盛守而不失也

故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虩許逆反啞烏客反

洊雷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者重也因仍也雷相因仍乃爲威震也此是重震之卦故曰洊雷震也

震蘇蘇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蘇蘇恐懼不安之貌六三居不當位故震懼而蘇蘇然也雖不當位而无乘剛之逆故可以懼行而无災眚也蘇蘇王肅云躁動貌鄭云不安也

震索索　視矍矍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心不安之貌矍矍視不專之容上六處震之極極震者也既居震位欲求中理以自安而未能得故懼而索索視而矍矍无所安親征凶者夫處動懼之極而復征焉凶其宜也

艮

兼山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山艮者兩山兼重謂之兼山也直置一山已能鎮止今兩山重疊止義彌大故曰兼山艮也

艮其限　列其夤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限身之中人繫帶之處言三當兩象之中故謂之限施止於限故曰艮其限也夤當中脊之肉

也蕉燒灼也既止加其身之中則上下不通之義也是分列其夤夤既分列身將喪亡故憂危之切夤引眞反鄭本作臏徐本又音胤

敦艮

上九敦艮吉

敦厚也上九居艮之極極止者也在上能用敦厚以自止不陷非妄宜其吉也

漸

鴻漸于干　鴻漸于磐　衎衎　鴻漸于陸　鴻漸

于木　鴻漸于陵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鴻水鳥也干水涯也漸進之道自下升高故取譬鴻飛自下而上也初之始進未得祿位上无應援體又窮下若鴻之進于河之干不得安寧也磐山石之安者也衎衎樂也六二進而得位居中而應得可安之地故曰鴻漸于磐既得可安之地所以飲食衎衎然樂而獲吉福也陸高之頂也九三居下體之上是進而得高之象故曰鴻漸于陸也鳥而之木得其宜也六四進而得位故曰鴻漸于木也陵次陸者也九五進乎中位處於尊高故曰鴻漸乎陵磐畔于反衎戶旦反

歸妹

永終知敝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君子以永終知敝者歸妹相終始之道也故君子象此以永長其終知應有不終之敝故也

承筐无實　刲羊无血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女之爲行以上有承順爲美士之爲功以下有應命爲貴上六處卦之窮仰則无所承受故爲女承筐則虛而无實又下无其應下命則无應

之者故爲士刲羊則乾而无血刲苦圭反

豐

折獄致刑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者天之威動電者天之光耀雷電俱至則威明備足以爲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者君子法象天威而用刑罰亦當文明以動折獄斷決也斷決獄訟須得虛實之情致用刑罰必得輕重之中若動而不明則淫濫斯及故君子象於此

卦而折獄致刑

豐其蔀　日中見斗　豐其沛　日中見沬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二以陰居陰又處於內幽暗无所睹見所豐在於覆蔽故曰豐其蔀也蔀者覆曖障光明之物也日中見斗者二居離卦之中如日正中則至極盛者也處日中盛明之時而斗星顯見是二之至闇使斗星見明者也處光大之世而爲極闇之行譬日中而斗星見故曰日中見斗也沛幡幔所以禦盛光也沬微昧之明也以九三應在上六志在乎陰雖愈於六二以陰處陰亦未見免於闇也是所以豐在沛日中見沬也蔀音部王廙同蒲戶反王肅普苟反沛本或作旆又姚云滂沛也普貝反沬字林作昧亾太反云斗杓後星子夏傳云昧星之小者王肅云音妹沬徐武葢反又亾對反

旅

不留獄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爲旅象又上下二體艮止離明故君子象此以靜止明察審慎用刑而不稽留獄訟

旅瑣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瑣瑣者細小卑賤之貌也初六當旅之時最處下極是寄旅不得所安而爲斯卑賤之役然則

爲斯卑賤勞役亦其處於窮下故致此災故曰
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也

資斧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處上體之下不同九三之自尊然不得其
位猶寄旅之人求其次舍不獲平坦之所而得
用斧之地言用斧除荊棘然後乃處故曰旅于
處得其資斧也求安處而得資斧之地所以其
心不快也資斧如字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

張軌云齊斧益黃鉞斧也張宴云整齊也應劭
云齊利也

巽

隨風　申命行事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兩風相隨故曰隨風風既相隨物无不順故曰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者風之隨至非是令
初故君子訓之以申命行事也

史巫紛若　頻巽　田獲三品　先庚　後庚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九三頻巽吝六
四悔亾田獲三品九五貞吉悔亾无不利无初有終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史謂祝史巫謂巫覡並是接事鬼神之人也紛
若者盛多之貌頻者頻蹙憂戚之容也九三體
剛居正爲四所乘是志意窮屈不得申遂也三
品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厨也
申命令謂之庚民迷固久申不可卒故先申之
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之三日然後誅之民服其
罪无怨而獲吉矣

兌

麗澤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猶連也兩澤相連潤說之盛故曰麗澤兌也

和兌　孚兌　來兌　商兌　引兌

初九和兌吉九二孚兌吉悔亾六三來兌凶九四商
兌未寧介疾有喜九五孚于剝有厲上六引兌

初九居兌之初應不在一无所私說說之和也

說物以和何往不吉故曰和兌吉也九二說不
失中有信者也說而有信則吉從之故曰孚兌
吉也三爲陽位陰來居之是進來求說故言來
兌而以不正來說邪佞之道故曰來兌凶也商
商量裁制之謂也夫佞邪之人國之疾也三爲
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裁而隔之使三不
得進匡内制外未遑寧處故曰商兌未寧上六
以陰柔之質最在兌後是自靜退不同六三自
進求說必須他人見引然後乃說故曰引兌也

渙

渙其羣　渙有丘　渙汗其大號　渙其血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九五渙汗其大
號渙王居无咎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六四出在坎上已踰於險得位體巽與五志合
内掌機密外宣化命者也能爲羣物散其險害
故曰渙其羣也能散羣險則有大功故曰元吉
然處上體之下不可自專而得位承尊憂責復
重雖獲元吉猶宜於散難之中有丘墟未平之
慮爲其所思故曰渙有丘匪夷所思也人遇險
阨驚怖而勞則汗從體出故以汗喻險阨也九
五處尊履正在號令之中能行號令以散險阨
者也故曰渙汗其大號也血傷也逖遠也上九
處於卦上最遠於險不近侵害是能散其憂傷
去而逖出者也故曰渙其血去逖出也

節

苦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止也制度之名節止之義制事有節其道乃
亨故曰節亨節須得亨爲節過苦傷于刻薄物
所不堪不可復正故曰苦節不可貞也

制數度　議德行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數度謂尊卑禮命之多少德行謂人才堪任之
優劣君子象節以制其禮數等差皆使有度議
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

安節　甘節

六四安節亨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六四得位而上順於五是得節之道但能安行此節而不改變則何往不通故曰安節亨甘者不苦之名也九五居於尊位得正履中能以中正為節之主則當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之謂也為節而无傷害則是不苦而甘所以得吉故曰甘節吉

中孚

豚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魚者蟲之幽隱豚者獸之微賤人主內有誠信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矣莫不得所而獲吉故曰豚魚吉也

議獄緩死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中信之世必非故犯過失為辜情在可恕故君子以議其過失之獄緩捨當死之刑也

鳴鶴在陰 好爵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體剛處於卦內又在三四重陰之下而履不失中是不徇於外自任其真者也處於幽昧而行不失信則聲聞於外為同類之所應焉如鶴之鳴於幽遠則為其子所和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也靡散也又无偏應是不私權利惟德是與若我有好爵吾願與爾賢者分散而共之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翰音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上九處信之終信終則衰也信衰則詐起而忠篤內喪華美外揚若鳥於翰音登于天虛聲遠聞也故曰翰音登于天翰胡旦反

小過

飛鳥遺之音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者也六四處既濟之時履得其位而近不與三五相得如在舟而漏矣而舟漏則濡濕所以得濟者有衣袽也

未濟

汔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之時小才居位不能建功立德拔難濟險若能執柔用中委任賢哲則未濟有可濟之理

所以得通故曰未濟亨汔者將盡之名小才不能濟難事同小狐雖能渡水而无餘力必須水汔方可涉川未及登岸而濡其尾濟不免濡豈有所利故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也

慎辨物居方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不成烹飪未能濟物君子見未濟之時剛柔失正故用慎爲德辨別衆物各居其方使皆得安其所所以濟也

卷二終

經史典奥卷之三

魏王弼註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繫辭

摩　盪　易知　簡能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

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摩相切摩也言陰陽之交感盪相推盪也言運化之推移易謂易畧无所造爲以此爲知故曰乾以易知也簡謂簡省凝靜不須繁勞以此爲能故曰坤以簡能也摩本又作磨末何反盪衆家作蕩王肅音唐黨反

彌綸天地　精氣　遊魂　知周乎萬物　旁行　樂天知命　安土敦乎仁　範圍天地之化　曲成萬物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

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彌謂彌縫補合綸謂經綸牽引能補合牽引天地之道用此易道也精氣爲物者謂陰陽精靈之氣氤氳積聚而爲萬物也遊魂爲變者物既積聚極則分散將散之時浮遊精魂去離物形而爲改變則生變爲死成變爲敗或未死之間

變爲其類也聖人无物不知是知周於萬物天下皆養是道濟天下也聖人之德應變旁行无不被及而不有流移淫過若不應變化非理而動則爲流淫也順天施化是歡樂於天識物始終是自知性命順天道之常數知性命之始終任自然之理故不憂也萬物之性皆欲安靜於土敦厚於仁聖人能行此安土敦仁之化故能愛養萬物也範謂模範圍謂周圍言聖人所爲所作模範周圍天地之化養言法則天地以施

其化而不有過失違天地者也聖人隨變而應屈曲委細成就萬物而不有遺棄細小而不成也

専 直 翕 闢 知崇禮卑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専專一也直剛正也翕斂也止則翕斂其氣動則闢開以生物也知以崇爲貴禮以卑爲用

樞機 斷金 其臭如蘭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

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樞謂戶樞機謂弩牙言戶樞之轉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猶言行之動從身而發以及於物或是或非也金是堅剛之物能斷而截之盛言利之甚也此謂二人心行同也吐發言語氤氳臭氣香馥如蘭此謂二人言同也

幾事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幾謂幾微之事當須密愼預防禍害若其不密而漏泄禍害交起是害成也

慢藏　冶容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慢藏財物守掌不謹則教誨盜者使來取此物女子妖冶其容身不精慤是教誨淫者使來淫已也以此小人而居貴位驕矜而不謹愼而致寇至也藏才浪反冶王肅作野言妖野容儀教誨淫佚也音也

大衍　歸奇　再扐　四營　酬酢　祐神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

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奇凡四揲之餘不足復揲者也分而爲二旣揲之餘合掛於一故曰再扐而後掛凡閏十九年七閏爲一章五歲再閏者二故畧擧其凡也分而以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爲四三營也歸奇於扐四營也酬酢謂應對報答言易道如此若萬物有所求爲此易道可與應答萬物有求則報故曰可與酬酢也祐助也易道弘大可與助

成神化之功也扐馬云指閒也郎得反

制器者尚其象　受命也如響　參伍　错綜　極

深而研幾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

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

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

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

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

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

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

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

之謂也

制器尚象者謂造制形器法其爻卦之象若造

弧矢法睽之象造杵臼法小過之象也受命如

嚮者謂蓍受人命報人吉凶如嚮之應聲也參

三也伍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參合以相改變畧

舉三五諸數皆然也錯謂交錯綜謂總聚交錯

總聚其陰陽之數也易道弘大故聖人用之所

以窮極幽深而研覈幾微也

開物成務　易以貢　洗心　退藏於密　知來

藏往　神武而不殺　前民用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

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

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

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

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

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

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

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

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

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冒覆也言易能開通萬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務

有覆冒天下之道易之體用如此而已貢告也

六爻有吉凶之義變易以告人也聖人以此易
之卜筮洗蕩萬物之心萬物有疑則卜之是蕩
其疑心行善得吉行惡遇凶是盪其惡心也易
道進則盪除萬物之心退則不知其所以然萬
物日用而不知是功用藏於密也著定數於始
於卦爲來卦成象於終於著爲往以著望卦則
是知卦象將來之事故言神以知來以卦望著
則是聚於著象往去之事故言知以藏往也易
道深遠以吉凶禍福威服萬物故古之聰明叡

知神武之君謂伏羲等用此易道能威服天下
而不用刑殺而威服之也易道典起神理事物
豫爲法象以示於人以前民之所用定吉凶於
前民乃法之所用故云以前民用也

太極　兩儀　四象　縣象著明　備物致用　探
賾索隱　鉤深致遠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
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
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
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以成天下之亹
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
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
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即是太
初太一也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
儀也不言天地而言兩儀者指其物體下與四

象相對故曰兩儀謂兩體容儀也四象謂金木
水火禀天地而有土則分旺四季又地中之別
故唯云四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謂日
月中時徧照天下無幽不燭故云著明莫大乎
日月也備天下之物招致天下所用建立成就
天下之器以爲天下之利惟聖人能然探謂闚
探求取賾謂幽深難見卜筮則能闚探幽昧之
理故云探賾也索謂求索隱謂隱藏卜筮能求
索隱藏之處故云索隱也物在深處能鉤取之

物有遠方能招致之卜筮能然故云鉤深致遠
也亹亹勉也言天下萬事悉動而好生皆勉勉
營為此蓍龜知其好惡得失人則棄其惡而取
其好背其失而求其得是成天下之亹亹也

緼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
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
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
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緼淵奧也易之所立本乎乾坤若乾坤不存則
易道无由興起故乾坤是易道之所緼積之根
源也是與易為川府奧藏故云乾坤其易之緼
邪

貞勝　確然　隤然　大德曰生　大寶曰位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
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
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
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
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
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
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
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
曰義

貞者正也一也夫有動則未免乎累殉吉則未
離乎凶盡會通之變而不累於吉凶者其唯貞
者乎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萬變雖殊

可以執一御也確剛貌也隤柔貌也乾坤皆恒
一其德物由以成故簡易也施生而不為故能
常生故曰大德也夫无用則无所寶有用則有
所寶也无用而常足者莫妙乎道有用而弘道
者莫大乎位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嗺苦角反
隤大回反

結繩　以佃以漁　刳木　剡木　斷木　掘地
弦木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
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
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
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
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
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

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
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
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
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
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
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
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
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者用此罟罔或陸
畋以羅鳥獸或水澤以罔魚鱉也舟必用大木
刳鑿其中故云刳木也楫必須纖長理當剡削
故云剡木也杵須短木故斷木爲杵臼須鑿地
故掘地爲臼弧木弓也故云弦木爲弧

絪縕　化醇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絪縕相附著之義言天地無心自然得一唯二
氣絪縕共相和會萬物感之變化而精醇也天

地若有心爲二則不能使萬物化醇也絪本又
作氤同音因縕本又作氳紆云反

微顯闡幽　辨物正言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
斷辭則備矣
闡明也謂微而之顯幽而闡明也言易之所説
論其初微之事以至其終末顯著也論其初時
幽闇以至終末闡明也皆從微以至顯從幽以
至明觀其易辭是微而幽闇也演其義理則顯

見著明也辨物正言者謂辨天下之物各以類
正定言之若辨從物正言其能若辨順物正言
其馬是辨物正言也
六虛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
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
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

六虛六位也言陰陽周徧流動在六位之虛六
位言虛者位本无體因爻始見故稱虛也
變化云爲　情僞　辭慙　辭枝　辭游　辭屈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
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
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
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
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
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
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
者其辭屈
易旣備含諸事以是之故物之或以漸變改或
頓從化易或口之所云或身之所爲也情謂實
情僞謂虛僞虛實相感若以情實相感則利生
若以虛僞相感則害生也人情不同其辭各異
將欲違叛已者貌雖相親辭不以實故其辭慙
也枝謂樹枝也中心於事疑惑則其心不定其
辭分散若樹枝也游謂浮游誣罔善人其辭虛

漫故言其辭游也居不值時失其所守之志故
其辭屈撓不能申也
瘠馬　駁馬　吝嗇　子母牛　大輿　專　大塗
決躁　蒼筤竹　善鳴　馵足　作足　的顙
反生　蕃鮮　寡髮　廣顙　多白眼　隱伏　矯
輮　美脊　亟心　下首　薄蹄　科上槁　果蓏
闕寺　黔喙　毀折　附決　剛鹵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
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坤爲地爲母

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
爲柄其於地也爲黑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
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
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
健爲蕃鮮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
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
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坎爲水爲
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
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

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
其於木也爲堅多心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
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
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艮爲山爲徑路爲小
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
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
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瘠馬取其行健之甚瘠馬骨多也駁馬有牙如
鋸能食虎豹爾雅云鋸牙食虎豹此之謂也駁
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爲吝嗇取其地生物
不轉移也爲子母牛取其多蕃育而順之也爲
大輿取其能載萬物也爲旉取其春時氣至草
木皆吐旉布而生也爲大塗取其萬物之所生
也爲決躁取其剛動也爲蒼筤竹竹初生之時
色蒼筤取其春生之美也其於馬也爲善鳴取
其象雷聲之遠聞也爲馵足馬後足白爲馵取
其動而見也爲作足取其動而行健也爲的顙
白顙爲的顙亦取動而見也其於稼也爲反生

取其始生戴甲而出也鮮明也取其春時草木
蕃育而鮮明其於人也爲寡髮寡少也風落樹
之華葉則在樹者稀疏如人之少髮亦類於此
故爲寡髮也爲廣顙顙濶爲廣顙髮寡少之義
故爲廣顙也爲多白眼取躁人之眼其色多白
也爲隱伏取其水藏地中也爲矯輮取其使曲
者直爲矯使直者曲爲輮水流曲直故爲矯輮
也其於馬也爲美脊取其陽在中也爲亟心亟
急也取其中堅內動也爲下首取其水流向下

也爲蒲蹄取其水流迫地而行也科空也陰在內爲空木无空中者上必枯槁也木實爲果草實爲蓏取其出於山谷之中也爲閽寺取其禁止人也爲黔喙之屬取其山居之獸也兌西方之卦又兌主秋也取秋物成熟稾稈之屬則毀折也果蓏之屬則附決也其於地也爲剛鹵取水澤所停則鹹鹵也瘠在亦反旉花之通名鋪爲花朶謂之敷王肅音孚筤音郎萑音丸寡如字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矯紀表反下本作橋

同鞣如九反王肅奴又反又如又反一本作揉馬云果桃李之屬蓏瓜瓠之屬說文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蓏力火反黔其廉反徐音禽喙况廢反徐丁穢反

經史典奥卷之三

經史典奥卷之四

漢毛氏傳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詩國風上

周南

關關雎鳩　窈窕　好逑　流　寤寐　輾轉　芼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曰洲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流求也寤覺寐寢也臥而不周曰輾芼擇也雎七伃反芼毛報反

覃　萋萋　黃鳥　灌木　喈喈　莫莫　濩　師氏　汙　澣　衣　歸寧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

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
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萋萋
茂盛貌黃鳥摶黍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
遠聞也莫莫成就之貌濩煑之也師女師也古
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
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汙煩也私燕
服也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
廟進見於君子其餘則私也澣謂濯之耳衣謂

禕衣以下至褖衣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
耳澣古亂反喈音皆汙音烏
采采卷耳　頃筐　周行　崔嵬　虺隤　金罍
兕觥　砠　瘏　痡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
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
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
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欹筐易盈之

器也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崔嵬
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罍酒罇也韓詩云天
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
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爲雲
雷之形玄黃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山戴土
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孫炎曰痡人疲不能行
之病也瘏馬疲不能進之病也頃音傾行戶康
反罍盧回反砠七餘反瘏音塗痡音敷又普烏
反

樛木　葛藟　纍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木下曲曰樛藟似葛類草木疏云一名巨苽似
燕薁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纍纏繞
也藟本亦作虆力軌反纍力追反
螽斯　詵詵　振振　薨薨　繩繩　揖揖　蟄蟄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
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振振仁厚也薨薨衆

多也綎綎戒愼也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惟蚣蝑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蟲音終詵所巾反説文作䦮音同蚣粟容反蝑粟居反振音眞薨呼弘反揖子入側立二反蟄尺十反又直立反

夭夭　灼灼　蕡　蓁蓁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蕡實貌蓁蓁至盛貌蕡浮雲反

肅肅兔罝　丁丁　赳赳武夫　干城　好仇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扞也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罝兔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怨耦曰仇此兔罝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兔又作菟他故反罝子斜反説文子余反椓陟角反丁陟耕反赳居黝反干如字舊戶恒反

芣苢　掇　捋　袺　襭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芣苢馬舃馬舃車前也宜懷任馬掇拾也捋取也袺執衽也扱衽曰襭芣音浮苢本亦作苡音以掇都奪反一音知劣反捋力活反襭戶結反一本作擷同扱初洽反

泳　方　翹翹錯薪　楚　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潛行爲泳永長方泭也翹翹薪貌錯雜也楚雜
薪之中尤翹翹者秣養也說文云食馬穀也泳
音詠泭方于反本亦作游又作桴或作柎並同
沈旋音附方木置水爲柎栰也翹祁遙反秣莫
葛反
條枚　惄如調饑　條肄　魴魚赬尾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遵彼汝墳
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尾王室如燬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枚曰條榦曰枚惄饑意也調朝也箋惄思也未
見君子之時如朝饑之思食肄餘也斬而復生
曰肄赬赤也魚勞則尾赤惄本又作愵乃歷反
韓詩作㲻音同調張留反肄以自反一音以世
反魴符方反魚名赬勑貞反
趾　定　公姓　公族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
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定題也公姓

公同姓公族公同祖也疏題謂額也傳或作顛
釋畜云的顙曰顛顛亦額也故因此而誤定本
作題定都佞反字書作頙音同題徒分反
召南
被之僮僮　在公　祁祁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
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
濯溉饎爨之事祁祁舒遲也祭事畢夫人釋祭
服而去髲髢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
失被皮寄反僮音同饎酒食也昌志反祁巨私
反
喓喓草蟲　趯趯阜螽　惙惙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
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惙

惙憂也喓於遙反趯託歷反阜音婦螽音終惙
張劣反
筐　莒　湘　錡　釜　奠　宗室　有齊季女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
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
曰釜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齊敬季少也少
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

用魚芼之以蘋藻錡三足釜也其綺反亨煮也
本又作烹同普更反
蔽芾甘棠　茇　憩　拜　說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
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蔽芾小貌甘棠杜也茇草舍也憩息也拜拔也
說舍也蔽必袂反徐方計反又音必芾非貴反
徐方蓋反翦子踐反韓詩作箋初簡反茇蒲曷
反徐又扶蓋反說文作废敗必邁反又如　于憩

本又作揭起例反徐許罽反說本或作稅又作
脫同始銳反
厭浥行露　雀無角　鼠無牙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
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厭浥溼意也行道也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
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也視墻之穿而推其

類可謂鼠有牙厭於葉反徐於十反又於立反
浥又於占反浥本又作挹同於及反又於劦反
埆音角又戶角反
紽　退食　委蛇　緎　縫　總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
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製委蛇行可
從迹也緎縫也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

也箋退食謂減膳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
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委於危反蛇音移
徐音域又于域反縫符龍反緫子公反
殷其靁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殷靁聲也山南曰陽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
雲雨以潤天下殷音隱靁亦作雷
摽有梅　墍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
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墍之求我庶
士迨其謂之
摽落也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墍取也摽婢小反
徐符表反梅木名也韓詩作楳墍許器反
嘒　小星　肅肅宵征　衾　裯　猶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惟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肅肅疾貌宵夜征行也

衾被也裯襌被也猶若也箋裯牀帳也諸妾夜
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嘒呼惠反衾起
金反裯直留反鄭音直俱反
嘯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嘯蹙口而出聲也
懷春　樸樕　純束　脫脫　帨　尨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
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

帨兮無使尨也吠
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樸樕小木也純束猶包
之也脫脫舒遲也帨佩巾也尨狗也樸蒲木反
樕音速純徒本反鄭徒尊反脫勑外反帨始銳
反沈始悅反尨美邦反
豝　騶虞　豵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
豵于嗟乎騶虞
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騶虞義獸

也白虎黒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一
歲日豵箋豕生三日豵豝百加反豵子公反徐
又在容反

耶

耿耿　隱憂　鑒　茹　棣棣　悄悄　羣小　覯
閔　寤辟有摽　匪澣衣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
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諸
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
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棣棣富而閑習也悄
悄憂貌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閔病也辟拊心
也摽拊心貌衣之不澣則憒辱無照察耿古幸
反鑒甲暫反茹如預反棣本或作逮同徒帝反
又音代

差池其羽　頡之頏之　佇立　塞淵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
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
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也飛而上曰頡飛而
下曰頏佇立久立也塞瘞淵深也差楚佳反又
楚宜反頡戶結反頏戶郎反瘞於例反

古處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
定寧不我顧

國君視外治夫人視內政當亦同德齊意以治
理國事如此是其常道今乃如是人莊公其所
接及我夫人不以古時恩意處遇之是不與之
同德齊意失月配日之義也處昌慮反又昌呂
反

終風　霾　曀　嚏　虺虺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
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曀不日有曀
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
願言則懷
終日風爲終風霾雨土也風而雨土爲霾陰而
風曰曀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
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
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虺虺震雷之聲靁亾皆
反又莫戒反嚏舊竹利反又丁四反

鏜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鏜然擊鼓聲也鏜吐當反
契濶
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契濶勤苦也契本亦作挈
凱風 劬勞 聖善 睍睆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
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
莫慰母心
南風謂之凱風劬勞病苦也聖叡也睍睆好貌
睍胡顯反睆華板反
濔 有鷕雉鳴 雝雝鳴雁 旭日 歸妻 迨氷
未泮 招招舟子
有濔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雝
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氷未泮招招舟子人涉
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濔水深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鷕雌雉聲
也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
之時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氷未散正
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泮散也招招號召
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鷕以小反沈雉皎反
泮普半反
習習谷風 黽勉 下體 行道遲遲 畿 宴爾
新昏 湜湜其沚 梁 笱 閱 匍匐 慉 旨
蓄 御冬 有洸有潰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
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
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
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
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

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
黽勉猶勉勉思與君子同心也下體根莖也葑
非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
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
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
棄其相與之禮遲遲舒行貌畿門內也宴安也
小渚曰沚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湜湜持正貌
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
沚然不動梁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閱容也
匍匐言盡力也慉驕也旨美也御禦也蓄聚美
菜者以御冬月之無時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
肄勞也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盡
遺我以勞苦之事也黽本亦作僶莫尹反湜音
殖笱古口反匍音蒲匐蒲北反慉許六反洸音
光潰戶對反

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子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用也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旄丘之葛 何誕之節 狐裘蒙戎 瑣 尾 流
離 褎如充耳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
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
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
伯兮褎如充耳

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
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濶也土氣緩則葛生

潤節也大夫孤蒼裘蒙戎以言亂也瑣尾少好
之貌流離鳥也褎盛服也充耳塞耳也言衛之
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瑣素果反
褎本亦作裒由救反又在秀反

萬舞　碩人俁俁　執籥　秉翟　赫如渥赭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
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萬舞干羽也正義曰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

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碩
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韓詩作扈扈云美貌
籥六孔翟翟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俁疑矩反
籥餘若反翟亭歷反

肥泉　寫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
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寫除也肥字或作淝音
同

靜女其姝　彤管　煒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
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
色也彤管筆赤管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
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
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
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
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

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姝赤朱反說文作㚧
彤徒冬反煒于鬼反

泚　瀰瀰　燕婉　籧篨　洒　浼浼　戚施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新臺有洒
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泚鮮明貌瀰瀰盛貌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
者伋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
謂伋也反得籧篨不善謂宣公也籧篨口柔常

覩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者也酒高㛮也

浼浼平地也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

泚音此徐又七禮反燕於典反又於見反撓迂

阮反洒七罪反韓詩作漼音同浼每罪反韓詩

作浘浘音尾

汎汎　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

汎芳劒反

鄘

髧彼兩髦

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

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禮子

生三月剪髮爲鬌長大作髦以象之髧本又作

优徒坎反髦音毛

中冓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

之醜也

中冓內冓也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韓詩云

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冓本又作遘古候反

副笄六珈　玭　翟　鬒髮如雲　髢　瑱　揥

揚　晳　瑳　展　縐絺　紲袢　媛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玭兮玭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

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

天也胡然而帝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

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

也

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

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

而加飾如今步搖玭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

也鬒黑髮也說文云髮稠也如雲言美長也髢

髮也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晳白

晳也瑳玉色鮮白也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

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

衣夏則裏衣絺綌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
服也展衣禮記作襢衣絺者以葛爲之精曰絺
麤曰綌其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而緻縐是當
暑袢延之服紲袢者去熱之名袢延是熱之氣
也美女爲媛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媛助也珈
音加玼音此又且禮反鬒真忍反髢徒帝反髮
皮寄反瑱吐殿反揥勑帝反瑳七我反縐側救
反絺勑之反紲息列反袢符袁反媛于眷反韓
詩作援

奔奔　彊彊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彊音

姜

定之方中　楚宮　允臧　靈雨既零　倌人　星
言夙駕　秉心塞淵　騋牝三千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
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
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騋牝三千

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定
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
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
允信也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
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
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
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靈善也零落也倌

人主駕者說文云小臣也星雨止星見也夙早
也文公於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
往爲辭說於桑田敎民稼穡務農急也秉操也
塞充實也淵深也馬七尺以上曰騋騋牝驪馬
與牝馬也定丁佞反倌音官徐古患反騋音來
牝音頻忍反

蝃蝀　朝隮　崇朝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隮于
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蝃蝀虹也釋天云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郭璞曰俗名爲美人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隮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也蝃丁計反蝀都動反虹音紅一音絳隮子西反又子細反

孑孑干旄　素絲紕之　姝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孑孑干旄之貌注旄大夫之旃也紕所以織組也箋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馬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或以維持之姝順貌孑居列反紕毛符至反鄭毘移反組音祖姝赤朱反

唁　悠悠　跋涉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唁音彥跋音蒲北反

阿丘　蝱　善懷　芃芃　控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善猶多也懷思也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控引也蝱音盲芃薄紅反又符雄反控苦貢反

衛

綠竹猗猗　有匪　切　磋　琢　磨　瑟　僩　赫　咺　諼　充耳琇瑩　會弁如星　寬　綽　重較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

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與限也綠王芻也竹篇竹也猗猗美盛貌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瑟矜莊貌僩寛大也韓詩云美貌說文云武貌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寛能容衆也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較車兩傍上出軾也綠竹竝如字爾雅作菉音

同韓詩竹作薄音徒沃反云薄篇筑也猗於宜反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反僩遐板反赫呼白反咺況晚反諼音況元反又音況遠反琇音秀又音誘瑩音榮徐又音營又音瑩磨之瑩會古外反較古岳反

碩人其頎　衣錦褧衣　東宮　姨　私　柔荑

凝脂　蝤蠐　瓠犀　螓首蛾眉　倩　盼　敖敖

農郊　朱幩鑣鑣　翟茀　洋洋　活活　施罛

濊濊　鱣鮪發發　葭菼揭揭　孽　朅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碩大也頎長貌錦文衣也褧禪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頎然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因錦者在塗之所服

也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太著東宮齊太子也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脂有凝有釋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卽內則注所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冰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是也蝤蠐蝎蟲也釋蟲云蟦蠐螬蝤蠐蝎孫炎曰蠐螬謂之蟦蠐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又曰蝎蛣蝠也桑蠹也桑蠹卽蛣蝠也一蟲而六名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瓠犀瓠瓣也螓首顙廣而方也螓

謂蜻蜻也倩好口輔也盼白黒分也敖敖長貌
農郊近郊也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
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
蔽也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
水中鱣鯉也鮪鮥也發發盛貌葭蘆也菼薍也
揭揭長也孽孽盛飾也朅武壯貌此章言齊地
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
褧苦迥反又孔頴反說文作檾枲屬也蕡徒奚
反螓似修反徐音曹蠀音秦蛾我波反倩七薦

反盼敷莧反又匹莧反敖五刀反幩孚云反又
符云反鑣表驕反茀音弗洋音羊又音祥活古
濶反又如字罛音孤濊呼活反鱣陟連反鮪于
軌反發補末反葭音加菼他覽反玉篇通敢反
揭其謁反徐起謁反孽魚竭反又五遏反朅欺
列反又起謁反

氓之蚩蚩　抱布貿絲　頓丘　垝垣　復關　漣
漣　體無咎言　沃若　桑葚　湯湯　漸車帷裳
咥　總角　晏晏　旦旦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
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
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
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
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

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季春始蠶孟
夏賣絲丘一成爲頓丘垝毀也復關君子所近
也漣漣泣貌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兆卦
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桑女功之所起沃
若猶沃沃然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
性桑葚桑實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

鄭云帷裳童容也漸漬也逕也咥咥然笑也說
文云大笑也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
旦然言其懇惻欵誠也蚩尺之反垝俱毁反漣
音連沃如字又於縛反甚本又作椹音甚湯音
傷漸子廉反帷位裴反咥許意反又音熙又虛
記反又大結反

籊籊　瑳　儺　滺滺　檜楫松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
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

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
遊以寫我憂

籊籊長而殺也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也滺滺
流貌檜栢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舟楫相配得
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方言云楫謂之橈
或謂之櫂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舟行捷疾也籊
他歷反瑳七可反又七何反儺乃可反滺音由
檜古活反又古會反木名楫本又作檝子葉反
又音集

芄蘭　觿　容　遂　悸　韘　甲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
垂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草也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
起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
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容容刀也遂瑞也言
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悸悸然行
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也韘玦也能射御則

帶韘甲狎也芄音丸本亦作丸觿許規反悸其
季反韓詩作萃韘夫涉反甲如字又胡甲反韓
詩作狎

甘心首疾　諼草　背　痗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其雨其雨
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
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甘厭也思之不已乃厭足於心用是生首疾也
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痗病也諼本又作萱

况爰反㑄音侮又音侮

綏綏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綏綏匹行貌綏音雖

瓊琚　瓊瑤　瓊玖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瓊玉之美者說文云赤玉也琚佩玉名瓊瑤美

玉也說文云美石瓊玖玉名書云玉黑色也瓊求營反琚音居又音渠瑤音遙玖音久

玉

離離　靡靡　搖搖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湛露傳曰離離垂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也靡靡猶遲遲也行舒之意搖搖憂無所愬戰國策云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則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離如字說文作穃搖音遙

塒　佸　桀　括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鑿墻而棲曰塒佸會也雞棲于杙爲桀括至也

塒音時玉篇時理反佸戶括反說文口活反括古活反

陽陽　陶陶　翿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陽陽無所用其心也陶陶和樂貌翿纛也翳也釋言云翿纛也李巡曰翿舞者所持纛也孫炎曰纛舞者所持羽也又曰纛翳也郭璞云所持以自蔽翳也然則翿訓爲纛也纛所以爲翳故

傳幷引之陶音遥詡徒刀反

暵　仳離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暵於貌說文云水濡而乾也仳別也暵呼但反徐音漢仳匹指反徐符鄙反又敷姊反於於據反

爰爰　羅　百罹　尚寐無吪　學　造　罿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

此百罹尚寐無吪有兔爰爰雉離于學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兔爰爰雉罹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爰爰緩意鳥網爲羅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罹憂也吪動也學覆車也郭云今之翻車大網也造僞也罿罬也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罿罹本又作離力知反吪本亦作訛五戈反學音俘

罿昌鍾反罬張劣反

緜緜葛藟　滸　涘　漘　昆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緜緜長不絕之貌水涯曰滸葛藟生於河之涯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絕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也涘涯也漘水隒也爾雅

云夷上洒下水漘旁從水郭云涯上平坦而下水深爲漘不發聲也昆兄也藟力軌反滸呼五反涘音俟漘順春反

大車檻檻　毳衣如菼　啍啍　璊　穀　皦日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

以廵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
夫者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
者如鵻啍啍重遲之貌璊玉赬色也木之赤苗
謂之璊玉色如之穀生也皦白也檻胡覽反毳
尺鋭反菼吐敢反啍他敦反又徒孫反璊音門
赬勑貞反皦本又作皎古了反

經史典奥卷之四 終

經史典奥卷之五

漢毛萇傳鄭玄箋 唐孔頴達疏 明來斯行輯

詩國風下

鄭

緇衣 粲 蓆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
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
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粲餐也蓆大也韓
詩云儲也說文云廣多也粲七旦反蓆音席

驂 襢裼暴虎 上襄 鴈行 磬控 縱送 乘
鴇 釋掤 鬯弓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
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
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
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
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

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在旁曰驂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也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驪白雜毛曰鴇掤所以覆矢馬云櫝丸蓋也杜預云櫝丸箭筩也鬯弓弢弓也襢本又作袒音但裼素歷反磬苦定反控口貢反鴇音保掤音氷鬯敕亮反

旁旁　重英　麃麃　重喬　陶陶　左旋右抽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旁旁彊也重英矛有英飾也麃麃武貌重喬累荷也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陶陶驅馳之貌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旁補彭反麃表驕反喬音橋又居橋反韓詩作鷮陶徒報反抽勅由反

舍命不渝　司直　三英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渝變也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司主也司直一邪之人主以爲直刺也三英三德也剛克柔克正直也舍音赦又書者反渝以朱反

摻　袪　寁　醜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遵大

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寁好也

摻擥也袪袂也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擥持其袂而留之也寁速也言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也醜棄也摻所覽反袪起居反又起據反寁市坎反說文本亦作款又作截市由反或云鄭音爲醜

明星有爛　靜好　雜佩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也靜好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也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爛力旦反

舜華　都　將將　德音不忘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舜木槿也都閑也將將鳴玉而後行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也舜尸順反將七羊反

扶蘇　荷華　橋松　游龍　狡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蕖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松木也龍紅草也游龍猶放縱也喬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也狡童有貌而無實也橋本亦作喬其驕反鄭作槁苦老反狡古卯反

淒淒　喈喈　瀟瀟　膠膠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也淒七西反喈音皆瀟音蕭

膠音交

青青子衿　嗣音　挑　達　城闕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禮父母在衣純以青嗣續也言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也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衿音金本亦

作櫟徐音琴桃他羔反又枌彫反達他末反

縞衣綦巾　闉闍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闉曲城也闍城臺也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綦巨綦反闉音因闍鄭郭因都徐止奢反又音蛇

零露漙　邂逅　瀼瀼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瀼瀼盛貌婉於阮反邂戶懈反逅本亦作遘胡豆反瀼如羊反

渙渙　秉蕑　訏　勺藥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旣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渙渙盛也仲春之時氷以釋水則渙渙然蕑蘭也訏大也勺藥香草也疏陸機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渙呼亂反蕑古顏反字從草

齊

還　兩肩　儇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

我儇兮

還便捷之貌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儇許全反

著　素　瓊華　青　瓊瑩　黃　瓊英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門屏之閒曰著素象瑱也瓊華美石士之服也青青玉青紞之青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

黃黃玉黃紞之黃瑱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

也著直居反又直據反

崔崔　綏綏　葛屨　冠緌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

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

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

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也

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崔子雖反又音

隹履九具反緌如誰反

甫田　忉忉　婉　孌　總角丱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

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兮總角丱兮

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忉忉憂

勞也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穉也忉

音刀孌力轉反丱古患反

盧令令　重環　鬈　重鋂　偲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

人美且偲

盧田犬令令纓環聲重環子母環也鬈好貌說

文云鬈髮好貌箋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鋂一

環貫二也偲才也說文云強也鬈音權鋂音梅

其魚唯唯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唯出入不制也箋唯唯行相隨順之貌韓詩

作遺遺言不能制也唯維癸反又養水反

薄薄　簟茀朱鞹　發夕　濟濟　濔濔　湯湯

彭彭　滔滔　儦儦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

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

齊子遊遨

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

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鞹革也發夕自夕

發至旦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濔濔衆也

湯湯大貌彭彭多貌滔滔流貌儦儦衆貌說文
云行貌薄普各反徐扶各反芾音弗鞹苦郭反
濟子禮反湯失章反彭必旁反滔吐刀反儦表
驕反

猗嗟 抑 揚 趨蹌 名 清 選 貫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
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
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
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猗嗟歎辭抑美色揚廣揚也蹌巧趨貌目上爲
名目下爲清選齊也貫中也箋選謂於倫等最
上貫習也猗於宜反趨本又作趍七須反又七
選反蹌七羊反選雪戀反貫古亂反又古患反

魏

糾糾 摻摻 要 襋 提提 左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
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
是以爲刺

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
霜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要褄也襋領也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
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爲飾
糾吉黝反洗居酉反摻所銜反又所咸反要於
遙反襋紀力反提徒兮反辟音避

沮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
乎公路

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

岵 屺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
愼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
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
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猶來無
死

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釋山云多草木
岵無草木屺傳言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與

扈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岵音戶屺音起

閑閑　泄泄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泄泄多人之貌閑音閑本亦作閑泄以世反

坎坎伐檀　干　漣猗　狩獵　縣貆　素餐　縣特　囷　縣鶉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檀聲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貉子曰貆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素空也獸三歲曰特圓曰囷倉也鶉鳥也坎苦感反漣力纏反猗於宜反本亦作漪同縣音玄下皆同貆本亦作貆音桓徐郭音暄囷丘倫反鶉音純

碩鼠　樂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我黍

疾其稅斂之多也樂土有德之國也

唐

蟋蟀　除　瞿瞿　蹶蹶　役車　慆　休休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蛬也九月在堂聿遂也除去也瞿瞿然顧

禮義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庶人乘役車役車
休農功畢無事也慆過也休休樂道之心蟋音
悉蟀音所律反除直慮反瞿俱具反蹶俱衛反
滔吐刀反
鑿鑿　素衣朱襮　皓皓　粼粼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旣見君子云
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旣見
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
告人

鑿鑿鮮明貌激揚之水激流湍疾洗去垢濁白
石鑿鑿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疏釋器云
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偃領是襮爲
領也皓皓潔白也粼粼清澈也鑿子洛反襮音
博字林方沃反皓胡老反粼利新反
蕃衍盈升　碩大無朋　匊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
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
且遠條且

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蕃衍滿升非
其常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
朋平均不朋黨也兩手曰匊蕃音煩衍延善反
匊本又作掬九六反
綢繆　三星　粲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
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
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
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
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
在天可以嫁娶矣三女爲粲大夫一妻二妾糾
直留反繆忘侯反粲采旦反字林作㸚
有杕之杜　湑湑　踽踽　佽　菁菁　睘睘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
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
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
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特貌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也踽踽無
所親也佽助也菁菁葉盛也箋菁菁稀少之貌
睘睘無所依也杕徒細反湑私敘反踽俱宇反
佽七利反菁本亦作青同子零反睘本亦作煢
又作焭求營反
苞栩　王事靡盬
肅肅鴇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
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苞稹也栩杼也鴇之性不樹止盬不攻緻也苞

補交反栩況羽反稹本又作縝之忍反何之人
反沈音田又音振盬音古
角枕粲　錦衾爛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亾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
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
歸於其室
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
之婦人夫既不在獨齊而行祭當齊之時出夫
之衾枕覩物思夫言此角枕粲然而鮮明兮錦
衾爛然而色美兮雖有枕衾無人服用也
秦
鄰鄰　白顛　寺人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顙也寺人內小臣也鄰
本亦作隣又作轔栗人反顛都田反
駟驖孔阜　媚子　辰牡　舍拔　輶車鸞鑣　載
獫歇驕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

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
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驖驪也阜大也媚子能以道媚於上下者辰時
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拔矢末也
舍拔則獲言公善射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長
喙曰獫短喙曰歇驕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
鑣異於乘車也驖田結反又吐結反阜符有反
驪力知反舍音捨拔蒲末反輶由九反又音由
鸞盧端反鑣彼嬌反獫力驗反歇本又作猲許

過反說文音火過反驕本又作撟同許喬反

小戎俴收　五楘梁輈　游環脅驅　陰靷鋈續

文茵暢轂　騏馵　騧　騮　龍盾　觼軜　俴駟

孔羣　厹矛鋈錞　蒙伐有苑　虎韔鏤膺　交韔

二弓　竹閉緄縢　厭厭　秩秩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

之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愼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續續靷也箋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揜軌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疏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然則白金不名鋈言鋈白金者鋈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鋈灌靷環非訓鋈爲白金也金銀銅鐵總名爲金此設兵車之飾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白銀也鋈沃也冶白金以沃灌靷環也續續靷端也文茵以虎皮爲茵也茵車席也暢轂長轂也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黃馬黑喙曰騧赤身黑鬣曰騮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軜驂內轡也

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軜繫於軾前俴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厹三隅矛也鐓鐏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疏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是矛之下端當有鐓也彼註云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則鐓鐏異物言鐓鐏者取類相明非訓爲鐏也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也

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閉紲緄縄縢約也鋈膺
有刺金飾也鄭注周禮云弓檠曰䪾弛則縛於
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厭厭安靜也秩秩有
知也俴錢淺反㮾音木本又作𣘦輈陟畱反句
古侯反驅本亦作駈起倶反䩭音胤鋈音沃舊
音惡續義如字徐辭屨反㓨居覲反本又作靳
蒨音因暢敕亮反轂音谷騏音其馵之樹反騧
音瓜騮古花反盾順允反徐又音允觼古穴反
軜音納厹音求錞徒對反舊徒猥反一音敦伐

如字本或作戚音同鐏徂寸反又子遜反厖莫
江反韔敕亮反本亦作暢鏤魯豆反膺於澄反
閉悲位反䪾音悲位反徐邊位反一音必結反
緄古本反縢直登反紲息列反厭於鹽反秩陳
乙反知音智

蒹葭蒼蒼　遡洄　遡游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
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薕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
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逆流而上曰遡洄順
流而涉曰遡游蒹古恬反葭音加遡蘇路反洄
音回

顏如渥丹　紀　堂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
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紀基
也堂畢道平如堂也釋丘云畢堂牆李巡曰堂

墻名崖似堂牆曰畢渥於角反紀如字本亦作
屺沈音起

交交

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
兮人百其身

交交小貌

鴥　晨風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

忌我實多

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鴥說文作鴪尹橘反字林

于叔反鸇字又作鸇之然反

同袍　同仇　同澤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袍襺也怨耦曰仇澤潤澤也說文作襗云袴也

箋襗褻衣近汚垢疏衣服之煖於身猶甘雨之

潤於物故言與子同澤袍抱毛反襺古顯反本

亦作襺仇音求

夏屋渠渠　權輿　四簋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夏大也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

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權輿始也四

簋黍稷稻粱也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

內圓曰簠以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夏胡雅反

屋如字簋音軌

湯　宛丘　坎其擊鼓　值其鷺羽　擊缶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

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

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坎坎擊鼓聲值

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翳翳舞者所持以指麾

盎謂之缶湯他郎反舊他浪反缶方有反盎本

亦作㼜烏浪反

婆娑　穀旦于差　鬷邁　荍　握椒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

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鬷邁

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婆娑舞也穀善也旦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

曰相擇矣鬷總也荍芘芣也郭云荊葵也椒芬

香也婆步波反說文作媻音同娑桑何反差鄭

初佳反王音嗟徐七何反荍祈饒反芘音毗芣

音浮

衡門　棲遅　樂饑

衡門之下可以棲遅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衡門横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遅遊息也樂饑可

以樂道忘饑

漚麻　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漚柔也晤遇也箋晤猶對也疏考工記㡛氏以

涗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湊

烏木反然則漚是漸漬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

漬使之柔韌也漚烏豆反

牂牂　煌煌　肺肺　晢晢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

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牂牂然盛貌煌煌親迎之禮以昏將女留他色

不肯將行乃至大星煌煌然肺肺猶牂牂也晢

晢猶煌煌也牂子桑反煌音皇肺普貝反又蒲

貝反晢之世反

墓門　斯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

誰昔然矣

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間希行用生此棘薪

惟斧可以開析之斯所宜反又如字又音梳

旨苕　侜　中唐有甓　旨鷊

防有鵲巢卭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甓

卭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苕草也防之有鵲巢卭之有美苕處勢自然侜

張誑也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瓴甋也釋宫云

瓴甋謂之甓郭璞曰瓴甋也鷊綬草也侜陟留

反甓薄歴反鷊五歴反

皎　佼人僚　舒窈糾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

皎月光也僚好貌舒遅也窈糾舒之姿也皎古

了反本又作皦佼字又作姣古卯反方言云自

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僚本亦作嫽同

音了窈烏了反又于表反糾其趙反又其小反

説文音巳小反又居酉反

涕泗滂沱　卷　悁悁　菡萏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卷好貌悁悁猶悒悒也菡萏荷花也卷本又作婘同具員反悁烏玄反菡本又作莟又作欿戶感反萏本又作萏大感反

檜

素冠　欒欒　博博　蘊結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練冠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也欒力端反慱徒端反蘊紆粉反

萇楚　猗儺　沃沃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夭沃壯佼也萇丈羊反本草云一名羊腸一名羊桃猗於可反儺乃可反銚音遙沃烏毒反

發　偈　怛　飄　嘌　溉之釜鬵　好音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怛惻怛也迴風爲飄嘌嘌無節度也溉滌也鬵

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說文云鬵大釜也一曰鬵大上小下若甑曰鬵好音謂周之舊政令偈起竭反怛都達反飄符遙反又必遙反嘌本又作票匹遙反溉本又作摡古愛反鬵音尋又音岑釜符甫反

曹

蜉蝣　楚楚　掘閱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
楚鮮明貌掘閱容閱也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
也蜉音浮蝣音游
候人 役 赤芾 咮 薈 蔚 季女斯飢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鵜在梁
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薈兮蔚兮南山朝隮
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候人道路迎送賓客者何揭也祋殳也言賢者

之官不過候人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
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咮
喙也薈蔚雲興貌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
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饑猶國之無政
令則下民困病矣祋都外反又都律反芾音昧
反又甫味反味陟救反徐又都豆反喙虛穢反
又尺稅反又陟角反

豳

流火 授衣 觱發 栗烈 于耜 舉趾 饁
田畯 倉庚 懿筐 微行 柔桑 萑葦 條桑
斧斨 遠揚 女桑 鵙鳴 載績 孔陽 秀
葽 鳴蜩 其穫 隕蘀 于貉 纘武功 獻豜
斯螽 莎雞 穹窒熏鼠 塞向墐戶 鬱 薁
剝棗 春酒 眉壽 斷壺 叔苴 采荼薪樗
築場圃 重穋 于茅 索綯 乘屋 凌陰 肅
霜 滌場 朋酒 公堂 兕觥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
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
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
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
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
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
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
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
獻豜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

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
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
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
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
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
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
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
壽無疆

流下也火大火也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
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授衣九月霜
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
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
也栗烈寒氣也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
耜始脩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
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喜讀爲饎饎酒
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于南畝之中其
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勤其事又愛其吏

也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柔
桑稺桑也蘩始生宜稺桑亂爲萑葭爲葦預畜
萑葦可以爲曲也條桑枝落采其葉也斧方銎
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女桑荑桑也鵙伯勞也
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朱深纁也陽明也祭
服玄衣纁裳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蜩螗也
穫禾可穫也隕墜也蘀落也于貉往搏貉以自
爲裘也狐貍以共尊者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
豵纘也功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

之小獸私之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
穹窮也窒塞也向北出戶也墐塗也庶人蓽戶
鬱棣屬薁蘡薁也剥擊也春酒凍醪也眉壽豪
眉也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樗惟
堪爲薪故云惡木荼以爲菜樗以爲薪各從所
宜而立文耳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場圃同地自
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
以爲場後熟曰重先熟曰穋于茅當晝日往取
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綯絞也乘升也凌陰

氷室也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入
也府樽曰朋醫者郷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
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觥音必說文作卑發
音如字耜音似饁炎輒反畯音俊萑戶官反葦
韋鬼反條徒彫反鵙圭覓反宇林工役反葽於
遙反蜩徒彫反稷戶郭反隕于敏反蘀音托貉
戶各反豜古牽反又音牽鹺音終莎音沙徐又
素和反穹起弓反窒珍悉反墐音覲薁於六反
葽於盈反菽音叔苴七餘反荼音徒樗勑書反
又他胡反場直羊反圃布古反重直容反穋音
六本又作稑音同索素落反綯徒刀反凌力證
反又音陵滌直歷反兕徐履反觥號彭反本亦
作觵躋子兮反

鴟鴞　桑土　綢繆牖戶　拮据　捋荼　蓄租
卒瘏　譙譙　翛翛　翹翹　漂搖　嘵嘵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
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
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
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
漂搖予維音嘵嘵

鴟鴞鸋鴂也似黃雀而小俗呼之巧婦桑土桑
根也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illegible]桑皮也
綢繆猶纏綿也拮据撠挶也荼萑苕也租爲瘏
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譙譙殺也
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懼也鴟尺之反鴞吁
嬌反鸋乃丁反鴂音決土音杜韓詩作
杜義同綢直留反繆莫侯反拮音吉又音結据
音居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拮据捋力活反荼音
徒蓄勑六反本亦作畜租子胡反又作粗如字
撠京劇反本作戟挶俱局反說文云持也譙字
或作燋同在消反翛素彫反翹祁消反漂匹遙
反嘵呼堯反

慆慆　零雨其濛　行枚　蜎蜎者蠋　果臝　伊
威　蠨蛸　町畽鹿場　熠燿宵行　鸛鳴于垤
穹窒　聚薪　倉庚　熠燿其羽　皇駁其馬　縭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

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
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
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
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
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
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
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慆慆言久也濛雨貌枚微也女制彼裳衣而來
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鄭
注周禮云枚如箸横銜之於口爲繣結於項中
蜎蜎蠋貌桑蟲也烝寘也果臝栝樓也伊威委
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畽鹿迹也熠燿燐也燐螢
火也垤螘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
水長鳴而喜也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
陰雨尤苦婦念之則嘆於室也穹窒鼠穴也栗
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倉庚
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黄
白曰皇駵白曰駁皇駁其馬車服盛也縭婦人
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慆徒刀反又吐刀反濛莫紅反枚莫杯反蜎烏
玄反蠋音蜀臝力果反町他典反或他頂反畽
本又作疃他短反熠以執反燿以照反踦起宜
反今詩義長踦長脚蜘蛛又巨綺反又其宜反
燐洛刃反字又作粦螢惠丁反令力呈反鸛本
又作雚古玩反垤田節反洒所懈反埽所報反

螘本亦作蛾又作蟻魚綺反駁邦角反

斧　斨　錡　吪　銶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
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隋銎曰斧斧斨民之用也斨說文云方銎斧也
鑿屬曰錡吪化也木屬曰銶斨七羊反隋徒禾
反銎曲容反錡巨宜反字或作奇音同吪五戈

反又作訛鈢音求

九罭　鱒魴　袞衣繡裳　遵渚　遵陸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袞衣卷龍也袞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爲九章天子畫升龍于衣上公但畫降龍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

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陸亦非鴻所宜止也鱒才損反沈又音撰魴音房緵子弄反又子公反字又作總袞古本反字或作卷音同卷卷冕反

狼跋其胡　載疐其尾　碩膚　赤舄几几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跋躐也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碩大也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絢貌疐本又作疌丁四反又陟直反躐力輒反跲其劫反又居業反舄音昔絢其俱反

經史典奥卷之五終

漢毛氏傳鄭氏箋　唐孔頴達疏　明來斯行輯

詩小雅

承筐　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

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承猶奉也周至也行道

也箋周行周之列位也行毛如字鄭胡郎反

騑騑　倭遲　靡盬　嘽嘽駱馬　啓處　鵻　將

父　將母　駸駸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

之貌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

也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

啓跪也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鵻夫不

也夫不鳥之謹慤者草木疏云夫不一名浮鳩

將養也駸駸驟貌馬行疾也騑芳非反倭本又

作委於危反遲韓詩作倭夷盬音古嘽他丹反

駱音洛鵻音隹本又作隹駸七林反

皇皇　原隰　駪駪征夫　周爰咨諏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

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忠臣奉使

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駪

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忠信爲周訪問於善

爲咨咨事爲諏咨本亦作諮諏爾雅云謀也說

文云聚謀也駪所巾反諏子須反

鄂不韡韡　脊令　鬩于墻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

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

朋烝也無戎

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
光明則韡韡然盛與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
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脊令雝渠也飛則鳴
行則搖不能自舍耳閱很也禦禁也務侮也兄
弟雖內閱而外禦侮也鄂五各反不毛如字[illegible]
改作柎方于反脊井益反亦作即又作鶺背同
令音零本亦作鴒同閱許歷反

丁丁　嚶嚶　許許　釃酒有藇　肥羜　踐　俴
湑　酤　坎坎　蹲蹲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
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
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
飲此湑矣

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許許柹貌以筐曰
釃以藪曰湑藇美貌羜未成羊也踐陳列貌餱
食也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箋酤買也此族人
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泲莤之王無酒酤買之
要欲厚於族人莤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
之而去其糟也坎說文作竷云繇曲也蹲本或
作壿爾雅云喜也說文云士舞也爲我擊鼓坎
坎然爲我興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已蹲蹲舞貌
丁陟耕反嚶于耕反許呼古反釃所宜反羜直
呂反餱音侯湑本又作醑思敘反酤毛音戸鄭

音顧又音沽莤所六反坎如字蹲宅旬反

單厚　除　戩穀　禴祠烝嘗　恒　升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
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
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
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饎是用孝
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
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
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

析之茂貌不爾或承
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箋單盡也天使女
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戩福也穀祿也罄
盡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恒
弦也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單
毛都但反鄭音丹除治慮反戩子淺反禴餘若
反恒本亦作絙同古鄧反沈古恒反
騤騤　翼翼　象弭魚服　霏霏　遲遲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

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
莫知我哀
騤騤彊也腓辟也翼翼閑也象弭弓反末也所
以解紒也魚服魚皮也箋弭弓反末彆者以象
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骨也服矢服也霏
霏甚也遲遲長遠也騤求龜反腓符非反鄭必
寐反弭彌氏反紒音計又音結彆說文方血反
又邊之入聲埤蒼云弓末反戾也霏芳非反

簡書　喓喓草蟲　趯趯阜螽　執訊獲醜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
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
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訊辭也言也
醜衆也喓於遙反訊音信

幝幝　痯痯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
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說文云幝車
敝也尺善反又勑丹反痯古緩反
棲棲　常服　比物　顒　膚公　匪茹　織文鳥
章　元戎　輊　軒　佶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
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
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
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
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
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
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棲棲簡閱貌日月爲常服戎服也物毛物也毛
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顒大貌說文云大頭也
膚大也公功也匪非也茹度也鳥章錯革鳥爲
章也釋天云錯革鳥曰旗孫炎曰錯置也革急
也畫急疾之鳥于縿也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
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輊
摯也佶正也箋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
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棲音西比
毘志反顒玉容反織音志又尺志反輊竹二反
佶其乙反又其吉反摯音至

新田　菑畝　路車有奭　鉤膺　約軧錯衡　有
瑲葱珩　鉦人伐鼓　陳師鞠旅　淵淵　振旅闐
闐　元老　克壯其猶　嘽嘽　焞焞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
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
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鴥彼飛隼
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
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
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奭赤貌鉤
膺樊纓也軧長轂之軧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
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伐擊也鉦以靜
之鼓以動之鞠告也箋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
鉦人伐鼓互言耳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

㓜也箋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
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旅衆也春秋
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元大也五
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也猶道也
嘽嘽衆也焞焞盛也言戎車既衆盛其威又如
雷霆雖久在外無罷勞也菑側其反奭許力反
軝祈支反瑲七羊反珩音衡鉦音征鞫居六反
嘽吐丹反焞吐雲反又他屯反
攻　同　龐龐　甫草　決拾　佽　舉柴　徒御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
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決拾既佽弓矢既調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
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攻堅也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
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甫大也田
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
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

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
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
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
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決鉤弦也拾遂也佽利
也助我舉柴柴積也是不得射者助他人也故
射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矣徒輦也御御馬
也龐鹿同反決本又作夬或作抉同古穴反佽
音次說文子利反
矜人　百堵　哀鳴嗸嗸　宣驕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雁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
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一丈爲板五板
爲堵嗸嗸聲也未得所安集則嗸嗸然宣示也
謂我使作衆民爲驕奢也矜棘冰反堵丁古反
嗸本又作嗷五刀反
未央　庭燎　未艾　晣晣　噦噦　煇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央旦也說文云久也巳也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庭燎大燭也箋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艾久也晣晣明也噦徐行有節也箋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煇光也央於良反艾毛五蓋反鄭音刈晣本又作晢之世反噦呼會反徐又呼惠反煇音暉

沔 朝宗 湯湯 不蹟 訛言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我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沔水流滿也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訛僞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也沔綿善反徐莫顯反湯失羊反蹟井亦反

九皐 錯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皐音羔錯七各反說文作厝

尸饔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厎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尸陳也熟食曰饔爨巳從軍而母爲父陳饌飲
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
皎皎白駒　縶　維　空谷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
於焉逍遥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
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皎皎潔白也宜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

駒而去者縶絆也維繫也縶之謂絆其足維之
謂繫其靷也空大也皎古了反縶直六反徐又
下立反
新特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
亦祇以異
新特外昏也
秩秩斯干　幽幽　似續妣祖　約之閣閣　椓之
橐橐　芋　殖殖　覺　噲噲其正　噦噦其冥

莞　簟　載弄之璋　裼　載弄之瓦　無非無儀
詒罹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
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
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
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
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

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
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
家室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
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箋喻先王之
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巳也國以饒富
民取足焉如于深山似嗣也箋似讀如巳午之
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
也祖先祖也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

也箋約謂縮板也椓謂摺土也芋大也芋當作
幠幠覆也寑廟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
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
君子之所覆蓋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
又直也正長也冥幼也箋噲噲猶快快也正晝
也噦噦猶煟煟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
然夜則煟煟然皆寬明之貌莞小蒲之席也竹
葦曰簟寑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
之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裼褓也

瓦紡塼也箋裼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塼習
其一有所事也罹憂也儀善也婦人無所專于
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
事惟議酒食耳無遺父母之憂秩直乙反姚必
履反闇音各椓陟角反橐音託芋毛香于反鄭
火吳反噲音快噦呼會反裼他計反韓詩作褅
音同褓音保齊人呼小兒被爲褅詒本又作貽
以之反罹本又作離力馳反

犉 濈濈 濕濕 訛 蓑 笠 薪 蒸 矜矜

兢兢 溱溱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
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
于池或寑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
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
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
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
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黃牛黑脣曰犉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動其

耳濕濕然訛動也何揭也簑所以備雨笠所以
備暑麤曰薪細曰蒸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溱
溱子孫衆多也犉本又作犉而純反濈本又作
解亦作戢莊立反濕始立反呞本又作齝亦作
齝丑之反訛五戈反蓑素戈反笠音立兢其冰
反溱側巾反

巖巖 惔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
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巖巖積石貌惔燔也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惔
徒藍反又音炎
瑣瑣姻亞　膴仕　傭　鞫訩　心闋　酲　項領
慼慼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
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昊天不傭降此鞫訩
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
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
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

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慼慼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
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箋瑣瑣之父曰
姻瑣瑣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
位重其祿也傭均也鞫盈也訩訟也闋息也病
酒曰酲項大也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
其領不肯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慼慼
縮小之貌瑣素火反亞於嫁反傭勑龍反鞫九
六反訩音凶闋若穴反酲音呈慼子六反王七
歷反
正月繁霜　京京　癙憂　瘉　莠言　愈愈　惸
惸　無祿　夢夢　局　蹐　倫　脊　阪田　扤
仇仇　洽比　孔云　慇慇　佌佌　蔌蔌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
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

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
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
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彼有旨酒又有嘉殽
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彼有
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
此惸獨
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京京憂不去也癙痒皆

病也瘉病也莠醜也此疾訛言之人善言從女
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善惡同出其中謂其可
賤愈愈憂懼也悴悴憂意也無祿者言不得大
祿自傷値今生也夢夢亂也局曲也蹐累足也
小步也倫道也脊理也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
有菀然特茂之田喻賢者在閒僻隱居之時扤
動也仇仇猶謷謷也洽合也鄰近也云旋也是
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箋云猶友也言尹氏
富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也慇慇然痛也佌佌

小也蔌蔌陋也虆扶袁反瘯音鼠瘉音俞莠餘
九反悴本作𤼹其營反夢莫紅反局本作跼其
欲反蹐井亦反阪音反又扶版反扤五忽反比
毘志反慇音殷又於謹反佌音此蔌音速

爗爗　沸騰　崒崩　豔妻　汙萊　憖遺、噂沓

痗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
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illegible]

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
謀徹我墻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
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
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
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
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
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爗爗震電貌震雷也沸出也騰乘也崒者崔嵬
也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

者崩君道壞也豔妻褒姒美色曰豔下則汙高
則萊憖願也強也且也心不欲自強之辭也言
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衛王噂猶噂
噂沓猶沓沓也痗病也爗于輒反沸甫味反崒
舊徂恤反徐子綏反爾雅音子恤反汙音烏萊
音來憖魚覲反噂子損反沓本又作𠴲同徒合
反痗莫背反又音悔

同適　潝潝訿訿　告猶

旻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

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潝潝訿訿亦孔之哀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
伊于胡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回邪也適僻也沮壞也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
思不稱其上爾雅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猶圖
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
吉凶適音聿潝許急反訿音紫

暴虎　馮河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馮陵也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馮符氷反

明發　齊聖　溫克　螟蛉　蜾蠃　式穀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
蜾蠃負之敎誨爾子式穀似之
明發發夕至明齊正也克勝也溫柔也又蘊藉
也箋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
以勝螟蛉桑蟲也俗謂之桑蟃一名戎女蜾蠃
蒲盧也卽細腰蜂俗呼蠮螉是也箋蒲盧取桑
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
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式用也穀善也溫
如字鄭於運反螟亡丁反蛉音零蜾音果蠃力
果反

桑扈　塡寡　岸　獄　溫溫恭人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

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桑扈竊脂也塡盡也岸訟也韓詩塡作疹疹苦
也岸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箋可哀
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
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溫溫和
柔貌扈音戶塡典反岸如字

弁彼鸒斯　提提　踧踧　鞫　假寐　屬于毛
罹于裏　鳴蜩嘒嘒　漼　萑葦淠淠　伎伎　埃

木　墐　掎　扡　耳屬于垣
弁彼鷽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
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周道鞫爲茂草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惟憂用老心之憂矣
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
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
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
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
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
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
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弁樂也鷽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踧踧平
易也鞫窮也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毛在外陽
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蜩蟬也嘒嘒聲也漼
深貌淠淠衆也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
伎然舒也壞瘣也謂傷病也一曰腫旁出也墐
路冢也說文作殣云道中死人人所覆也伐木
者掎其巓析薪者隨其理由用也王無輕用讒
人之言人將有屬耳于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
受之知王心不正也醻音蹂提是移反踧徒歷
反鞫九六反屬音燭徐音蜀菀音欝蜩音條嘒
呼惠反淠孚計反又匹計反伎本亦作跂其宜
反壞胡罪反又如字說文作瘣墐音覲掎寄彼
反扡勑氏反垣音袁

莫　躍躍毚兎　荏染柔木　蛇蛇碩言　麋　拳
微　尰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
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
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
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莫謀也毚兎狡兎也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
漆也蛇蛇淺意也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

徒從口出非由心也水草交謂之麋拳力也[illegible]
瘍爲微腫足爲腫莫如字又作漠同躍他力反
總土成反荏而甚反染音冉蛇以支反麋本又
作湄音眉拳音權尰市勇反骭戶諫反腫諸勇
反
飄風　攪　盱　壎　篪　三物　爲鬼爲蜮　有
靦面目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
祇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

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
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爲鬼爲蜮
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盱病也土曰壎竹曰篪
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
以犬民以雞蜮短狐也靦姡也箋使女爲鬼爲
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女乃人
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蜮狀如鼈

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
一云射人影壎况袁反篪音池蜮音或靦土典
反姡戶刮反
萋　斐　貝錦　哆　侈　南箕　緝緝翩翩　捷
捷幡幡　好好　草草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
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
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
旣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

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
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哆大貌箕星哆
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
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多而侈大之說文云哆張
口也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捷捷猶緝緝也
幡幡猶翩翩也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箋好好
者喜讒言之人也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萋七

西反斐孚匪反本或作非哆昌者反玉篇尺紙
反又昌可反侈尺是反又式是反緝七立反編
音篇捷如字又音妾幡芳煩反
習習谷風　頹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
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
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頹風之焚輪者

也疏釋天云焚輪謂頹扶揺謂之猋李巡曰焚
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扶揺暴風從
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頹徒雷反
蓼蓼者莪　鮮民　銜恤　靡至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
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
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
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蓼蓼長大貌鮮寡也恤憂也靡無也蓼音六莪
五何反
僚篚飧　捄棘七　睠　潸　佻佻　有冽氿泉
穫薪　契契　東人　西人　粲粲衣服　舟人
私人　鞙鞙佩璲　七襄　報章　牽牛　服箱
啓明　長庚
有饛簋飧有捄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

使我心疚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
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
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
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
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
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
北有斗西柄之揭

饛潸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捄長貌七所以載
尚食棘赤心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佻佻獨行
貌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
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析之以爲薪不欲使氿泉
浸之浸之則將溼腐不中用也東人譚人也西
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私人
私家人也鞙鞙玉貌璲瑞也箋佩璲者以瑞玉
爲佩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暮七辰一移
因謂之七襄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

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何鼓謂之牽牛服牝服
也箱大車之箱也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
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饛音蒙簋音軌飧音
孫捄音虯睠音眷本又作眷潸所姦反冽音列
氿音軌字又作晷鞙胡犬反

百卉具腓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卉草也腓病也卉許貴反腓房非反

彭彭 傍傍 燕燕居息 叫號 棲遲偃仰 王事鞅掌 慘慘畏咎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
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
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
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諷議或
靡事不爲
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燕燕安息貌叫
呼也號召也鞅掌失容也箋鞅猶何也掌謂捧
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咎猶罪過也

傍布彭反燕燕安息貌叫本又作嘂古弔反號
戶報反鞅於兩反何戶可反

執爨踖踖 燔炙 莫莫 燕私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
爲賓爲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
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
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

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
勿替引之
爨爨爨廩爨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膟膋
炙炙肉也箋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
也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燕私燕而盡其私恩
爨七亂反踖七夕反又七畧反燔音煩

畇畇　雰雰　霢霂　翼翼　彧彧　鸞刀　血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
東南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

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
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埸有
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
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
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
畇畇墾闢貌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小
雨曰霢霂箋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
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翼翼讓畔也
彧彧茂盛貌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膋脂
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
合馨香也畇音匀又音晌蘊遵反雰芳云反霢
土華反霂音木彧於六反膋音聊

田祖　茨　梁　坻　京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
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
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

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
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田祖先嗇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
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箋茨屋蓋也上古
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坻
水中之高地也茨徐私反庾芋主反坻直基反
積如字又子賜反

螟螣　蟊賊　穉稺　斂穧　遺秉　滯穗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皁既堅既好
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稺田祖有
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彼有不穫稺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
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爾雅
云隨所食爲名郭云皆蝗類也成王之時百穀

既多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
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爲利穧穫也
螟莫庭反螣字亦作蟘徒得反說文作蟦蟊莫
侯反穫戶郭反穧才計反穗音遂

決決　韎韐有奭　鞞琫有珌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
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決決君子至止鞞琫有珌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泱泱深廣貌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
以代韠也箋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
弁服紂衣纁裳也奭赤貌鞞容刀鞞也琫上飾
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
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泱於
良反韎音昧又士界反韐音閤又古洽反奭許
力反鞞補頂反琫必孔反珌賓一反

頍　蔦與女蘿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
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

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頍弁貌弁皮弁也蔦寄生也女蘿兔絲松蘿也
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爾雅云蔦寓目宛
童是也女蘿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蔦音鳥
蘿力多反

秩秩　殽核　逸逸　大侯　康爵　反反　幡幡
僊僊　抑抑　怭怭　傲傲　傞傞　童羖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
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
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
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
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
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
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
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

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
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秩秩然肅敬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旅
陳也籩豆實菹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
而食之曰殽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周
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
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
康虛也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抑抑慎

密也怭怭媟嫚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傞傞不
止也羖羊不童也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
角之羖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羖羊之性
牝牡有角秩直乙反殽戶交反核戶革反幡孚
袁反怭毘必反僛起其反羖音古

觱沸檻泉　淠淠、嘒嘒、殿　紼纚　葵　膍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
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

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
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
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
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淠淠動也嘒嘒中節
也殿鎮也紼繂也纚綏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
葵揆也膍厚也觱音必沸音弗淠匹弊反嘒呼
惠反殿多見反紼音弗繂音律纚力馳反葵其
維反膍頻尸反韓詩作肶同

饇　孔取反　徹猷　瀌瀌　晛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母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饇飽也箋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徽美也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瀌雪盛貌晛日氣也箋雨雪之盛瀌瀌然至于將出其氣如另八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饇於據反取如字瀌符嬌反

都人士　臺笠緇撮　綢直　死結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死結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牂子桑反墳扶云反罶音柳

經史典奥卷之六 終

經史典奥卷之七

漢毛氏傳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詩大雅頌

鷹揚　涼　會朝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强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涼本亦作諒同

緜緜瓜瓞　陶穴　膴膴　契　陾陾　薨薨　登登　馮馮　鼛鼓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

鼛鼓弗勝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綿綿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陶其土而復之陶
其壤而穴之周原沮漆之間也膴膴美也契開
也陾陾衆也登登用力也削墻鍛屢之聲馮馮
然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言勸事樂
功也瓞田節反膴音武契苦計反陾耳升反薨
呼弘反馮扶冰反鼛音羔

疏附　先後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
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先蘇薦反後胡豆反

芃芃棫樸　追琢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
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
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
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
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
章喻文王爲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
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覩金玉然言
其政可樂也芃薄紅反槱亦酉追對回反

瑟彼玉瓚　黃流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
以秬鬯圭瓚箋瑟潔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
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殷
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秬鬯
以黑黍米擣鬱金草取汁而煮之和釀其酒其
氣芬香調暢故謂之秬鬯瑟所乙反又作璱鬯
敕亮反

譽髦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肆戎疾不

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髦俊也
菑　翳　灌　栵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
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灌叢生也栵栭也菑本
又作甾側吏反又音緇翳於計反灌古亂反栵

音例又音列
畔援　歆羨　鮮原　鉤援　臨衝　崇墉　閑閑
言言　連連　茀茀　仡仡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
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
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
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
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
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
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
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小山別大山曰
鮮箋鮮善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
車也衝衝車也說文作轒轒陣車也墉城也閑
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茀茀彊盛也
仡仡猶言言也鮮息淺反又音仙衝昌容反仡

魚乙反
虡業維樅　賁鼓維鏞　辟廱　鼉鼓逢逢　矇瞍
奏公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
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
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
節觀者鼉魚屬草木疏云形似蜥蜴四足長丈
餘甲如鎧皮堅厚宜冒鼓逢逢和也有胼子而

無見曰蒙無眸子曰瞍說文云矇無目也字从
云瞍目有眸無珠子也虡音巨樅徐七凶反賁
符云反字亦作蕡鏞音容鼉徒河反沈又音檀
逢薄紅反矇音蒙瞍先么反

弗無子 坼 副 腓字 覃 訏 岐 嶷 旆
旆 穟穟 幪幪 唪唪 茀 黃茂 方 苞
褎 秬 秠 糜 芑 叟叟 浮浮 軷 燔
烈 登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
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
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
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
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
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
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
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
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
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
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
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
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禋敬也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
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郊禖天子親往后
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
矢於郊禖之前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折副菑

害其母橫逆人道副說文云分也腓辟也字愛
也覃長也訏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箋覃謂始
能坐也訏謂張口鳴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
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
所識別也荏菽戎也旆旆然長也役列也穟苗
好美也幪幪然盛茂也唪唪然多實也戎菽大
豆也茀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
也種雜種也褎長也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
糜赤苗也芑白苗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羝羊

牡羊也軷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拆物宅反副孚逼反覃徒南反旆蒲貝反檖音遂幪莫孔反㖊布孔反茀音拂秬音巨秠孚鄙反亦黑黍也穈音門爾雅作虋同赤粱粟也芑音起白粱粟也稃方于反字書云𧓍糠也叟所留反字又作溲濤米聲也軷蒲末反

緝御　洗爵奠斝　醓醢　脾臄　咢　敦弓　台背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以肉曰醓醢臄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爾雅云徒擊鼓謂之咢徒歌謂之謠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台背大老也緝七習反酢才洛反斝古雅反又音嫁醓他感反臄渠畧反咢五洛反函胡南反又戶感反敦音彫又都雷反

潨　亹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潨水會也箋潨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共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亹山絕水也箋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潨在公反亹音門

卄　鞞琫容刀　溥原　廬旅　夕陽　芮鞫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歎陟
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
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廼覯于京京師
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
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
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
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
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
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

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
有武事也溥廣也廬寄也山西曰夕陽芮水涯
也鞫究也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
曰鞫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
就澗水之內外而居修田事也芮本又作汭如
銳反鞫居六反

行潦　餴饎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
母
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饎酒食也潦音老
餴甫云反饎尺志反

卷者阿　伴奐　土宇昄章　顒顒卬卬　翽翽
朝陽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先公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
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

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
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翽翽其羽
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
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
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
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卷曲也飄風廻風也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

曲廻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典者喻王當曲體
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
然其來也爲長養民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伴
奐自縱弛之意也昄大也箋土宇謂居民以土
地屋宅也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爲治使居宅
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然顒
顒溫貌卬卬盛貌鳳凰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
曰凰翽翽衆多也箋翽翽羽聲也山東曰朝陽
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奐音喚昄符

版反顒魚恭反卬五綱反翽呼會反

詭隨　惛怓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
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
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愼小以
懲大也惛怓讙譁也謂好爭者也詭俱毀反惛
音昏怓女交反

板板　憲憲　同僚　灌灌　蹻蹻　熇熇　夸毗

殿屎　价人　出王　游衍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
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
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
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
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
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

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
惠我師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
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
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
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
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板板反也憲憲猶欣欣也僚官也謔謔然喜樂
灌灌猶款款也蹻蹻驕貌熇熇然熾盛也說文
云火熱也夸毗體柔人也殿屎呻吟也价甲也

袚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王往也游行也衍
溢也箋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
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愼乎熇
許酷反又許各反夸苦花反殿都練反屎許伊
反价音界

炰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
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炰烋猶彭亨也箋炰烋自矜氣健之貌炰白交

反烋火交反

蜩 螗 沸羹 㚖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
人尚乎由行內㚖于中國覃及鬼方
蜩蟬也螗蝘也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
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㚖怒也不醉
而怒曰㚖蜩音條螗音唐沸方味反㚖皮器反

訏謨定命 遠猶辰告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
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訏大也謨謀也猶道也辰時也箋猶圖也大謀
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爲天下
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訏况于反

夢夢 慘慘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
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夢莫空反又莫登反
慘七感反

甡甡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
進退維谷
甡甡衆多也聚貌甡所巾反

昭回 蘊隆蟲蟲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
亂飢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
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
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

舅

同轉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仰視
天河望其候焉蘊蘊而若隆隆而雷蟲蟲而熱
箋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蘊紆粉
反本又作熅紆文反蟲直忠反又徒冬反

矜寡　彊禦　袞職　穆如清風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

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
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
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疏人亦有俗諺之常言說人之恒性莫不柔懦
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之維仲山甫則不
然雖柔亦不茹雖剛亦不吐不欺侮於鰥寡孤
獨之人不畏懼於彊梁禦善之人不侮不畏卽
是不茹不吐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
善補過也穆和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
也矜古頑反

淑旂綏章　簟茀錯衡　鞹鞃淺幭　鞗革金厄
蔌　筍　蒲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錫
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
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
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錫
有金鏤其錫也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
也幭覆式也厄烏蠋也箋王爲韓侯以常職來
朝享之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
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
之藩也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
盧也鞗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纒搤之蔌
菜殽也筍竹也蒲蒲蒻也箋筍竹萌也蒲深蒲
也簟徒點反茀音弗鏤音漏錫音羊鞹苦郭反

皮去毛曰鞹鞃苦弘反又音弘幭莫歷反一音
茂鞗音條蝺音蜀搤於革反一本作厄蔌音速
笱字或作笋恤尹反

繹騷　虓虎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繹陳也騷動也虓虎虎之自怒虓然闞呼減反

又火敢反一音㘚虓火交反虎怒貌

罪罟　哲夫　哲婦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罪罟設罪以爲罟也哲知也箋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

昏椓　皋皋訿訿　棲苴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者皆謀夷滅王之國皋皋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潰遂也苴水中浮

草也箋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皋音羔訿音紫苴士如反

周頌

肅雝　對越　駿奔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肅敬也雝和也對配也越於也駿長也箋駿大也

震疊　懷柔　喬嶽　時夏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震動也疊懼也懷來也柔安也喬高也高嶽岱宗也夏大也箋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夏戶雅反

斤斤　將將　穰穰　簡簡　反反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斤斤明察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箋反反順習之貌斤紀覲反將七羊反穰如羊反

新畬　庤　錢鎛　銍艾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庤具也錢銚也鎛鎒也銍穫也箋奄久也觀多也敎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庤持耻反錢子踐反鎛音博

振鷺　西雝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

業　虡　崇牙樹羽　應田縣鼓　鞉磬柷圉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虡衡者爲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鞉小鼓也柷木椌也圉楬也箋

瞽朦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
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
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輮輮小鼓在大鼓
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虞音巨應
應對之應田毛如字鄭作𣊬音胤縣音玄鞉字
亦作鞀音桃柷尺叔反圉魚呂反栒荀允反銘
音據植時呂反又直吏反

龍旂陽陽　和鈴央央　鞗革有鶬　純嘏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

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
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鞗
革有鶬言有法度也箋交龍為旂鞗革轡首也
鶬金飾貌天子受福曰大嘏辭有福祚之言鞗
音條嘏古雅反

敦琢　宿宿　信信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
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微子選擇眾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
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敦都回反徐又音彫琢陟角反

嬛嬛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
繼序思不忘
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

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
嬛其傾反崔本作煢

荓蜂　辛螫　桃蟲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
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荓蜂摩曳也箋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
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
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
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

往時矣畏愼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䏻
曳謂爲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徙自求辛
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桃蟲鷦也鳥之始
小終大者荓普經反爾雅作甹音同蜂本又作
夆孚逢反螫音釋䏻尺制反本又作蠚呼洛反以制
反
芟　作　嗿　飶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
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
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
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
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
振古如茲
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嗿衆貌飶芬香也柞側伯
反嗿貪感反
畟畟　挃挃　栗栗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
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
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
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畟畟猶測測也爾雅云畟畟耜也郭云言嚴利
也挃挃穫聲也栗栗衆多也畟楚側反挃珍栗
反
紑　俅俅　吳　敖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祭服也紑潔鮮貌俅俅恭順貌吳譁也𥫗
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敖慢也此得壽
考之休徵吳舊如字說文作吴吴大言也何承
天云吴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
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敖五誥反本
又作傲
魯頌
駉駉　驈　皇　驪　黃　騅　駓　騂　騏　伾

伾 騜 駱 駓 騅 驛驛 駰 騢 驔 魚

祛祛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

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

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

斯才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

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

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

思馬斯徂

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

馬白跨曰驈黄白曰皇純黑曰驪黄騂曰黄諸

矦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

彭彭有力有容也蒼白雜毛曰騅黄白雜毛曰

駓赤黄曰騂蒼祺曰騏伾伾有力也青驪驎曰

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

雒繹繹善走也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

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强徤也驈戶橘反

郭音述驪力知反騂息營反騅音隹駓符悲反騏音其伾敷悲反驒徒河反駱音洛駵音留雒

音洛本或作駱同繹音亦駰於巾反騢音遐驔

音簟徒點反字林云又音譚祛起居反

束矢其搜 烝黮 來獻其琛 大賂南金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

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

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

大賂南金

五十矢為束搜衆意也黮桑實也琛寶也元龜

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荆揚也箋大猶廣也廣賂

者賂君及卿大夫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琛勑

金反賂音路

閟宫有侐 實實枚枚 稙穉 耳耳 犧尊將將

萩蕭 籩豆大房 朱英綠縢 二矛重弓 貝

冑朱綅 令妻壽母

閟宫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

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
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
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
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
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
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
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
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
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

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
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
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
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
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
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
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
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
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
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
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
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
子曰是禖宮也侐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礱
密也先種曰稙後種曰稺耳耳然至盛也楅衡
設牛角以楅之也白牲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
也犧尊有沙飾也毛炰豚也胾肉也羹大羹鉶

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秋將嘗祭
於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爲其觸觝人也秋嘗
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大房玉飾俎也其
制足間有横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于
舞也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二
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
矛中人御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綫綴之增增
衆也令善也嬉公燕飲于內寢則善其妻壽其
母謂爲之祝慶也楅音福犧素河反將七羊反

魚蒲包反㦸側吏反羹音庚

經史典奥卷之七 終

經史典奥卷之八

漢孔安國註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書虞書

堯典

平章 羲和 嵎夷 暘谷 寅賓 平秩東作

日中星鳥 殷 析 孳尾 南交 南訛 日永

星火 希革 昧谷 寅餞納日 西成 宵中星

虛 殷 毛毨 幽都 平在朔易 日短星昴

隩 氄毛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既巳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昭亦
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
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
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宅居
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
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
官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
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
以務農也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

殷正也春分之昬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
轉以推季孟則可知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
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
曰孳交接曰尾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
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訛化也掌夏之官
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
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
節季孟亦可知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
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昧冥

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
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
昧武內反冥莫定反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
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
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
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夷平也老
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毛毨下
先典反說文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
用也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

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
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總言羲
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隩室也民
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
以自溫焉隩於六反

疇咨若時登庸　嚚訟　鳩僝　靜言庸違　象恭
滔天　懷山襄陵　方命圮族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
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
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
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為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蕩蕩言

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圮毁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輒毁敗善類咈扶弗反忿戾也方如字馬云方故也徐云鄭王音放圮音皮美反音力計反

舜典

重華　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　玄德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

在璿璣玉衡　禋　輯五瑞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
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
于羣后

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玉者天文之器可運轉者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

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

岱宗柴　望秩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　敷奏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

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
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旣班瑞之明
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
天告至東岳諸侯境内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
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
伯子男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
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
黄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

死所以爲贄以見之

眚災肆赦　怙終賊刑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
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

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
姦自終當刑殺之眚所景反怙音戶

殂落　遏密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
密八音

殂落死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
及者遠

柔遠能邇　惇德允元　難任人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蠻夷率服

柔安邇近惇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

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
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難音乃旦
反任音壬又音而鴆反

奮庸　亮采惠疇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
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
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曁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奮起庸功載事也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
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

阻飢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

百穀以濟之阻莊呂反王云難也播波左反

猾夏　寇賊　姦宄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

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

曰姦在内曰宄言無教所致猾戸八反寇苦豆

反宄音軌

虞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

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

諧

虞掌山澤之官

秩宗　直　清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

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俞往欽哉

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夙早也言早夜敬思

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寅如字正義

曰夙早釋詁文早夜敬服其職謂侵早已起深

夜乃卧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

正直而清明正直不枉曲也清明不暗昧也

胄子　奪倫　塱　殄行震驚朕師　納言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帝曰龍朕塱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

出納朕命惟允

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

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倫理也八音

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塱疾

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

我衆欲遏絕之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

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

大禹謨

惠迪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

耄期　邁種德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

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日期顧言已年老厭倦萬機汝不懈怠於位稱總我衆欲使攝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皋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民歸服之穉章用反降江巷反

賞延　風動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

無稽　弗詢　出好興戎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宜之成於一也

枚卜　官占　蔽志昆命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

元龜言志定然後卜
昌言　班師振旅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
兩階七旬有苗格
　昌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
　入曰振旅言整衆
皐陶謨
載采采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

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
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
　事以爲驗
浚明　亮采　翕受敷施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
　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
　之可以爲卿大夫浚息俊反有國諸侯日日嚴
　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
　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
　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
　之士竝在官
益稷
昏墊　畎澮　懋遷有無化居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

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
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
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
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浩戶老反墊丁
　念反瞀音務音茂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
　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
　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化易也
　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

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

左右　宣力　黼黻絺繡　在治忽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藻水草有文者

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巳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由如字又尺遂反注同納如字又音內

黎獻　敷同　頟頟　呱呱　荒度　薄　五長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廸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竝位優劣共流故傲戲而爲虐無晝

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頟五客反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呱音孤子如字鄭將吏反度徒洛反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奬帝室

戞擊　搏拊　蹌蹌　簫韶

夔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戞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
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
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鏞大
鐘間迭也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
然也蹌七羊反舞貌說文作蹡云鳥獸來食聲
部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
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
不待九而率舞

叢脞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
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
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叢脞細碎無大畧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
其功不成歌以申戒叢徂公反脞倉果反

夏書

禹貢

繇 條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繇茂條長也繇音遙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
言草茂而木長也

漆絲 織文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
而貢焉

廣斥 鹽絺 海物惟錯 岱畎絲枲 怪石 檿

絲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畧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
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
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濱涯也言復其斥鹵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
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潤地皆斥鹵故云廣
斥絺細葛錯雜非一種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
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檿桑蠶絲中琴
瑟弦檿烏簟反山桑也釋木云檿桑山桑郭璞

曰柘爲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
弦也
豬 底平 赤埴墳 漸包 羽畎夏翟 嶧陽孤
桐 泗濱浮磬 蠙珠 玄纖縞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
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
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
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豬張魚反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埴市力反
夏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也嶧
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夏行雅反翟徒歷反嶧
音亦一音夕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蠙珠
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玄黑繒縞白繒
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纖息廉反縞古
老反繒似陵反
彭蠡 陽鳥 震澤 篠簜 夭 喬 金三品
瑤琨 齒革羽毛 卉服 織貝 橘柚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
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
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
于江海達于淮泗
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
澤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
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篠西了反簜徒黨
反竹澗節者曰簜郭璞云竹別名也篠爲小竹

簜爲大竹少長曰夭喬高也三品金銀銅瑤琨
美玉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
豫章南海島夷草服葛越織細紵貝水物正義
曰傳以貝非織物而云織貝則貝織異物織是
織而爲之揚州紵之所出此物又以篚盛之爲
衣服之用知是細紵謂細紵布也釋魚之篇貝
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濕故云水物釋魚有玄貝
貽貝餘貾黃白文餘泉黃白文當貢此有文之
貝以爲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萋兮

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
文成矣小曰楠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
乃貢言不常

朝宗　九江　雲　夢　杶榦栝栢　礪砥砮丹
箘簵楛　菁茅　玄纁璣組　納錫大龜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
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栢礪砥砮丹惟箘
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

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漢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爲宗
宗尊也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
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
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
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
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
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
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洲太康地記曰
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雲夢之
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畆
之治榦柘也栢葉松身曰栝砥細於礪皆磨石
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礪力世反砥音脂徐之
履反韋昭音旨砮音奴韋昭乃固反箘簵美竹
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
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
酒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
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周禮甸師

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
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
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
旨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此州染玄纁
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纁許云反
璣其依反說文云珠不圓也字書云小珠也尺
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
納之

菏澤 孟豬 墳壚 纖纊 磬錯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榮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高者壤下者墳壚壚音盧說文黑剛土也纊細綿治玉石曰錯治磬錯

旅平 青黎 璆鐵銀鏤 織皮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

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色青黑而沃壤璆玉名鏤剛鐵璆音虯郭璞云紫磨金鏤婁豆反貢四獸之皮織金罽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織羊毛作衣孫炎曰毛氂爲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原隰 豬野 球琳琅玕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

匯澤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匯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匯徐胡罪反韋空爲反

鳥鼠同穴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

水出焉釋文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
李廵曰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
刋旅　滌源　既陂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刋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
成賦中邦
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
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
矣滌待歷反陂彼宜反槎仕雅反障章尚反

納緫　納銍　納秸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緫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
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緫入之供飼
國馬銍刈謂禾穗銍珍栗反穗亦作䅿音遂秸
稾也服稾役
揆文教　奮武衛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文教
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
夷　蔡
五百里要服三百夷二百里蔡
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馬云夷易也蔡法也
法三百里而差簡
漸　被　暨聲教　玄圭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
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

而朝見漸子廉反被皮寄反玄天色禹功盡加
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
胤征
遒人　木鐸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
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
或不恭邦有常刑
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

俶擾天紀　辰弗集于房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俶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

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殲滅渠大魁師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殲子廉反魁苦回反脅虛業反帥色類反

商書

湯誓

食言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食盡其言僞不實

仲虺之誥

慙德　口實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

湯誥

荼毒　戮力　請命　孚佑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

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聿遂也大聖

戮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正義曰聿
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聿爲遂也戮力猶勉
力也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
屏

輯寧　匪彝　慆淫

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
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慆慢也無從非常無就

慢過禁之

太甲上

阿衡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阿倚衡平不惠言不順伊尹之訓

盤庚上

聒聒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
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
予弗知乃所訟
聒聒無知之貌

說命上

瞑眩

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
厥足用傷
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
欲其出切言以自警正義曰當開汝心所有以

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敎已未知故也其沃
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眩憤亂則其疾
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

說命下

對揚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
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經史典奥卷之八　終

經史典奥卷之九

漢孔氏傳　唐孔頴達疏　明來斯行輯

書周書上

泰誓

臺榭陂池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

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麗

貫盈　宜于冢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

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貫古亂反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類師祭名

播棄犂老　淫酗肆虐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鮐背之耉稱犂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

夷人　周親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

斮朝涉之脛　毒痡　祝　廸果毅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

共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
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𢦏讐樹德務滋除
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世乃讐爾衆士其
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斮側
畧反又士畧反朝陟遙反脛戶定反耐乃代反
痡病也言害所及遠痡音敷又普吳反斮斷也
天惡紂逆道斷絶其命故下是喪亾之誅迪進
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果

謂果敢殺謂强決能殺敵人謂之爲果言能果
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名爲毅言能强決以立
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敵爲上故勸
令果毅成功也

牧誓

昧爽 黄鉞 白旄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鉞
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
旦鉞以黄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
把旄示有事於敎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
之

武城

旁死魄 柴望 既生魄 逋逃主 萃淵藪 亂
畧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

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
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
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
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
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

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鬼生明成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

逋逃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魁主萃聚淵府藪澤言大姦萃在紂反藪素口反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畧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絶亂畧

洪範

陰騭　相協　陻　汩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陻塞汩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汩工忽反

潤下　炎上　曲直　從革　稼穡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言其自然之常性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

淫朋　比德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

煢獨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

彊弗友　燮友　沈潛　高明　玉食　側頗僻

僭忒　雨　霽　蒙　驛　克　貞　悔　衍忒

內吉　外凶　靜吉　作凶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

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
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
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
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
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
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
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
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
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

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友順也世世强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燮和也世世和
順以柔能治之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
石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于四時
驗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玉食
珍食也韋昭云諸侯備珍異之食在位不敢乎
則下民僭差頗背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反忒
他得反馬云惡也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
者蒙陰闇氣落驛不連屬兆相交錯五者卜筮
之常法內卦曰貞外卦曰悔二從三逆龜筮相
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安以守
常則吉動則凶卜筮皆就此七者推衍其變霽
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雺聲近蒙詩云
零雨其濛則蒙是闇之義故以雺爲兆蒙是陰
闇也圛即驛也故以爲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
希疎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
爲落驛氣不連屬則雺爲氣連蒙闇也衍忒者
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

王解其衍忒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
非獨筮衍而卜否也

蕃廡 極備凶 極無凶 休徵 肅時雨若 乂
時暘若 晳時燠若 謀時寒若 聖時風若 咎
徵 狂恒雨若 僭恒暘若 豫恒燠若 急恒寒
若 蒙恒風若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
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
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晳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
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廡豐也蕃
音煩廡無甫反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
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君
行政治則時暘順之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君
能謀則時寒順之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敘惡
行之驗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君行僭差則常
暘順之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君行急則常寒

順之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
星有好風　星有好雨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
民所好
考終命　凶短折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

曰惡六曰弱
各成其長短之命以自終不橫夭凶動不遇吉短
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
旅獒
九夷八蠻　西旅　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
作旅獒用訓于王
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
遠不服西戎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

大爲異
方物　展親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
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
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
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以寶玉
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玩人　玩物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志

金縢

植璧秉珪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贄告謂祝辭植時織反

金縢 瘳

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從壇歸翼明瘳差也差初賣反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韔弓之事云竹閉緄縢毛傳云緄繩縢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縢爲緘

康誥

孟侯 庸庸 祇祇 威威 怙冒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

劓刵 要囚 旬時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要於霄反

寇攘姦宄 暋不畏死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
憝
凡民用得罪爲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
是以取貨利暋强也自强爲惡而不畏死人無
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暋音敏憝徒對反
弗念天顯　念鞠子哀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
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
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於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
不恭爲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
弟是不友

酒誥

妹邦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明
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
肇我民惟元祀　無彝酒　德將無醉　惟土物愛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
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
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
醉惟曰我民廸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
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小
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無

常飲酒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文王化
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
其心善
肇牽車牛遠服賈　洗腆致用酒　永觀省　克羞
饋祀　自介用逸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
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
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
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

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
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
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
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我大惟敎汝曰
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
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
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
經德秉哲　成王畏相　百姓里居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經
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
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
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
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
顯越尹人祗辟
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
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於百官族姓及
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

民罔不盡傷心　劼毖　圻父薄違　農父若保
宏父定辟　剛制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
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
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
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
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
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
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

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
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
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
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燕燕安喪其威儀民
無不盡然痛傷其心盡許力反劼固也我惟告
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圻父司馬農
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况所順疇洛之司馬乎
况能廸廻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宏大也宏父

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
愼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汝剛斷於酒乎
辟必亦反

梓材

師師　姦宄殺人歷人宥　敬寡　屬婦　引養引
恬　勤敷菑　陳修爲厥疆畎　勤垣墉　塗墍茨
勤樸斲　塗丹雘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
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

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
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兹
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
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
樸斲惟其塗丹雘
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
法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
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寛宥亦所以
敬勞之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
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
無令見寃枉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
監無所復罪當務之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
考田巳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爲其疆畔
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如人爲室家巳勤立
垣墻惟其當塗墍茨蓋之垣音袁墉音庸馬云
卑曰垣高曰墉墍徐許旣反說文云仰塗也爲
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巳勞力樸治斲削惟

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
義然後治樸普角反未成器也斲竹角反雘枉
畧反馬云善丹也

召誥

智藏瘝在　保抱攜持厥婦子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
王後民兹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
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命用懋

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
呼天告寃無辜往而逃亾出見執殺無地自容
所以窮

無遺壽耇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
有能稽謀自天
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
欲其法之

丕能諴于小民　民嵒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
敢後用顧畏于民嵒
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爲天所子其大能
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王爲政當不敢後能
用之士必任之爲先嵒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
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嵒五
咸反嵒卽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爲僭也旣任
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
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
化立美道成美道成卽今休是也

節性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
日其行

自貽哲命　位在德元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
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

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
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
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言王新卽政始服行敎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爲
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爲政之道
亦猶是也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
在德之首

洛誥

子明辟　基命定命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辟必亦反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定定天下之命故已攝

洛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

圖及獻卜

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

誨言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來教誨之言

肇稱殷禮　咸秩無文　記功宗　功作元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日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

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

若彝　撫事　在周工　明作有功　惇大成裕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百官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

彝倫　農　明農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
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
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
敎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
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
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
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
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

爲可長汝往居新邑敬行敎化哉如此我其退
老明敎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
民無遠用來言皆來
惇宗將禮　稱秩元祀　咸秩無文　穆穆迓衡
夙夜毖祀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
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
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
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敎予冲子夙夜毖祀王曰公

功棐廸篤罔不若時
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
典者凡此待公而行四文旁來爲敬敬之道以
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敎言化洽
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愼其祭
祀而已無所能
四輔　肅將祗歡　替刑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廸亂未
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廸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

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轉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
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
世享
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
依倚公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
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公必留無去
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
法則四方共世世享公之德
恭先　孚先　秬鬯二卣　明禋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我旦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爲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周公攝政七年致太

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秬音巨鬯勑亮反香酒也卣由手反又音酉中樽也禋音因

王賓　太室祼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祼鬯告神

多士

引逸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

明德恤祀　配天其澤　丕靈承帝事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玆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周王文武也大神奉

天事言明德恤祀

有冊有典　夏迪簡在王庭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

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

有幹有年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

經史典奥卷之九終

經史典奥卷之十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書周書下

無逸

所其無逸　乃諺既誕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力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

亮陰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

言言孝行著

耽樂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

卑服　康功田功　徽柔懿恭　惠鮮鰥寡　不敢盤于遊田　受命惟中身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

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鮮息淺反注同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卽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

譸張爲幻　厥心違怨　厥口詛祝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詛側助反祝之又反

迪哲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

叢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讐之叢聚於其身叢才公反

君奭

德延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

受命

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

德謀欲延久

陟配天多歷年所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

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久

多歷年所

天壽平格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

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

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

廸見冒

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聞

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

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

惟冒丕單稱德

武王惟茲四人尚廸有祿後曁武王誕將天威咸劉

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

其德

鳴鳥不聞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曁汝奭其濟小子同

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

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

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

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

猷裕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

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

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
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告君汝謀寛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
迷惑故欲教之
蔡仲之命
邁迹自身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
怠以垂憲乃後
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

無解怠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
蕃王室　無作聰明亂舊章　罔以側言改厥度
懋乃攸績睦乃四隣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
度則予一人汝嘉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
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汝爲政當安小民之
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
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詳審汝視聽非禮義

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
則我一人善汝矣
多方
叨懫日欽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桀洪舒于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懫而逆
命於是桀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殘賊臣
蠲烝
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亡謂誅
滅蠲吉玄反馬云明也一音圭烝絕句之承反
馬云升也
立政
籲俊尊上帝
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
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
趣馬小尹　左右攜僕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
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
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
人趣七口反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
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券音勸契苦計反藏
才浪反
率惟敉功　不敢替厥義德　率惟謀　從容德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

以並受此丕丕基
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
義德奉尊父道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寛容之德
故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
克灼知厥若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
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
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
乂我受民

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
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
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
微言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
罔有立政用憸人　勱相我國家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
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
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憸息廉
反馬云憸利佞人也立政之臣惟其吉士用勉
治我國家勱音邁
詰爾戎兵　陟禹之迹　方行天下　海表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
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
之舊迹詰起一反馬云實也方四方海表蠻夷

戎狄無不服化者

列用中罰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周官

四征弗庭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

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

燮理陰陽　寅亮天地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廸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

時巡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

蓄疑敗謀　怠忽荒政

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畧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

心逸日休　心勞日拙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且美為偽飾巧

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爲言雖居貴寵
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

政庬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庬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庬亂也所舉能
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
勝其任

君陳

至治馨香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所聞之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
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
之以德

無依勢作威　無依法以削　寬而有制　從容以
和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
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

三細不宥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
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
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

忿疾于頑　有容德乃大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
容德乃大

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
器之無責備于一夫爲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
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爲大欲其忍恥藏垢

顧命

洮頮水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
憑玉几
洮他刀反馬云洮洮髮也頮音悔說文作沬云
古文作頮馬云頮頮面也被皮義反盥音管又

音濯
大漸惟幾、彌留　宣重光　敬迓天威　無敢昏
逾　冒貢于非幾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
嗣玆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敎
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
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
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
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
于非幾

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幾音機徐音譏下同
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
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敎命汝言昔先君
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敎則勤
勞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大極上元十一月朔旦
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在文
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
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侗

徐音同又恫動反馬本作詷云共也羣臣皆宜
思夫人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
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翼室恤宅宗　冊度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
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
作冊度
翼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三日命史
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命士須材　狄設黼扆　敷重蔑席　黼純　華玉
仍几　底席　綴純　文貝　豐席　畫純　雕玉
仍几　筍席　玄紛純　赤刀大訓　弘璧琬琰
大玉夷玉　天球河圖　胤之舞衣　大貝　鼖鼓
兌之戈　和之弓　垂之竹矢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
嚮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
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
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

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
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
竹矢在東房

邦伯爲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
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
文置戶牖閒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茂桃枝竹
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
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東西
廂謂之序底蒻苹緻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

夕聽事之坐底之履反馬云青蒲也蒻音弱苹
音平豐莞彩色爲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
之坐豐芳弓反莞音官又音關鏤來豆反西廂
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粉黑緻此親屬私宴之坐
故席几質飾筍息允反馬云箁箬也徐云竹子
竹爲席干貧反紛孚云反胤國所爲舞者之衣
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
西房西夾坐東鼖扶云反車尺遮反車渠車輞
也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

傳寶之東方西廂夾室

大輅　綴輅　先輅　次輅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
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

麻冕黼裳　賓階　麻冕蟻裳　麻冕彤裳　介圭
同瑁　阼階　秉書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

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公卿大
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執
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卽宗伯也大圭尺
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
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
階升由便不嫌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
階

率循大卞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
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
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言微微我淺
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
謙辭託不能
三宿　三祭　三咤　嚌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

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
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
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
所傳顧命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
託又豬夜反說文作詫丁故反奠爵也太宗既
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
太保言嚌互相備嚌才細反互音戶
康王之誥
布乘黃朱　執壤奠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賓諸侯也舉
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
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
出而奠贄也
張皇六師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
教命
丕平富　用端命于上帝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
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君聖臣
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
四方之國王天下

畢命

保釐

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

道有升降　政由俗革　祗師言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

旌別淑慝　彰善癉惡　申畫郊圻　愼固封守

政貴有恒　辭尚體要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爲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愼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以蕩陵德　敝化奢麗　服美于人　驕淫矜侉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

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逸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

君牙

紀于太常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

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

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

日月曰太常

夏暑雨　冬祁寒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

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怨歎咨嗟言心

無中也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

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

以正罔缺

歎文王所謀大顯明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

冏命

繩愆糾謬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言侍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

繼先王之功業

愼簡乃僚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

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

士

當謹愼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

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

正士便婢緜反辟匹亦反徐扶亦反足將住反

諛徐以朱反

惟貨其吉　彝憲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非

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

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

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數而勑之使敬用所言

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

耄荒　詰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

寇賊鴟義姦宄　奪攘矯虔　劓刵椓黥　泯泯棼

棼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鴟尺之反鴟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宄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為亂棼棼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泯面忍反徐音民棼芳云反徐扶云反覆芳服反徐敷目反詛側助反背音佩約如字又於妙反

重黎　絕地天通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

兩造具備　簡孚　官　反　內　貨　來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兩謂四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
入五刑之辭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于五
刑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
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

鍰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
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辟婢亦反
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六鋝

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
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劒重九鋝俗儒
近是閱音悅額素黨反涅乃結反

上下比罪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
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
獄不可行

世輕世重 有倫有要
上刑適輕下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
非齊有倫有要
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
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
理有要善

刑書胥占 其刑上備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
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
備有并兩刑
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

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其
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
之

明清于單時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惟府辜功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
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
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
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典獄無敢有受

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受獄貨非家寶也
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
文矦之命
耆壽俊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
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
所以遇禍卽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
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彤弓　彤矢　盧弓　盧矢　簡恤

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
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
用成爾顯德
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當簡核汝所任憂
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
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
費誓
穀　敵　淫舍牿牛馬　杜　擭　斂　穽

善穀乃甲胄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
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
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言當善簡汝甲鎧胄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
至攻堅使可用穀了彫反敵居表反弔音的鎧
苦代反兜丁矦反鍪音矛楯常準反今軍人惟
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牿工
毒反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穽穿地陷獸當以
土窒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

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杜本又作敗擭華化
反斂徐乃協反
馬牛其風　峙乃楨榦　芻茭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
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
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
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
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
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率
逐之役人賤者男日臣女日妾逋布吳反佚音
逸總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幹道近也
題日楨旁日幹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
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郊遂多積芻茭
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芻初
俱反茭音交

秦誓

詢茲黃髮　番番良士　仡仡勇夫　截截善諞言

斷斷猗　休休

惟古之謀人則日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
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
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
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
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
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
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日殆哉
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
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勇武番番之良士雖
衆力已過者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仡仡
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
至惟察察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子廻心易
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如有
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伎藝
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

之

杌陧　榮懷

邦之杌陧日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陧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危日由
所任不容賢國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其所
任用賢之善也

經史典奧卷之十 終

經史典奥卷之十一

晉杜預註　唐孔頴達疏　明來斯行輯

春秋左氏傳

隱公

元妃　繼室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姪直結反字林丈一反兄女

也娣大計反女弟也娶七住反媵以證反

寤生　百雉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堵丁古反長直亮反高古報反又如字

卒乘　黃泉　封人　隧　融融　洩洩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

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

步曰卒車曰乘地中之泉故曰黃泉封人典封疆者隧若今延道融融和樂也洩洩舒散也卒尊忽反步兵也乘繩證反鄢於晚反又於建反又於然反隧音遂洩羊世反

昭　同軌　同盟　外姻　尸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賵助喪之物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同盟同在方嶽之盟姻猶親也尸未葬之通稱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是其相對言耳今以既葬乃來而云不及尸知尸是未葬之通稱也喪贈之幣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珠玉曰含然而總謂

之贈故傳曰贈死不及尸也然則此文雖爲賵發其實賵賻含襚總名爲贈但及未葬皆無所譏也襚以衣尸含以實口大斂之後無所用之既殯之後猶致之者示存恩好不以充用也含讃曰雜記弔含襚賵臨之等未葬則葦席既葬則蒲席是葬後得行此言緩者禮記後人雜錄不可與傳同言也或初葬之後則可久則不許

賵方奉反

蜚

有蜚不爲災亦不書

蜚負蠜也蜚扶味反蠜音煩又音盤釋蟲云蜚蠦蜰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蜰郭璞云蜚即負盤臭蟲洪範五行傳云蜚爲蟲臭惡南方淫女氣之所生也本草曰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或爲災或不爲災也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直名蜚耳不名蜚蠦爾雅所釋當言蜚一名蠦蜰説爾雅者言蜚蠦一名蜰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此註多作負蠜者

釋蟲云草蟲負蠜彼則歲時常有非災蟲也葢相涉誤爲蠜耳

澗谿沼沚　蘋蘩薀藻　筐筥錡釜　潢汙行潦

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谿亦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蘋大蓱也

蘩皤蒿蘊藻聚藻也釋草云蘩皤蒿孫炎曰白蒿也陸璣疏曰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烝一名遊湖北海人謂之旁勃方曰筐員曰筥無足曰釜有足曰錡潢汙停水行潦流潦谿苦兮反沼之紹反沚音止亦音市本又作畤蘊紆紛反藻音早筐丘方反筥九呂反錡其綺反潢音黃汙音烏潦音老

僨

鄭伯之車僨於濟

僨僵也今人曰背踣意也車踣而入濟是風吹之墜濟水非常之事故云傳記異也僨佛問反

東宮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齊太子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嬖人　眕　老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嬖親幸也賤而得幸曰嬖釋言云眕重也言恨則思亂必不能自安自重也老致仕也禮七十而致事言還其所掌之事於君也嬖必計反

遇

公及宋公遇於清

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草次猶造次造次倉卒皆迫促不暇之意

耄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

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
君敢即圖之
八十曰耄耄毛報反
蟘
無傳
蟘蟲食苗心者釋蟲云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
賊食根蟊舍人曰食苗心者名螟言冥冥然難
知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蟘也食其
節者言其貪很故曰賊也食其根者言其稅取

萬民財貨故曰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
爲名蟘亾丁反
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 治兵 振旅 飲至 數
軍實 昭文章 辨等列 畧地 陳魚 矢魚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
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
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
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
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
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
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
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
無所擇也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
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飲至數軍實飲
於廟以數軍徒器械及所獲也文章車服旌旗

等列行伍也畧地總攝巡行之名傳曰東畧之
不知西則否矣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
觀之矢亦陳也蒐所求反獮息淺反說文作𤢂
狩手又反振之愼反數所主反辨如字又方免
反別也
萬 八音 八風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
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
風故自八以下

萬舞也按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
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杜直云萬舞也則萬是
舞之大名也八音金鐘石磬絲琴瑟竹簫管土
塤木柷敔匏笙革鼓也八方之風謂東方谷風
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閶闔風
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方融風八風服
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
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
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

音金其風閶闔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
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
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
莫風至風體一也逐天氣隨八節而爲之立名
耳調與融一風二名

郛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
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郛郭也郛方夫反

渝平

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渝變也和而不盟曰平

請成　長惡不悛　芟夷蘊崇

往歲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
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
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
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

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
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成猶平也悛止也芟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
也悛七全反芟所銜反蘊紆紛反

旣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
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旣況
不禮焉鄭不來矣
旣至也旣其器反

告終嗣　繼好息民
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嗣也以
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告亾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
忘故曰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息民
發幣
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
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
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歃如忘
陳五父如鄭涖盟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
不免不賴盟矣
歃謂口含血也當歃血之時如似遺忘物然服
虔云如而也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
歃色洽反忘亾亮反
鳩共民
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
以鳩共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
德
鳩集也
建德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
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
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
字爲展氏
建德立有德以爲諸侯
侵軼　嘗寇　三覆　逞　衷戎師　盡殪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
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
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
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
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軼突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覆伏兵
也逞解也戎前後及中二處受敵故曰衷戎師
殪死也軼直結反又音逸逞勑領反衷竹仲反

又音忠殪于計反

卜正　庶姓　宗盟　齒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卜正卜官之長庶姓非周之同姓盟載書賈逵

以宗為尊服虔以宗盟為同宗之盟孫毓以為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杜無明解盟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惟服之言得其旨矣齒列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然則齒是年之別名人以年齒相次列以爵位相次列亦名為齒故云齒列也

大宮　挾輈　棘　大逵

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 公孫閼 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大宮鄭祖廟輈車轅也棘戟也逵道方九軌也

大音泰輈張留反逵求龜反

蝥弧　顛　周麾　東偏　共億　餬其口　昏媾

禋祀　圉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

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 莊公弟 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 共叔段 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 鄭大夫公孫獲 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

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
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亾之不
暇而况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
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
蝥弧旗名周禮諸矦建旗孤卿建旜而左傳鄭
有蝥弧齊有靈姑銔皆諸矦之旗也趙簡子有
蜂旗卿之旗也其名當時爲之其義不可知也
顛隊而死周徧也麾招也東偏東鄙也其給億
安也餬鬻也說文云餬寄食也以此傳言餬口

四方故以寄食言之昭七年傳云饘於是鬻於
是以餬余口釋言曰餬饘也則餬是饘鬻別名
今人以薄鬻塗物謂之餬紙餬帛則餬者以鬻
食口之名故云餬其口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
媾案齊以享謂之禋祀圉邊垂也蝥工矦反弧
音胡麾許危反又許僞反億於力反媾古豆反
禋音因圉魚呂反

卒

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頴考叔者
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豭音
加豬別名行戶剛反

不徵辭　不韙

鄭息有違言息矦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
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亾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
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
亦宜乎
違言以言語相違恨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
審曲直不宜輕斷韙是也韋鬼反

桓公

平原

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廣平曰原洪範云水曰潤下言雨自上而下浸
潤於上陂障下地可使水潦停焉平原高地則
不宜有也凡平原出水則爲大水平原出水言
水不入於土而出於地上非湧泉出也

美而豔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色美曰黠黷以瞻反
清廟茅屋　大路越席　大羹不致　粢食不鑿
袞冕黻珽　帶裳幅舄　衡紞紘綖　藻率鞞鞛
鞶厲游纓　火龍黼黻　鍚鸞和鈴　三辰旂旗
取郜大鼎于宋納於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
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
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
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
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

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
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
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
敢易紀律
清廟肅然清淨之稱也以茅飾屋著儉也大路
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黍稷曰粢不鑿不精鑿也袞畫衣也冕冠也黼
韋鞸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持簿
手板也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縢
訓緘也行而緘足故名行縢舄複履衡維持冠
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藻
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
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鞶紳帶也厲
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
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
與青謂之黻兩巳相戾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
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三辰日月星也畫于旂
旗象天之明越戶括反粢音咨食音嗣餅也鑿

子洛反精米也字林作糳子沃反黻音弗幅音
逼舄音昔縢徒登反複音福紞多敢反綖音延
一弋善反率音律鞞補頂反鞛布孔反削音笑
鞶步干反游音留黼音甫鍚音陽馬面當盧
舍爵策勳
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
爵策勳焉禮也
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
有功也舍音赦置也

建國　立家　側室　貳宗　隸子弟　分親　等
衰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
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
上而下無覬覦
建國立諸侯也卿大夫稱家側室衆子也適子
爲小宗次子爲貳宗以相輔貳士卑自以其子
弟爲僕隸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疎爲分別也衰

殺也分扶問反又如字親七忍反又如字衰初
危反殺所界反
御戎　驂絓
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
侯于汾隰驂絓而止
御戎僕也驂騑馬說文云初駕馬者以二馬夾
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爲參故謂之驂又駕
一馬乃謂之駟故說文云驂駕三馬也駟一乘
也詩稱兩驂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稱說驂而

賻之一馬亦稱驂是本其初參遂以爲名也驂
馬在衡外挽靷每絓於木由頸不當衡故也名
騑者以駟馬有騑騑之容故少儀云騑騑翼翼
是也驂七南反絓戶卦反
螽
無傳
螽蚣蝑之屬釋蟲云蜇螽蚣蝑楊雄方言云春
黍謂之蚣蝑陸機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
卽春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

班黑其股狀如瑇瑁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
聞數十步爾雅又有蟄螽土螽樊光云皆蚣蝑
之屬然則螽之種類多故言屬以包之螽音終
拒　不枝　魚麗之陳　彌縫　旝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
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
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
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
不枝固將先奔旣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

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
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命二拒曰旝動而鼓
蔡衛陳皆奔王卒亂
拒方陳不枝不能相枝持也司馬法車戰二十
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
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旝旃也通
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爲號令拒俱甫
反麗力知反縫扶容反旝古外反又古活反本
亦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

啓蟄　龍見　始殺　閉蟄
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
書
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建巳之月
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
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
穀始熟故薦嘗于宗廟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
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蟄直立反正音
征見賢遍反閉必計反又必結反字林方結反

張　羸師　祝史正辭　矯舉　牲牷肥腯　粢盛
博碩　瘯蠡　嘉栗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
少師董成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
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
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
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
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鬭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
其君王毁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

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
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
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
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
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
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
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
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

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
讒慝也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
而修政楚不敢伐
張自侈大也羸弱也正辭不虛稱君美矯舉詐
稱功德以欺鬼神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
腯亦肥也瘯蠡皮毛疥癬也嘉善也栗謹敬也
張豬亮反一音如字羸劣追反矯居兆反牷音
全腯徒忽反瘯七木反本又作蔟同蠡力果反
說文作瘯云瘯瘰皮肥也

甲首
北戎伐齊齊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
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
甲首被甲者首
接以大牢　宗婦　隱疾　同物
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
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
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
為義以類命為象取于物為假取于父為類不以國
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
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
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
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
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
曰同
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鄭玄云接
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此言
以禮接之則與鄭異也內則又云接子庶人特

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
則皆降等宗婦同宗之婦隱痛疾患辟不祥也
鄭玄云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物
類也謂同日接如字鄭註禮記作捷讀此者亦
或捷音
戎車　戎右
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
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
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

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
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
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
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
而還

戎車君所乘兵車戎右車右也寵之故以爲右

衡陳其師　北　宵潰

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
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

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衡橫也分巴師爲二部鬬廉橫陳於其間以與
鄧師戰而僞北北走也宵夜也衡如字一音橫
陳直覲反北如字一音佩稽康音胸背潰戶對
反

賈害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
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
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

賈買也

濟師

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
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
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

濟益也

扞采樵　城下之盟　諜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
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

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
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
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扞衛也樵薪也城下盟諸侯所深恥宣十五年
楚圍宋傳稱華元謂子反曰敝邑易子而食析
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
以國斃不肯從城下之盟是其深恥也必爲深
恥者諸侯當好事四鄰以衛社稷相時而動量
力而行今乃搆怨强敵兵臨城下力屈勢蹙求

服受盟是其不知之甚將爲鄭國所笑故深恥
之諜伺也諜說文云軍中反間也謂詐爲敵國
之人入其軍中伺候閒隙以反報其主故此訓
諜爲伺而兵書謂之反間輕遣政反扞戶旦反
樵在遙反諜徒協反

廩

御廩災

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廩
力錦反

渠門 盧門

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
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渠門鄭城門盧門宋城門

烝 構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
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
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

上淫曰烝成二年傳稱楚莊王以夏姬予連尹
襄老襄老死其子黑要烝焉淫母而謂之烝知
烝是上淫益訓烝爲進言自進與之淫也世家
云初宣公愛夫人夷姜烝淫而謂之夫人焉遷
謬耳構會其過惡烝之承反構古豆反

疆事 不虞

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于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
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
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疆事爭疆界也虞度也不度猶不意也疆居良

反場音亦度待洛反

日官 日御 底日

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
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
朝

日官日御典曆數者底平也謂平曆數底音旨

復惡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
立懼其殺已也殺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

所惡矣公子逹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爲惡也復
夫又反一音服

轘

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而
轘高渠彌

車裂曰轘襄二十二年傳構轘觀起于四竟又
曰觀起車裂是其事也周禮滌狼氏誓僕右曰
殺誓馭曰車轘然則周法有此刑也

竝后 匹嫡 兩政 耦國

初子儀莊王弟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
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竝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
如國嫡丁歷反

經史典奥卷之十一 終

經史典奥卷之十二

晉杜預註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春秋左氏傳

莊公

舍 信 次

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
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舍者君行一日止而舍息也信者住經再宿得
相信問也穀梁傳曰次止也則次亦止舍之名

過信以上雖多日亦爲次不復別立名也

荆尸 孑 心蕩 除道梁溠

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
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
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
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
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
成
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

子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蕩動散
也時秘王喪故爲奇兵更開直道溠水在義陽
厥縣西東南入鄖水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
懼而行成子結熱反方言云楚謂戟爲孑齊側
皆反溠高貴鄉公音側嫁反水名字林音壯加
反

噬齊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
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亾鄧國者必此

人也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

噬齊若齧腹齊喻不可及噬市制反齊祖兮反

恒星

夜恒星不見

恒常也謂常見之星

戍　問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

戍守也問命也期音基

戍路　傳乘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戍路傳乘而歸

戍路兵車傳乘乘他車乘繩證反

廿心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仇也請
受而廿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
高傒使相可也

廿心言欲快意戮殺之稅本又作說同土活反

一音失銳反

肉食　犧牲玉帛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
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
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
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
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
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

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
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
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肉食在位者孟子論庶人云五畝之宅樹之以
桑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七十者可以食肉是賤人不得食肉故云在位
者也襄二十八年傳說子雅子尾之食云公膳
日雙雞昭四年傳說頒氷之法云食肉之祿氷

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氷叅位爲大夫乃得
食肉也犧牲玉帛四者皆祭神之物曲禮曰天
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鄭玄云犧純毛也肥養
於滌也然則牲謂三牲牛羊豕也犧者牲之純
色也魯自得用天子之禮要犧牲相配之語未
必爲得用乃言之也

雩門 皐比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
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
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
雩門魯南城門皐比虎皮傳二十八年傳稱胥
臣蒙馬以虎皮此云蒙皐比而先犯之事與彼
同知皐比是虎皮也以胥臣之事譬之必知定
是虎皮其名曰皐比則其義未聞樂記云倒載
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鄭玄以爲兵甲
之衣曰櫜櫜韜也而其字或作建皐故服虔引
以解此雩音于比音毗

姨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

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
妻之姊妹曰姨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孫
炎云同出俱已嫁也

敗績 得儁

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
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戰
勝其師獲其軍內之雄儁者故云得儁曰克捷

乃孝反一音乃巧反汨在呂反埃也一音子餘
反岸崩謂之汨

悖 忽

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

悖盛貌忽速貌悖蒲忽反一作勃同

金僕姑 生搏 靳

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金僕姑矢名搏取也戲而相愧曰靳服虔云恥而惡之曰靳傳稱宋人請之若是恥惡其人不應為之請魯故杜以為戲而相愧曰靳鄭玄註禮記儒行云遭人名為儒而以儒靳故相戲俗有靳故之語知是戲而相愧之名也靳居覲反

批

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

批手批之也批普迷反又蒲穴反字林云擊也父節反

輦 醢

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

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駕人曰輦醢肉醬醢音海

貳 裏言 宗祏

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

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貳言有二心於己裏言納我之言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己世爲宗廟守臣裏音里祏音石藏主石函也

繩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

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

繩譽也繩食承反說文作譝譽音餘

刖 盈數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强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

斷足曰刖盈數數滿於十

饗醴 宥 瑴

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雙玉爲瑴醴音禮宥音又瑴音角字又作珏

蜮

秋有蜮

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穀梁傳曰蜮射人者也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機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在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云徧身渡渡或或故爲災蜮本又作蜮音或

經皇 大閱

楚子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卒鬻拳葬諸夕室
亦自殺也而葬于絰皇初鬻拳强諫楚子楚子弗從
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
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
　絰皇塚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宣十四年傳
稱楚子聞宋殺申舟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
及于寢門之外則窒皇近于門外當是寢門闕
也知此絰皇亦是塚前闕也大闕若今城門校
　尉官絰田結反

圃　囿　秩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
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于王宮
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
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
　圃園也囿苑也冢宰職云園圃毓草木鄭玄云
樹菓蓏曰圃園其樊也詩云折柳樊圃成十八
年築鹿囿然則圃以樊爲之所以樹菓蓏囿則
築牆爲之所以養禽獸二者相類故取圃爲囿
　秩祿也圃必古反又音布囿音又一于有反

徧舞　不舉

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
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
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
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
　徧舞皆舞六代之樂言樂及徧舞則樂之所有
舞悉周徧故知皆舞六代之樂也周禮大司樂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

濩大武鄭玄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傳記所說
雲門大卷黃帝也大咸堯也大韶舜也大夏禹
也大濩湯也大武周武王也是爲六代奏黃鍾
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鍾舞咸
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奏蕤賓歌林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
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
享先祖不舉去盛饌周禮膳夫職曰王日一舉
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喪則不舉大

荒則不衆大札則不衆天地有災則不衆邪有
大故則不衆鄭玄云牲殺盛饌曰衆襄二十六
年傳云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衆不衆則徹
樂是不衆者貶膳食徹聲樂也

闕西辟　樂備　器　效尤　鞶鑑　爵

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器自虎牢
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鄭厲公卒王巡
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
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

始惡于王

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定二年雉門及兩
觀災註云兩觀闕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
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鄭玄云觀闕也釋宮云
謂觀之闕郭璞云宮門　闕周禮大宰正月之
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
象魏闕也哀三年魯災傳稱季桓子御公立于
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由此言
之則觀闕象魏其事一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
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
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闕
西辟者辟是旁側之語也服虔云西辟西偏也
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器界也效尤言效子
頹舞偏樂鞶鑑鞶帶而以鑑爲飾也今西方羌
胡爲然古之遺服爵飲酒器辟蒲歷反效戶教
反偏音遍鞶步干反又蒲官反紳帶也鑑工暫
反鏡也

肆大眚

無傳

赦有罪也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稱
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盪滌衆故以新其心有
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肆緩也眚過也緩縱
大過是赦有罪也大罪猶赦則小罪亦赦之猶
今赦書大辟罪以下悉皆原免也眚所景反

羈旅

齊侯使敬仲（陳公子完）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
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

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

羇寄也旅客也

蔡出　庭實旅百

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公子佗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

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

姊妹之子曰出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贄音至本又作贄同

討其不然

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不然不用命

富子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富子二族之富彊者

楹桷

丹桓宮之楹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楹柱也刻鏤也桷椽也穀梁傳曰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註云黝黑色黈黃色又曰禮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斵之礱之大夫斵之士斵本刻桷

非正也加密石註云以細石磨之晉語云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言雖小異要知正禮楹不丹桷不刻故云皆非禮也

章物　榛栗棗修　告虔

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

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

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章物章所執之物別貴賤榛小栗修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榛側巾反

正月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正音政

日月之眚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陽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月侵日爲眚陰犯陽爲逆此據日食爲說耳傳稱日月之眚日月並言則月食亦有鼓周禮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日食月食皆有鼓也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左氏雖無傳義或然

也

展義

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展義天子巡守所以展布德義

歸寧　來歸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寧問父母安否歸不反之辭釋例曰歸寧者女

子既嫁有時而歸問父母之寧否父母沒則使
卿歸問兄弟也出者謂犯七出而見絕者也歸
者有所往之稱來者有所反之言故嫁謂之歸
而寧謂之來見絕而出則以來歸爲辭來而不
反也如某者非終安之稱歸于某者亦不反之
辭是解其文與之意也

旌君伐　廣莫

驪姬 晉獻公姬 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
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

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
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 申生 主
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
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啟土不亦
宜乎晉侯說之

旌章也伐功也廣莫狄地之曠絕也

蠱　振萬　未亾人　御人　桔柣之門　旆　純
門　逵市　縣門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 息嬀 爲館於其宮側而振
萬馬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
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亾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
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秋子元以
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疆鬬梧耿
之不比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
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
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
止

蠱惑以淫事振動也萬舞也尋用也婦人既寡

自稱未亾人御人夫人之侍人桔柣鄭遠郊之
門也縕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純門鄭外
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門施于內城門鄭
示楚以閑暇故不閉城門桔戸結反柣侍結反
旆蒲貝反純如字逵求龜反縣音玄

日中

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日中春秋分也治廐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
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龍見　火見　水昏正　栽　日至

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
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
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謂
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禮記
中庸云栽者培之栽者樹立之語故知樹板幹
而起首興作也釋詁云楨榦榦也舍人云楨正
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之兩邊鄣土

者也然則榦在牆之兩端樹立之即楨是也幹
則在兩邊鄣土即板是也板榦既異而云樹板
幹者因類連言耳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栽字林才代反一音再說文云築牆長板定多
倭反

路寢

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

凉德

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
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
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
何土之能得

凉薄也

閟　雩講　女公子　圉人　投蓋　稷門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
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
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

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閟不從公雩祭天也講肄也女公子子般妹圉
人掌養馬者蓋覆也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
覆門上投蓋者謂自投其身以蓋物故以為走
而自投反覆門上劉炫規過云公言犖有力焉
如杜此說勁捷耳非有力也當謂投車蓋過于
稷門今知不然者周禮車蓋以物帛為之輕而
帆風非可投之物且傳直云投蓋于稷門不云
過稷門明知自投反覆稷門之上今時猶然且

游楚超乘而出女曰子南夫也則勁從之人亦
是勇力之事劉君以勁從非力而規杜氏非也
肆音四又以二反犖力角反覆芳服反

酖

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
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季友使以君命
命僖叔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
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
孫氏

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說文云酖
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云鴆鳥雄曰運日雌郎
陰諧廣志云鴆鳥形似鷹大如鴞毛黑喙長七
八寸黄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常居高山巔舊制
鴆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為南中郎得鴆以與
王愷養之大如鵞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傅
祗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宜示百官燒於都街是
說鴆鳥之狀也以其因酒毒故字或為酖

閔公

因重固　間攜貳

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
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
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
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
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
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
間之

盈數　大名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
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
夙耿賜畢萬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
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以算法從一至萬每十則改名至萬以後稱一
萬十萬百萬千萬萬萬始名億從是以往皆以
萬為極是至萬則數滿也論語云巍巍乎其有
成功是魏為高大之名

武闈

初公傳奪卜齮田公不禁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宮中小門謂之闈闈音韋一音暉

兩社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

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王者取五色之土封以爲社若封諸侯隨方割其土

包之以白茅賜之使立國社魯是周之諸侯故國社謂之周社哀四年亳社災是魯國有亳社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則亳社在宗廟之前也

乘軒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軒大夫車服虔云車有藩曰軒軒許元反

祭服五稱　門材　魚軒　重錦

文公衛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戶喪大記曰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是衣禪複具曰稱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詩云象弭魚服

此云魚軒則用魚爲飾其皮可以飾器物者唯魚獸耳故云以魚皮爲飾陸機毛詩義疏云色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有斑文腹下有純青今人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陰毛皆起水潮還及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稱尺證反

徧衣

太子晉太子申生帥師公獻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金玦以金爲玦
衷之旗　尨服　受脤
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
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
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
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
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
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

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
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尨雜色脤宜社之肉
受以脤器衷音忠旗音其尨莫江反脤市軫反

諗

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
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
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
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諗告也諗音審說文云深諫

繇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
繇卦兆之占辭直救反

大布　大帛

齊桓公遷邢於夷儀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
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
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
乘
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諒音

良又音亮

經史典奥卷之十二終

經史典奥卷之十三

晋杜預註　唐孔穎達疏　明來斯行輯

春秋左氏傳

僖公

分災

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分災分穀帛有災害者分之財物知分者分穀帛也分甫問反又如字

屈產　垂棘　逆旅

晋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强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

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晋邊邑晋語云陽處父過甯舍于逆旅甯嬴氏知逆旅是客舍也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屈求勿反又居勿反

寺人　漏師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寺人內奄官豎貂也漏師者漏泄師之密謀也漏師已是大罪此云始者言其終又甚焉故言始以為齊亂張本寺如字又音侍

天奪之鑒　五稔

虢公敗戎于桑田晋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晋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鑒所以自照稔熟也入甚反

蕩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蕩搖也

風馬牛　履　包茅　縮酒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風放也北牡相誘謂之風履所踐履之界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縮所六反

資糧屝屨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

屝草屨鄭玄云資猶用也然則諸所費用之物皆為資也糧謂米粟行道之食也屝屨俱是在足之物善惡異名耳楊雄方言云屝粗屨也絲作之曰履麻作之曰屝粗者謂之屨喪服傳云疏屨者藨蒯之菲也是菲用草為之也註云草屨者履屨通言耳屝符費反

襃歛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襃歛

襃衣公服也謂加二等襃晃上公服襃古本反歛力驗反

筮短龜長　薰　蕕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

善易消惡難除薰許云反蕕音由

覜朔　觀臺　分至啟閉　雲物

公旣覜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
書雲物爲備故也

覜朔覜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
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立春立夏閉立秋
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

尨茸　袪

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

訴之公使讓之士蔿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
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
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
奔翟

尨茸亂貌袪袂也禮深衣記云袂之長短反詘
之及肘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幅謂衣之身
也袂屬於幅長於手反屈至肘則從幅盡於袖
口總名爲袂其袂近口又別名爲袪此斬其袪
斬其袖之末也詩唐風羔裘傳云袪袂末鄭玄
玉藻註云袪袂口也但袂是總名得以袂表袪
故云袪袂尨莫江反又音蒙茸如容反又音戎
袪起魚反

輔車　盟府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
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
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

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

輔頰輔車牙車易咸卦上九咸其輔頰舌三者
竝言則各爲一物廣雅云輔頰也則輔頰爲一
釋名曰頤或曰輔車其骨彊可以輔持其口或
謂牙車牙所載也或謂頷車也衛風碩人云巧
笑倩兮毛傳云好口輔也如此諸文牙車頷車
牙下骨之名也頰之與輔口旁肌之名也蓋輔
車一處分爲二名耳輔爲外表車是內骨故云
相依也盟府司盟之官

臘

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

臘歲終祭衆神之名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
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巳
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
臘曰嘉平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
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案禮
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臘臘者獵
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此言虞不臘矣明當時

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言漢改曰臘
不蜡而爲臘矣臘力盍反

龍尾伏辰　均服振振　鶉之賁賁　天策焞焞

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
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
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

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
不見均服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鶉鶉火星
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
焞焞無光耀也均如字振音眞鶉述春反又常
倫反賁音奔焞他門反

面縛　銜璧　輿櫬　祓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
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
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
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爲贄手縛故銜之櫬

棺也將受死故衰絰祓除凶之禮縛如字售扶
臥反櫬初覲反祓芳弗反又音廢說文云除惡
之祭也

求多

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
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
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

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

招攜　官受方物　總其罪人

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

攜離也諸侯官司各于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總將領也子華姦父之命即罪人

有事　伯舅　耋老　顏咫尺　隕越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有事有祭事也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七十曰耋釋言云耋老也舍人云年六十稱也釋名云八十爲耋耋鐵也皮黑如鐵彼說或云六十或云八十杜云七十曰耋者耋之年齒既無明文曲禮云七十曰老爾雅以耋爲老故以爲七十八寸曰咫顏謂額也楊雄方言云顏額謂顙也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顙河潁淮泗之間謂

之顏魯語云肅愼氏貢楛矢長尺有咫賈逵亦云八寸曰咫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爲法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墜于下耋田節反一音他結反咫之氏反

藐諸孤

初獻公　晉獻公　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

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藐者縣遠之言諸子皆

長而奚齊獨幼是小大相去縣藐也藐諸孤者
言年既幼稚縣藐於諸子之孤藐妙小反又亾
角反
次
里克 晉大夫 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
次喪寢
好弄
秦伯 穆公 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亾人無黨
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

識其他
弄戲也好呼報反
重問 七輿大夫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
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秦
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
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
問聘問之幣曲禮云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
者鄭玄云問猶遺也重問謂多以財貨遺之也

下云幣重而言甘故云問聘問之幣也周禮大
行人云侯伯七命貳車七乘貳即副也貳車一
大夫主之謂之七輿大夫
平戎 節春秋 陪臣 舅氏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
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
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
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
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平和也節時也諸侯之臣曰陪臣伯舅之使故
曰舅氏陪步回反
荐饑
晉荐饑使乞糴于秦
釋天云穀不熟爲饑仍饑爲荐李巡云穀不成
熟曰饑連歲不熟曰荐荐在薦反重也
中大夫 貞 悔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
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

路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
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
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
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
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
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
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不等內卦為貞外卦為悔
　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

小駟　亂氣狡憤　陰血周作　張脉僨興　外彊
中乾

晉侯惠公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
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
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
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進
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

　鄭所獻馬名小駟狡戾也僨動也氣狡憤于外
　則血脉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
　內實乾竭言馬之亂氣狡戾而憤滿陰血徧身
　而動作張脉動起外雖有彊形內實乾竭外為
　陽內為陰血在府內故稱陰血血既動作脉必
　張起故言張脉也氣僨於外內必乾燥內血為
　力故內潤則強內乾則弱言乾竭者竭盡也內
　乾則力盡狡古卯反憤扶粉反張中亮反僨方
　問反

還濘　輅　反首拔舍　妖夢是踐　履薪　免服

　姬子

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
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
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
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
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
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
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申
生姊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
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

服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

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陷泥中輅迎也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

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免服衰經遭喪之服婢子婦子之卑稱食消也濘乃定反陷大果反輅五嫁反拔滿末反厭於冉反一音於甲反免音問又作絻同

爰田　征繕　州兵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瑕呂飴甥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

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杜言爰之於所賞之衆則亦以爰爲易謂得入公者乃改易於所賞之衆征賦也繕治也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爰于元反

隱慝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惟此爲深慝訓惡也隱蔽之惡不見於外非法令所得絕也其人尊貴非刑罰所能加也忽有震破其廟乃是幽冥加罪聖人因天地

之變自然之妖故章其事以感動𥡴行之人使
自懲肅也
隕星　祥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
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
但言星則嫌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易稱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則星之在上其形不可知也古
今之說星隕至地皆言爲石經書在地之驗故
言隕石傳本在天之時故言隕星祥吉凶之先

見者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則事之先見善惡異名吉之先見謂之
祥凶之先見謂之妖此總云祥者彼對文耳書
序云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五行傳云青祥白
祥之類惡事亦稱爲祥祥是總名公問是何祥
也吉凶焉在故杜并以吉凶解之言吉凶先見
皆爲祥也
孕過期　宦女
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
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
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
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
孕過期過十月不產懷子曰孕宦女宦事秦爲
妾孕以證反過古禾反宦音患
內寵
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
公子無虧
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

啟塞
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
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
開閉不可一日而缺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
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
塞素則反
巫尫　務穡勸分
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
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

巫尫女巫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爲尫非巫也瘠
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
故爲之旱是以公欲焚之穡儉也勸分有無相
濟穡是愛惜之義故爲儉襄二十四年穀梁傳
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
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
禱而不祀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
馬不食穀如此之類皆是務爲儉也尫烏黃反

明祀　紓禍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
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
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
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

明祀大皞有濟之祀紓解也紓音舒

蠭蠆有毒　冑　魚門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
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先王之明
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
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
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

說文云蠭飛蟲螫人者也蠆毒蟲也方言云燕
趙謂蠭爲蠓螉其小者謂之蠮螉通俗文云蠆
長尾謂之蠍冑兜鍪魚門邾城門蠭芳容反本
又作螽俗作蜂皆同蠆勑邁反字林作蠆音同

門官　二毛　勍敵　胡耇　鼓儳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
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

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
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
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
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
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
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
毛明恥敎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
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
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

也
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二毛頭白有二
色劾强也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是老之稱也
釋詁云耇壽也孫炎曰耇面如凍梨色似浮垢
老人壽徵也僾巖未整陳劾其京反耇音苟僾
仕銜反又仕減反
俘馘　加籩豆
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
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

踰閾戎事不邇女器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
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
俘所得囚馘所截耳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
禮食器也俘芳扶反囚也馘古獲反
貴仕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
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
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
有幾

貴仕貴位
策名委質
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亾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
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
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
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
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策簡策也質形體也古之仕者於所臣之人書
已名於策以明繫屬之也拜則屈膝而委身體

於地以明敬奉之也質如字
就木
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晉重
耳　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
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
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
二年而行
就木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
駢脅　盤飧

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
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
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
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
焉公子受飧反璧

駢脅合幹說文云駢脅并也臣無境外之交故
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飧字林云水澆飯
也說文云餔也駢蒲賢反脅許業反饋其貴反
遺也飧音孫

同儕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
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
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
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
況天之所啟乎弗聽

儕等也儕士皆反

鞭弭　橐鞬　周旋　奉匜沃盥　揮　降服

及楚楚子楚成王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
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
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
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
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
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
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
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
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

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
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

弭弓末無緣者橐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
旋相追逐也匜沃盥器也揮湔也說文云匜似
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謂洗手也沃謂澆
水也懷嬴奉匜盛水為公子澆水令公子洗手
既而以濕手揮之使水湔汚其衣故云揮湔也
降服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弭莫爾反爾雅云
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橐古刀反鞬

九言反緣悅絹反奉芳勇反匜以支反一音以

紙反盥古緩反揮許韋反湔音薦又音賛又音

牋

負羈紲　如白水

泰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狐偃以璧授公

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廵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

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亾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

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羈馬羈紲馬韁說文云羈馬絡頭也又曰馬絆

紲係也少儀曰犬則執紲牛則執紖馬則執靮

服虔云一曰犬韁曰紲古者行則有犬杜今正

以紲為馬韁者紲是係之別名係馬係駒皆得

稱紲彼對文耳諸言有如皆是誓辭有如日有

如河有如皦日有如白水皆取明白之義言心

之明白如日如水也有如上帝有如先君言上

帝先君明見其心意亦同也羈紀宜反紲息列

反

經史典奥卷之十三　終